

「排灣族鼻笛、口笛技藝保存計劃」報告書

# 排灣笛藝人生命史、 曲譜與製作法記錄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主持人：胡台麗

協同主持人：錢善華

賴朝財

助理：年秀玲

委託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

規劃單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一九九七年

「排灣族鼻笛、口笛技藝保存計劃」報告書  
排灣笛藝人的生命史、曲譜與製作法記錄

目 錄

第一章 排灣笛保存研究背景	1—8
一、保存重要性與研究記錄內容	1—3
二、鼻笛、口笛保存現況簡介	3—8
第二章 雙管鼻笛代表性藝人的生命史	9—53
一、蔣忠信 (rhemaliz 家名 Tjuvelerem) 生命史	1—30
二、李秀吉 (tsemeresai 家名 Palius) 生命史	31—39
三、鄭尾葉 (tsamak 家名 Paqadrius) 生命史	40—54
第三章 雙管口笛代表性藝人的生命史	54—70
一、許坤仲 (pairhang 家名 Pavavalung) 生命史	54—64
二、林石張 (tjivurangan 家名 Tjaugadu) 生命史	65—70
第四章 單管五孔口笛代表性藝人的生命史	71—84
一、李正 (tsegav 家名 Tjarhulayaz) 生命史	71—77
二、金賢仁 (ligeai 家名 Tjaududu) 生命史	78—84
第五章 單管七孔口笛代表性藝人的生命史	85—114
一、蔡國良 (kapang 家名 Tariu) 生命史	85—96
二、邱善吉 (tsujui 家名 Tjakisuvung) 生命史	97—114
第六章 雙管鼻笛曲譜記錄與分析	115—142
一、吹奏特色分析	115—117
二、曲譜記錄	118—142

(一) 蔣忠信 (rhemaliz 家名 Tjuvelerem)	118 — 122
(二) 李秀吉 (tsemeresai 家名 Palius)	123 — 125
(三) 鄭尾葉 (tsamak 家名 Paqadrius)	126 — 128
(四) 謝水能 (gilegilau 家名 Paqadriu)	129 — 132
(五) 金賢仁 (ligeai 家名 Tjaududu)	133 — 135
(六) 郭榮長 (gilegilau 家名 Amulil)	136 — 139
(七) 施余金城 (sujaru)	140 — 142

## 第七章 口笛曲譜記錄與分析 143 — 180

一、吹奏特色分析	143 — 145
二、曲譜紀錄	146 — 180
(一) 許坤仲 (pairhang 家名 Pavavalung)	146 — 153
(二) 林石張 (tjivurangan 家名 Tjaugadu)	154 — 157
(三) 劉惠紅 (tjiatjiu 家名 Rulaten)	158 — 161
(四) 董明文 (laugia 家名 Tjaverengan)	162 — 164
(五) 涂文祥 (uliu 家名 Kaviangan)	165 — 167
(六) 李正 (tsegav 家名 Tjarhulaiaz)	168 — 170
(七) 金賢仁 (ligeai 家名 Tjaududu)	171 — 174
(八) 蔡國良 (kapang 家名 Tariu)	175 — 177
(九) 邱善吉 (tsujui 家名 Tjakisuvung)	178 — 180

## 第八章 鼻笛、口笛製作法 181 — 189

一、雙管鼻笛製作法	181 — 182
二、雙管口笛製作法	182 — 184
三、單管五孔口笛製作法	184 — 188
四、單管七孔口笛製作法	188 — 189

附圖：鼻笛、口笛製作法

附圖：鼻笛、口笛吹奏者與樂器

## 第一章 排灣笛保存研究背景

### 一、保存重要性與研究記錄內容

一九九七年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胡台麗主持「排灣族鼻笛、口笛技藝保存計劃：排灣笛藝人生命史、曲譜與製作法記錄」。錢善華與賴朝財為協同主持人，年秀玲為專任助理。此保存研究計劃係針對排灣文化極為強調的鼻笛與口笛進行第二階段的調查與記錄工作。

第一階段於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度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之下由胡台麗主持、年秀玲擔任計劃專任助理，完成「排灣族鼻笛、口笛技藝保存與傳習規畫報告」，內容包括鼻笛及口笛保存現況調查、保存傳習的評估與建議、相關文獻目錄之收集與重要日文資料的翻譯。我們共發掘、訪問了三十位鼻笛與口笛技藝人才，為每位藝人建立個人基本資料、私有笛子的形制、學習簡歷、吹奏場合與目的、笛聲表現、相關傳說、傳授意願等資料，並附藝人吹奏實況與笛子形制幻燈片。我們整理歸納出四類重要的排灣笛傳承系統：北排灣 Vutsul 系統雙管鼻笛(rarindan)、北排灣 Raval 系統雙管口笛 (paringed)、北排灣 Vutsul 系統單管五孔口笛 (kuraru 或 pakuraru)、中排灣 Vutsul 系統單管七孔口笛 (rarindan 或 kuraru)。

第二階段的保存研究計劃係根據第一階段的「保存傳習建議」而擬定的。在「保存傳習建議」中我們首先指出排灣笛保存傳習的重要性：（一）從世界民族音樂觀點來看，鼻笛主要是太平洋中波里尼西亞與馬來尼西亞許多島嶼上的原住民使用的樂器。可是我們發現臺灣以外地區使用的大多是單管鼻笛。過去臺灣原住民族像布農族和卑南族也有使用單管鼻笛，而雙管鼻笛則存在於鄒族、阿美族、排灣族與魯凱族。不過目前已失傳的鄒族、阿美族雙管鼻笛據記載兩個管都有指孔，只有排灣族和魯凱族的雙管鼻笛的一管有指孔，另一管無指孔。魯凱族如今已無人會吹鼻笛，因此台灣排灣族極可能是當今世界上唯一還會以雙管鼻笛吹奏的民族。此外，排灣族中有鼻笛聲係模仿具有神明祖先地位的百步蛇的叫聲，而百步蛇臉部也有突起的「鼻笛」的說法，對於民族樂器的起源說有相當的

啟發。排灣族雙管鼻笛的保存傳續因而在世界民族音樂中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而排灣族Raval系統一管五個指孔一管無孔的雙管竹製口笛，在波里尼西亞系統和世界民族樂器中也很少見，與雙管鼻笛相輝映。(二)從本土文化的觀點來看，排灣族擁有多種樣式的笛子，並且蘊含豐富的文化意義。像排灣族Raval系統的雙管及單管口笛和中排灣的單管口笛主要是男子追求女友和自我排遣憂悶時使用；北排灣Vucul系統的單管口笛以往則必需是獵首英雄或具頭目身份的男子才能使用。鼻笛和口笛能夠適切表達排灣族不論男女所注重的哀思情感及古樸幽遠的美感。對排灣族而言，鼻笛和口笛無可置疑的是最重要的民族樂器，也是臺灣文化獨特而珍貴的寶藏。但在經過劇烈的社會變遷後，排灣族的鼻笛與口笛面臨傳續的危機。

我們針對排灣笛的保存傳習提出「保存方式」與「傳習方式」之建議，而保存研究計劃又是傳習計劃執行的基礎，因而接續第一階段的工作，進行第二階段的「保存研究計劃」。此計劃主要分為幾個部份：

#### (一) 鼻笛、口笛代表性藝人生命史記錄

我們從排灣族鼻笛、口笛四類重要傳承系統中挑選九位具代表性的藝人，進行生命史訪談包括家世背景、成長經歷等，特別注重與笛子相關生命經歷之記錄，以實例顯示笛子在排灣文化中的意義。此部份由計劃主持人胡台麗與助理年秀玲負責訪問與口述資料之整理記錄。訪談口述生命史皆有錄音帶及 v8 錄影帶之留存。

#### (二) 鼻笛、口笛曲譜記錄與分析

鼻笛與口笛曲譜記錄與分析工作由協同主持人錢善華與排灣族的賴朝財 (vuluk 家名 Zingrur) 負責。他們主要係根據胡台麗與年秀玲錄音、錄影的資料進行曲譜的記錄與分析。他們不只將本計劃選取的九位代表性藝人 (三位鼻笛、六位口笛) 吹奏的曲調予以記錄分析，還從第一階段的鼻笛、口笛吹奏者中多挑選了一些吹奏曲調加以記錄分析。其中包括胡台麗一九八三年錄音的郭榮長 (gilegilau 家名 Amulil, 一九九七年去世) 鼻笛吹奏曲與陳明光 (gilegilau 家名 Ralangal) 所提供的已逝世老師施余金城 (sujaru) 的鼻笛吹奏錄音曲調。錢善華與賴朝財分工之後共

記錄了七位鼻笛吹奏者與九位口笛吹奏者的曲譜和吹奏指法，在分析時則由錢善華負責鼻笛，賴朝財負責口笛吹奏特色的分析。為了便利日後傳承工作的推展，他們除了五線譜外還作簡譜的記錄。

### (三) 鼻笛、口笛製作法記錄

我們針對四類具代表性的鼻笛與口笛類型，各邀請一位善於吹奏與製作的藝人詳細展示與說明製作步驟，供我們作影像與文字記錄。這部份由本計畫協同主持人賴朝財負責幻燈片攝製與文字記錄，專任助理年秀玲負責 V8 錄影帶的攝製。

### (四) 專業錄音、錄影記錄

在第二階段的委託計劃中我們共邀請十五位鼻笛、口笛吹奏者至專業錄音室進行數位化 ( DAT ) 錄音。此外，我們並以專業 BETACAM 錄影機將鼻笛、口笛吹奏實況予以錄影保存，選輯之後可出版，提供研究與傳承推廣之用。

## 二、鼻笛、口笛保存現況簡介

第二階段的保存研究係建立在第一階段的排灣族鼻笛、口笛現況調查研究之上。第一階段我們做的是普查，共訪問了三十位鼻笛與口笛吹奏者；第二階段我們僅選取九位代表性藝人進行口述生命史訪談，也只針對七位鼻笛藝人與九位口笛藝人的吹奏曲調進行曲譜記錄與分析。在此我覺得有必要將第一階段的發現作一摘要敘述，以瞭解第二階段選擇性研究記錄的背景。

根據我們所做的「排灣族鼻笛、口笛現況調查」，現今會吹奏鼻笛者僅分佈於北排灣 Vucul 系統的瑪家鄉（排灣村、涼山村為主）和泰武鄉（平和村、泰武村為主）以及南排灣的牡丹鄉（東源村），東排灣已無人會吹奏。口笛吹奏者分佈於北排灣 Raval 系統的三地門鄉（大社村、德文村、賽嘉村）和 Vucul 系統的三地門鄉（三地村）、瑪家鄉（北葉村、排灣村、三和村）、泰武鄉（武潭村）、來義鄉（古樓村、南和村）和南排灣的牡丹鄉（東源村）。東排灣也無人會吹奏。鼻笛、口笛吹奏者的分佈情況與個人姓名等基本資料如下：

排灣族鼻笛、口笛人才分佈地區，1995

鄉/村	鼻笛、口笛人數	鼻笛人數	口笛人數
三地門鄉/大社村	2		2
/德文村	5		5
/賽嘉村	3		3
/三地村	1		1
瑪家鄉/瑪家村	1	1	
/北葉村	1	1	1
/涼山村	1	1	
/排灣村	2	2	2
/三和村（北村）	2（排灣）		2（排灣）
/三和村（南村）	2（魯凱）		2（魯凱）
泰武鄉/泰武村	1	1	
/平和村	3	3	
/武潭村	1		1
來義鄉/古樓村	2		2
/南和村	1		1
牡丹鄉/東源村	2	2	2
總計	30	11	24

鼻笛、口笛人才概況表

鄉村	姓名	笛類	單\雙管	出生年	族別	備註
三地門鄉大社村 (parilaian 或tavadan)	許坤仲 (pairhang Pavavalung)	口笛	雙	1935	排灣	

\大社村	許志光 (gitan Pavavalung)	口笛	雙	1964	排 灣	
\德文村 (tjukuvul)	劉惠紅 (tjiatjiu Rulaten)	口笛	單\ 雙	1942	排 灣	
\德文村	林石張 (tjivurangan Tjaugadu)	口笛	單\ 雙	1942	排 灣	
\德文村	呂秀雄 (tsamak Livanrau)	口笛	單	1941	排 灣	
\德文村	杜明達 (palipeli Tulalep)	口笛	單	1931	排 灣	
\德文村	蔡清吉 (pali Madalak)	口笛	單\ 雙	1947	排 灣	
\賽嘉村 (tjailaiking)	董明文 (laugia Tjavelengan)	口笛	雙	1939	排 灣	
\賽嘉村	涂文祥 (uriu Kaviangan)	口笛	雙	1938	排 灣	
\賽嘉村	高重義 (lavusuk Talivatjan)	口笛	雙	1952	排 灣	
\三地村 (timur)	朱夏年 (tjivulangan Valilan)	口笛	單	1918	排 灣	
瑪家鄉\瑪家村 (makazayazaya)	童春發 (masegesege Zingrue)	鼻笛	雙	1946	排 灣	
\北葉村 (masilid)	陳明光 (gilegilau Ralangal)	口笛 鼻笛	雙	1967	排 灣	老師sujaru為 德文村人
\涼山村 (uakaba)	李秀吉 (tsemeresai Palius)	鼻笛	雙	1918	排 灣	

\三和村 (qizuci)	盧鄰標 (pantel Tjumalalac)	口笛	單	1909	魯凱	原為好茶村人
\三和村	徐建寶 (sangurupu Padalinuk)	口笛	單	1921	魯凱	原為好茶村人
\三和村	曾春吉 (ulas Tjalivadan)	口笛	單	1934	排灣	原為德文村人
\三和村	湯九如 (kulele Duvlelem)	口笛	單	1936	排灣	原為三地村人
\排灣村 padain/paiuan	李正 (tsegav Tjarhulaiaz)	口笛	單	1937	排灣	
\排灣村	金賢仁 (ligeai Tjaududu)	口笛 鼻笛	單 雙	1928	排灣	
泰武鄉\泰武村 (kuraluts)	郭榮長 (gilegilau Amulil)	鼻笛	雙	1915	排灣	
\平和村 (piuma)	蔣忠信 (rhemaliz Tjuvelerem)	鼻笛	雙	1931	排灣	
\平和村	鄭尾葉 (tsamak Paqadrius)	鼻笛	雙	1929	排灣	
\平和村	謝水能 (gilegilau Paqadrius)	鼻笛	雙	1950	排灣	
\武潭村 (qapetan)	呂清池 (liaqulu Pasesav)	口笛	單	1923年	排灣	
來義鄉\古樓村 (kulalau)	邱善吉 (tsujui Tjakisuvung)	口笛	單	1935	排灣	
\古樓村	蔣幸一 (kapijuan Tjapalai)	口笛	單	1931年	排灣	
\南和村 (pailus)	蔡國良 (kapang Tariu)	口笛	單	1930	排灣	原為古樓村人
牡丹鄉\東源村 (tugin)	高玉珠 (sauniau Tjuvleven)	口笛 鼻笛	雙	1968	排灣	老師為sujaru 原為德文村人
\東源村	董文禮 (saulu Tjapai)	口笛 鼻笛	雙	1970	排灣	祖父為sujaru 原為德文村人

當我們進一步辨析這些尚會吹奏鼻笛、口笛者的師承源流時，發現了（一）雙管鼻笛為主、（二）雙管口笛為主、（三）單管五孔口笛為主、（四）單管七孔口笛等四個傳承系統。

雙管鼻笛系統以北排灣Vucul系統的平和村（包括遷往瑪家鄉涼山村者）會吹奏的人數最多，再就是被視為排灣Vucul系統發源村落而舊部落與舊平和相鄰的高燕（padain，現屬瑪家鄉排灣村）與筏灣（su-paiwan，現為瑪家鄉排灣村），以及包含由筏灣分出之頭目家系的泰武鄉泰武村。這個系統稱雙管鼻笛為rarindan。平和村會吹奏雙管鼻笛者指出，以往雙管鼻笛只有頭目家男子可以使用，也唯有頭目家男子追求女友，以及頭目去世時才能吹奏雙管鼻笛。他們說以前雙管鼻笛是很高貴的樂器，一般人不可以觸摸。後來才漸漸開放讓平民吹奏，可是平民的鼻笛不能雕刻，只有貴族的雙管鼻笛上可以雕刻百步蛇紋樣。平和村及排灣村的報導者認為具貴族祖先地位的百步蛇鼻端有一突起，也會「吹鼻笛」，而鼻笛的聲音與百步蛇發的聲音類似。往昔平和村男子都嚮往吹奏雙管鼻笛，平和村民也都比較喜歡聽鼻笛的聲音。鼻笛雙管中的一管有指孔（大多為三孔，或開四、五孔但只用三、四孔），吹出主旋律，如同在「說話」；另一管無孔，吹出單一的配音。雙管鼻笛的頂端吹口應該是在竹結上穿圓洞。鼻笛的曲調基本上只有一個，可用高、中、低音吹奏。

雙管口笛paringed存在於北排灣的Raval系統村落。目前雙管口笛的吹奏者居住於三地門鄉大社村、德文村、賽嘉村，還包括由德文遷往牡丹鄉東源村的sujaru傳授的徒弟（住北葉村和東源村）。這個系統雙管口笛和單管口笛都稱為paringed，可是吹奏者的最大目標都是雙管口笛，認為比較有韻味。雙管口笛的竹管比較細，一管有五個指孔，另一管無孔，吹口有木塞。北排灣的Raval系統以大社為最古老的發源部落，德文則混合大社系統和來自魯凱族霧台已排灣化的移民，賽嘉是由德文分出的村落。雙管口笛paringed的吹奏者都表示吹奏者的資格沒有限制，是以前追求女子時使用的樂器。男子夜間前往女家探訪會在女家屋外吹奏口笛，如女方喜歡該男子，會開門讓他進入聊天、唱歌。有些人表示當村人死亡時可吹奏口笛安慰喪家。還有就是男子孤寂憂悶或與朋友聊天聚會時可吹口笛以舒解心情。在Raval雙管及單管口笛系統中也存在比較粗的雙管鼻笛，叫

做rarindan, 與雙管口笛相同，一管五個指孔，一管無孔，但吹口穿圓洞。目前Raval系統村落中已無人會吹奏雙管鼻笛（只有由德文遷往牡丹鄉東源村的sujaru的學生會吹），可是他們都知道雙管鼻笛往昔必需是獵過首的勇士才能吹奏，口笛paringed的吹奏則無此限制。北排灣Raval系統的人並不認為雙管鼻笛比雙管口笛優越，反而給予雙管/單管口笛很高的評價。

單管五孔口笛pakuraru(或kuraru)系統存在於北排灣雙管鼻笛系統中。口笛使用的竹管較鼻笛細。單管口笛早期平民中要獵過首的勇士才能吹奏（頭目則不受此限制），但不像雙管鼻笛必須頭目身份才能吹奏。單管口笛經常用於追求女友。青年男子晚上在女友家外面吹奏，以笛聲代表內心想表達的話語，喚醒已入眠的女友。

單管七孔口笛系統存在於中排灣來義鄉古樓村及南和村、來義村等地。他們稱單管口笛為rarindan（後來也採用pakuraru的稱呼），有七個孔，吹奏時最後一個指孔不用。此地單管口笛吹奏者沒有身份限制，吹奏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女友和自我消遣解憂。在此系統中只吹奏單管口笛，而無鼻笛之存在。

我們總訪問的三十位鼻笛、口笛吹奏者中有幾位既會吹鼻笛也會吹口笛。年齡最大的八十五歲，最小的二十五歲。五十歲以上是日據時代出生的，共有二十二位；五十歲以下臺灣光復後出生的有八位。鼻笛方面會吹奏的人數有十一位，但因吹鼻笛較費氣，年紀大的都面臨氣息不足的問題，年紀輕的則在音調、技巧的掌握和情感的表達方面較弱。會吹奏口笛的有二十四位，由於較不費氣，所以一般來說，能表現得較好的人數較多。

在保存研究的第二階段，我們限於人力與時間，僅在上述四個鼻笛、口笛傳承系統中選擇了九位作為代表性藝人，進行生命史訪談與記錄。我們在整理記錄這些生命史訪談資料時保留敘述者的語氣，讓他們的思考與情感直接呈現。透過這樣的敘述，我們獲得第一手豐富而珍貴的關於排灣文化的資料。我們從他們的敘述中可以清楚看到個人的生命歷程與家族、村落和台灣整體的歷史文化交融。他們對鼻笛、口笛從發生興趣到苦練到終生的愛戀，不但反映他們個人的身世，更反映排灣文化所強調的對於異性與親人婉轉纏綿的哀思情感與美感。在鼻笛、口笛聲中我們可以觸及排灣族的心與排灣族的情。

## 第二章 雙管鼻笛代表性藝人生命史

### 一、蔣忠信(rhemaliz家名Tjuvelelem)生命史

屏東縣泰武鄉平和村

#### 關於村落

平和村以前真正的村落名叫做danaumak。piuma是日本時代日本人給的名字，並不是我們真正的村落的名字。但是很奇怪的是老一輩的人在唱歌時，他們會唱道：我們是lulinians人。

我聽過（我們的祖先）是來自蛇的蛋，而且我們不能直呼蛇這個名稱。若真的看到了蛇，只能說vaud（藤類之意）走過去了。若是在部落以下有蛇經過，我們就說蛇過去了；若在部落以上，我們則說vaud過去了。蛇棲息之地為神聖之地，連人走過去，都必須以樹葉之類的東西來遮掩，如此才不會被神、或鬼看見。

以前的傳說是說我們是從百步蛇kamavanan那裡來的，把百步蛇當作神，不可以殺它，是禁忌（parisi）。我們過去很重視百步蛇，會祭拜祂，聽從祂的指示。尤其是頭目絕對不會殺百步蛇，平民就不知道了。我們只知道祂是頭目的象徵，以前平民的衣服上不可以隨便繡上百步蛇。以前是很嚴格的，到日據時代才開始亂七八糟的，而且越到後來越開放、越亂，也變成爭吵的根源。

平和村piuma原來是由Mavaliv頭目家統治，但Mavaliv家頭目曾離村搬遷到三地門和筏灣村。後來二級頭目Garhuligul家就找來泰武村的大頭目Karangian家來領導piuma。但Karangian家來了之後表示無法同時領導兩個村落，便將權力交給Garhuligul家，成為piuma村的大頭目。過了一段時日，Mavaliv家頭目重回piuma，村落因此形成兩個頭目相爭的局面（唐佩玲，1996）。

目前平和村的人口不到一百戶，大概有七、八十戶。有投票權的今年有398位，所以整個村莊有五、六百人。我們有文化復興會之後，就開始去舊部落尋根。

常常是帶國中以上的年輕人去。活動是在豐年祭及過年，那時人較多，大家都會回來。很令人感動的是，一到豐年祭，幾乎全村的人都會穿著山地衣服一起跳舞。這種景象已不多見了。現在二十五到五十歲的婦女也幾乎都會繡花，所以幾乎每一個人都有山地衣服。

## 家世背景

我的排灣族名字是remaliz，民國二十年生。

現在我要述說我的家世，首先我要談我的父母親。我的父親叫做ligiyai，母親叫做venen。母親venen是Garhuligul頭目家的人，但是父親ligiyai不是頭目(mamazangilan)，也不是很下階層的平民，而是屬於中間階層的人。我的母親有一個妹妹名叫sankil；我的父親ligiyai是獨子，沒有兄弟姊妹。我祖父(母之父) gilegilaw屬於Garhuligul頭目家，而我的祖母(母之母) kaili是美女，很榮幸地被頭目家的gilegilaw看上了。但是kaili是平民，和貴族家的gilegilaw不能配啊！所以gilegilaw後來又找了適合的貴族女子為對象結婚。我們排灣族的命名都是以父母方家世地位比較高的人的名字來命名，所以我才擁有remaliz這個頭目的名字。我的母親venen可說是私生子，但是venen有入Garhuligul頭目家戶籍，所以我就名正言順地有了頭目的地位。

我的祖父(母之父) gilegilaw的父親名叫tanubak，是parhu與kalalu的兒子。而parhu是從筏灣村的Daugadu家來的。我們常說我們是從Daugadu家來的，就是從這裡開始的。我並不知道parhu排行第幾，但不是老大。parhu的妻子kalalu是平和村Garhuligul家的人。而Garhuligul家我只能推到kalaru這裡，往上我就知道了。平和村的老人所能推的也是只是到此為止。後來tanubak與平民身份的女子vavauwan生了gilegilaw，是比較年長的孩子。tanubak有很多太太，可是只有貴族家的女子rhemerheman(Girhing家)使他的家世地位更上昇。tanubak與rhemerheman生了rhutamkam，而rhutamkam又生下rangarhu。這位rangarhu和我的母親是堂姊弟，我的母親年紀雖然較大，但是因為她是tanubak之子gilegilaw與平民女子kaili所生的孩子，地位下降(na serequya)，所以我母

親沒有資格掌Garhuligul家的權力，而她的堂弟rhangarhu則可以。以前的習慣就是這樣的。即使我們都是兄弟姊妹，只有和貴族結婚者才能夠掌該貴族家的權力。你若沒有和貴族結婚，就必需離開家，獨立成立一個家。所以我的祖父gilegilaw就帶著我的母親和阿姨離開Garhuligul家，另建karangian家，也就是說Garhuligul家給我的祖父一個家，家名叫做karangian。

總之，我的父親、母親都各有房子：母親是由她父親gilegilaw為她蓋的房子，家屋名為Karangian，目前這個家屋名由我的兒子蔣正信承繼；而我父親的家屋名為Duvelerem，也就我的長女現在繼承的家屋名。父母他們一生下我，便將這兩家家屋結合起來。聽說日據時代為了要建立事務所，將我父親方面的Duvelerem家拆掉，遷移至部落的較下方，而母親方面的karangian家因為離事務所較遠，所以沒有拆遷。但是我記得在我長大懂事時又將karangian家遷移至下方Duvelerem處。雖然都遷到下方，但仍舊是兩棟房子。當時我們的家很長、很寬敞，記得小時候我和好友傅信德常常在我們家中到處跑。

我母親方面Garhuligul貴族家的人多半早死。kalalu與parhu之子tanubak的兩個妹妹vavauni和kalesekes都沒有子嗣，甚至連下一代rhutamkam(tanubak之子)的妹妹luzem也沒有結婚就死了。其中只有vavauni比較長命，所以當時這位vavauni跟我的母親venen一起在Garhuligul家生活，所以日據時代有記載的人物便是這位vavauni、我的母親venen及我的阿姨sankil，還有parhu。

我的父親ligiai第一次結婚時，他的孩子都死了。但後來他再和我母親venen結婚，他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年老時還會有一個孩子。所以我是被寵壞的孩子，是老大，是vusam，還有一個妹妹，他們都是在我父親四十多歲時出生的。我原來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姊姊，但是後來去世了。當她埋葬時，我父親就將所有的家產葬在一起，因為他認為他那麼老了，不會再有人喜歡他，他也不會有後代。結果沒有想到還是有人喜歡他，而且還生出我和妹妹兩人。父親生我時已經五十多歲了，所以過去村人都對我說：你的這個爸爸是祖父(vuvu)，不是爸爸。

我和妻子是從兩個很大的頭目家系來的。妻子是來自Mavaliv家族，我來自Garhuligul家族。以我們的價值觀來看，我的身份不是很純。所以我的妻子比我驕傲一點就是這樣，因為她的祖先沒有跟平民混血的。關於我的貴族的身份，我

一點也沒有感到遺憾的地方。因為這是我們的風俗習慣，若是出生於正式家庭者（nu na selenguaq）則留在家裡繼續承繼家屋。我的母親雖然是頭目與平民所生，地位較低，但頭目家有為我的母親venen蓋房子，是用石板蓋成的房子。以前非貴族而獨立成立新家的人的房屋都是用茅草蓋的，而我母親的父親的gilegilaw為她和妹妹蓋的是很好的石板房子。她們是Garhuligul頭目家扶養長大的，頭目家也給予她們土地、琉璃珠等財產。她們耕作的田地是Garhuligul家的土地。無論嫁至何處，她們都有權力在Garhuligul家的土地上耕作、收成。村裡其他人若要在Garhuligul家的土地上耕作，他們必須將收成按比例給予Garhuligul家。像我結婚後耕種的土地也是從Garhuligul家來的，而不是從我們獨立的家來的。留在家裡承繼的老大就有這樣的難處，必須幫助在外的兄弟姊妹。我並沒有碰上給予頭目貢品（ki kazelu）的時代，我的父母才經歷這樣的時代。我只有吃過人家送來的芋頭，是從Vavulengan家工作的田地送來的。因為那塊土地種出來的芋頭很好吃，頭目就直接將土地拿走了。如果Garhuligul頭目家收了芋頭，他們一定會送一些芋頭到Duvelerem家，不可以獨享。

Mavaliv家和Garhuligul家的問題的確存在。在歷史上Mavaliv是不可以改變的，但是後來的Mavaliv家名雖然沒有變，但人卻變了。以前Mavaliv家一位名叫lanpaw的人殺傷了Garhuligul家的selep，兩家之間起了爭執。Garhuligul家的人質問Mavaliv家：為什麼要殺害Garhuligul家的人？於是Garhuligul家就向Mavaliv家要求：「平和村的Mavaliv家要給我們」。就這樣Mavaliv家名雖沒有變，但是人變了。大家都說平和的頭目很複雜，就是因為這件事的關係。我們還在舊平和時，就已經是我們Garhuligul家的人在Mavaliv家了。

## 成長經歷

### 年少時

我的父親、母親共生了七個孩子，但是最後只剩下我和妹妹lavaus存活下來。從小父母親便對我非常寵愛，他們不會隨意讓我出去、隨意做任何事。即使我已經學會走路了，雙親仍舊將我背著上山工作。因為他們只剩下我和妹妹

兩個孩子，所以總是擔心我們出意外或者受傷害。我們就這樣四人相依為命直到我長大。

據老人家說我出生時已有日本人，但是還在筏灣村，還沒有到我們平和村這裡來。我母親說她是等到我出生一個月之後，才到筏排灣村去報戶口。當時是有些人一起前往筏灣村去報戶口。

我常帶我的好朋友傅信德去Mavaliv家，但我們都不會待很久，因為信德他比較容易害怕，他不太喜歡待在Mavaliv家，因為並沒有人照顧Mavaliv家屋，所以會有點令人害怕（na sapulu）；也因為房屋的柱子上有雕刻，那個雕刻就好像一個睜著大眼睛的人一樣，我的朋友會很害怕。我是因為已經習慣了，所以不會害怕。信德從以前就比較膽小，他連人也會怕，我就知道他害怕兩個人，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什麼都不怕。即使老人家嚇我、鬧我，我也不會害怕。有一次我們在水源地，突然kama baqu就出現，他是母親同父異母的哥哥，我的好朋友就跑掉了，於是最後就我一個人將取的水挑回家。每當我們回憶起小時候的事情，就會記起很多好玩的事。

等到比較懂事時我和傅信德常常往山上去找竹子，做竹槍。有一次，信德就說我們去山上拿竹子做竹槍，但是一不小心，他便將他們外面的木柴給燒掉了。我問他為什麼要將木柴燒掉。他說原本只是好玩而已，沒想到後來火變大了。我們就是像這樣的調皮。記憶中懂事之後我們好像都一直是一起玩、一起做事的。長大之後，我進入日本人設立的學校，唸了四年，十五歲時畢業。

### 做祭師

我畢業後隔了一年，也就是十六歲時他們便在大家常聚集的地方Mavaliv立我為祭師（paraqalai）。因為在那個時代是由Garhuligul家的人掌Mavaliv頭目家的權力。而當時我母親這方Garhuligul家的親人都早死，所以也就沒有人可以承繼這樣工作。婚入Garhuligul家的祖母輩iling還活著，但是她說：「我沒有辦法成為祭師，因為我是從筏灣村婚入這家的，而必須由真正屬於Mavaliv（Garhuligul）家的人來承繼這個祭師的工作。」我的母親、姨媽曾先後成為祭師，因為Mavaliv（Garhuligul）家的人已經無人可以接替祭師的工作了。祖母輩

的vavauni是最後死亡的人，但是她已經太老不行了。因為Mavaliv家的祭師必須是有貴身份的人，所以後來我也成為祭師。平和村另有一些祭師職位則是用選的。

## 學吹笛

我大概是在十四歲左右開始學習製作和吹奏鼻笛。那時我和我的好友rigiai(傅信德)一起去向他的表哥名叫tsemelesai(家名Ruruge)的人學習。他教導我們時大約六十多歲。年輕的時候，我們一直期盼有人為我們製作笛子。rigiai就問他表哥：「你會做lalindan嗎？」他說：「我怎麼不會？我為你們各做一個好了。」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所以我們也敢要求他為我們做。於是我們就開始一起學習鼻笛。那當時不是只有tsemelesai一個人會吹，也有其他人會吹，但年紀都老了。我們的老師也不大能吹了，而是告訴我們技巧，他在旁一直聽，告訴我們對錯。我已算不清究竟花了多少時日學會。直到我成為年輕人，開始找女友時便自然而然的會了。我也不知道到底算會還是不會。後來我吹給別人聽，老人家都覺得吹得很好，很有味道，認為鼻笛就是這樣吹，我才知道自己算是吹得不錯了。吹雙管鼻笛的人少是因為日據前雙管鼻笛一般人是不能吹的，只有貴族才能吹。平民也不能隨便拿鼻笛。而單管縱笛(pakulalu)則無限制，大家都可以吹。

到了十八歲時，我們就跟著其他年輕人一起去找女朋友(kisuju)，但是rigiai還是不太會吹鼻笛，他吹奏的總是不好聽。他就說：「我還是不會，我放棄好了，因為你已經會了，那你就繼續吹吧！我去買口琴好了。」於是長大之後，我們就分別吹奏鼻笛和口琴。

當我年輕開始追求女孩子時，村子裡只有我一人在吹奏鼻笛，其他人都不會。每當我前往上坡的Garhuligul頭目家時，我總是吹奏著鼻笛。後來村子的人都對我說，記得當時年輕時，你吹奏著鼻笛，真好聽，也真令人懷念。但是現在年紀大了，他們仍舊會說那時也只有你在吹奏鼻笛！當時沒有其他人會吹鼻笛。像鄭尾葉tsamak是到了新平和這裡年紀大了才開始學的。那是因為大家逐漸重視文化，他才開始學習的。他也只是學習口笛，至於傳統的鼻笛，也就是中間

挖孔的鼻笛，他還是不太會吹奏。但是村裡的人都說他吹的音好像跟你吹奏的不太一樣。他們也都認為我吹的比較正確。因為tsamak是最近才吹的。所以還抓不到令原住民感動的音。因為大家都知道好聽、不好聽。至於我，因為我從小就吹奏鼻笛，所以我可以吹奏。可惜我的鼻子卻在我還年輕時就壞了，一個鼻孔塞住了，對於這點我是很難過的，很長一段時間只能用一個鼻孔吹，直到最近才開刀恢復。在我年輕時，我們那有什麼其他的樂器，所以吹起鼻笛來就是覺得很好聽。像現在雖然我的鼻子通了，但是我的氣則不如當年了。以前，即使我邊走邊吹，吹奏得還是很好，就是因為當時還很有氣力吧！所以不管我到那裡找女朋友，大家一定都知道我在那裡。我身在何處都沒有辦法欺騙人。村人只要聽到有人吹奏笛子，他們就知道那是蔣忠信。有時我去找女朋友時會故意不吹奏鼻笛，因我害怕人家知道我在那裡。過去我是像這樣經常地吹奏鼻笛。

## 交女友

但是我們長大之後，我和好友傅信德交女朋友的方式不太一樣。因為以前的習慣是貴族與貴族結婚、地位較下者則和地位較下者結婚。我們的父母親就會告訴我們，誰才是我們結婚的合適對象。以前的習慣真的有點不合情理。有時我們人就是會喜歡一個即使不是貴族，但是長得很漂亮（na sanguwak）的女孩子啊！可是，家人總是會告訴我們不可以和她交往，這真的是最困難的一部份。

可是我還是會和非貴族的女孩交往，只是彼此是暗地裡交往。我交往的女孩我的父母親並不喜歡，可是我卻很喜歡她。當時我既不能給她吃檳榔也不能幹嘛，因為她不是貴族，我又很怕我母親。有一次，我們去水門，她幫忙帶著我們所買的布料。於是我對母親說：「給人家吃檳榔嘛！人家還帶著我的東西呢！」我的本意是要追求這個女孩。母親便回答說：「你給她啊！」但並不是真心要給她。我於是給了那女孩檳榔，可是我的母親並不高興，因為母親知道我對她有意思。

當時我在筏灣村有兩個女朋友，都是我的親戚，算是遠房親戚。我父母親喜歡的是叫做lavaus的女孩，但是我所喜歡的是muni，是我的alak（姪輩）。也就是說父母親喜歡的人和我所喜歡的人是不一樣的。那時的我真的好痛苦。

每當我去筏灣村再返家時，家人便問我是否去了Zeql家（lavaus的家），我會回答：「是。」但是我是亂講的，其實我是去muni的家。因為我害怕告訴家人，所以就說了謊。如果我說我去muni家，父母他們心裡一定不高興。他們總是說：「不要找muni當女朋友，因為你們都是長子，同樣有房子。這樣一來，我們的財產會被合併到他們家裡去。不要找muni！還是找lavaus比較好。」但是我總是比較喜歡muni，

和家裡的老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樣。怎麼說muni也是比較漂亮，高高的、也比較白，我比較喜歡mini的長相、樣子。我們人一定會做挑選的嘛！雖然大家常說不要挑，但是我們人還是會挑選的。我們兩個真的是很相愛，我們真的愛到彼此都痛哭，但是我的長輩們就是不答應婚事。這就是我在年輕時代所遇到比較難過、痛苦的事情。我還是會去zenql家，但是一下子就離開了，但是到muni家，我們會一直聊，聊到深夜、黎明我們也不會感覺有睡意。那一段真的是我永難忘記的感情。我們的心彼此都一樣。

但在這期間中，也有人可說是破壞我們的感情。有一位筏灣村的女孩子喜歡上我，他跟著我回到平和村。那時候真的是很糟糕。這個女孩也不是貴族，我母親更是生氣。但是我的祖母卻對我母親說：「不要對這種事生氣，為什麼要生氣呢？」母親便說：「你們喜歡，那把她的戶籍拿來嘛！我們不可以隨便就將人留在這裡的啊！」母親不喜歡她！而我呢，我只是在一旁發呆，而我也不能對她生氣。我母親就對她說：「妳先回去筏灣村好了，你可以常來這裡啊。」我的母親就是像這個樣子，脾氣很直。那女孩感到不好意思，就走了。

為了這事，我祖母和母親吵了一架。祖母罵我母親：「妳怎麼這樣子呢！什麼人還不都一樣，只要生了孩子不就可以了嘛！」因為我的祖母是平民，所以她會袒護那個女孩子。但是母親仍舊說：「如果沒有戶口，我們不可以將人一直留在這裡，這不是我們的習慣。」那時我真的是很痛苦，我喜歡的人是muni，卻又有像這樣的女孩子出現。還好，她回到了筏灣村之後，不好意思再來了。當初我也沒有要追求她，我以為她已經和我們很熟，所以要來平和村看一看，沒想到一來就不回去了。這也是令人頭痛的一件事。我也沒有喜歡她，她居然就這樣跟來了。我也不能對她生氣，或者趕她走。她在我們家大概待了三個月

之久。但是這三個月我的母親從來沒有停止過憤怒、生氣。還有她還會假裝懷孕，我的母親更是生氣！我的人生裡真的有很多這樣令人頭痛的事情。

過去我酒醉時，我真的很不好。但是，當我喝酒醉時，我不會出去找女朋友，我一定會在家裡睡覺。因為我還懂得害羞、不好意思。我會在清醒時才去找女朋友。我只要有一點點酒醉，我就不會去，因為我怕我會做錯事情。我還是有有一些謹慎。

我在年輕時成天就是在戀愛(masutju)。因為我們家人口單薄(na mapulu)，所以家裡的老人一直催我趕快結婚。當年女朋友之中還有一個還在人間的名叫tsamkim，她其實是muni的朋友，但是他偷偷地喜歡上我，我也不知道，但我母親怎樣都不喜歡她。母親很擔心地說：不要再讓她在這裡了，免得她真的成為你的太太。其實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在年輕的時候就是有不少女孩子很自動的喜歡上我。

我和muni初識時應該有十八、九歲，那時是情感最熱烈(ta la poutez)的時候。我曾和muni家人談結婚的事，他們家人說：「你的家裡人都沒有來提親，你們怎麼可以結婚呢？」而我的母親又一直說一些話來讓muni知難而退。我的姨媽(sankil)是一個有點傲氣的人，對她說：「你們不可結婚的，妳不可以和你的父輩lemaliz結婚。」她就對我說：「kaka他們不讓我們結婚，還說因為你們都是長子，各有房子。他們不願意，我們怎麼結婚呢？」我們在學校就哭了，在筏灣村操場那個有旗子的地方，我們幾乎哭到凌晨。那時也不知道冷，也不知道怎樣，就好像鬼一樣(namaya ta galal)。我們真的哭了。她說：「你心裡不要難過不要以為是我不願意，是你的母親不喜歡我」。那時我心好痛啊！我到家裡之後，就一直發呆，不知不覺就天亮了。當時我是先向家人提起要跟muni求婚的，他們真的去了。但我知道當時她們只是為了讓我死心做給我看的，並不是真心要去求婚的，因為我年輕時脾氣很硬。

我和muni有交換過信物(na paka karen)，她的頸飾放在我這裡，我的披風則放在她那裡，後來她說：「你的家人不喜歡我，我的頸飾還給我吧！」我們是真的彼此相愛，甚至到相互交換信物，就好像我們都已非她不娶，非我不嫁一般。但是誰知道到後來卻不是如此呢？這就是我所謂兩人相愛的艱難之處

(avananga aitus a pazangalang)！那條頸飾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是她們 Draliarap家的東西，是有價值的，而我的披風(pasuayan)有什麼價值呢？muni是決心要和我結婚的，所以她給像財產(sauzayan)這樣的東西，實際上她是不可以給這樣的東西的。因為母親反對，我也沒有辦法。當我們又再互換回來時，我真的是.....我都已經忘記我身在何處了？當時我們是在筏灣村交換的。她也是一樣，她是別過臉將頸飾拿過去的。你們說我們怎麼能面對對方呢！我們的感情是這樣的沒有結局。我們一直說那又能怎麼辦呢(nua---yaiten ayayamen)？我們希望結合但又沒有結果。那時我是要結婚的人了，因為母親已經為我安排lavaus了。當時我們就真的哭了，可能我們都深知我們不會成功。我們一想起這件事，我們就會哭泣。如果她還在世上，她絕不會說：是你用情較深。因為我們都是一樣的心情，這是騙不了人、隱藏不了的。如果我們兩人中有一人比較不愛對方，另一方可能就會不好意思。但是我們彼此都知道我們深愛對方，我們真的(pa telip tania varul)哭到淚已盡！我們總是對我們的初戀很執著。

年輕追求女友時，吹笛子是我一天到晚的工作。以前在平和除了我還有其他人吹嗎？有的女孩子會把我的笛子拿走藏起來。不曉得她們拿走我的鼻笛lalindan要幹什麼！

## 結婚

後來沒有多久，我在二十歲時，家人便要我和lavaus結婚。lavaus是平和村的人，我們還曾一起上學過。當時他們要我結婚，但是我並不熱衷於這門婚事，因為我的心仍舊在muni身上。可是老人家都對我說：「趕快結婚，不要像長不大的人一樣，你若是不結婚，你們家裡沒有人要照顧田地。」他們都幫我的家人說話。當時我都會參與婚事的討論，我說：「不要好了。」kina galaru就罵我說：「你是puizi，你管什麼，你乖乖坐著就好了。」我說：「如果對方不是很喜歡的話，雙方談攏，那就.....不要了嘛！」他們都不讓我說話，因為他們要強迫我結婚。那時我就結婚了。但是我的心仍舊在muni身上。後來muni她來道別(ki pusau)，那時候可真的是！我只是坐在窗口發呆(samali)！到了晚上，將要

做行房儀式 (pasulid)，但是那時我仍舊在muni那裡。因為我們過去有masulid的習俗，那時我真的不願意離開muni，可是當時老人家強迫我過去。而tuqivuwan的人催著我說：「快一點，天色暗了，她們的家人在說話了。」我還是一直發呆。muni就對我說：我們走吧！這樣kama才可以早一點離開這裡。我們就走去tuqivuwan，到了深夜我就回我家。家裡還有人在唱歌、聊天，而我的母親知道我是有一些勉強才結婚的，但是母親告訴我：「孩子啊，不要再想其他的女人了，因為你已經結婚了。」我沒有回答我的母親，只是發呆，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時我雖然結婚了，但是還是會到外面去找女朋友，我還是忘不了muni。像平和村的人要到外村工作賺錢，我一定會跟去，但是到了筏灣村，我就會留下來。家裡的人若問起，他們會說：「lemaliz沒有去工作，他人在排灣村」。我媽媽他們都說：「這樣真是不好、不對。」不管怎麼說，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當時本來我想要放棄那一段婚姻的，但是kalaru (好朋友傅信德的姊姊) 就罵我說：「為什麼要這樣呢，還是要按照你雙親的意思，你不可以這樣。」那時我一直被老人家罵，我們都是一樣的，當我們被人家罵時，就會呆呆的不知道要怎麼辦！我結婚了，但是我的心裡的確是很不願意的，就這樣糊里糊塗地結婚了。所以我從來都沒有勉強孩子該跟誰結婚，因為我自己走過這樣的路。婚後那一年當中我真的不曉得在幹什麼，回想起來我當時都沒有做家裡的農事。那時我的母親真的都哭了，因為我的無所事事，她心裡很難過 (ma samaz)。我的妻子lavaus那時也都一直忍耐著沒有說什麼。我媽媽說：「不要這樣子，讓我們家裡沒有人做事，我們家人口這麼單薄 (mapulu)。」媽媽說完，我也都沒有回答，還是呆呆地坐著。我和lavaus結婚兩年還沒有生孩子，也還好我們沒有生孩子。當時我都故意地和她保持距離，因為我對她沒有想法啊！那時我結婚了，我仍舊會去找女友 (kisutju)，太太就都待在家裡工作。我媽媽同情她，所以對她很好。其實，她也走了很辛苦的路。

婚後我的心情就一直很不好。我和妻子lavaus一起上山時，我不是走在很前面，就是在很後面，而不願跟她走在一起。跟一個不喜歡的人在一起真的很困難。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不喜歡她。我們在一起一年，但是現在想起來，我那時的行為如同小孩子一般不懂事。而lavaus也都沒有說什麼，她也沒有離開。我真

的很驚訝，我的作為是如此的幼稚，但她卻可以忍下來都不說話。後來，事情已經很明顯了，她的父母就來我們家，將她帶走了。我們就商討離婚的事情。其實，那時我一直都沒有停下來到筏灣村追求muni，結婚了也還是一樣。至於離婚之事，是由泰武鄉公所調解委員會來討論的，我們花費了二年的時間談論離婚的事情。

後來我就開始追求現在的太太luzem，那時我和前妻還沒有正式離婚，因為當時的調解委員會仍舊是勸和不勸離，但是，當時我離婚的心已決。當時真的好煩惱。其實我和現在太太luzem也是交往很久也才結婚的。當時我和lavaus才分開（分居），但還未離婚，luzem的家長就說：「妳怎麼會跟蔣忠信lemaliz交往？他還有太太，你怎麼敢找他和他交往呢？」所以那時即使她有想要結婚的念頭，也害羞不好意思表達出來，直到我正式離婚了之後，我們才開始討論結婚的事情。雖然我愛的人是muni，我之前就提過親了，但是老人家都不願意。我和muni真的是相愛的，而且我們還有交換信物。我的信物只不過是披巾而已，比較沒麼，但是她卻給我頸飾。當時我們是抱定了決心要結婚的，但是我們雖這樣想，我母親卻不這樣想。後來我只好將muni的頸飾送還給他了。我離開了muni，但是我心依舊。當時luzem（現在的太太）也會因為我這樣的心情而心裡難過。而且那時的我也真的很不好，當時我大女兒開始在屏東上學，我還是會留在水門遊蕩。有一次，我在水門碰到太太的弟弟uwan，他就告訴我太太說：remaliz在水門muni那邊。等我從屏東回來，太太都不跟我說話，她說：你一個成人，在那裡遊蕩什麼呢？我都沒有回答什麼！我也不是去交女友（kisutjusutju），但是我就是喜歡一直在那裡跟muni聊天。太太當時對我都不太放心，我也一直很擔心我太太會把我的作為告訴孩子。但是我讚美現在太太的一點，就是她都沒有告訴孩子們我不好的作為。而實際上，當時我不是一個好人。直到muni和一個外省人結婚，我的心情才比較冷卻下來。但是我還是會去她家看看她。太太曾經對我說：「你的作為很不成熟，就像小孩子一樣，你真的不是一個可依靠、可依賴的人。」我是這樣的不好，但是我的太太是一個很好的人，她什麼話也都沒說。一直到我妹妹對我說：「哥哥不要這樣了，我們會受到處罰的，而母親又不是不好的人，萬一我們怎麼樣了，一定要賠償、補償（temavun）人家的。不要再這樣了，你不要

走到那裡就跟其他的女孩子說話。」我於是想：「也許妹妹說的對。」從那時起，我就比較謹慎了。muni很晚才結婚，她是在我當兵後才結婚的，和外省人結婚。我是和luzem結婚後幾個月才去當兵。我沒看到我太太懷我的第一個孩子。

我啊，即使結婚了，還是會出去找女朋友(kisutju)。我好像神經病一般。人家都告訴我，不可以這樣，我總是說：我不會去找女朋友的，因為我有孩子了。但是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就是很喜歡去muni那裡。所以我認為愛上一個人很難，不喜歡一個人也很難。但我都走過這樣的路。心裡一直有深愛的人，卻沒有辦法達成心願。我跟現在的太太結婚時，因為他知道我的過去，有一次我們一起到水門，她告訴我她碰到一個平地人，替她算命說：「妳會結婚生子，但是你的另一半會離開你。我心裡一直記掛著這件事，因為你常跟人家分開。」我就回答說：「一定是你自己編造的，你自己在亂想。」她到底有沒有去算命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她是要告訴我，要我將來不要離婚。如果把我的故事搬上螢幕，那一定很動人(na qemgilits)。

以前我和前妻lavaus在鄉公所要辦離婚簽字時，不知為何我們都哭了，那時我期望著離婚，但是真的到離婚之時，我卻哭了，她也哭了，可能是因為我們要分離了，所以我們彼此都哭了。我不知道其他離婚的人心情如何，當時在鄉公所辦理離婚的人也不只我們一對，像我和lavaus也是沒有生孩子。以前的人也會建議說：如果沒有生孩子，或許離婚之後，彼此另尋他人可能可以有孩子！（蔣忠信子蔣正信補充：他們結婚但不能生孩子，後來老人家說：採收兩次芋頭你們都沒有生孩子，那你們就自動分手吧！老人家又說：這兩個人有緣沒有份按照我們的習慣，將來也許他們有後代，讓他們分手，雙方的家長就同意，村裡面的長老也同意，他們就分手了。即使沒有相愛也要分手，他們沒有後代嘛！那她後來結婚了，我爸爸也跟我媽媽結婚了，他們也都生了孩子。）

我的結婚也可以說使我們家存活下來，因為我的父親很老了，他沒有養育我們很久。這一生我很辛苦、我的母親也很辛苦！當時我母親就等於是都一個上山工作因為父親已經不能再上山。他們兩人年齡差距很大，大概有二十幾歲多，母親就好像跟外省人結婚一般。

我的祖母 (vuvu) 曾經對我說：「我們身為貴族的，談吐不要令人唾棄 (生氣)，說的話不可以不正直、也不可以太多話。我會照著我vuvu教導我的去做。他還說：碰到他人，不可以不打招呼，要說la vuvu la kina你們要去那裡啊？不可以不說話，也不可以只說你們要去那裡，而要稱呼人家的稱謂，否則他們會說：「這是個什麼樣的貴族啊！」因為你是remaliz，所以你要小心你的言行舉止，你不再是平民的孩子，所以，你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kihan tsautsau a paqulid)。這是我的祖母 (ti kaili) 教導我的。但是我的母親，並不常對我說這些，只有在必須跟什麼人結婚時，他才會說話。她又是最剛硬的人。只有現在的太太luzem是她一直都很喜歡的，從太太小時候，我的母親就很喜歡她。luzem一成年，母親就告訴我：「那個才是你可以交往的適合的對象。」但是我們年齡差四歲，以前luzem和他媽媽經過我們家時，我的母親就會說：「喂！你們的男朋友在這裡啊！」我的母親會這樣會主動地告訴人家，我的母親會拿檳榔這些到luzem所屬的Kazangilan家去。我都沒有給過，都是我的母親拿去的，因為母親很喜歡她。媽媽總是說：「這個luzem才是你可以結婚的對象。在平和村，你只可以和luzem結婚。」我說：「那裡可以這樣只有一個女朋友呢？那樣是很不容易的。」以前我會不好意思跟luzem說話。一方面我們兩家的房子距離較遠，我們之間並不熟悉，他們家在很上面，而我們的家在下面，所以我們並不是童年的玩伴，而我們家附近的其他女孩子才是我的童年玩伴，像我的第一個太太lavaus就是啊！

我和luzem共生了九個孩子，男的三個，一個在國小四年級就去世了。（實際上有十個子女，但有一個已過繼給別家了。）

第一位妻子lavuas去世時，我有去看她，畢竟她曾是我的太太。

muni是在龍泉去世的。那時我跑去看她時，她已經入棺了，我想我再也看不到她了。但到了要埋葬之時，還好那時有後灣村人提議說：「我們再看她最後一面吧！」打開之後，我也就看了她最後一次面。我看了她之後，心裡便想著：「啊！muni(a-i-i ti muni)，我們曾經那樣相愛過。」那是我見到她的最後一次面。有關muni的事情，我現在的太太luzem也都還心有餘悸。我年輕時很糟糕。妻子lezem每每問起：「lemaliz在那裡？」人家都回答說：「他在水門。」她會氣得

要死。她說：「muni就算是我們的親戚，你也不能一天到晚往那裡跑啊！」我對minu真的是情深意重（ika ken na se pakalu ri tai muni）。

muni去世的時候，我就跑到樓上陽台上吹著鼻笛(lalindan)：「啊！(a-i-)我的姪女(alak)，在這人世間我們曾相愛過。我們其實都不會忘記我們自己所走過的路。直到年老我們仍舊會想起當年……怎麼會想到妳比我早走呢？」我們每一個人想起我們的過去，都會心酸(na pena pelid)。當我們想起過去的女朋友時，我們都不會忘記的。（蔣忠信子蔣正信補充：父親的初戀情人過世的時候，他回來的時候掩不住心中的難過，我媽媽很體諒、她的度量也很夠，因為她知道我們的文化沒有所謂的爭風吃醋。我媽媽跟他的初戀情人見面時還是會談得很好，這事情好像是三年前的事情，爸爸的初戀情人過世，我那時怎麼知道他一定有心事！因為他會拿著鼻笛，到外面一直吹，吹到很晚，吹到兩、三點。從他吹的曲調裡面的哀怨、我感覺他不是再演奏，他在回憶、他在難過，他真正所愛的女孩子，已經過世了。但是他們的分手不是他們願意的。）

信教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後來，我也成為了基督徒。我並沒有很快地成為基督徒，而是等我退伍之後再過一年才受洗信教的。那是民國四十六、七年。我當兵回來時村中很多人都信了基督教，連我太太都做過司會人員，而且先後去了天主教、基督教。可是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並沒有很快地信基督教，我算是最後一批受洗的信徒。因為大家都成了信徒，只剩下我，我何必獨自一人有別於別人呢？人家都信了，我也就信了。但是戒酒一事是在我成為信徒之前仍在當兵時的事情。那時我的想法是：我當兵十個月之後，長女出生了，我就開始想：我已經長大了，我已經生孩子了，如果我一天到晚喝酒喝得爛醉如泥，我怎麼養活我的孩子呢？萬一我在軍中做錯事情被關在牢裡怎麼辦？我想我已經長大做了爸爸，再這樣下去我們整個家庭會垮掉，我就開始戒酒。不過當兵時我沒有完全戒掉酒，但是退伍之時，我的另外兩個伙伴回到家時家人都有釀酒給他們喝，唯獨我的太太沒有釀酒給我喝。所以我就想她可能是不要再讓我喝了，於是我想也真的該戒了。我是在受洗之前戒酒的。

我一成為基督徒就當選了青年會會長！後來我們遷移到新平和村，而我也被立為執事。過了三年，又被選為長老，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接近上帝。這就好像上帝在我周圍環繞著我、監督著我。我自己也認為我不該再這樣下去。我是成為基督徒之後才比較謹慎行事。有人會跟我說：「你的二兒子（kui）就跟你以前一樣，你不要教訓他，當年的你跟他是一樣的。」

我們人回想過去，看似很好，但是想起小時候還是會有很多不好或者令人難過的事情。但是，我很高興我認識了上帝。我總是在想，我如果沒有認識這位上帝，我的所作所為不知道將會有多壞。

### 艱困經歷

接下來，我要敘述我及我的家人所經歷過的困難。我們遷移到現在的新平和村時，我們遭遇了很大的困難。當時我們先到萬安村，並沒有跟著一部份人到武潭村。結果我們養的牛在萬安時就被偷了。那時我們已有七個孩子。之後來到了新平和，沒有多久，我們飼養的豬也死掉了。我們一直碰到這樣的事情。後來我的三女兒，又得了嚴重的腦炎，那時我們很苦。民國六十三年，女兒病癒，我卻生病了，而且是很嚴重的病。那時我在基督教醫院一共動了四次手術。去屏東基督教醫院之前，我先去了潮州的兩家醫院。醫院說：「把他帶回家吧！」。後來一個武潭的人建議說：把蔣長老送到基督教醫院看看！我才到基督教醫院動手術。但是我的病到底是什麼我忘記了，大女兒知道。村裡的人一開始是說：是癌症，是治不好的絕症。後來有一個北葉村的傳道人在我第二次手術時來看我。他說村裡的人都認為將你接回去比較好！當時大家都認為是癌症，所以執意希望我回去，希望在我剩下的日子可以和我講講話、看看我。村裡所有的人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大家都很關心我，當時我生病時，天主教的人也來幫助我。大家都說：蔣忠信不行了，他可能會死掉。所以，他來告訴我村裡的想法，希望我回去。我說：「沒有錯，但是醫院的醫生還沒有要我走，不曉得你就這樣把我帶走好不好？」因為大家看到我瘦得很厲害，他們已經失去信心了，所以來看我的村人都會在最後的時間為我禱告，而大家的表情很漠然(na samali)。可是我母親的親戚tapai說：「每當我想到我的孩子remaliz會年紀輕輕就去世嗎？我總覺得不會的，你

應該不會那麼快就去世的，而且我總覺得我心裡都沒有擔心（neka nu tjalimujav），我還告訴我的天主教教友們說，你們都說hemariz時候到了，但是我卻不這麼認為，而且我心裡一點也不擔心。」後來，我真的就好了。當時是我生第七個孩子時生重病。我開刀時因為太太懷孕，所以她沒有辦法照顧我，而是傅信德及lavaus a Kazangilan照顧我的。那次開刀若不成功，我可能就會死掉。結果開刀後就好了。當時我就是生了這樣一場大病。

（兒子蔣正信補充：我父親是一個很有創意腦筋的人，怎麼說呢？在舊平和的部落，每一戶人都有我們的長工，他做到最顛峰的時候，我們家在深山居然是雜貨店。我們有養牛、養羊、養雞、養豬，我們家什麼都有。我們種的香菇也是最大，我童年記憶非常深刻。搬下來以後他的整個事業、整個身體都垮了，他也曾經風光過。搬離舊平和後真的是筆路藍縷。我記得很清楚，那時牛被偷、甚至於摔死，那時家正在衰垮，我記憶很深刻，因為我已經很大了。我們曾的到台南去收人家不要的稻穀、地瓜，我們是這樣子過來的。

其實搬下來之後，我記得的是我媽媽去採人家不要的蕃薯、稻米，那段時間真的是可憐到那個地步。我父親連林班工作也找不到，三更半夜去偷砍人家的木柴，然後賣到平地做材料。那時是民國六十幾年，我父親還沒有生病倒下去，賺的錢最高記錄是一趟賣出去二十六塊。我當時希望長大之後要賺的比他多，結果他倒下以後，真的就換我去做，結果果真賺到七十幾塊錢，破了他的記錄。父親生病住院那兩年我們家裡每天都很多人，村子裡這些人幫我們開墾、幫我們種地瓜，然後一起採收。有時候是教會來幫忙。採收之後，拿到我們家來，然後開始削皮，然後做成蕃薯籤、曬乾。我們家有四甲多地。

父親病好了之後，家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進補，他住院開刀共二年，要感謝當時在屏東基督教醫院的一位挪威的院長，以前在醫院我們一天到晚會收到莫名其妙的掛號信，到後來我們才知道是他寄來的信，甚至我們家裡很多的衣服也都是他們給我們的。一直到他們年老回國之後，我們才知道他們曾經是這樣的幫助我們家人。

父親出院的時候只有四十公斤重，我抱著他下車。那時我就想都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進補。他說他好想吃一些野味，我年紀很小，也不可能去打獵，後來我們兩個人每天下午去放陷阱，抓田鼠，就這樣子把他的身體給補過來了。父親提到我妹妹生病的事情，其實她的病不是醫院醫好的，是神蹟。醫院已放棄醫治，要我們返家。家裡是一個基督徒家庭，即使在那樣的環境中，也不會對上帝失去信心。把妹妹帶回家之後，我父親聽說有一個人在為人禱告，我只記得他姓林，已經過世了，人矮矮的，是教會的長老，他說我妹妹絕對會好。結果我妹回來時，那時因為村莊很小，大家都彼此關懷，所以全村的人都來了，大家聚集在我們的客廳禱告。她都不講話啦，眼睛發白、往上吊啊，全身都已經不能夠動了。後來那位先生就說我們來禱告。禱告完後，我妹妹就哭出來，還說她肚子餓了。我就對姑姑說妹妹想要吃麵條怎麼辦？我姑姑說她家裡有，我就去姑姑家拿了一大碗麵條給她吃，那時一碗麵條對我們來說是很高級的食品。我們就是這樣靠著禱告每天過活，一直到她好起來都沒有吃藥、沒有打針。她當時是得了流行的日本腦炎。

我父親出院時，醫生一再地交代說你父親的病雖然已經好了，但是他能活三年就已經很好了。他得的是腸炎，他自己不知道。父親現在已經活了二十幾年，而且是越老越健康！)

## 鼻病

可是沒過多久，民國七十四年我的另一邊鼻子就塞住了。那時我在田裡，我就擤鼻涕，一擤就覺得說鼻子塞住了，我一直要擤另一隻鼻孔，但是已經很硬了，都沒有擤出什麼東西來！我就覺得奇怪，我以為有什麼東西進去了。然後再擤，就覺得沒有風進去這一隻鼻孔。我想總會好的、總會好的，結果都沒有好，而且是越來越嚴重。到我六十歲時，我的聲音已經變了，變得鼻音很重。因為那時已經很嚴重了。但是很感謝神，直到最近（七十六年四月）兒子要我去開刀，我就去開刀，才好的。我以前曾去我二女兒常去工作的地方，裡面的一個老闆就對我女兒說，你爸爸的鼻子不好哦！鼻子不通對一個人的身體不是很好哦！如果可以的話，妳可以買那個高麗蔘給妳爸爸吃。女兒（iling）怎麼可能會有錢去買那

麼貴的東西呢？那時她在為我們的生活打拼，她一個女孩子怎麼可能會有辦法呢！

當我動完鼻竇炎的手術，發現我的鼻子通了時，我的喜悅使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大約是八點左右被帶進手術房，到了十一、二點時完成手術。掩蓋我的臉的布掀開，另一個鼻孔已經可以呼吸，我心裡一直感謝上帝。當醫生要離開時，我人還躺在手術台上，我一直說：「謝謝太夫，謝謝太夫。」太夫回答我：「不要客氣、不要客氣。」因為我的高興、喜悅已使我不知所措，所以我人雖然還躺著，但是一直謝謝他。我們人哪！若是解除了身體上的不適，那種心靈的喜悅真的是……。當時他們並沒有讓我全身麻醉，所以當時我是一面接受手術，一面跟他們說話。我的這一生，病痛都會臨到我身上，而且也都不算是很輕微的小病。也許上帝還有事讓我做，祂讓我再好起來。現在我老了，但是我的身體狀況很好。現在我什麼毛病也沒有，只剩下了咳嗽，所以我很感謝神。

關於鼻笛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平和人比較重視鼻笛(lalindan)。以前的人說是因為鼻笛有雙管比較好聽。鼻笛(lalindan)一定要貴族才可以吹。在平和的神話傳說裡只有提到鼻笛lalindan，而沒有提到單管縱笛(pakulalu)。過去在唱唸神話傳說(milimilingan)之時，有人在旁吹奏鼻笛。像kulililili但muakakai的戀愛故事是用唱的。神話傳說中有提起kulililili用鼻笛向makakai求愛。他們住在不同村莊，到了晚上，kulililili就會帶著鼻笛來muakakai的家，在屋外一直吹著鼻笛，吹給muakakai聽。後來他們相愛成婚。神話傳說中kulililili採檳榔吃，將檳榔吐出來，不小心吐到muakakai的衣角，於是moakakai就懷孕了。這就是神話。二人結婚時，大家就採檳榔、採香蕉、採蜂蜜，非常熱烈地準備，因為他們是頭目。

老人家有說鼻笛的聲音就好像是百步蛇的聲音。但是我不知道百步蛇是從那裡發出聲音。聽到牠的聲音時，老人家會說不要靠近，那是百步蛇。我有一次聽到一個聲音便問我的父母那是什麼聲音，他們說那是百步蛇。百步蛇的聲音是

gelin----長長的聲音。大家都說百步蛇突出的鼻子很像鼻笛(lalindan)，或許是從那裡發出聲音的，我們怎麼知道呢？誰敢靠近百步蛇呢？

鼻笛從以前就很受到重視，在神話傳說(milimilingan)中就有了。而百步蛇也是我們的重要象徵，所以也就有些關連，也才說鼻笛的聲音是模仿百步蛇的聲音。鼻笛是從創始就有的(aitsu a lalindan va na qemasi tua viqatsan)。

竹節頂端中間穿洞、用鼻子吹的才是真正的鼻笛(lalindan)。吹孔用木塞(buluk)的是縱笛(pakulalu)，係用一種不會爛掉的樹名叫vus的做木塞。後來因為我的鼻子不好了，我才仿縱笛的穿孔法來製作鼻笛。鼻笛和縱笛的指孔都要斜穿，在按的時候和直穿出來的音會不同。以前的人也都這樣穿，這樣才會抓到原住民的音。我本來有一支非常喜歡而且慣用的鼻笛，但被親戚借走，沒有再還回來，又重新做，使用的是去年就砍下的竹子。因為採竹子要在冬天採較好，在十一、十二月之間最好。但也不可以隨意的砍，要用一種特別的竹子。做鼻笛的竹子有很多種，但是太粗的不能做鼻笛。可以做鼻笛的有lumailumai、qaumaumak、katseva三種竹子。我們田附近剛好長了一些可以製作鼻笛的竹子。

平和村的鼻笛指孔一定是三孔。即使是穿四孔，另外一個孔也沒有用到。我們平和村的歌和鼻笛吹出來的音樂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鼻笛的音是獨立的，不可以配歌。鼻笛中無孔的那一支叫做zemanqav，就是一個音一直走不會改變，也不會有抖音，也不會怎樣。

吹鼻笛只是令人哀思(talimujav)。如果我們是比較會吹的，老人家就會說：這真是令人talimujav。那吹得不好的，他們就會說：這個不令人talimujav。不會吹的人就好像小鳥一樣，u-wa-u-wa地吹，那樣就是不及格(mapulaipulai)。我的好朋友rigiai也有一起學吹鼻笛，但都吹成u-wa-u-wa，於是他就說這可能是你們貴族的東西，算了，我不吹了，後來他就吹口琴了。只有我一個人持續下去。平和的人也都沒有人吹鼻笛了，大家都拿著口琴去追女朋友，但是只有我拿著竹笛。以前學鼻笛的時候，老人家告訴我，怎那樣的音才是對的，我就學那個音。要抓住原住民的心的才是好聽。如果我們隨便u-wa-u-wa的亂吹，就沒有什麼意思了。老人家有一種很喜歡的音，他們聽了會說：啊，那吹的真是令人想哭啊！因為如此，我也才知道我吹的已經有原住民音的味道了。後來我成年了聽到

老人家說只有lemaliz很會吹鼻笛，他才比較會抓住原住民的味道的音。他們很喜歡聽這樣的音。他們會說這樣吹才是我們原住民的聲音，會令人哀思（talimujav）的音。習慣聽鼻笛的老人家聽了都會哭的。talimujav的意思是令人想哭。如果只有一個人而又聽到有人在吹鼻笛就會很容易talimujav。我以前吹鼻笛時，有些老人就會說：「好令人懷念的鼻笛（a-i-ya-a-lalindan）！」會令他們哀思（talimujav）。像現在的老年人都喜歡年輕人唱以前的歌，不喜歡年輕人唱現在的歌。因為以前的歌、以前的古調才是他們習慣且喜歡的。通常老人家聽到鼻笛聲，都會很感動地掉眼淚，對口琴較沒有感情，因為口琴是日本時代才有的。

雙管鼻笛在幾種場合可使用。一為追求女友談戀愛時，一為死亡時也可以吹奏。如果我們不會哭，可吹鼻笛表達我們的哀傷。我現在吹鼻笛用三種曲調。鼻笛（lalindan）算是貴族的東西，以前貴族家的男子都必須學鼻笛。我聽到有關鼻笛的一種說法是頭目死時，可以吹鼻笛，也可以追女朋友用，而鼻笛聲就可以代表他的哭聲。只要是有人死亡大家禁止做事的期間（mapulu）都可以吹奏鼻笛。我們有一個習俗，如果有頭目去世，大概有十天都不可以做事，例如去田裡工作視為禁忌。這段期間吹奏鼻笛可以安慰大家的心。以前平民不可以吹奏鼻笛，但可以吹單管縱笛。像英雄就可以吹縱笛。平民死的時候可以吹縱笛。平常是勇士才有縱笛，以前專門前去殺敵人的一定都是平民，那裡有貴族前去殺敵人？縱笛算是貴族給平民的，但並沒有說平民死時一定得用縱笛來吹，縱笛算是英雄的表徵。縱笛只有一根在tsemiketsikem（就只有主旋律）。我可以確定的是貴族去世時必定可以用鼻笛吹奏。

鼻笛聲（lalindan）像哭的聲音，會令人哀思（talimujav）。如果有人去世而我們不會哭，那鼻笛聲就代表了我們的talimujav哭聲。在喪家的裡面或外面吹都可以，沒有規定一定要在那裡吹。尤其是男孩子不會哭，便吹鼻笛。以前沒有女孩子吹鼻笛，上帝賜給女孩子會哭的本性。他們都會抽泣tsemangid（有人去世時的哭）。人死時我們在喪家待久了，如果心中有些talimujav就可以吹。你要吹很久、或吹一下子、一直重複吹都可以，隨你自己。也不是只限於有人死亡時才吹，即使死者已埋葬了，如果你心裡還是有talimujav，你還是可以吹。

但是只有貴族身份的才可以去吹鼻笛。平和人死亡時和平常去找女朋友吹的鼻笛的調子基本上都一樣。

每個人吹鼻笛多少會有一些不同。例如我們手指的開闔都會有些不同。各人喜歡怎樣按就怎樣按，憑各個人的本領。所以我們硬要另外一個人這樣吹這樣吹，他就不會，因為他想的不是這樣。除非這人一開始是跟自己學的，到後來吹奏的會跟自己一樣。鼻笛的調子也可以用於吹奏單管縱笛。其他村的縱笛可以吹出歌來，因為孔較多。而平和的鼻笛不能吹出歌，只能追著我們喜歡的音來吹。沒有到過學校的老人家比較喜歡聽鼻笛lalindan，因為那才是我們原住民的音樂，他們比較不重視口琴或者單管縱笛。有去學校學過音階的人才比較喜歡聽口琴，要看我們是生在那一個時代。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二、李秀吉 (tsemeresai家名Palius) 生命史

屏東縣瑪家鄉涼山村 (原居泰武鄉平和村)

### 家世背景

我是民國七年生。我原來是平和村人，光復不久我們有八戶人遷移到涼山村這裡，因為那時我的伯父 (媽媽的兄弟) 在涼山結婚，在這裡有不少可耕作的地，所以我們便遷移到這裡，是在平和村的大遷移之前遷下來的，那時我大約是三十三歲。從平和來到這裡的家屋有Kulivu、我們Paliuts、Patsuri、Ramiling、Pulirang、Tauqapav等。但是現在只有七家了，因為Tauqapav (母親的家) 已經併到我們家來了。以前在舊平和村我們大家都很苦 (naselapai)。最早有人遷到佳義，後來大約有十幾戶遷到武潭，接著是我們遷到涼山，最後一批則是遷往平和。其中以遷至武潭的人口最多。

我的母親是排灣村人，我的父親是平和村人。媽媽名叫quzu (家名Tauqapa)，父親名字是sula (家名Paliuts)。爸爸有三個弟弟妹妹，而媽媽有五個弟弟妹妹。他們兩人都是長嗣，婚後母親來到平和村，不過他們當時是兩個地方都有走動往來。後來由於我在平和村做警手，就請村民幫我們把排灣村媽媽的原家搬到平和，主要是將房子的石頭搬了過來，也帶了一些財產，像鍋子啊、甕 (tirung) 啊之類的。我是平和村第一個當警手的 (昭和九年)。我父親的爸爸是puraruyan (排行老二，家名Releman)，父之母是qeselep (家名Tjuvelerem)。

父母是離開原家而重立家庭，家名為Palius，我是這家的長嗣。我也和長嗣結婚了。我的妻子是pailis (家名Patadal)。她有六個弟弟妹妹，但是只有她和老么Qipung有生孩子，qibun的孩子就是孔德新興 (家名Padadal)。

父母生了我和妹妹兩個孩子。妹妹tepelang嫁到這裡的Patsikel家，但已去世了。我和妻子pailis生了兒子pakeliras和女兒venen。長子pakeliras又跟長女lavaus結婚，生了kui、ruzem、tsegav、reseres、muni五個孩子。我們的女兒venen婚入三和村 (中村)。

我的長子在榮民之家做工友。媳婦lavaus已去世了，幾乎是跟著我妻子pailis走的，大概有九年了吧！孫子kui現在在萬安當警察，已經當了十幾年的警察。我的女兒 venen嫁到三和村。她的孩子們大都做學校的老師：ligiyan、lemleman是老師，selep是護士。他們全都是賺錢的人，而gilegilau則在軍中當官。kui有五個兄弟姊妹，大都結婚了，只剩下muni還在家裡沒有結婚。她在基督教醫院婦產科工作兩年了。kui的孩子maleveleve現在在一年級。kui的太太muni是平地人的孩子，但是當她學會坐下時，就被排灣族人收養了。她哥哥也是平地人，他們都講山地話，不會講閩南語。muni現在是幼稚園的老師。kui曾和武潭村的vavauni結婚六年，但是沒有生孩子，就分開了，再和muni結婚。當時是vavauni自己提出要分開，我們並沒有勉強她。

我們Palius這一家和平和村的Garuligul頭目家較有關聯。以前的祖先和Garuligul頭目家是表兄弟姊妹的關係。那個mavaliv頭目家的一些人也是屬於Garuligul家的人。我們Garuligul家才是擁有這個村莊（pu qinalan）的人。以前所有的稅收、納貢（vadis）的東西都是在Garuligul家。

家中最珍貴的財產有這些甕（tilung），一個是妻子的Patadal家來的，一個是我們Paliuts家的。另外有一個甕我們已經給媳婦lavaus的原家，因為她也是長嗣（vusam）。這些甕是從舊平和帶來的，從以前就很重視（sema pazangal）甕。我們平民（qatitan）比較重視tsapaqasi，而leletan（陶壺）才是貴族所重視的。

### 學經歷

我十五歲時當警手，年紀還很輕。原因是當時平和村沒有人會說日語，而我在排灣村有唸了四年書，畢業之後就回平和當了警手。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到排灣村讀書，因為我在排灣也有一個家（母親的家），所以我才可以在排灣村讀書。在我之前學校是唸到三年級為止，可是像makazayazaya（瑪家）就唸到六年級。而一直到我畢業以後，才有平和村的人像samurasan、apilisan等人到排灣村來讀書，我穿過的衣服他們又接下來再穿。在排灣村讀書期間我很少回平和村，只

有當爸爸獵到山豬時我才會回家，也才會在家停留久一點。我爸爸很會打獵，他常獵到山豬（vavui）、鹿（venan）、山羊（sizi）等。

當時警手的工作就是做一些木炭的工作啊，就是燒火用的木炭啊！以前的社眾都要為日本人工作。警手以前都會打人，就是打一些不聽話的人、動作慢的人，還有脫掉女孩子的裙子，對，我曾經脫掉人家的裙子，還將她衣服都脫掉了，因為她被發現和平地人一起未婚而發生關係（na demumak ta pailang）。日本人對於和平地人在一起的女人會非常的生氣（ma tutu a ravats），因為他們認為平地人（pairan）有不好的（kuyan）地方，深怕原住民也學壞，所以日本人對不守規矩（manganga）的女孩子會非常氣憤（matutuaravats）。我就曾經脫了lalui的裙子。她年紀比我大很多，她算是我父親的表姊妹（sangasangan），日本人要我將她的裙子脫掉。他們交代說：要把衣服脫光，站著並兩手往後綁，就綁在道路邊，綁在路邊榕樹下的陰涼處。我們以前當警手的都很會打人，就好像警察一樣。但是現在都不能打人了。那時我還當警手時，五天一塊錢。一個月十五元，真正的警察則是三十元一個月。後來因為我欺負了日本人的太太，所以他們就讓我停止警手的工作，由amurasan、pipi、mailisan他們接替我。我共做了四年警手。我結束了警手工作之後便到山上工作，砍草、種地瓜等等，然後就和pailis結婚了。

我們的一生會有好的（namaquan）時候，會有不好的（na salimsim）的時候，人那裡有一輩子都很好的呢？日本人剛離開時，我們平和村人曾經有飢荒、肚子餓（matsula）的困難（na selapai）經歷。當時有雪害（sulain），……那時也颳了風，那時沒有了草，沒有了樹，土地上都沒有了地瓜葉，什麼都沒有了。一開始平和村人就患了皮膚病（makevin），患者整個人會腫起來，還有痢疾（ameba）。那時候我的大兒子pakeriras已經出生了。他首先是生了tatsu（一種蟲），一種白白的、像頭蝨的蟲，那種蟲（被咬到）會很癢。後來就得了皮膚病，又得了痢疾。就這樣村子裡很多人八十多個人就去世了。像kazangilan這一家就死了五個人。為了獲取糧食，我們村人都會跑到pailus（白鷺村）或到其他地方拿乾芋頭（aqad），我們平和的人曾經多方尋找糧食（ki lami aravats），曾經飢餓過。有些人去偷平地人的地瓜。那時他們回來時還將偷來的東西頂在頭

上，擔在肩上。我們家因為財產很多像大鍋子、被子等，所以都將財產賣到排灣村、萬安村而換取小米。所以我就沒有跟他們去平地偷東西。

我最想念我的四位好朋友。他們是pulek a Paqalius、vikunng a Kuvangasan（這位真的是我從小的好朋友）、lamayav a Mulalaves。我們跳山地舞時都會在一起，他們都是平和村的人。vikunng是我們之中年紀最大的，可以說是我們的頭頭（na qemirad），其他都比我年紀小。現在只剩下pulek還活著！

## 交女友

我差不多十五、六歲時候跟Garuligul頭目家的女子iling（就是Garuligul家現任繼承人蔣美花的父親rangaru的母親）生了一個孩子，名字叫kui，但是在他快要走路時（一歲左右）就生病去世了。也就是在我當警手時發生的事情，那時我很年輕有力（namangaru），生孩子時我年紀還小，並沒有和iling結婚。因為我是長子，我不能（不願意）婚入Garuligul家。日本人說我們的孩子是私生子，所以並沒有登記在我的名字之下成為我的孩子。我總是會想起這件事，因為我使iling懷孕、生子，是很刻骨銘心（pazangal）的經驗。

iling和去世的先生tsugagan生的孩子叫做rangaru。我和iling在一起時，這個rangaru還在搖籃裡、還在吃奶，可以說和我的孩子kui是兄弟。iling後來和泰武村的kuwanl結入iling的Garuligul家，由他協助照顧幼時的rangaru。

可能我不是很會交女朋友的人。當我跟iling交往時，其他女孩子害怕（maqequd）跟我結婚，因為有iling這樣的貴族和我在一起啊！我們當時有一個孩子，其他人不敢來提結婚的事，怕被iling罵（tu gatutuwan）。以前和現在不一樣，跟貴族頭目家的人結婚或在一起很難（pazangal）。現在的年輕人是給錢，然後就對女孩子搞男女關係（ha ngangan tua vavayan），以前是不會給錢的。現在的人就是靠買……付錢交女友（kisutju）。以前交女友（kisutju）就是唱唱歌、吃吃檳榔啊！例如以前我和一個女子kerekere並沒有做出越軌的事情（na ma nganga），而是彼此的老人家希望我們兩人可以成為男女朋友，當時就殺了豬、做了tsinavu（用葉子包小米和肉的食品）彼此交換來吃，這表示我們成為男女朋友。但是後來我被那個iling綁住了（ma qatsai aken ta iling），

就不能隨便地跟其他的女朋友交往結婚。我原來那位女友geregere之後被發現 (natemumak) 和名叫lamayav的男子越軌。以前村中如發現越軌，就會到我們Paliuts家來談 (masasusu)，因為我的父親以前是會長 (taravuluvulungan，帶領、安排村人之事者，日人稱為會長)，而我又是警手。我的女朋友當時真的很可憐 (困窘) (na malimsim)，那時lamayav就說：我對你怎樣 (抱歉) 之類的話，我覺得很害羞 (masiaq)，因為她曾是我的女友。然後就讓他們兩人結婚了。當時她並沒有懷孕，而是被發現他們在一起 (temumak)，也就是說他們自己獨自地交往。他們結婚後生了長女pailis。以前的人都要雙方父母討論 (malavaqe) 才能結婚。如果兩人獨自交往越軌了，這樣就叫做temumak (被發現)。日本時代只要有natemumak (越軌) 就一定會成為夫妻，因為如果男孩子沒有把那個女孩子娶為妻，日本人會很生氣，一定會強迫 (papaqatil) 男孩子娶她。這可以說是日本人的好處，他們認為：你若不要和她結婚，為什麼要玩弄 (ngangain) 人家呢？」即使是很厭惡 (kima suqeralam) 的人，也都要被迫娶成為自己的妻子。所以我們避免玩弄 (menganga) 自己不喜歡的人，因為日本人會逼我們跟她結婚。我年輕時沒有隨便地 (paqetelen) 跟女孩子交往。婚前若沒有做出越軌行為而結婚就叫做paqukuz，而婚前發生越軌行為而結婚的稱為pinatjumak。我大約二十歲時和pailis結婚。

我太太家Patadal有很多糧食 (purami)，許多人都很渴望 (salingalinga) 和她結婚。她們家屬於mavaliv頭目家，她的父親是從patalimuk家來的。我結婚時我們Paliuts家給我妻子pailis所屬的Patadal家一個鐵犁 (kakaqan)，是給女方的財產 (sauzaian)，以前結婚給五塊日本錢就可以了。我結婚時除了給五元之外還有鐵犁 (kakaqan)。我們Paliuts家原來是最貧窮 (malimsiman) 的，但是Paliuts家有四個kakaqan，是買來的。而我母親所屬的Dauqaba家有四個kakaqan，有這些財產是因為母親的兄弟被padain村的人殺死，所以其中一個kakaqan是Padain人為補償殺人而送過來的，所以Dauqaba家也才有財產。我妻子家的財產也都到Paliuts家來了。我睡覺的床也是她們Padatal家的。她們所有的東西、財產都到Paliuts家來了，因為我妻子是長女。我們的婚姻是創造者 naqemati的安排啊！我們將會生子。日本人當時也不贊成我們結婚，因為妻子年

紀大我很多。她大概大我十二、三歲。我二十歲時，她大約三十二、三十三歲。日本人說：你們結婚後你一定會離婚（kituvadai）的。我說：我不會離婚的。就這樣我們結婚了。結婚前我只有到她家拜訪（kisutju）幾次，是老人家的意思，我們並沒有交往很久。

婚後生的第一個孩子生下就死了（kinasevuqan，直譯：指建築物的毀壞），再生一個兒子名叫paqeriras。接著又生兩個又死了（pasaliv 直譯：錯誤之意）沒有存活，女兒venen是最後一個孩子，我們一共生了五個孩子。這一生（（u pinagazuwanan）最令我高興（maleva\ puzangalan）的是我的妻子。你看我都有了孩子，有了孫子。

我的妻子pailis很會做事（ma qamel），所以我才會喜歡她的。因為我們的家裡人都很懶惰（malubi），我的父親以前都只會出去打獵，都不做事！我妹妹tepulang她們有做事，但是並沒有很持續地（segeten）做事。當時爸爸媽媽也都一直往來於平和、排灣，並不太做事。pailis到了我們這裡來，因為她很認真（naki samula）地做事，我們家也才開始有地瓜這些東西吃。pailis的母親是懷孕去世的。當時平和村有很多人都這樣。那時候的平和情況很不好（nakuya），那樣死是非常忌諱（parisi）的，這種情形只能由一個人去墓地將死者埋葬。我太太是八十四歲時去世的，我那時為六十幾歲。我的大兒子現在已經五十幾歲了。

## 信教

我民國三十年離開舊平和時，平和村裡面還沒有基督教信仰。我是三十幾歲時到這裡的。大概是四十幾歲時成為天主教徒。我們以前是做傳統祭儀（parisi）的，後來人家去做信徒，我就跟去了。其實做parisi也是很好喔！有一次我的肚子好痛好痛（saqeu a kiqazal），然後我們就叫了ramasan（女祭師）來，找到了痛的原因，後來我就好了。那時我大約四十幾歲，已遷到涼山村，已成了信徒。那個專門做parisi的後來也成為信徒了！我認為以前的parisi也很好，以前專門做parisi的像lamauan，如果他們為我們做parisi，我們都會好起來。

日據時代平和村人是每隔五年到tsakal（青年聚會所）祭祀，再五年到saralungan那裡祭祀（parisi）。salalungang是一個休息的地方，有守護平和村的一隻百步蛇在那裡居住。我們平和以前沒有五年祭刺球（temulad）。那時我和Mavaliv頭目家的iling已經生活在一起。記得lamauan（Ruvaniav家）是女祭師，專門到Mavaliv頭目家去做祭儀（parisi）。還有一個qeselep（家名Tjatilapan）也是女祭師，另有qeselep（家名Tjatilapan）、kai（家名Salilan）都是女祭師，就好像是很偉大的神一般（kural a tsemas）。我沒有去過青年聚會所tsakal那裡，我的父親才有在小的時候到tsakal去。以前年輕男子都不能睡在家裡，一定要去tsakal那裡睡覺。那裡有人的頭顱，有十個頭顱，但是好的頭顱都被日本人拿走了，只剩下不好、不完整（kuakuyanangan）的頭顱。

當我們還在做parisi時，我們都相信parisi這件事，到了現在我們才沒有再做parisi，現在的人就用禱告了。禱告也很好啊！

### 學吹笛

我以前交女朋友時並沒有吹笛子，只吹口琴。我是遷到涼山村後大概三十四歲時才學吹鼻笛。我有一位父輩（媽媽的哥哥），他的朋友是瑪家村人名叫danan（家名Palimudai），有一支鼻笛。我看到之後就拿來吹，接著我就自己做鼻笛來吹。我遇到danan時他已經很老了，大概六十幾歲吧！他大概是八十多歲死的。danan並沒有教我做鼻笛，我一直看，然後就自己做了。我以前在平和村曾聽過libon（家名Salilan）lalegelan（家名Kazangilan）這兩個人吹鼻笛。我就一直回想那個聲音，心想著應該是這樣吧，就一直吹一直尋找那個音。我是自己想的，並沒有跟誰學過吹笛。笛面的雕刻是我自己研究出來的。

### 關於笛子

我們吹鼻笛時心裡在想那些我們喜歡的女孩子啊！年輕時我們就會想著：她一定在聽我吹奏的鼻笛。不過我年輕時在平和村並沒有吹鼻笛。來到這裡學會了鼻笛之後我就會想：a-i---不知道我在霧台鄉大武（selavuan）的孩子patagav

現在怎麼樣了，她認我當她的父親。她最近有來看我。她是魯凱族的，先生是好茶村人，叫做auvin，他才是認我當父親的人。現在年紀大了，當我吹笛子時，是在尋找（kemin）可以讓我心裡愉快的事情。我太太去世之後，我就沒有再找其他女人了。有很多人喪偶之後仍舊喜歡再婚，但是我沒有這樣。我已經不再喜歡（suqelam）女人了。

笛子吹孔用塞子的叫做pakulalu，以前是一支單管，用口吹，以前必須是有殺過人的勇士才可以吹pakulalu；而雙管鼻笛叫做rarintan，原來是頭目吹的，但我的時代已不限頭目才能吹。以前看過的單管口笛有三個、四個或、六個孔。最多的是六孔，我只會吹三孔的單管口笛。笛子用叫做lumailumai的竹子製作。我做得比較細是因為鼻子不太好，氣也不足了。以前的人吹鼻笛時雙管沒有綁住，現在才綁的。笛子吹出來的聲音要有抖動（migegegel）、似啜泣tsemangid才好聽。

鼻笛（rarintan）是有關talimujav的，talimujav就好像是日語的懷念之意。如果我們心裡頭有一些事，吹吹鼻笛，那麼心中的事也就會釋放（nu mavalulvalul ngite, nu pararintan itjen, masuvarhung itjen）。聽過關於kulilili吹著鼻笛的傳說。鼻笛和口笛什麼時候都可以吹。只要心裡頭有一些心事，懷念什麼人，吹一吹鼻笛，心裡頭就會釋放。如果想起我們的女朋友、親人，就會吹鼻笛，就會說 a-i-a好想念 我的女朋友、我的親人啊！

我有聽說百步蛇（kamavana）有鼻笛（rarintan）。百步蛇真的有一支長長的rarintan在鼻子上，假使這支rarintan稍稍一碰到，百步蛇就會死掉。如果我們去抓百步蛇可以看到那根長長的東西，是從鼻子上伸出去，尖尖的，只有一根。百步蛇那根鼻笛會響啊，會del-del-del地響。百步蛇長大時，鼻子上的那根東西會變大。

我不知道開始吹鼻笛的人是不是模仿百步蛇的聲音。但是百步蛇的聲音是del-del-del地像鼻笛一樣，我們由此可以判斷牠在那裡。另外有一種蛇的聲音是ge-ge-ge。

以前平和村是不抓蛇的，但現在有人會買，所以才有人開始抓蛇。我們小時候連看見小蜥蜴沿著屋子走都不會抓。關於平和的起源我有聽說百步蛇會生出貴

族，所以Mavaliv家的頭目(mamazangilan)就是百步蛇的蛋生的。平和村的 samalumugang地方，是百步蛇居住之處，我們會害怕去那裡。百步蛇他長大了之後就會成為鷹(qadris)。單管縱笛pakulalu的聲音不像百步蛇的聲音，pakulalu的聲音只會響，但不會地響。若是雙管鼻笛就會有那樣tel-tel-tel的聲音，這是因為鼻笛吹出來的氣會在尾端交會，才發出tl-tel-tel的聲音。鼻笛的雙管中有孔的一管是在說話(qivivu)，所以稱作tsmiketsikem。若不按著孔，就不會好聽，就不會說話。無孔的一管叫做zmanrau，就是zmanrau地響，一起響。當有這管的聲音一起出現時，我們就叫做zmanrau。如果沒有它在zmanrau，聲音就不會很好聽。排灣族唱歌時也會有的人在tsmiketsikem，有人在zmanrau，像唱i-na-la-i-na歌時就是這樣同時唱(一為主唱，一為音階較高的陪著唱)。唱歌時可以吹笛，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吹鼻笛，而當唱歌的人一停止，鼻笛聲聽起來就特別好聽。如果有人去世，吹鼻笛不是禁忌。鼻笛聲像是我們的哭聲，所以會吹的人吹起來像是在啜泣(tsemangitsangid)

。單管口笛因為是勇士的，是勇士(qakats)榮譽的象徵，而勇士是會殺人的，所以不可以人在死時吹；而那鼻笛是頭目的，好像在哭一樣，所以可以在人去適時使用。鼻笛不一定是頭目或是其親戚死掉時才可以吹，一般人死也可以吹。以前人死時，旁邊的人差不多有一個月之久不可以唱歌，直到現在成為信徒了，才開始有人唱歌。過去在埋葬之前既不可以唱也不可吹，但埋葬之後，還是不能唱歌，但是可以吹鼻笛。吹鼻笛時有有人哭的。當我們的女朋友聽到我們吹鼻笛，她們也會哭。結婚的時候也可以吹鼻笛，這時候吹才更會讓我們的女朋友哭。我們慢慢地吹，女孩子們就會哀傷思念(talimujav)。

### 三、鄭尾葉 (tsamak家名Paqadrius) 生命史

屏東縣泰武鄉平和村

#### 家世背景

我是民國十八年生，。我之所以叫做tsamak，是因為大部份的老大名字都叫做tsamak，從過去以來就有這樣的習慣。我們取名字是不可以亂取名的，較下階級的人 (aqetitan) 不可以取tsamak這個名字，像平和村的Kavalid家、Gatu家的孩子都不能取tsamak這個名字，而Mavaliv、Garuligul頭目家的名字我們一般人也不能隨意地用來取名。Kazangilan頭目家跟aqetitan的名字又不一樣。我們屬於Livanqav家的人才可以取tsamak這個名字。

我的家名是Paqadrius。Paqadrius家原來是專門做有關於男子打獵的祭儀，也就是說只要Paqadrius家做了祭儀 (parisi)，他們前去打獵便會有收穫。我所知道以前做過這樣祭儀的人叫做lalui (家名:Paqelius)，再來便是tsapatis。我的母親以前是女祭師marada，那個lamauan (家名Quvaniav) 就是教導我母親的人。以前只要平和村的男人出去打獵，我們家通常會得到一點肉、還有獵物身體裡的肺 (va)。平和村可以獲得這樣待遇的只有四家：我們Paqadrius家、Sapai家，Releman家，Girin家 (已遷移至武潭村)。當然這和Garuligul大頭目 (蔣美花) 家得到大腿肉是不一樣的，他們得到的才叫做貢賦 (ki vatis)。在我小時候，Garuligul (蔣美花) 家才是村民給vatis的家，Kazangilan (周春櫻) 家我們並沒有給，因為他們已經被撤掉 (simualap) 了。我也懂得給vatis，過去我去田野打獵，如果抓到的小獵物的話我便會將獵物的ngalal部位拿去給Garuligul頭目家。我還會打到山豬，山羌，有過送獵物給頭目 (pa vaitis) 的經驗。

我們家和頭目家沒有什麼關連，但是所謂的頭目也都是從平民 (aqetitan) 起來的，到後來成為貴族的。但是我的父母親這一代的人，大都是在貴族家的服侍者。祖輩lengai 就是專門替頭目收取平民所繳納的物品。他就是在Mavaliv

家（即現在的Garuligul家）收取平民物品的貴族。tanupak、karekes、vavauni等人都是當時和lengai在一起做事的人。lengai一直到成人都在那裡做事。我有四個兄弟姊妹，最後一位是妹妹lailai。妹妹的年紀比我們兄弟小很多，另外兩個弟弟是lavi跟valavu。

## 成長經歷

### 學經歷

小時候我們一天到晚尋找的就是吃的東西，因為以前我們會操心糧食問題，老是在想接下來我要吃什麼呢？我唸書唸到五年級，我在村子裡的同學有tivausan，lamayav（家名Vigiyan）等。我是在舊平和村唸書，而不是在排灣村唸書。我在當時還懂得一些字，但是畢業之後我就不再有機會看字，以後也就不會了。在日據時代小學畢業之後，就沒有人再繼續讀書了。其實我們這些人雖受日本教育，但是我們都不太會說日本語。當時的老師是日本人及原住民，像maimasan及tsamak a Samuravan。還有amurasan a Aubarat，這個是最會打人的。可是還有一位pipi我們就沒有被他教到，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當我們還是學生時，我們幾乎都是在工作。雖然學校有老師，但是一天到晚都是在工作。中午飯吃過後，日本人稱之為自學時刻，我們必須做菜圃、做地瓜園、做台階。家裡面所教導的則是不要做一個不好的人，要認真地做事。我最記得的是老人家告訴我：你們要認真做事，若不努力的話，那麼你們的將來也不會有很好的生活。你們若不努力，你們將來要吃什麼呢？誰會喜歡像你們這樣懶惰的人呢？我太太會喜歡上我，因為我是一個很認真的人。小時候中午學校課程結束了，我們會打小米，會將小米裡的髒東西吹出來，這通常是女孩子該做的事情，但是因為家裡沒有女孩子，我只好自己來做了。可以說我們從小就學會做事。

我小時候很喜歡寫字，但是我不太會讀書。我也喜歡戲劇，日據時期我還參加過戲劇表演呢！到瑪家去參加比賽，那時候我們也得過冠軍。當我們年紀還小時到外面玩耍，若聽到雞叫聲或者其他的聲音，我會仔細地聽聲音的來源，便可知道雞孵蛋的地方，一有機會我們便可以將雞蛋偷走。以前的生活就是這樣，我

們常偷雞蛋之類的，當我們小時候，大家都會做這種事情的。我和gaqausan以前常常就將Pakalaud家的花生種子挖出來吃掉。garaikai就跑出來說：「是誰？你們是誰？」我們就趕快跑掉。後來我們又跑出去偷了甘蔗。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的。但是一旦長大就會悔改，再也不做這種事情。

我的父母親教導我說，我們不可以不聽老人家所教導的事情。過去我們一定要做得像人一樣（mi tsautsauwan），人家才會把我們當作是人。當我從學校畢業，我常常就是往河川、山裡去抓魚、打獵等，也會找一種藥草，將之賣至平地，這就是我小時候常做的事情。以前我們還在舊平和山上時，我會做的事情很多。我會在河床捕魚，用網子擋住魚。

在我剛成年不久，我們的環境不是很豐裕，但是也不會肚子餓。我就一直思考（kinemenem），我總覺得要工作才行，我很喜歡去尋找可以換得金錢的東西，像ratsev（一種藥草）。我還會在山林裡種植樹木，到了第三年，我便會將樹砍掉，留下枝幹，再過五年又砍掉，如此過了七年之後，我便可以將樹幹上的香菇給採下來。我也會種植adap、pangtsau等作物，等作物長大了就可以拿到平地去賣。這也是我太太喜歡我的原因，因為我會賺錢啊！

我現在的工作是種植芋頭、小米、生薑之類的。我們的田地蠻大的。大女兒和女婿則是種花，但是種花的面積不太。我們不缺乏什麼，雖然我有些高血壓，但是我仍舊可以做事，所以我很感謝上帝。

## 交女友

年輕時候我們總是思考哪一個女孩子才是可以交往的好對象。我們會喜歡所有的人，但是我們找對象總是希望可以找到認真的人。我們會想到底哪一位才是認真而可以成為我的另一半呢？年輕時候對於不太認真、不努力工作的人，我們是不會喜歡的。我們總是可以知道誰是較認真、誰較懶惰！到了可以交朋友的年齡時，父母親總是會教導我們到女孩子家要說我們今天吃什麼晚餐、今天去了哪裡工作等。年輕時候，我們男孩都會彼此推託誰該第一個進門，因為擔心說話說得不得體，因為我們原住民很重視對彼此的尊重。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該如何應對，但是現在的小孩子都不再是如此了。有唸過日本教育的就是一樣。

我們差不多在十四歲左右就知道追求女朋友了，差不多十六、七歲就結婚了。老人家曾經建議我跟 kararu 結婚。他們告訴我說：「你可以跟那個人結婚！」他們都說這個人好，工作很認真。其實她年齡大我四、五歲，他們說：「即使她年紀比你大也沒有關係啊！」過去我的確常往返於她們家。以前的老人家都會這樣子，建議年輕人跟誰結婚比較好。自己的父母親也都會安排該跟誰結婚。父母安排的比較好，若是我們自行交往，那就不太好，和老人家安排的人結婚才是好的，不會像現在的年輕人，還未了解對方的行為，就隨便地和外村的人結婚。

以前我們從田裡一回來，我們幾個好朋友就會聚集在一起，我們就會相邀一起去找女孩子。通常我們就會在人家搭蓋在外面的乘涼架上唱歌。我們去找女朋友之前會先商量決定我們要前往的地方。我們也會先商量好由誰開頭說問候語，我們會彼此推託該由誰來說，因為大家都會不好意思。我們不能不說這些招呼語，這是我們原住民對老人家尊重的表現方式。若不這樣做，老人家會認為我們這些年輕人真是沒有禮貌（manpeqak）。

當我們去找女朋友，絕對不可以直接走去女孩子睡覺的地方，我們都要坐在椅子上，絕對不可以坐床或者走過床，那是我們尊敬的地方。以前的規範、作為（kakutan）真是美好！我們老人家對於你們現在年輕人的作為真是感到訝異（samali）。過去到了晚上我們就不再吵鬧（qemulai）了，我們只會悄悄地小心說話。我們一旦走過人家家門而發出吵雜的腳步聲、拖鞋聲，屋裡的老人家必定會追出來責備我們。他們會說：「你們在吵什麼？是不是帶了東西給我們吃啊？」以前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是彼此尊敬的社會。從我這代以上的人是這樣的方式，後來的都不再是這樣了。以前不限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有幾個，結婚的對象也不會一定是哪一個，到時便有一個人會成為結婚的對象。

記得 kemniun 以前是我們追求的對象，我（們）才是她媽媽所喜歡的對象，而不是她現在的丈夫。她的媽媽並不喜歡她懶惰的丈夫，她是喜歡像我們這樣有房屋、有田地的人。

以前找女朋友通常一天就只到一戶人家，這樣是尊重那一家人。但是若要離開，也需要告知對方及家人現在離開將要往何處去。我們通常都有很多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過去我們不會固定跟一個女孩子交往，即使我當時沒有跟太太交往，

時間到了我還是會結婚的。事實上是老人家在為我們安排結婚的對象，不像現在的年輕人要看是否有感情來決定結婚對象。

### 笛、口琴與情歌

我小時候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們學生會做口笛，並拿來吹奏。我們從小就習慣了製作並吹奏單管口笛，倒是鼻笛我是後來才學習的。當我開始吹奏鼻笛時，我的孩子都已出生了（masu alak anga ken），而單管口笛則是我從小就會的笛子。

過去找女朋友時並沒有很多的樂器，若有的話就是使用口琴，鼻笛是很少人在吹。口笛我從小就會吹，但是在我的年代之後的人就沒有使用了。口笛就如同現在的吉他一樣，可以拿來玩耍、唱歌。而鼻笛是貴族所吹奏的，可是平民也有人吹奏，像 tsamak（家名 Vigian）就會吹奏，有很多平民也擁有鼻笛。過去我們常帶著笛子、口琴去探訪女朋友，我們前去時只能靠著聲音來表達內心的想法，並且希望對方可以開門讓我們進去。

過去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情景是男孩子編織揹袋、搓繩子等，而女孩子則整理月桃葉、整理織布用的樹皮。就是邊做事邊唱歌，對唱啊！我們所唱的情歌都是在要求並表達個人情意。彼此也都知道所唱的內容及意義。男孩子唱歌時都是唱著說：我真的很喜歡你之類的，可是說的方式比較不一樣。譬如說男孩子會說：我真的很喜歡妳，你們會不會都不理睬我（na telai amen danumun inikamun na semumavan）？女孩子就會回答說：如果不喜歡人家，就不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maya mimaulavan nu ini ka mun na natengelai），你並不是真的喜歡我們。還有：如果每一天都像今天一般，那我們都不會感到疲憊。這樣的歌很多很多，不管是男是女大家都會唱歌，也都會回答。以前就是這樣。

以前的男女交往，男生都不可以到女孩的床邊，一定從gaqaliga。以前都沒有穿內褲，但是男生、女生都穿著非常整齊。若是一個女生露出大腿，人家就會說她沒有禮貌。如果兩人已交往很久了，又很久沒有相見了，我們男生可以前去扶著女子的手，用鼻子親吻其手背。但是不可以親手心，是違法的。夫妻間才可以親吻手心。手心就好像女孩子的臉。如果有男生親吻女生的手心，回家之後，告訴父母，父母就一定會處罰該男子。我們必須是非常喜愛我們的男朋友或者女

朋友才會這樣做。彼此分別之後，距離稍遠時，我們就會彼此揮手，到更遠之處時，甚至會燒火讓煙升起，告訴對方我已到達這裡了。

## 婚姻

我和我太太林貴鳳 gelgel 的年紀相差七歲。我民國十七年生，太太是二十四年三月三日生。二人相差七歲。太太過去才真的是很多男朋友，而且大多是長子。當時她為大家所喜愛，但是卻和這樣醜（na teminsel）的我結婚。

（tsamak 妻子補充：他們家裡因為蠻好、蠻多地的，所以老人家認為他是一個很好的結婚對象。vigiyan 的一個女孩也本來是他要結婚的對象，但是 tsamak 的祖輩有來我家，詢問 kivatak，問我喜不喜歡，若喜歡就結婚，若不喜歡就往別處了。其實之前他們男孩子來探訪 kisuju 時，我都沒有多加理會，因為我的年紀比較小。但是當時他們問起我喜不喜歡時，我便回答喜歡，而且可能老天就有意要讓我和 tsamak 生孩子，所以我們就結婚了，而先前的那個女朋友就沒和他結婚。）

我之所以喜歡太太是因為她會織布。過去我會到山上去找一種植物，採回家之後，撥開、腳踏、曬乾而後編織成被子。

我們結婚時，我的弟弟們都還在家，還沒有結婚，父母親也都還在。我們的父親 lamaiav 到涼山去。我之這麼喜歡出去玩是因為家裡人都沒有讓我為工作、家事煩心過。我的事情就是到田間（tsemetsemel）去玩耍。若需跟著他們至田裡工作，我就睡覺睡一天。過去因為尊敬長嗣，所以都不會叫老大做事，即使我結婚之後，家人仍舊沒有讓我為家事煩心（qinutav），我一直都追求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說我過去的工作都是在做可以賺錢的事情。過去我們 Paqadrius 這一家不是很富裕，但也不太貧窮，因為我們有田地，所以也沒有必要為著三餐操煩。我的父母親在世時，他們雖曾說過：以後我們去世時，這個家一定會變得很可憐（namalimsim），因為我們的孩子並不習慣到田裡做事。但是他們死後，我們家的收穫更豐富。因為他們死後兩個弟弟結婚而獨立成立自己的家以後，我變得很認真、很努力地工作。過去的我只會到河裡抓魚、山裡打獵，其他的農事都不做。但我並不是一個懶惰的人，我只是喜歡到河裡、山裡去。

過去我們山上採的藥草，我們拿回家後，先曬乾、存放著，等到很多了，就可以拿到平地去賣。我賣得通常比別人多，假若人家賣了二、三百元，我就有可能達到二、三千元。

家境雖不算苦，但是過去在山上我們常生病。在平和村我們家可以算是生活比較充裕的家，村子裡沒有多少戶比我們家有錢，當然也因為我很會尋找可以賺錢的工作。即使還在舊平和時，我甚至遠到台中去賣藥草（qatsev）。當時我大約是二十幾歲左右。我們會經過豐原，已經靠近苗栗了。我們是搭公車、火車去的。因為那裡有人專門買這些東西。我們甚至曾經雇用過村裡的人到水門或者其他地方做事。從舊平和遷到新平和之後，因為我不會騎腳踏車就沒有辦法將砍伐下來的木材（puluka）運到平地去。所以當時我們養了雞拿到外面賣，還曾賣到一、二千元，所以長女 tjepelang 也才有錢去讀書。那時大女兒要唸國中，後來她再去唸了高中。太太的妹妹們則是過去搭火車送木材到佳冬等地方。以前我們曾有一筆錢，但是當 Qusaliyan 的陳義雄要出來當鄉長時，我們借給他們七千元，以後他們就慢慢地還給我們。不只如此還有很多人都先跟我們借錢，到後來再慢慢還給我們。我們這裡也開始種植樹薯，賣樹薯也可賺得一些錢。後來我再種植芒果，我們家算是最先種植芒果樹的人。我也和老人家（lamaiaiv）一起到外地找桐柚（apuraki），我們甚至到達舊武潭，也想拿桐柚的種子回來種植。我們曾有一些存款，kuwal（村人）為了買車借走一些錢，後來蔣忠信生病，在他最嚴重的時候，他家裡已經沒有錢，我們便將最後的兩千元拿出來借給他們。還好，蔣忠信後來也就好了。

現今生活狀況比較好了，一方面女婿謝水能來到家裡，我跟太太也很認真的工作。我們賣一些山地糧食，我們也就有東西可吃。如果過去我有做生意，也許現今的狀況就不一樣了。但是因為我既不會騎腳踏車、不會騎摩托車，所以就很難做生意。那時也沒有跟大家一樣專門砍木材賣木材。

妻子大約是十九歲結婚，二十一歲生了第一個孩子。我們以前都往返於妻家及我家，因為妻子的姊姊是十四、五歲時生病，當時還沒有醫生，以致於後來走路都不太方便。原本是我們要承繼這一家的，由我們照顧這兩個家。但是可能是神的安排，就有人喜歡她姊姊，她就結婚了。

我的孩子大都已經結婚了，只剩下一個男孩子還沒有娶太太。

### 信仰的轉化

其實我們開始想要改信教是因為每當我們要外出離開村莊，我們都很怕碰到警示運氣的鳥（sisil），會影響行程。後來在大女兒出生後要帶她去佳平打預防針時，我們就改信了基督教。這種 sisil 鳥若從我們走的路上由左而右飛過就是一個禁忌。另外有 gilegil 和 kara 鳥也是一樣。

還在舊平和時，有一些地方是我們認為不可觸碰的禁地，那時有一些已經信主的人便去觸碰。當時我們是抱著看看這些人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心態，後來他們都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我們平和村的人大部分也都改信基督教了。我們結婚時村子裡已經有信徒了。Patjalinuk 家的 tsemetas 和 tsemelesai 結婚之後，他太太 tsemetas 可說是我們平和村開始傳進信仰的人（vana ta kina tua sinzia），將信仰從排灣帶來平和。而他們正是和我們在同一時期結婚的。

我們信仰基督教之後，我們不會害怕（違犯禁忌）。因為改信宗教之後我們就可以追求我們所想要的，不再有任何的禁忌（parisi）。其實當平和村人開始遷移至武潭時就沒有祭儀（parisi）了，因為我們其中一位祭師（paraqalai）valilang 也遷走了。後來 lain 也走了，maisan 也跟萬安的人結婚，所以村子裡就沒有祭師了。lamauan（家名 Ruvania）和 kai（家名 Vikaian）是女祭師的老師。他們才是專門在 Mavaliv 頭目家做祭儀（parisi）的人。有關結婚、糧食、死亡的祭儀都是他們在做。成為信徒非常的好，我們就不再有那麼多的禁忌、害怕。後來這兩個人也都成了信徒。（tsamak 妻補充：以前我懷第一胎時，就曾經被阻擋過，被那種 sisil 鳥阻擋。那時我要去田裡，我已經走很遠了，我幾乎就要到目的地了，但是我仍舊不敢向前，我就回家了。以前我們曾經也在田裡碰到過，但是因為我們已經到了，老人家說只要砍下田間的草，就不會怎樣了。過去有太多的禁忌了。）

### 遷村

舊平和村的人先後遷到佳義、涼山、武潭，最後只剩下五十三戶人家。在許

多人遷往武潭後，連祭儀也無法舉行了。留在舊地對生病者及學生非常不便，大家都說：現在我們的人口越來越少，我們要是再不整村遷移，再過不久我們這個村落就會消失不見了。後來就仰賴一些比較有腦筋的人去尋找遷移地。可是像我們這樣很喜歡做事的人就不太喜歡遷移，因為我們很喜歡也習慣到山上工作。但是，人口真的變少時，大家也就認為：如今人那麼少了，誰還要留下來呢？於是就整村遷移了下來。於是一些有心人便開始討論遷移、遷移何處？他們原本是討論要遷移至 panranran（地名）、以及萬安之上的山坡地，但是有些人不喜歡，不喜歡的就想要獨自離開。後來就有人建議南勢湖（現今的平和），於是每一戶人家就繳錢給要去爭取土地的在上位的人，那時甚至一戶繳到三十元之多。當時我曾經當過鄰長呢！我曾為此而收過錢。但是那次並沒有談成。後來將要遷移時又在武潭村收了錢，這次是一戶五十元，這次就真的談成而順利地遷移至現今的平和村。當時可以說是謝貴省議員幫助我們順利地遷移下來。他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剛離開舊平和時，我們曾在武潭停留過一段時間，那時武潭村人幫助我們，給我們東西吃。（tsamak 妻補充：那時我們都已經成為信徒，於是大家就禱告，祈求上帝給我們一個可以遷移的地方。果然這真是上帝所安排的地方，我們就來到了這裡。泰武村、馬兒村都曾經有意要搬來此處，但都沒成功。我們平和村人差一點就分散在各地了。）

### 最難忘的人與事

我最不能忘記、最會想到的人（inika su raurauraven）是女祭師 lamauan。她真的是一個很溫柔的人，她也是過去常教導我的人。我們 Rivanqav 家的人像這位 lamauan、geregerel（家名 Padatal）都是對我們很好的人，我們不會輕易忘記。還有一位 tavaug a Talialep 是很認真的人，家人都說我很像他。過去只要是可吃的東西，他幾乎都會帶回家給家人吃。對於很關心、愛護我們的人，我們會特別記得他們。

過去我們家有以前留下的琉璃珠，在平民中只有我們家才有琉璃珠，像有頸鍊、長項鍊、紅色的珠子。我們也會將土地視為很重要的東西。而陶壺（jilung）平民就不會有，平民只能擁有琉璃珠。

過去凡是擁有很多大鍋子 (pariuq)、刀 (takid) 的人就表示家裡是很富裕的人，因為這些東西也是財產的一種。以前家境貧困的人家根本就不會有大鍋子的。鐵犁 (kakara，整土用的工具) 也是財產，這些東西在結婚的場合中都是很重要的。我們這一家人以前有土地，不算太貧苦。我的母親 tsapatis 本來是要成為女祭師 lamaowan 的接班人，她曾做過喪葬祭儀。

我過去最痛苦 (selapai) 的經驗是被派去潮州送信，那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na selapai)，會讓我累到哭泣。當時我大約是十四歲左右，要走路走到潮州，而又於當天回來。日據時代時我們真的很辛苦。日本人會吩咐你說：明天你要前去潮州送信。以前若前去潮州送信，通常我們會準備二、三份便當。當我們初遷來此地時，我父親剛過世，我弟弟他們也都成家了，所以變成我必須一個人前去尋找大木材來做房子的支柱，那真的是好辛苦啊！其實剛抵達現在的平和時，大家都一樣，都很辛苦，特別是大家都沒有東西吃。日本剛離開台灣不久有一個很大的颱風，颱風一來大樹都倒下，土地也都吹散了，連提防都吹倒了，家裡的樑柱也都吹壞了。那時風蹂躪 (kulutsi) 土地，颱風過後出現了很多的山鼠，山鼠多到我們都可以聽到它們走來走去的声音。我們種植什麼山鼠便吃什麼！我們大家就沒東西可吃，這樣的情形大概有好幾年！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到山上去採集月桃葉，整理好再賣到有糧食的村落，跟他們換取糧食。我們甚至帶著竹籃子到平地村落的稻米田，跟在人家後面拾他們遺漏的稻穗。我們甚至有吃過草的經驗，譬如一棵樹有剛生長出來的樹枝，我便摘下來煮熟也沒有沾鹽巴就吃了。這樣的情形大約有三年。而又有痢疾的傳染病，這二種天災是同時出現的。唉！以前真的好可憐 (ai-i azua salimsim kasitsuaian)。這是我們碰過最辛苦的時期。當時真的風吹過之後連草都沒有了，那個 lavia (草的一種) 也沒有了，都被山鼠吃掉了，種植芋頭、地瓜也都被山鼠吃掉。有時候我們人就會碰到一些困難 (seralai)。

這輩子最令我高興 (mareva) 的是我能夠結婚、生孩子。還有如果我們有種植一些農作物，假使有收成，我們也會高興。如果我們的孩子非常孝順 (kilivak)，那也很值得高興。假若親戚間相處不好，那就是一件不快樂的事情了。其實我最高興的事情是我和太太結婚以來雖碰到過很困難的事情，但神一

直在看顧著我們。另外我是一個很會生病的人，但是還活到今日。我真的很感謝上帝。我們結婚成為基督徒之後，我們就一直學習唱歌，後來就被華家志帶出去表演，所以我們很高興能夠來到這人世間。後來我就學習吹奏鼻笛，學會之後，也開始到外面表演，所以真的很高興。

如果我們的孩子、孫子不聽從我們的話，我們就會難過、心痛（saqetju avurhung）。我們都會想如果孩子的心跟自己的心是一樣的，也許我的心情就會比較輕鬆（tja satseqan a ku varhung），我們常會擔心孩子（mavarhung）的事情。孩子不聽話就會很沈重、很生氣

（matutu）。我們原住民很重視家族的和樂，假若其中有孩子不聽話，我便會擔心這個家以後不知會變成如何，也許以後就消失不見了。大家一定都是這樣講的。過去我的孩子們都不跟我們一起上教會，我有很生氣啊！成為信徒很好，因為我們可以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假若我們沒有成為信徒，總有一些想法是不好的。

這一生最令我驚訝（samali）的事是可以搭飛機到國外去。一下子我們就到了其他國家，那真是令我覺得訝異。大陸在桂林看到山洞。那個山洞真是令人訝異，大到大卡車都可以進去，裡頭有平原、有水，上面有吊了很多很奇怪的東西。據說那個地方的奇景是世界第一。我最訝異的是上帝所創造的一切。大陸其實也是不錯的。大陸不好的地方是所有的東西都是政府的，即使是我們工作得來的，全都要歸政府。台灣在這一點上就比較好。

## 關於笛子

我們在小時候就吹竹口笛，但是並不是真的會吹奏，只是常會拿來吹奏玩玩。小時候我們幾乎都會做笛子、吹笛子。小時候我沒吹過鼻笛（rarintan），但是後來我看到老人家 tsamak（妻之父）的鼻笛就拿來吹，可是我怎麼吹都吹不出聲音來。以後因為開始有老人家的吹奏鼻笛比賽，於是我便開始參加。但起先我只吹奏單管口笛，後來我看其他人都吹雙管，我就想試吹看看，回到家裡，我便到山上採竹子，回來就製作一個鼻笛，以後就用鼻笛來參加比賽了。單管口

笛（pakuraru）才是我從小就吹過的樂器。以前在民國七十九年我曾去台北表演，那時也吹了鼻笛，那是我剛學習鼻笛的時期。當時華家志就問是否有人會吹奏鼻笛，我說我會，於是我就在當時做了表演。那時有好幾個國家在中正紀念堂表演。這之前也去過三地門比賽，但是因為其他老人家都不太能吹出聲音，所以稍微有些聲音的我就得了名次。從此我就吹奏鼻笛參加比賽。我已參加過好幾次的比賽了，去過萬巒、屏東好幾次了。有一個表演團體也常叫我去表演，最近我就在國慶日時前去表演，當時總統就在那裡。

吹奏鼻笛使我們想起感傷的事情。一旦吹起鼻笛，就會使我們想起很多事情。譬如說當我們聽到鼻笛聲，就好像我們一個人在哭泣，有心事。因為這個鼻笛有時就是很令人感傷（na temalimujav）。（tsamak 妻補充：就好像我們在山上唱以前的歌曲，唱著唱著過去的種種就會一直湧上心頭（sema varhung）。

我吹奏鼻笛時就會想起我們漸漸逝去的舊有慣習（kakutan）、還有我們過去的村莊、我們的一切、想起已去世的雙親及老人，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了，他們都不知道我們留在人世間的人現在究竟如何！特別是老人家聽到鼻笛聲時更會想起很多的事情而無法入睡。我也是這樣子啊！鼻笛就好像我們的歌曲一般。

我們在吹鼻笛時必須要吹得像有抖音（magelengelen）較好，聽起來像在哭泣一般。前陣子，三和村有人去世，我去吹鼻笛，一些老人家哭了。

竹子有很多種，有lumailumai、navunavuk、katsva等。lumailumai和katseva做笛子較好。navunavuk太粗大了，做笛子不好，但可以編織成生活的用具像斗笠（linai）、竹籃子。那個很粗的kavaian竹子也可以做成竹籃子。竹子中最細的是tsekes，然後是vuvulan。tseva就是懸崖的意思，而長在懸崖的竹子就叫做katseva。katseva比較薄，節比較短，若是運氣好，看到較長的katseva也是可以做鼻笛。必須是在多風之處的竹子才可以拿來做笛子。剛長不久的竹子不適合做笛子，會有聲音，但聲音不好。老一點的竹子較好。年輕的竹子看起來青青的顏色，較老的竹子會變色，顏色會比較深，會呈現紅色。找到竹子，不可以拿根部的地方，差不多從中間上面開始才可以用，比較薄，比較好。

在喪禮的時候，和追女朋友時吹的調子是一樣的。以前的人都很會吹，因為他們整天吹笛子。這個鼻笛的聲音是代表哭聲（qaung）。女孩子都很喜歡聽這

個鼻笛聲，她們會說：我的朋友吹著鼻笛來了。雙管鼻笛發出令人哀思的（na temalimujav）聲音。我們去找女朋友時在路上都著鼻笛。還有有人死亡時，也只有鼻笛可以使用，因為這時期唱歌是禁忌（parisi）。（tsamak妻補充：如果我的丈夫死亡，前去送葬的人回來之後，我必須一直待在床上坐著（臉往外，依靠著窗），大約五天，如果別人跟我說話，我也不能用話語而只能用哭聲（lemangits）來回答。五天過後，再用這種同樣的姿勢轉過身子坐著，再五天，我才能下床。）以前的習俗真的很難，為了懷念親屬的死亡，就會吹鼻笛，大家聽了也都會哭泣、哀思（temalimutjav）。如果有頭目（mazazangilan）死亡，被認為是很感傷的事情（paka pulupulu），眾人聚在一起時會喜歡吹奏鼻笛。葬禮也不是一直地吹，如果有人很思念死者（na talimujav），就可以吹奏鼻笛，其他人就會因為思念死者而哭泣。

這個鼻笛也可以在結婚時吹。貴族人家的孩子交往很適合使用鼻笛。當大家聚在一起唱歌唱累了，就可以拿起鼻笛來吹奏。交女友時要去女孩家，會邊走邊吹鼻笛，但當靠近對方家門口時就會停止吹奏。這就好像現代的吉他，似乎在告訴她我來了。我們不必開口說話，這鼻笛聲就好像我們的聲音，我們的心。女孩子就會說：男朋友們來了，我們開門吧。但是，如果女方不喜歡我們，我們吹得再好再努力，對方也不會開門。

每一個人吹的鼻笛聲音都不一樣，按法、技巧都不一樣，氣也不一樣，看個人的本領。吹得越悲哀越好。老人家聽到路上有人吹著鼻笛，有的真的會流淚，然後會說：好懷念rarintan的聲音啊（a-i-a-na-rarintan-a-lingav）！以前老人最喜歡年輕人彼此唱歌，唱到多晚都沒關係。有時聽著聽著就睡著了。

鼻笛不會用來配歌，都是單獨吹奏。以前的人吹鼻笛，都會像比賽般的看誰的氣最多，吹得最長。吹奏這個鼻笛，有時會讓一個女孩因為喜歡吹奏鼻笛的男生而害相思。

雙管鼻笛中無孔的一支叫zemanrauv（或者zemanqav），是配音者；有孔的一支則是會說話的（qivivu）。那支有孔的可以說是在tsemiktsikem。這個zemanqav（無孔的）就是在配合有孔「說話」（givivu）的。排灣族唱歌會跟這

個很像，有一個人主唱，其他人是配音。那位領唱 (paqutavak) 的人就是在說話 (givivu)。我們唱歌的時候若沒有 zemanqav 的配合，那唱歌就不好聽了。

單管口笛 pakulalu 是平民的，而且是勇士 (qakats) 使用的，而鼻笛 rarintan 則是貴族使用的。以前若是平民死亡，不能使用鼻笛。平常無聊時也可以吹奏鼻笛，像我從山上回來若沒事，我就會拿起鼻笛吹奏。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第三章 雙管口笛代表性藝人生命史

#### 一、許昆仲 (pairhang家名Pavavalung) 生命史

屏東縣三地門鄉大社村

#### 家世背景

我們家的家名是Pavavalung，我的父親是vauki媽媽叫做kemniung，我們兄弟姊妹共有七人，我是老大。父親也是老大，他們有很多兄弟姊妹，有三個男孩，父親的第二個弟弟後來遷移至青山村 (tsavak)，爸爸則是留在大社。我們兄弟姊妹有三男四女。我則是長子，所以也就是我留在家裡、守在家裡，爸爸的房子就是由我來守住 (zeman)。

我和太太結婚後又生了三個男孩。我們家都是三個男孩子。父親有三個兄弟，我有三個兄弟，我的孩子們也是三個兄弟。kuliu最大，再來是gitan，第三個男孩是legeai，他們就是我的三個男孩子，然後就只有uai一個女孩。

母親的家名是Tarialan，名字是kemniung，她也是大社村人。母親的兄弟姊妹，有二個男的，三個女的。連男孩子一起算的話母親是排行老四，但是若只算女孩，母親是第二個。這就是我的母親的家庭。而我的太太，他們家有五個姊妹，沒有男孩。本來有一個男的兄弟，但是去世了，太太是排行老二，太太的家名是Rupunayan。

貴族的榮耀 (ligu)、平民的榮耀都不一樣，而我們Pavavalung家是平民，但是我們祖輩 (vuvu) 是專門打鐵 (malang) 的，就是專門做刀、做槍的人，他們很會做這些事，所以很受到大家的尊敬 (namapaqalai)。以前祖輩們為人製刀、做槍，對方有些人會殺豬、做年糕，甚至會給財產、糧食之類的作報酬。因為過去的打鐵匠很少，這就是我的祖輩 (vuvu) 們的榮耀。以前的人都會來要求我的祖父製作刀子 (vuka) 或其他的用具，來到家裡的人絡繹不絕

(nazemazantanuiten)，這是祖父的榮耀。父親也是同樣的情形。父親的道具就放在家裡，使用者雖一直在更替，但是工具一直都在。譬如說我去世的話，我使用的工具就變成兒子kuliu來承繼(sevalid)，我們家的人會製作木質的樑柱(sirangan)、橫樑(sasuayan)，非常會雕刻，這就是我們家的榮耀，真的是我們家的專門技藝，而且從以前就是如此。這樣的遺傳(血液tamuq)從沒有間斷，而長子kuliu也得到了(marap)這樣的技藝，他完全就是接續了我們家族的遺傳技藝。從我的曾祖父(madaman)、祖父(pairhang)、我的父親(vaiki)、我(pairhang)、撒古流(kuliu)，到現在是五代了。我們都是Pavavalung家的老大，家中都是老大比較會做，因為我們所使用的道具都留在家裡，老大以下的是不會帶走的，譬如說撒古流(kuliu)這個老大留在家裡，由他來承繼家裡的道具，二兒子伊誕就不會將之帶走。

因為過去我們沒有文字，所以我們的話(kai)都是父親的父親用說的方式傳續下來的。據父親過去曾對我說的話(kai)，若以前的人很會做木雕、石雕、打鐵之類的，而他們的孩子或孫子都在四周觀看，他們就會了。過去也沒有學校，小孩子一直看著親人做該技藝，他慢慢地也就學會了。也因為的確有這樣的遺傳(血液tamuq)，腦子也很會思考、研究，他看別人的作法，將來他自己便可以學得起來。像以前的人，沒有人去學校學過這項技藝，但是他們都是很會做房子的架基、橫樑及木柱。會的人就會做，不會的人就是不會。不會這項技藝的人即使叫他做小刀他也不會，會這個技藝的人，便能輕易地做好，而我的兒孫們便是這樣子，很會做這樣的技藝。我們大社村裡也有人會到河裡找石頭、撿石頭，但是他們不會雕刻。但是真正會雕刻的人，他知道怎麼樣的石頭才是好的。所謂的好石頭是指雕刻師可以看出石頭何處會自然龜裂，又會裂成幾片；而不懂的人可能把會四分五裂的石頭帶回家。

曾祖父madaman開始，Pavavalung家就是會雕刻又會做刀子。以前人們到田裡找木材，譬如做樑木、橫樑的高大木材(大約20—30呎)，儘管所有的人都帶著斧頭、帶著工具，但若沒有那一位會修飾、雕刻木材的技師在場(鑑定木材的好壞)，他們絕對會放下木頭就回家了，甚至就不去山上找木材了。必須要有雕刻技師在，他們才會將木材帶回。

像Pavavalung家這樣擁有技藝的人，可以叫做itanulima吧！就是「很多手」的意思。像很會說故事的人我們就稱做rukaiyan。而像我們這樣什麼都會做的就叫做itanulima（巧手的人）。譬如我們家若有很多財產、很多傳統的物品、可能人家就會說：「也難怪他們家有那麼多財產，因為他們家是itanulima。否則他們就不會有那麼多琉璃珠、陶壺、刀子」。可是有很多糧食、小米、農作物者就不叫做itanulima，應該是說rukisamula（很努力很認真的人）。可是很多刀、陶壺、頸鍊、長鍊、很多傳統衣物，也就是什麼都有，不缺任何東西者，人家就會說：「像他們這樣itanulima的人，怎麼會沒有這些東西呢？」我們原住民將琉璃珠、陶壺之類的東西稱做財產（sauzaian），而小米之類的我們做稱做糧食（rami），在農田裡的農作物則稱做kikavetsengel。（兒子撒古流補充：很會講神話、傳說的人叫做rutjautsikel，亦即不是用手去做而是用嘴巴去說的就叫做rutjautsikel。部落裡就是有這兩種人，善說的和善做的。這兩個身份在部落裡的地位雖是平民，但身價是很高的，像貴族會就會用高價來聘請他們雕刻。這根南部排灣族是有一點差異的。南部排灣族好像是貴族家族才有雕刻。在我小時候的印象，村裡好像有三家打鐵的，我們家是其中之一，但是打鐵之餘還做其他事像雕刻的就只有我們這一家。）

## 命名

我的名字是pairhang，是從我父親這邊來的，而我的名字也就是父親的父親的名字啊！我母親這一方並沒有為我再取一個名字。pairhang這個名字我並不知道除了我祖父之外，更早的人有沒有使用過這個名字，但是現在部落裡使用的人倒是蠻多的。目前使用這個名字的也都是從我們家分出去的親戚所取的名字。

以前的人在命名上大部份是這樣的：譬如一個打獵常獵到熊（tsumai）的人生了一個孩子，他便給孩子取名叫做tsumai。很會獵取鹿的人，孩子可能就取名叫做purakas，因為鹿都長有很多角（purakas），所以把孩子叫做purakas。也就是說一個人他擅長何種技能，他便會以該項技能作為孩子的命名。雖然我的父親沒有對我說過pairhang這個名字的由來，但是我想很可能是因為我的vuvu們認為我的祖父看起來很聰明（tsauwan），他的聰明可能像平地人一樣啊，所以便

將他取名為pairhang。因為我們家的聰明才智（tsaquwan）就好像平地人（pairhang）一樣，這是不容質疑的（ini ka sika rumale）。譬如一個女孩子長得很漂亮，她的父母親可能就會為她取名叫做livan（和竹子有關）。

我們原住民（katsalisian）並不是沒有規則地取名。我們不能以別家已使用並且是該家人所擅長的特殊名詞或詞彙來命名，否則他們會來和我們吵架！譬如說妳生了一個孩子，妳覺得（pu）rakas這個名字不錯，而為孩子取了這個名字，但是你並沒有抓過此獵物，人家可是會敲妳頭的。人家會說：「你怎麼可以隨便取名字呢？你的獵物（rakas）在那裡啊？難道不會不好意思嗎？」

我的長子kuliu（撒古流）的名字是來自我母親的父親，他也叫做sakuliu。用sakuliu這個名字的人是一個很能幹的人（ngarungaru），他常獵取山豬，是一個打獵英雄。如果一群人一起去打獵，sakuliu這個人一定是第一位獵到山豬的人。我的祖父（母之父）非常能幹（ngarungaru），大社村的人都知道他，說起他都會覺得不好意思（masiak），特別是提起打獵之事，他們都會不好意思。他們說如果sakuliu出去打獵，一定都是他獵到東西。像他這樣能幹的人，叫做ngarungaru，不是pupitsul，pupitsul是說很有力量、氣力，是指可以扛小米、扛很多東西的人。我們排灣族Raval系統這裡所謂的ngarungaru是指一位即使面對敵人、山豬也不害怕的人。（兒子撒古流補充：力量方面叫做pupitsul，智慧方面叫做matsaqu或puquru，而智勇雙全則叫做ngaru-ngaru。我的名字sakulu我將它翻譯成首當其衝者。我聽我母親說我名字的由來是這樣子的：以前我母親生了兩個小孩都死了，所以生我的時候，看我那麼瘦弱，面臨死亡邊緣，後來他們就從祖先這邊來尋找有沒有比較勇敢的祖先，也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祖先，可以用他的靈魂...，好讓惡靈不要再傷害到這樣啊！希望能夠強過惡靈的能力啊！他們就挑祖先的名字，好像只有sakuliu這個名字是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後來他們就用了這個名字，這是我祖母跟我講的。）

我們生的第一個孩子sakuliu這個名字是用我家這邊的名字，第二個孩子gitan則是太太家的名字，我們也會不好意思不給太太家的名字，也算是一種對她們家的尊重，我們原住民有這樣的習俗（kakutan）。（妻子補充：我們生孩子時，第一個孩子總是取父方那邊的名字，就像sakuliv的名字是從先生pairhang

他的祖輩（母之父）那邊來的名字，我們嫁過來的女孩子不會爭取先用自己家的名字，我們女孩子這邊的名字是後來的孩子才可以用來取名的，這樣應該說是對先生家的尊重。我們排灣族raval系統在命名上是很重視的。）

其他地方的說法是說第一個看見太陽的孩子為家的接續人，但是在我們大社這裡不管生了多少的女孩，只有男孩子才可以留在家裡，承繼家族。為什麼會這樣？難道我們不疼愛先出生的女孩嗎？如果說一個女孩子她是老大，我們讓她留在家裡，她結婚的時候男孩子會婚入家裡，這樣的話有時候男孩子就會成為老大，並改變了女孩子家原來的家族。因為女孩子通常都比較不會跟人家爭取，比較不會處理各式各樣的狀況，像爭取自己的田地、爭取一些該爭取的權力，婚入的男孩子就很可能會改變家裡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們raval比較不喜歡女孩子留在家裡承繼家屋。如果現在反過來，我太太是老大，而我是婚入她家的，但是因為她比較不會應付各種狀況，所以可能我就會開始改變這個家，到後來這個家可能就不再是Pavavalung家了，因為我是男孩子。即使第一個孩子是女的，我們為孩子命名仍舊是要取爸爸這一方的名字。但是如果男的婚入女家，可能我就會一直改變成屬於自己家的名字，這樣到最後這一家就不是Pavavalung家了。排灣族raval系統這裡也有婚入女家的男子，那是因為該家都沒有生男孩，才會找一個男子婚入自己的家。（兒子sakuliu補充：所以原則上是老大的名字一定是用爸爸這邊的名字，老二是媽媽這邊。長子以後孩子的命名父母雙方會討論，譬如說雙方的某一個祖先的名字將要失傳了那可能就會用該名字，這時也就不會在意是用母親這方或者是用父親這方的名字了。還有一種例子，就是要看做爸爸或做媽媽的人的表現。如果實在是很有才能，是部落公認很有表現的人，那就給他取一個特別的名字，老人家不會有意見。男生入贅的情形也難避免，而家族的名字也有可能外流。如果外流到第二代、第三代，如果這個名字不是特別重要的，旁系的會把它放棄掉，因為當家的人會繼續使用。）

### Pavavalung家與頭目的關係

我們大社村真正的頭目(mazazangilan)是Matjararap家，而不是Tarimarau家，也不是Tjumararats家，而是Matjararap家。（兒子撒古流補充：Matjararap

家就是在創世時代，當tjakivalid家撿到陶壺後，就請村落的Matjararap家去餵養從陶壺出來的小孩，也就是那個開天闢地的頭目的小孩。Matjararap就是榕樹的意思，這家就是我們的直屬頭目，而媽媽這邊的關係頭目是Tarimarau。

我們大社的平民不是只屬於一家頭目，他們各分屬於不同的人家。像我的母親是從Vavaliu（或者Mavaliu）家出來的，父親是從Vikian家來的，他們兩家都是被社眾所尊敬、被舉起（aruaruin）的家族。

我父親的父親之源頭Vikian家是從tuvung（青山村）來的。Vikian這個家族就是當時撿到陶壺那一家（Tjakivalid）的弟弟所屬的家。山上的老人家說是我的祖先Vikian家發現陶壺的，因為他是弟弟，所以沒有把陶壺抱回家。但是千年之後，還是讓他的子孫們在這方面有這個才能，像我的兒子sakuliu便研發出製作陶壺的技術。老人家也有這樣的說法。Pavavalung家是從Vikian家分出建立的新家，但是我不知道我們分出來之後到現在是第幾代。

成長經歷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剛才提過我們有七個兄弟姊妹，我是長子。那時我們還是必須要到山上工作，小時候我就開始幫助父母親上山工作。那時我的兄弟姊妹們都還很小，我揹著比我小的弟妹，還扛著採收的地瓜、木材等。到了稍長時，因為我從小就習慣做事，只要稍有一點光亮照進窗戶，我早已起床準備到田裡去了，幾乎都在山上煮飯而不在家裡煮，這就是我從小的生活。也因為這樣，一直到現在我都習慣早起，父母親從小對我們的教導就是我們不可以懶惰（nakuya maruaditen），不可以不努力（nakuya ika kisamulaiten），所以我們兄弟姊妹就遵從父母的教導一直都很努力、認真地工作。等到長大了，也因為過去的努力，女孩子們的父母便會對自己的女兒說：像這樣努力工作的人，才是好的人、好的對象。如果我們是不認真的人，一旦我們前往女孩子家去探訪時，對方必定不會喜歡上我們的。我雖然長的不是很好看，但是我是一個很認真的人，所以我太太才會喜歡我。

我父親很會從事工匠的工作，所以我在年輕時候就已經學會打鐵、製作刀之類的工作，這就是我成長的經歷。

## 學吹笛

我在十二、三歲時就向父親學做笛子，當時父親大約有二、三十歲吧！我的父親就跟我一樣從小就會吹奏口笛（palinged），製作笛子。而且即使結婚了，他也沒有放棄吹奏或者製作笛子。父親也會吹奏及製作口簧琴、弓琴，但是我只學會了吹奏口笛。

過去父親吹奏雙管口笛或製作雙管口笛或者口簧琴時，我都在一旁觀看，所以我會製作和吹奏雙管口笛。父親在平時常教導我笛子該怎麼製作！父親告訴我笛子要多長，塞子要多寬，該如何穿洞之類的。他時常教導我。所以我會製作笛子，而且可以製作很漂亮的笛子。當我和我的朋友們吹奏笛子時，我的笛子、笛聲總是最好的，這都是因為父親教導我的緣故。

父親對我說：這個雙管口笛不是隨隨便便拿來玩樂的，即使我們結了婚、生了孩子，這個笛子都要保存好（tasineqed），等到我們年紀老了，我們便可以藉著笛子回憶過去年輕時候的種種，並不只是拿來找女人，而是拿來回憶過去年輕的事。因為父親這樣說過，所以我從沒有停止過吹奏口笛。一直到我結了婚、生了孩子，每當我想起過去，我就會待在家裡吹著口笛。我在家裡或從田裡回來，就會拿起雙管口笛吹奏，吹完之後，我會把它存放好，所以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忘記如何吹奏口笛。我的朋友們，他們一結婚就不再吹奏口笛了，所以到了現在他們就不太會吹奏了。現在還有多少位可以像我們這樣都不會忘記（malim）過去的事情，想起（kipaqenetan）過去的事情？我們很難（pazangal）放棄（temaula）過去的種種。

我一吹奏笛子就會想起我年輕時代的事情，像我和朋友們的相處，曾在一起的玩樂的經驗，就是這樣啊！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會令人憶起過去的事情

（makinemeneman）！但是，這個笛子啊！我們吹出來很好聽，但是我們卻也不能說因為笛子很好聽就帶著它到處去拜訪女孩子，隨隨便便做一些不該做的事

（peneqetelan）。這個笛子可以拿來回憶過去的事情，一吹奏起來心情就會變得很愉快、舒服（mesaruquwak），身體如果不適，吹奏起來也會變健勇

（merakats）、開朗起來。我們就不會隨便地罵自己的親人，我們若肚子餓吹奏

起來也就不會餓了。如果身體疲累，一吹笛子就不再感到疲憊了。我們會記得過去上田裡的事情，我們的田地啊，我們過去的房子，還有已去世的好朋友，那種曾是自己非常好的朋友而已經去世，那些我們曾經做過事情的種種，像去打獵、去抓魚種種的事情，我們不會只記得一件事情的！過去我們不是沒有碰到過困難，因為我們大家都在做事，都會有扛木柴的經驗，辛苦地為著三餐奔跑，到山上工作，回到家裡還要打小米，打稻穀之類，過去我們大家的生活都不錯，但是我們都會覺得辛苦，而像這樣的辛苦、勞累（zeliyan、lulayan），過去只要是人都會覺得辛苦。過去我們沒有鹽巴、沒有火苗，什麼都沒有！

以前我們男孩子去女孩子家探訪之時，我們會一直待在外面吹奏笛子，過不久她們的父母便會叫我們進去家裡面坐下。雖然我們都沒有開口。但是這個笛子就好像在說話一般，女方的父母就會說進來吧，我們來談談天。這個笛子就好像在說話、在唱歌、像在打招呼、也可以表示高興。另外一個用處是如果有害怕的事或者心中有什麼不悅的事，我們就吹笛子，心情就會好些。聽了笛聲也可以使人解除疲勞。它是非常可以讓人解除勞累的，它的聲音有極深沉的意義在裡頭。它表達的意義似乎是從骨頭發出般的聲音。聽到笛聲的人即使已睡著，聽到了一定會醒來；即使眼睛是閉著，人已躺著，但是他的耳朵還是開著在聽。

我很清楚知道製作笛子的方法，因為我跟父親學過了。而現在我則是教導兒子伊誕製作笛子的方法，就好像過去父親教導我一樣。現在伊誕正在學習當中。至於烘烤笛子也是我跟父親學習的方法。

這個竹子不是自己種植的，只要是深山的竹子（qau）都可以拿來做笛子。竹子拿回家之後，先放著，枯了之後才可以做笛子。如果還是生的時候把它拿來烘烤，它就會裂開。乾了之後，再烘烤就會變得有點黑黑的。這是原始的顏色，並不是噴漆的，也洗不掉。中間那個塞子是用比較硬的樹枝做的，軟的不行。硬的木材切斷時，中間是亮亮的、滑滑的；軟的木材切斷時中間不會那麼光滑。

雙管口笛不是只有找女朋友的時候才可以吹，跟朋友（男的朋友）玩耍、聊天的時候也可以使用。有人死亡的當天不可吹，可是過了幾天就可以吹了。我們不是在喪家而是在路上吹。如果有人死亡不管是不是頭目，若聽到了這個笛聲，就好像是聽到他們在哭一樣。我們大社村有很多人會吹奏笛子，但是我們所吹奏

的方式、按指孔的方式都不一樣。很多人都可以吹出聲音來，但是這其中又分為吹得很好的及吹的不好的。有一些人真的吹的很不好，吹出來的音調都一樣。但是每一個人按合的方式都不同，所以吹奏出來的聲音也都不一樣，要各憑本事。有一些人吹出來的聲音會令人喜歡（natemengelai），有一些令人生厭（nasumuqeram）。如果說我們一些朋友在一起吹奏笛子，吹奏得比較不好的人就會放下笛子不再吹奏。他會說：不吹了，讓厲害（matsaqu）的人吹奏好了。老人家都對我說：你的父親很會吹奏笛子。在大社村如果你們問起別人誰是最會吹奏笛子的人，他們會告訴你們，但是他們是不會對我說的。

### 交女友

我在十二、三歲時學習吹奏笛子，到了十七、八歲便開始到女朋友家去探訪，這時我已經很會吹奏口笛了。過去去女孩子家時，我們總是帶著口笛。那時候我們沒有電燈、沒有好看的衣服，但是如果我們吹得naqemaulyan、令人喜愛（natemngelai），老人家們、女朋友聽到了笛聲，他們就會覺得qemaulyan ta nungiten、talimutjav ta nungiten。我們吹奏著雙管口笛，天色有些晚，當時既沒燈光又沒火光，老人家、年輕女孩們都聆聽著笛聲，這些聽的人就會有qemaulyan的感覺，也會有talimutjav的感覺。可是若出現了一個喝酒醉又吵鬧，隨便說話的人，老人家就會生氣。qemaulyan的意思就是：譬如說有一個人吹奏笛子，有老人家、女孩子聽這笛聲，吹完之後，聆聽此笛聲者仍舊渴望再聽到這樣的笛聲，這種感覺就叫做qemaulyan。talimutjav則是譬如我們看天色有些暗，或者是陰天，這樣的天氣讓人的心情有一種感覺，這樣的感覺就叫做natemalimutjav。

如果一個年輕人會吹笛子、又會唱歌，而且行為舉止都很謹慎，平常不會亂說話、也不會跟人家吵鬧、打架，很尊敬老人家、朋友、兄長或者我們的女朋友們，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是很好的，老人家會很喜歡這樣的人。

我年輕的時候，我們都是很多人一起去找女朋友，但是到最後都要看女方的雙親認為哪一個年輕人好，哪一個才是女孩子交往、結婚的對象，這是一種方式；另外一種是如果一個女孩子有三、四個男孩子喜歡，這幾個男孩子中任何一個都

可以主動地先去女孩子家詢問女方雙親說：你們喜歡我們嗎？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會過去正式提親。如果對方的雙親答應了，我便可以正式地去提親。當雙方父母都同意時，最好是女孩也喜歡對方，如果她是嫌惡（sueram）對方的話呢？以前的女孩子都非常保護、尊重自己（kipaula）。如果出現了一個她所不喜歡的人，會一直難過哭泣。

現在我們若有了喜歡的人，只要打電話給她，然後就騎摩托車去找她。可是過去都沒有這些。我們也沒有去工廠的經驗，每當從山上回來之後，我們就會和自己的好朋友去找女朋友，大家在一起談天玩樂。我們不一定是在自己所喜歡的女子家裡一起唱歌、跳舞、跟老人家談天。今天在這家唱歌玩耍，明天可能就到別人家裡去了。所以我們不會只有一個女朋友，不再換人。過去父母教導我們說：我們不能只到一個人家去探訪，不管哪一家人，我們都必須要親近他們

（kisetjaru），跟他們說話。所以過去不管是男是女都不會只有一個女朋友或男朋友。當我們在這裡吹奏笛子時，隔壁的老人家聽到了，他會問：這是哪一家的孩子啊？在路上我們也會吹奏笛子，當然大家都會聽到，所以老人家都會知道我們是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人（tunapaqet lengan）。我們跟老人家談話時，他們就知道我們的行事為人。我們不會只找一個女孩子去探訪。當我們到女孩子家去探訪時，一到達門外，老人家一定會邀請我們說：進來坐吧！進來玩玩吧！這家小姐也可能會邀請我們進去坐坐、唱唱歌之類的。

往昔我們男女在黃昏時不能單獨出外晤談，假如被老前輩們發現了，就會被誤會，認為男女青年已交往親密而發生關係了，會儘快通告雙方父母、親友談判協議，男方會受嚴格的斥責，以酒賠罪，嚴重時還要殺豬和解，所以男女出外時都要幾位朋友陪伴才好。

## 結婚

到了二十歲，我就結婚了。我的妻子年輕時曾有兩位男友，曾經由家屬親友協議，同意訂婚、送禮物，只等擇日按傳統跳婚禮團體舞。但是，我的妻子因很不滿意他們的為人而逃婚。據說當時雙方父母都有親戚關係，才協談同意婚事。那二位男友都是我的國校同學，但我的妻子那時不願結婚而哭泣逃婚，這事實全

部落的人都知道。其實那二位男朋友都比我更好，只是沒有緣結合生孩子而已。

當然，這是有造物主在冥冥中安排我們成婚，在世有緣結合並生下孩子。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二、林石張 (tjivurangan家名Tjaugadu)

### 三地門鄉德文村

#### 家世背景

我是民國三十一年生。我的名字叫tjivurangan，我父親是uliun，我們家的家名是Tjaugatu。母親suiniu婚入Tjaugatu家。

德文全村叫做tukuvul，分為幾個聚落。我們這個聚落叫做kalis，上面是paupaul，下面聚落是kalanguzan（真的在下面地方的意思）。下面有兩個聚落tseputsepu，和村口的叫做kunilini。這裡算是中間，上面叫做pagelu，下面是kaumaqan。最早在德文這裡成立村落者是來自霧台的人，他和大社的人結婚，之後從大社來到這裡成立村落……，直到lilau (tjiluvekan) 結婚了，那裡才被稱做kaumaqan。那位和大社人結婚的霧台人因為和他的大社親戚過來德文，所以我們就被認為是來自大社的人。

我們karis聚落是德文村第八鄰，我們的大頭目在青山。老人家告訴我的說法是：當初因為德文村這裡有很多頭目，於是我們想遷移，想遷移至kalapav，就是賽嘉過去的平地，現在那裡都是住平地人。那時老人家還未尋找到遷移的地方時，青山村的大頭目聽說我們要離開德文到平地去，他就出現在我們臨時停留的地方。當時他手上戴著傳統原住民的手環，於是他將手環拿下來，送給我們karis的人。他的名字叫做varaluvai，家名是Rurauram，也就是王慶林牧師的爸爸。那位大頭目就吩咐我們搬至現在我們所住的地方，以前這裡是空地。

我們Tjaugadu家是這裡頭目的daulep。所謂daulep就是頭目結婚時他們會將部份物品（例如和外村的人結婚會有像鐵耙、大鍋子這樣的東西，還有糕avai及帶來的肉之類）分給我們；頭目若要到別村，我們是專門幫他們提背袋的人。村子裡若有人要結婚，男方給的東西lagarau都必需經過我們這裡。lagarau是女孩子用的，是在結婚時做的放在頭上有小辣椒的頭飾。這是過去老人家制定好的

習俗(kakutan)。或許當時頭目認為我們這家是比較合適就讓我們這一家擔任這事，而且這daulep身份也不會再改變，雖然我們家現在比較貧窮(或者人口不多，mapulu)，也許頭目想換其他人來做這樣的工作，但是他們不可以隨意更改，這樣的工作是世襲的。如果說我已去世了，就由我們的孩子來接替。這邊最大的頭目是Vavulengan家。daulep也就好像是保護頭目的仕衛。德文全村有五家daulep。但kalis這一個聚落就只有我們這一家是daulep。我們家是平民atitan。這邊的平民叫做atitan，不叫tjalalak。只有比較是接近頭目的叫做tjalalak a mamazangilan。他們說只有平民可以當仕衛daulep，那貴族是不能當仕衛的，那樣的話會爭吵。我們算是平民(atitan)中帶領大眾、安排大眾事宜的人。通常他們會聚集到這我們這裡來討論工作事項、怎麼做才好等等。也可以說是藉著我們來和頭目交談、對話和幫助頭目。每一個村落都有其貴族頭目，他們有權去採一點人家所種的農作物，但不是全部，但別人絕不能採收頭目所種的東西，否則一定會受到重罰。

## 成長經歷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學經歷

我是老三，我之前有兩個姊姊，後面是弟弟、再來是妹妹。我唸國小三年級時，我的父親就在蓋房子，那時已經是國民政府了。我應該是在我母親的哥哥去日本時出生的，所以可以說我有經歷一點日本時代。等到母親的哥哥回來時我已經會爬、在學走路了。等我父親蓋完房子，我便畢業了。我一直跟著他們做事，主要是照顧我們家的牛，而我的父母親做田裡的農事。我們很少吃白米，大多是吃地瓜。

我從小就跟我的父母一起上山工作。成為青年服務隊後我就開始參與打獵活動。通常去打獵大都會走五趟：到那裡兩趟，又一趟去放陷阱，再一趟去拿收穫物。若是收穫比較多，我們會過夜在那裡煮食東西。有時長達一個禮拜，也可以三天。這就是當時父母還在人世，我和他們一起做事的情形。父親若獵獲了兩隻，我就會獵到一隻。父親三隻，我則二隻，父親五隻我則抓四隻，我不可以超越我

父親的成績。父親生病之後，便只剩下我一個人前去打獵、看陷阱，那時我十八歲，而當時和我一起去的是我父親的兄弟。父親死後，我便放棄了打獵，開始做輪工的工作，當時我們輪工的價錢只有十五元。我們從十五元開始做，然後三十元。三十元的行情時，我大約有二十幾歲了。當時的工作是砍木柴，當時我們就砍下來、捆起來再抬到卡車裡，是要做成木炭的。我大約能抬八百公斤，這樣就已經很重了，但像三十幾歲的壯年人，他們的記錄大約是一千兩、三百公斤。不會有朋友們合夥做，大都是單獨一個人在做。當時我就是這樣跟著大家一起做事的。

我的快樂是大家都很喜欢我，像如果我的朋友們結婚，大都會找我當伴郎(朋友、qali)，我會為他們唱歌，因為我會一點歌唱。以前找女朋友(kisutju)時，都會有男有女，大家會彼此對唱。我也都會參與跳山地舞，我們可以跳三天、四天也不用睡覺。

我的雙親都很會唱歌，我們去山上工作時都一直在唱歌。若有人結婚時，我也會跟去唱歌。我會唱唸傳說故事(mirimiringan)，是跟爸爸學的。爸爸很會啊！爸爸說著說著我們就會睡著了。

## 結婚

我三十歲時結婚。太太是下面kaumaqan聚落的人。我結婚時我並沒有錢，當時我結婚的花費不到五千元，大約只花了三千多塊錢，而那時別人結婚已經需要一萬多塊錢。我們結婚之後，很快就懷孕了，我們夫婦兩也很努力地上山工作。就是挖木薯啊！那時我們也有牛，我們都運送回家。到了我的大女兒稍微長大，我們便買了摩托車，那她尚未婚的姑姑就在家裡照顧她，我們則是輪工啊、採草藥啊、買摩托車。我還能說什麼呢？我們蠻貧窮的。

我們母子所走過的路都很孤獨、很辛酸(na mapulu)。我父親死時我還沒有結婚，當我生一個女兒時我母親也去世了。母親去世後隔一年我再生了第二個女兒，我們現在有兩個孩子。我比較晚婚，我三十歲結婚。我太太叫做udanl，她是Kazangilan家的人，她的父親是amed，母親是langav，但是父親已經去世了，母親還在世。

我有兩個女兒，老大已經做事了，但是二女兒還在學校。結婚之前我們也做事，一結婚我們就開始做我們田地的整地工作。我們都在田裡過夜，因為離家裡蠻遠的，沒有辦法來回。當時我們沒有錢買摩托車，我們是用走的，那時我們還住在比較舊的房子。

我們家的經濟比較結拒。以前工作的收成總是不太好，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在工作上，但是並沒有收到相對的收穫。這一點比較令人難過。

### 學吹笛

吹口笛 (paringed) 是我的興趣。我國小畢業約十三歲時就很欽羨人家會吹笛，回家後就叫爸爸幫我做一個。家裡的大人會吹，因為常常聽，所以我就邊聽邊學吹笛。但當我們不會時，我們會害怕、會不好意思找父親。父親幫我們做了笛子之後，我們就會帶出去找表兄弟的父親，或者是找其他會吹奏的老人家教我們。然後，我們才吹給自己的家人聽，他們也才會說對了，這樣就吹對了。這就是向自己家人學習的難處，他們總會要求我們笛子做好了就要會吹，不會吹就會被罵。以前的老人家幾乎都會吹笛，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就比較少人吹奏了。在我的同輩中，我應該可以算是吹奏得比較完全的，另外還有兩、三個人會吹奏。我差不多一年就學會全部的笛子曲調。

我們學吹笛主要是為了長大一點時要帶笛子出去找小姐。國小畢業時是跟著年紀比較大的人一起去拜訪女友 (kisutju)。我們年紀還小時只能坐在後面和邊上。我們吵鬧時，就會被罵說安靜點！等到我們長大了，就變成我們要去找女朋友 (kisutju)。

### 關於笛子

口笛叫做palinged。我們以前離開自己的家要去找女朋友時吹一個曲調，到了小姐家門口為要叫醒女孩子吹一個曲調訴說我們的思念，接下來用笛子述說我們的心情時吹一個曲調，拜訪女家之後，要回去了，再吹一個曲調，好樣在述說：a-i-希望我們明天可以再見面。

德文還有九人會吹口笛：杜明達、劉石頭、劉惠紅、蔡清吉、呂秀雄、林石張、劉惠紅、余慶貴（但是他已經生病了），還有蔡清吉。

做笛子的竹子不可以隨便拿。山谷的竹子比較好，但這種竹子不好找。

以前這個笛子主要用於追求女朋友。還有在有人死亡時可以吹奏，是代表哭聲。譬如人死時有女孩子在哭時有人在旁邊吹笛。可是像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已經不會這種以前的習俗了，我們只用在追求女朋友。找女朋友和去喪家吹奏的曲調不一樣。如果有人去世而你吹奏追女朋友時的調子，這樣不太好。但我不會吹死亡時的調子。

找女朋友時吹的調子可以一樣，只有我們的心才有所不同。吹笛時我們一定是在想要對女孩子說一些話。口笛palingd不是為了追求快樂而使用的。那個吹出來的感覺是samiling。如果心情很快樂時吹palinged，人家會覺得你吹得不好。samiling的意思是指我們的思想一點都沒有邪念，精神很專注（na minseg atja varhung），也就是說心裡只有想著追求女朋友的意念。samiling<sup>9</sup>是悲傷（na kipaula a varhung）的感覺。如果我們很驕傲、輕浮時，我們的心情不會靜止。

以前進到女孩子家裡面沒有一直吹，我們也可以唱歌，也可以談話。不是只有小姐一個人在家，還有她的父母親、也有女孩子的好朋友們在啊。家境較好的男孩子都要用zinauran（披風）蓋著膝蓋。較不好的就用隨便的類似衣服的dapez來蓋著。如果來追求女孩子的男孩子是三個好朋友，那麼他們可以同時用一個zinauran來蓋腳。

我以前聽過老人家用鼻子吹奏，用的竹子較粗。用鼻子吹比較難。我們以前很少用鼻子吹，是不得已才用鼻子吹奏笛子。如果我們去找女朋友時，我們會不好意思用鼻子吹奏笛子。在家裡練習而嘴巴受傷時，我們就可以用鼻子吹奏。

我有聽過父親唱唸關於口笛（palinged）的傳說故事（mirmiringan）：有一對父子，在種小米的季節時，他們必須要到田裡去趕小鳥、看顧小米田。但是每當父親吩咐兒子去做一些事情，這個兒子總是說等一下，我要去田間小屋（為看守小米所搭建的小屋），而不做父親所吩咐的事情。到了中午，父親就很生氣地對他說：你怎麼回事，已經中午了，你都還沒有做什麼事。於是兒子就去挑水。這時在家的父親為了要氣他的兒子就將兒子的笛子當材燒了。因為笛子並沒有燒

盡、燒完全，當兒子回到家時，看見了笛子的殘骸，他非常的難過，心想：為什麼爸爸這樣對我？他就拿了父親的斧頭vukav到芋頭田裡去，將vukav插在田裡。在離家之前兒子就請母親轉告父親，要父親去芋頭田裡除草，此時的母親並不知道兒子心中的難過。之後兒子就請母親轉告父親要父親去芋頭田裡除草，那時母親並不知道兒子心中的難過。之後父親就前去田裡，準備打開用葉子蓋著的芋頭。結果一打開，先前兒子所插的斧頭vakav就變成了百步蛇而將父親給咬死了。

這個兒子就走到別的村落，每走到一個部落就問頭目是誰。他到第一個村落時問到頭目名叫makulililili，他就將makulililili給殺了。又到下一個村落，他又將第二個村落的頭目sapulengan給殺了。於是其他村落的人都想殺他，但是沒有人可以傷得了他。據說他的力量之大是大到即使他左手邊有一百人，右手邊有一百人，照樣可以打敗所有人。可是最後他到了一個村落，他問一個玩耍的小孩當地的頭目是誰，小孩回答說是wakai，而這位wakai是他所喜歡的人。後來有一位很老很老的人出現，這位年輕人就拿長矛請這位老人將自己殺了，於是這老人就將他殺掉了。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第四章 單管五孔口笛代表性藝人生命史

### 一、李正 (tsegav家名Talulaiats) 生命史

#### 屏東縣泰武鄉排灣村

#### 關於村落

民國六十三年padain (高燕村) 和se paiwan(筏灣村)一共有六十七戶從舊部落遷到現在的排灣村。那時padain村總共有五十多戶，有的搬到台東、三和、佳義，而遷到排灣村的有二十多戶。因為舊部落交通不便，大家都想搬下來。有二十幾家從舊padian村搬來排灣村，有些人則遷到三和、佳義、台東等地。搬到這裡來就沒有人給頭目貢賦 (vadis) 了。

目前舊村落還有五、六戶人家，因為還有人養羊、養牛。其實，只要我想起、記起那裡，我就會上去，老實說對山下的生活依舊不是很習慣。我會回去整理那裡的房子什麼，去的時間也都很不一定。我們搬下來這裡都沒有土地了，那裡才有。我有時會去種植，但現在沒有。我每一次去那裡都會生火啊、放陷阱啊。每次上去不一定留多久，有時很久，有時候會待一個禮拜。有帶東西上去，吃地瓜啊！

#### 家世背景

我是padain村的tsegav (家名Talulaiats)，民國二十五年出生的，是掌管salavan的創始。在padain我之所以提起salavan這個人，是因為她是padain的創始人。以前我們會在孩子哭泣時對著自己的孩子唱：u la u la salavan i padain (希望像padain的salavan一般)。salavan原是一位神，而後降到人間來。salavan是跟太陽一起出來的。太陽一出現，她便來到人間，坐在陶壺(tilung)上(qemilat i tilung)。陶壺(tilung)其實是有它的創始起源的，也就是說以前非常重視

tilung。salavan來了之後，就開始創造世上一切東西。創造土地、創造天地（或世界lalevelevan）、創造可飼養的萬物，據說最後才創造人類。那時還是神靈時代（tsematsemasan），要什麼有什麼。salavan所創造的人有tairuvang、pulengan、sakinukinu等，他們是還有神性的人（tsematsemasan），也就是一說出要有這些人就出現了這些人。salavan所創造的人之中，pulelengan是掌管雷、雨、閃電的人，譬如說當有雨或有雷時，老人家就說是pulelengan在天上。至於tailuvang這人，在過去還有五年祭（maleveq）的時代，土地會裂開（會山崩），會有洪水而將土地淹沒，人都會淹沒，世上的萬物也將不存，大家都認為這樣不好，tailuvang就去一個叫做pinangantsentsan的地方，洪水便退了。而護守整個村落，掌管有關村落的祭儀（parisi）的人是sakinukinu。三個人都是男的。salavan還創造很多人，我現在沒時間一一講述。

padain村過去對祭儀（parisi）很重視，會有很多的parisi，譬如說我們上山啦、生病啦，過去都會為我們做祭儀（parisi）。只要有做parisi，事情就一定會實現。譬如說有一個人去打獵，他做了parisi想要得到獵物，他就真的會有所收穫。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有關頭目（mamazangilan）不是從創始時代就有的，而是神創造的，其主要目的為的是要使人類學會彼此尊重，也就是讓人知道像kaka（兄姐）、kiri（弟妹）、kama（伯叔父）之類的關係。padain的頭目（mamazangilan）就我所知最早的是Kazangilan這一家，後來才到我們Talulaiaz這一家，是在日本人還沒有到台灣來之前。有關talulayaz這一家我知道一些，但是比較久遠的時代我就知道了。我爸爸的祖父母（vuvu）的祖父母（vuvu）我可以說得出來，頭目的位置到了Talulaiaz這裡時，到我這一代是第五代。

Talulayaz是我爸爸rhemariz的家名。就我所知這家第一代的人也叫rhemariz，名字和我父親相同。第二代是女的，名叫vavauni或叫做qelen。以前在padain通常會有兩個名字，那是因為在padain的禁忌（parisi）很重，他們在外面時通常都不會使用正式的名字，不使用好聽的名字，若使用了好的名字，有時候就會在路上死掉。第三代名叫puqiringan，是男的。第四代就是我的父親啊，這就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的時候頭目（mamazangilan）的權力就已經轉到

Talulaiats了。那是隨著人而變的。因為Talulaiats家變得比較富有，而Kazangilan頭目家的長子(vusam，他也是獨子)名叫liuts也因為和vavauni(也就是qelen)結婚，來到我們Talulaiats家。

## 成長經歷

我童年時很可憐。日據時代村裡一般平民還有給頭目家貢賦(kivadis)。村裡的人還是會送山豬、山羌、山羊這些東西到這個家來，也會送小米。我的父母親那時幾乎不必工作，我童年很悲慘是因為我的父母親早逝。我八歲時父親去世，大約十二歲時母親去世。由媽媽的三個哥哥照顧我們兄弟三人。爸爸他們共有四個兄弟姊妹，兩男兩女。他們的做人做事(sinaikan)不是很好，而我媽媽這邊的親戚比較好，會照顧我們。我媽媽的名字是lemeleman，排行老四，家名Valius，也是頭目，但是不像Talulaiats家那麼大。

我的大哥是三十幾、四十歲時候，參加了日本的義勇隊到新幾內亞當兵時戰死了。他沒有結婚。如果他還在世，那一定是由他來繼承頭目職位。他過世就由我承接。

中國政府來後我的弟弟有去當兵，但是當我們遷民到這裡時他便在三十多歲(民國六十八年)因高血壓而去世了，也沒有結婚。我比較可憐(nasemalimsim)是因為家裡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在這之前並不可憐。而且這裡的習慣(kakutan)改變了，過去在padain所有的土地幾乎都是Talulaiats家的土地，所以大家都會納供(ki-vadis)給我們。遷下來後現在住的排灣村沒有登記的土地。我們頭目也都得必須工作，這就是我之所以較辛苦(selapai)的原因。不過現在已經沒關係了，我的孩子也多了。

這個家是很重要的(pazangal a imaza umaq)。是實上我結了兩次婚，我之所以這麼在乎這個家，是因為我的父母很早去世，如果沒有人繼續承接這個家，這個家就會消失不見。我的兄弟都沒有結婚，所以我很希望重整、建立這個家。

## 學吹笛

我二十一歲時學吹笛子，是Kalavayan家的puqiringan教的。其實我的父親也很會吹，但是我沒有看到。puqiringan是父親的表弟。他那時五十幾六十歲，是我們的鄰居又是親戚。那時大約是民國四十幾年，padain那時只剩下他一個人會吹了，還有另外一位pulek會吹奏，但是他遷移至台東，已經去世了。

那時我已當過兵，又回到山上（我十九歲當兵，是在八二三砲戰結束之後去過金門當兵）。我喜歡聽老人家吹奏的笛聲，我常會想起一些令人懷念的舊有的習慣，我就很喜歡，就開始學習吹奏口笛。聽口笛(pakuraru)、鼻笛(lalindan)會令人引發思念、懷想之情(talimujav)。如果家裡人丁不旺(mapuru)，又沒有雙親，我們就會很容易想起令人難過(talimujav)的事情。mapuru就是說家裡面沒有人，當我們只有一個人，沒有爸媽，也沒有兄弟姊妹，我們都會想到令人哀傷(talimujav)啊、會想到很奇怪(na seminamali)的事。如果我們碰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們心裡就會思念起來，心裡也就會難過，所以我才會開始學習口笛。我若聽到了老人家吹奏笛子，我會覺得很好聽，而且我常常會為了聽笛聲而特別跑去。我以前就是這樣的。talimujav是指悲傷，像我家裡，我父母兄弟很早去世，我心裡就會talimujav啊，還會自問我到底怎麼了？我怎麼回事？talimujav有一直在想的意思(kinemeneme a varhung)，也有講到心裡在痛(saqetju a varhung)。那種哭(痛苦)是對神(tsemas)的憤怒(duduan ta tsemas)，會問道：為什麼對我這麼殘忍？tsemas(或說naqemati)就是女神saravan，她到人世間創造其他的人，再創造萬物。

我學吹笛時老師告訴我笛子是我們在豐年祭、結婚、五年祭(maleveq)時用的東西。老師家離我家很近，所以當他吹笛子時，我可以聽得到，會坐下來聽他吹，有時我會到他家裡學習。puqiringan也會吹口笛、鼻笛，也會口簧琴。吹口笛的調子和吹鼻笛的調子一樣，但是鼻笛有兩根所以聲音會不同。鼻笛(lalindan)我不常吹，所以詳細吹奏法我不太清楚。puqiringan比較喜歡吹口笛。我們家人口不多(mapulu)，我不太有時間常常練習，所以過了許久才學會。那時候年輕的一輩也有其他人學習，但是後來他們都放棄了。

## 結婚

我三十歲結婚。我一次結婚，是跟平和的leseles結婚。她很小的時候就被padain的人買來了，所以她算是在padain長大的，而且為她取了一個貴族的名字。她原本叫做depelang但是後來改名為leseles（貴族的名字）。她的養父母kilekilau和muni是我們的親戚，因為不能生孩子，所以就收養她為女兒。

我們的婚事是老人家的安排。那時就說去kisutju，然後告訴我們：你們兩人要結婚成為夫妻。以前就是這樣啊，老人家告訴我們該跟誰結婚，我們只有說好啊。結婚的時候是是我搬去太太的家Tudivan，因為當時我大哥還活著。和這個太太在一起生活了四年，有生孩子，名字叫做padagaw。

我還沒當兵就結婚，當兵回來就離婚。我們之所離婚，是因為我在當兵期間，她很快地就跟別人亂來。離婚後她和孩子回到了原來養父母的家，而padagaw就成為那家的承繼人。我是很想拿回padagaw，但是我也憐憫我們那一家親戚。

現在的太太也是padain的人，名叫sauniau（家名Tutalimaw），我們生了一個女兒、三個兒子。長女已結婚了，先生是婚入我們家。他是筏灣村的人，但是他的祖先也是padain村分出的。他們已生了三個孩子。我還有兩個兒子沒有結婚。有一個兒子是士校出來的，一個在政戰當上尉，一個是警察。

當時我太太嫁到這個家的時候，家裡沒有什麼財產。照理來說我們家應該有財產(sauzaian)留下來，而且以前沒有一家比我們Talulaiats家的財產多，但是，日本人一來，就把財產賣了；到了國民政府時代，漢人也來買走了。賣掉是為了拿來吃、拿來用，所以財產都沒有了。我們目前蓋房子是靠孩子幫忙。

## 關於笛子

鼻笛和口笛都一樣，如果不是勇士，沒有刺球（demulat）、沒有殺人就不可以吹奏這兩種樂器。以前不可以隨便怎樣就怎樣。鼻笛（lalindan）是老人家吹的，而單管口笛是較年輕的人吹的。以前padain勇士之外貴族即使沒有殺過人頭也可以吹笛子，因為他是掌管、帶領大家的人。以前的頭目就是律法，才是教導我們的人。以往要到別的部落不能單獨而行，若沒有頭目同行會被其他部落的人殺掉；如有頭目同行，對方會怕，就不會被殺。像以前的小孩子不可以隨隨便

便的到大家面前吹奏口笛或鼻笛。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吹，如隨便吹會被老人罵。我聽到老人家說以前只有五年祭刺球（demulat）、還有碰到一些難過的事可以吹笛，找女朋友也可以吹。但有人去世不可以吹奏，是禁忌（parisi），連唱歌也不可以。日據時代才開始有口琴。

吹笛子時會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我們過去的遭遇，曾經經歷的重大事件，我們曾經碰到的困難，也會想起以前的人，男女之間的交往啊。另有豐年祭、要前去殺敵人、還有五年祭（maleveq）時會吹奏鼻笛。我沒有看過五年祭（maleveq），因為在日據時代就停止了。我的父母親、祖父母才有參與過，老人家會告訴我一些關於五年祭的事。五年祭（maleveq）期間當聚集喝酒以及參與刺球（demulat）的人在玩耍時，可以吹笛子。刺球（demulat）的場地是在村子裡。刺成之後我們就會回去吹笛子啊，唱歌啊。刺球時會有一些專門安排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的老人家坐在周圍喝酒。老人家就會誇稱自己的戰功，像殺過多少人啊，獵過多少野獸啊，並且彼此對唱，那時就有人在唱、有人在吹笛子。過去村中有一個叫 tsakal 的年輕男子聚會所，是常常吹笛子的地方。當然不是只有年輕人，只要是很有辦法的男人，都可以在裡面。吹笛子時我們會想到親人啊，尤其是如果只剩下自己一個人，那真是很難過的事。有時候會自憐自己的一些遭遇，會想要前去殺敵人啊。

以前像我們這樣吹著笛子，蛇會出現跟著人們一起聽，那是神。以前沒有抓百步蛇，是禁忌（parisi）。如果被百步蛇咬到，我們走不到一百公尺就死了。我沒有聽說我們是百步蛇的子女，但是因為百步蛇很毒，只要被蛇咬，就可能會死掉。不過到後來有了醫療，就有很多人可以活下來。排灣族一定和百步蛇有關係，一定跟什麼起源有關係，但是我不能騙人，我真的不清楚。百步蛇它會出來聽鼻笛聲，因為笛聲和牠的聲音很像。有關百步蛇（kamavanan），牠不是從創始就有的（ini ka kemasi vinqatsan）。牠就好像是我們的兄弟或姊妹，牠不會咬貴族的人，但也不表示說百步蛇是很重要的。

有人死亡時不可以吹笛子，在村子裡也都不能唱歌。但是有人帶著獵物要去安慰喪家的時候，便可以吹笛子。

笛子是用叫做lumailumai的竹子做的。到山上拿竹子很不容易。要找比較好的竹子，竹子不好找，有的笛子太年輕，還歪歪的。padain村的單管口笛是五個孔或六個孔，可是吹奏時最後一個孔都不用，如果全按就像漢人的音。

以前的人，聽到笛子的聲音真的會哭。以前的老人說口笛（pakuraru）會令人哀思（talimujav）。它是有意義的（izua padarevan），並不是可以任意吹奏的。在以前必須是有殺過人的勇士以及頭目才可以吹奏，是在歡樂、求婚和部落裡重要的場合吹奏。會吹奏者的人大都會依自己的時間來吹奏。吹笛子的時候一些事情就會湧上心頭（mavarhung）。（李正妻子表示：我喜歡聽他吹笛子。以前我們還是年輕人時，因為他家人丁稀少mapulu，他沒有爸爸、沒有媽媽，笛聲就好像是他本身在訴說自己的遭遇、自己身世之淒涼，我們聽了也就會跟著難過，令人想哭。）

笛子吹得很好聽的話，我們會稱讚，可以說他吹的笛子na samiling。所謂的samiling就是說它的古樸令人驚訝、驚異（na seminamali azua hi samilingan）。如果東西看起來很漂亮、很舒服，我們就可以說na samiling。

padain的人都喜歡聽笛聲。笛子吹得很好聽的話，我們會稱讚，會說他吹的笛子na samiling。所謂的samiling就是說它的古樸令人驚訝、驚異（na seminamali azua hi samilingan）。如果東西看起來很漂亮、很舒服，我們就可以說na samiling。而所謂的samali則是指我們很少看見、很稀奇的物品，那就是samali（驚訝、驚奇）。譬如我們聽到某某人去世了或在高速公路上有大車禍，看見很多人死亡，我們也會samali啊。

獵首勇士吹笛子時會心繫於他所獵殺的人（ki pu varu da inalap），會想起他所做的事情（ma qinemeneman），有榮耀自己的用意，誇耀自己所做過的事情，也有可憐（nasemalimsim）那個被殺的人的意思。頭目則必須思考有關貢賦（kivadis）啊、大眾的事啊很多很多的事情。排灣族現在、以前都很會可憐人（semalimsim）。但是之所以會獵人頭是為了要保護自己，為護衛自己的土地。過去大多是獵取過別人的區域而且隨便亂拿東西者的人頭。以前的頭目都是帶領大家、掌管大家、為了大家和諧而努力的人。

## 二、金賢仁 (ligeai家名Tjaududu) 生命史

屏東縣泰武鄉排灣村 (se paiuan)

### 家世背景

我是民國十七年(昭和三年)生的。我的父親是pualaluyan(家名Palindan)，我的母親是luwan(家名Daududu)，他們兩位都是老大。我是跟隨我母親的家名，因為我的父親一直都是一個人，沒有親戚了，而我的母親還有兩個兄弟及其他親戚。所以我父親的財產就合併Tjaududu家這邊。父親所屬的Palindan家名沒有人繼承了，因為爸爸沒有兄弟姊妹。我爸爸原有哥哥，但是已經去世了，也沒有生孩子，就沒有了。人家就會說Palindan家到Tjaududu家來了。我會希望孩子、甚至孫子有人可以繼承Palindan這個家名。我尊重我的父親，所以我也不能不重新使用Palindan這個家名。

ligeai是我的父親為我取的名字，是父親那邊的名字。媽媽那邊沒有給我取名字。我要講我小時候及碰到困難的事情。母親死時，我才五歲，而我的弟弟和我相差將近五歲，那時弟弟才剛學會坐。母親死後，就由父親照顧我們，但是父親腳癱，所以我們兩兄弟以往的日子過的很苦。當我們順利成長，我開始成為學生時，我弟弟還是脫著衣服的小孩子，我們都是脫衣服長大的。即使到我們長大時也一樣，我弟弟可以說是我的妻子給他穿衣服的。我們兄弟可以說是碰到了很大的困難 (na setsevu amen ta nia hini paulan)，我們是靠著野外的野菜 (la rulin) 而存活下來的。我從排灣村(社)的教育所畢業時，我弟弟也開始上學了。當他成為學生時，他也碰到了很大的難題，他有地方會痛，腳也癱了。當我十二歲時，弟弟的病較好了。在小米的季節我們兩個去採芒果，到了下午大約三點左右，他又昏迷過去了。當時我們都認為他已經死了。我父親有一個姊妹，是一個女祭師 (marada)，她用darau(白白亮亮的石頭)做祭儀，darau會返回來，所以認為弟弟一定會死。不過到了凌晨四點他忽然活過來，開始呼吸，他起來說：

「爸，我口渴了」。可能命中注定他要有後代，所以他就活了過來。弟弟好了之後，成為學生，癩腳的父親又再婚，這應該就是神（tsemas）的安排要她來照顧我們。但是可能因為父親腳癩，她不喜歡父親，所以不到三年便離開了父親。到後來就變成我們兩兄弟必須為著我們父子三人的生計來努力。以前我們在山上的原住民會尋找、挖掘一種稱做「qaqil」的根莖類植物當作我們的食物。我和弟弟兩人到山上去找qaqil，到了傍晚，我們回到家裡時，父親就會煮這個qaqil當作晚餐。我的弟弟叫做kaqavas，後來他生了六個孩子。我共有五個孩子，四男一女，老大是女的。

我們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遷來現在的排灣村。原先舊排灣村（se paiuan）的人和padain的人一共有六十七戶遷到這裡，其他的人遷往台東、三和、三地、涼山等地。舊排灣原有七、八十戶，舊高燕（padain）約有五十多戶，有些人搬到台東、三和、佳義。那時留在舊排灣村的有二十多戶，因為交通不方便，所以大家都想搬下來。

成長經歷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當我成為青年，大約十八歲左右，我便開始跑、跳，成為跑步的選手。我第一次參加的比賽是瑪家鄉舉辦的一萬公尺的長跑，我拿到第五名。我認為這樣太差了，我是一個男子漢我必須更加努力才行。到了隔年，我便拿到了第二名。二十歲時我又參加了瑪家鄉五千公尺的比賽，得到第一名。

等到我更大了，我參與了青年服務隊（國民政時代）。那時其實我是一個不太會說話的人（na segalu aen），當時有一個警察是外省人，對我有一些好感。他認為像我這樣的人應該是很好的，於是不但派我做青年服務隊的分隊長，又表揚我為好人好事的代表。因為我是一個跑步的運動員，所以當我成為青年服務隊的分隊長時，我就帶領隊員們跑步，之後跑步也成為了一個風氣。我開始參加八百到五千的賽跑，而放棄了一萬公尺的長跑。但五千公尺的跑步我也並不是都拿第一、也有第二名的時候，這是屬於瑪家鄉的比賽。當我積極參賽之時，我也參加了鄉代表（瑪家鄉）的選舉，那時我大約三十多歲。我一共當了兩次的鄉民

代表。當我三十五歲時，我又參加了縣的比賽，我參加了一千五百公尺的賽跑，拿到了第一名。但是，因為我們家比較貧窮，我太太後來就不再讓我參加跑步的競賽。她說：「這樣的話，沒有人可以照顧我們的孩子」。

民國八十五年排灣中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我參加了羅馬字書寫的比賽，得到了第二名。我們瑪家鄉也舉辦了吟唱神話故事的比賽，我得到了冠軍。我的父親很會吟訴神話故事（mirimiringan），而我的記憶力又好，所以我還記得。神話故事（mirimiringan）幾乎都是比較悲傷的，故事主角的背景常常都是人丁單薄（mapu<sup>r</sup>lupu<sup>r</sup>lu）、家裡很貧苦，後來他受到祝福之後，就會變得很偉大，很幸福。我們若是聽到很會說神話故事的人的述說，一定會感動得掉眼淚。而故事裡面過去較困苦、悲慘的人，後來都會很好、很幸福；而之前過得比較好的人，到後來就會較困苦。故事裡也有頭目（mamazangilan）會歌頌、讚美自己。在我們排灣族歌曲的歌詞裡也有敘述說：好羨慕神話故事裡的人，他可以自己創造一切、祝福自己。譬如說他想要衣服就有衣服；即使沒有結婚，他想要有孩子就有孩子；他希望他的孩子有朋友，就會有朋友。神話故事（mirimiringan）聽了會使人流眼淚，是因為吟唱的都是令人悲戚（na tjemalimujav）的故事，而說故事的人的聲音又非常地令人想哭。女生講神話故事才好聽，才會令人想哭。譬如有個 mirimiringan 是講一個姊姊（或哥哥）一直要求母親快餵妹妹（或弟弟）吃奶，但是母親一直說等一下、等一下、始終都沒有餵。後來這兩個孩子為母親的作為感到難過，就變成了鳥：tuguri 和 ngaingai，這就是這兩種鳥的由來。這樣的故事不是很令人悲傷嗎？那位媽媽不好，對孩子沒有愛心（neka nu kilivak）。

## 結婚

當時因為家裡很貧窮（na mapaula men），我弟弟還是沒有衣服可以穿。我二十一歲結婚，我太太 gelegele 的家是屬於經濟情況比較好的家庭（家名 Paqemqem），她帶了很多嫁妝（tsungul）、很多的衣服，婚入我們家。她就將自己的衣服撕開、拆開，重新為我弟弟做衣服。這應該是神的安排、神的恩典要她來照顧我們。我們彼此的雙親是表兄弟（maqe sikatsekeli）。她結婚時是十七

歲，是老人家安排的，我們並沒有談戀愛。

### 學吹笛、口琴

我十八歲時，我聽到了有人在吹笛子，我就過去那裡。吹笛子的人是ligeai（家名Pasalagev）。以前ligeai到了傍晚吃完晚飯後，就會拿笛子來吹，到外面的涼台（竹做的）去吹。我那時聽到會吹笛子的人只有ligeai。我聽到他吹時，他大約三十幾歲。更早期應該有很多人會吹，但是在他這一輩的只有他會吹。當時我就覺得這種聲音真好聽，這種笛聲聽起來好像表達心理有些不愉快之處（kisanquyakuya）、好像在哭一般（namaya ta qemaugaung）。到了他那裡，我便拿起口笛pakuraru吹一吹。之後我就去找竹子，回到家裡開始做笛子。我一直看著ligeai的手指然後跟著他學。每天只要我從山上回來，我都會拿笛子練習。後來一直吹、一直練習，就學會了。

那時老人家都是吹單管口笛（pakuraru），雙管的口笛pakuraru是我自己做了加上的。我聽人家很早以前過有雙管的鼻笛（rarintan），我也有印象好像有雙管的笛子，於是我就做了。我在排灣村沒有聽人吹過雙管笛子，我也沒有在別處看過，是我自己想應該是這樣的。老人家只有說有雙管的鼻笛rarintan（qinuqil），而雙管rarintan是年輕人吹的笛子，單管口笛pakularu是勇士吹的笛子。我就想說兩支的笛子不知道是怎樣的，於是我就做了來吹。我年輕時追女孩子已經沒有用笛子了，更老一點的人才有。

日據時代較多人吹口琴（laligian）追女友。口琴是我年輕的時候學的，是我們年輕時在馬路上、在家門前和女孩子交往時用的樂器。當我們在女朋友家門前時，起先我們都吹得很小聲，對方若不喜歡我們，聽到了就會把燈關掉；對方若喜歡我們，聽到了即使睡覺了，也會起來。晚上老人家已睡了，我們就和女朋友交談。如果兩個人彼此喜歡，那就需跟老人家談論結婚的事，若雙方家長不同意，那兩個人就可以流浪到台北、或者其他地方。口琴也是我自己學會的，學校沒有教。那時大家都會去買，都拿來吹。我們吹口琴古調時就好像在說話：起先我是說伯父伯母我想你們一定很累了，真是辛苦你們了。這是表示對他們的尊敬。再來是說伯父母和兄姊們，不知道今天的晚餐是什麼？不知有沒有為我準

備一份？再來是說：如果我們都彼此喜歡，那我們就告訴我們的父母讓我們結婚成為夫妻吧！如果父母不讓我們成婚，我們就任我們心意去做吧！

## 信教

我民國四十三年參加長老教會。我在教會就做了四十幾年的長老。婚後我們夫婦並沒有很快有孩子。我們結婚六年才生了第一個孩子。當我們還未成為基督徒時，我們有為了期望生孩子而做祭儀（parisi）。但是當時即使我們做了parisi，我們仍舊生不出孩子。那時就有一位傳道人向我們傳教，他說：「只要你們成為信徒，你們就會有孩子。」我們成為信徒之後，真的過不久就生了一個很胖的女兒。

## 關於笛子

單管口笛用katseva竹子製作，雙管鼻笛是用lumailumai竹子製作。生長在懸崖的竹子單管口笛用katseva竹子製作，雙管鼻笛是用lumailumai竹子製作。生長在懸崖的竹子叫做katseva，lumailuma是種植的。單管口笛是五個孔或六個孔。只有貴族才可以在笛面雕刻。

鼻笛、口笛聲都是學百步蛇（kamavanan）的聲音。百步蛇的聲音是re----崗！崗！崗！百步蛇的聲音夏天比較可以聽得到，冬天不會聽到。我有聽過百步蛇的聲音，在山上都可以聽到。我們可以聽得到牠的聲音，但是要找牠卻找不到。據說是百步蛇的鼻子在發聲。百步蛇會站起來，以前的人在遠處聽到百步蛇的聲音時他們是形容說蛇正在吹笛（pakuraruraru）。蛇都會叫，但是聲音都不一樣。像qasi（蛇的一種）是另外一種聲音，不曉得牠在說什麼。

我從老人家那裡聽過：百步蛇長大變老之後，它會變短，然後有翅膀，再變成老鷹。我是聽過這樣的真實傳說（tautsikel），但是沒有聽過百步蛇的神話故事（mirimiringan）。就好像小蟲長大之後，它會變成蛹（kamalamala），再變成蝴蝶。

我是有閒暇時才會吹笛子。結婚之後還有吹奏。我在家裡會吹，到山上時也會帶笛子去吹。我會比較喜歡在山上吹。吹的時候我就聽著笛聲，好像人在哭一般地讓人難過。老人家說聽了笛聲，就好像在哭一般。因為我們的家很苦（或人丁不旺）（na mapulu），有時候聽一聽就會難過、會哭。以前人吹笛子的時候內心很憂心，想著女朋友，想著被獵首的人。早期口笛不是一般人可以吹奏的，必須是頭目及勇士才能吹奏。所謂的勇士就是他會出草，會五年祭刺球（tjemulat）。排灣村從前也是五年一次五年祭（maleveq），就是已死的祖先會回來，我們拿酒、年糕、肉祭祀他們。祭祀完了之後，再為他們穿衣服，最後再送他們走。之後，大家跳山地舞、唱歌，然後有一個德高望重的老人坐在稱做kadilung的地方，必須是長老級的人物，必須是心裡穩固堅定、不會隨便使性子的人才可以坐在那裡。像一般隨隨便便的人是沒有資格坐在那裡的。在五年祭刺球期間如果這個人有掉眼淚，表示有人會死。那時都有人在跳山地舞，丟藤球的人一丟上去，如果有人刺到，大家都會歡呼，因為是將這個球當作敵人。但是那一位掉淚的老人唱的歌我不知道，聽說是很悲傷的歌。排灣村的五年祭（maleveq）日本人一來就沒有了，因為是藤球意味著敵人，所以日本人會禁止。五年祭（maleveq）就是想像敵人，像丟上去的那個藤球便是頭的象徵。五年祭時跳山地舞啊、刺球啊、有人在對唱啊、有人會吹鼻笛。

鼻笛是誰都可以吹的，是年輕人的，是用來追求女孩子的。笛聲很悲哀的，當我們追求一位小姐，我們會想：她會不會真的喜歡我們。

到現在我年紀大了，開始有吹奏笛子的比賽。我第一次參加比賽是在三地門，但是那時我沒有參加個人賽，都還是團體比賽。那時我們拿到了團體的第一名。參賽的人有四個人，分別有兩個人吹笛子、兩個人吹口琴。另一位吹笛子的是李正。當時我五十九歲，雖然規定六十歲以上的才可以參賽，但是我們還是去比賽了。後來又舉辦了四鄉的聯合比賽（民國七十六年），這四鄉分別是瑪家鄉、泰武鄉、三地鄉、來義鄉。這次比賽的地點是在平和村，我拿到了個人賽的第一名。當時口笛、鼻笛、口琴都有演奏。當時各鄉的第一名又於屏東市再次會面比賽，此次也有漢人一起參賽，我得到了冠軍。後來又有八鄉的比賽（民國八十四年）在佳平村，我也得到了冠軍。去年我又到屏東縣參加比賽，這次是得到了第

三名，同樣是口笛、鼻笛、口琴一起使用演奏。去年我參加了一個表演團體到馬來西亞去表演吹奏笛子。從馬來西亞一回來，我便接到了獅子鄉鄉公所電話說：「明天我們將要去屏東表演吹奏笛子、口琴」。這表演好像是為了紀念中國國民黨的什麼東西而去表演的。屏東市回來之後，瑪家鄉鄉公所又來電話說要去台北表演，這是為了台北舉辦的原住民豐年祭的活動。這是我演奏笛子所走過的路。

去年我參加了一個表演團體到馬來西亞去表演吹奏笛子。從馬來西亞一回來，我便接到了獅子鄉鄉公所電話說：「明天我們將要去屏東表演吹奏笛子、口琴」。這表演好像是為了紀念中國國民黨的什麼東西而去表演的。屏東市回來之後，瑪家鄉鄉公所又來電話說要去台北表演，這是為了台北舉辦的原住民豐年祭的活動。這是我演奏笛子所走過的路。

目前我的孩子 getsel（金天恩）看著我在吹，他就拿起來自己學。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第五章 單管七孔口笛代表性藝人生命史

### 一、蔡國良（kapang家名Tariu）生命史

屏東縣來義鄉南和村（原屬古樓村）

#### 家世背景

我是民國十八年生的。我的名字叫Kapang，這個名字是我出生後母方給我取的名字。我的家名是Pavavalung。在古樓村有很多人取kapang這個名字，在南和村也有很多人取kapang這個名字，在古樓村中山路那裡也有兩個人是同名的，因為我們是同源祖先的後代。

我們是最後一批從舊古樓遷移到新古樓村的，後來因為結婚我才搬來南和村。

#### 返原家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我要陳述我出生至今的事蹟，我就從我母親告訴我的事實來講述。我的母親名叫 sauniau 出生在 Rhusegeseg 家系。當我明白我在世上生活時，我的年紀還很小，七歲左右。那時候，我的母親曾對我說：「當你出生三個月的時候，我和我的父親就離婚了，！」然後說：「媽媽抱著你回到原家去！」母親指的原家的家名是 Rhusegeseg（現由謝蘭美 tjuku 女士承繼，她剛去世）。我的父親再婚時就已離家出走了。我父親另外還有二個孩子，因此他總不理我。

然後，就是我心智漸開的那段時期：因為我父親不曾照顧我，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有父親的存在。那時我不知道父親的模樣，只知道跟同年齡的孩童們一同玩耍。我由母親一手撫育成長，沒有像其他的孩子在很好的家庭環境中長大。

當我到了該受教育的時期，我仍住在母親的原家，還沒有到我應該屬於的家那裡。我的男友伴們曾對我說：「朋友！妳的家就在那裡呀！」他們都這樣對我說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不曾去過那裡，甚至我母親都沒有帶我去過那裡，所以我當時不知道我的家應該在那裡。小時候，我都認為那 Rhusegeseg

家就是我們的家。

當我接受日本教育時，我逐漸地長大了，我才慢慢地知道，以前朋友們常談論的那個家，也就是該屬於我的家的位置。那時我很好奇地問：「朋友們！我的家究竟在那裡呢？」我們就到那家名 Tariu 那裡看看。當我知道 Tariu 將是我的家時，也同時獲知我父親已經（離家）跟別的女人結婚了，僅有我的祖父輩名 qasau 的單獨居住在那家看守。

我受了四年日本教育。我們畢業時，自認已經長大了。我的時間都浪費在遊蕩或出外訪視我們的女朋友們上。那時我還沒有回到我自己的家居住。我經常忙於青少年同伴們輪做換工或到各村落遊蕩訪女朋友。當時我常常去東部土板，跟我在土板的童年伙伴輪做換工，在那個時候，我真的都不知該住在誰家才對。

當那些老人們向我邀請說：「回家吧！在那裡屬於你的家中，只有妳的祖輩居住了！」我的母親當時就帶我離開居住已久的 Rhusegeseg 家，而到家名 Tariu 那裡居住。那時我約十四歲。我是我父親的頭胎孩子，這家屋當然由我繼承。我的母親沒有再婚，只生我一個而已。我父親再婚的妻子叫做 dravu，家名 Kurivu。我那父親總不來照顧我們。那時我已經是很標準的年青人了。從此我和媽媽及我的祖輩三個人就長期的共同生活。

## 成長經歷

### 學吹笛

我大概是小學六年級時開始學吹笛子。大約十四歲左右。我跟父親 salapel 的弟弟學的，他很會吹笛子。他對我說：去找女朋友時，對方如果聽到我們吹笛子（laliandan），她們可能比較會開門。當我們離去返家途中再吹笛子時，我們的女朋友就會覺得很捨不得、很思念（mapaula）。我便要求他為我做一支笛子。

我父親的弟弟名叫 dradrag（排行老三），他常對我說：「我們要這樣吹！」叔叔把笛子口放在我嘴唇之間，令我吹氣，由他自己將手指對在笛孔，由我吹氣，叔叔對我說：「妳好好的聽吧！」那就是我初學吹笛子的情形：我只吹氣，他移

動著手位。那位dradrag叔叔因年老得氣喘，曾回到原家居住，因此我有機會與他共同生活。那是在我祖父死後的事，我才十四歲。我青春初期約十七歲時已經會吹一些基本的笛音。

從前古樓村有很多人會吹笛子，但是我所知道的只有幾位同年齡的伙伴們。我會吹的幾首傳統曲調，完全是叔叔名dradrag教我的。我那叔叔dradrag僅僅會吹傳統的曲調。其他的那些日本歌曲，dradrag叔叔是絕對不會吹的。我自己下了功夫學會吹民謠及一些流行歌曲。

我的叔叔會吹的傳統笛韻和老村長itja（周純秀）的笛韻有相同的地方。那已亡的drikis（家名Varalival）及蔣幸一等人會吹的傳統曲調很相同。那名叫tjagasian（家名Tjapalai）會吹其他的傳統曲調，現代只有tsutjui（邱善吉）村長會模仿吹其音。以上都是我同年紀的伙伴們。

說實在的，我比tsutjui村長會吹笛子，我能吹的歌也比他多。據說有人聽了我吹的笛聲就會睡不著覺了。很可能是因為舊古樓位於高山叢林中，所以吹笛子就會讓有些人失眠。據前輩們說：「我們聽到笛的聲音，通常都會思索往事，會胡思亂想，會更深思，如果聽到吹笛子的聲音，我們會感覺很傷感。」

當我們吹笛子的時候，我們的心情也會被玄妙的笛子聲音所陶醉，我們會想起往事說：「哎喲！真令我憶起悠遠的戀人啊！」我們的心會沈思於悲傷中，我們會思索：那位戀人有沒有體會到我藉笛子傳達的心聲？在路上吹笛時，我們會聯想：戀人啊！妳耳邊有沒有聽到我的笛音？我們在這路上也感到非常的淒涼呀！

笛子是我們去拜訪女朋友時帶的樂器。當我們走向女友家的路上，我們有心意讓女朋友聽到我的笛聲近了。我們的女朋友們聽到了笛聲通常會猜想：「他究竟要往何家尋找女朋友呢？」

當我們一直在門外吹笛子時，不管她們多累，還是會開門的。由女方的母親開門，我們進屋內就不吹笛子了，只有在路上才吹。進去以後通常是女方父母陪伴著和我們交談，還可以跟小姐對唱，如果小姐不會唱，父母親會一起來對唱。父母若喜歡這個男孩子，有時候就會逼著女孩子結婚。以前女孩子除了去山上輪工以及在回家的路上可以和男孩走在一起之外，不可以去男方家，會被父母親

罵。

女朋友聽到了笛音會很感動。她們說：你要回家的路上，我們的心也會跟著你的笛聲一起走。女朋友們都會說：我們若聽到了笛子聲，就都睡不著了。女孩子們會罵說：為什麼要吹得那樣子，害得我們睡不著覺。她們越罵我們，我們越愛吹。我的家因為比較遠，在路上吹笛子的時間也比較長，所以大家就會罵說：你都吹得讓我們睡不著。

我們要回家的時候，在路上我們也會想並說：「哎喲！我正路過我女朋友的家，我吹的笛聲她究竟有沒有聽到呀！」有時候，我們會到其他的女朋友家訪視，我們也會在那裡吹笛子。但到第二天時，我們沒有去訪視的女朋友們會對我說：「妳正路過時就吹著笛子，我們聽到後，我再也睡不著了！」但是，有的時候我們會感覺到不想吹笛子，因為我們會同情那些住在路旁多心的女朋友們，而我們僅僅要過路而已，不進屋訪談。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走到較遠的地方才敢繼續吹笛子，就怕他們會責怪我們。所以要經過女朋友家附近時，我們都盡量避免吹笛子。上山的部落和我們現在住的地方環境大不相同，現代有太多的事務使我們分心，山上就不同了。以前還在山上時，有一位醫生說：你只要吹著笛子經過，就好像風吹過一樣，我一直聽你的笛子聲，都睡不著。我覺得吹得很長，吹得會令人傷感的、曲折的、悲哀的((mapaula)笛聲比較好聽。那位名叫 sesev (日本名 Asaku) 的只要聽到我吹笛子就會哭。

從前那個時代，因為這個笛子吹出的聲音非常令人感到悲淒，我們古樓的人只要是男的就該學吹笛子。所以每當跳傳統舞蹈時，每人的右後腰都一定要插一根笛子。從那個時候，我們必定要討教那會吹的同伴們和會吹的所有人。我們的年紀升到青少年時期時，每人都要設法學吹笛子。我們所吹出的笛音，都是個人的創意。我們要很盡心努力才能學好笛子。但是，笛子很難學得動聽，我們學吹的人，並不一定都能吹好笛子。那些會吹的人就能打動人心。以往還在舊古樓時期，男人只要長大必定要有學吹笛子的心願，但很難找到真會吹好笛子的人。我們會吹笛子的人，一定是下了功夫才學好笛子，有時候我們也需要同伴們的協助與鼓勵。

我前面提到的幾位就是能吹好笛音的人。青少年伙伴們不會吹笛子是件很可

恥的事。我們一隊青少年們上山工作換工時，有的也會隨身攜帶笛子，工作累了，休息中也可以趁機會練習吹吹笛子。

要學吹好笛子，完全要看個人的學習意願，好像學生一樣；我們要耐心的學習吹笛子，那必定能學好笛音。就像一般學徒一樣，吹笛子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樂趣，要吹好笛音，完全就看個人有沒有下功夫，無論如何都需要耐心，把心牽掛在學習吹好笛子上，你必定會學好。

靜心吹笛子能忘記一切雜念。我們吹笛子心靈會享受慰藉，也會很安祥。我們在路上去女朋友的家時，吹著笛子，主要是要讓她們聽到我的心情很愉快的朝她們家走去，也表示我們腳步近了。

吹這笛子會令人感傷。如果有人剛死，我們吹笛時，據老年人說：「會讓死者的家屬更憂傷。」那些老人家絕不准我們在喪家附近吹笛子，避免讓喪家聽到笛音，以免增加喪家的哀傷、自憐。

我曾經說過，我們吹笛子的時候，僅僅是為了表示我們對情人的懷念，所以我們要出門尋找情人時，就要吹著笛子，顯示我們對情人的感念。

我已經都講過，我們吹笛子的時候，我們必懷有思念情人的情緒，所以我才說：「我每次去訪視情人時，必定要吹著笛子去，但是，我們在三更半夜裡吹笛子時，也會被老人們責罵說：「我們被笛音喚醒後，再也睡不著了！」因此在深夜裡吹笛子，會被老前輩們責備。

我曾說過：吹笛子完全關係青少年的情意，由笛音讓我們的情人細聽我們來自內心的感傷、淒涼。我們離開前吹笛，向情人告別。我們前去情人家時在路上吹著笛子，表示我們腳步近了。我們僅在懷念我們的情人時，才吹笛子表達情緒。我曾聽過：凡是男青少年都一定要學習吹笛子，因為當時僅能藉笛音找情人、訪視情人。

你們為什麼要問關於情人的問題呢？從前，誰不是我們的情人？因為凡是沒有結婚的女人都算是我們的情人（從前婚事是父母親友們的權利），我點不出名字，那時候我們都相約一道去訪視情人。我有很多情人，但我很難點出名字，這問題會令我氣逆而咳嗽吧！然而像我這種人不會羞怯，因為我很習慣與人來往。

## 青少年期

我的母親只生我一個孩子，所以寶貝只要出外，我那母親就會擔心得哭起來。又因為我是母親的獨生子，常會引起母親的自卑感。然而我們若成了青年人就會產生特殊的榮譽感，我們就會隨時離開母親的身邊出去訪視女朋友。更簡短的說：我們會經常找同年齡的青年伙伴們上山輪做換工，我絕不會留在家看守我的媽媽。因為如此，我常引起母親傷心流淚。

那時候我成了非常成熟的青年，但我不會急著結婚。我們人會發情，我也不例外。我當時對每個人都很有興趣，老人家對我說：「妳跟某某人結婚吧！」我就堅持不答應結婚，因為我所認識的女朋友們我都很愛，我真的不知道要選哪一位才好！都是我很誠實的話，我從前的做人其他的人都知道，全村的人也都知道，正因為如此，我不會很快地結婚。我的母親常為此擔心而哭泣。我母親說：「如果妳還沒有結婚，我就死了，絕對不好！」我回答說：「但是，我要和哪一位結婚呢？我所愛的這些女戀友們我究竟要放棄哪一位？」原因是我愛全部的女朋友們。

我從初戀開始，就隨身帶著笛子、口琴。我只要出去訪視情人，我必會帶任何一種樂器做我身外的伴侶。當我們去訪視情人時很少單獨一人去。通常我們會找其他的男青年做陪伴人同去訪視情人。大致都是二人結伴一道去訪視情人，有時候我們會成群的在情人的家碰面。

我們去訪視情人時的禮規是：我們到達情人家時，不能衝入情人的房屋內。我們先就坐在屋外的 saululai 休息台，我們就在屋外休息台那裡吹笛子，屋內的情人聽到笛音後，她會開門、出門，表示願意會談，然後引我們進入屋裡（男女座位都分開）。有時候我們到達情人的家外，如老人們聽到了我們正吹笛子的聲音時，大人們會起來為我們開門，同時陪我們坐談。如果我們談話志趣都很相投，可以談到半夜（vetsekadan nu vengin），有時我們會延長談到公雞第一、二、三次啼叫，甚至談到天亮時，我們才自由賦歸。因此我們在半夜或快天亮時吹笛子，都會被老人們勸告說：「我們聽到笛聲就睡不著了呀！」

如果我要到較遠的家去訪視女友，那些我沒有登門訪視的住在路旁的女朋友們會告訴我說：「你曾路過！因你的笛聲我們都失眠！」那些老人們也都說同樣

的話。

我尋訪女朋友有很長一段時間，所以沒有很早結婚。我的那位女朋友名叫 Tjuai，她只是我的農事換工的朋友而已。哎呀！真的，我這個人一輩子就像年輕人一樣的性格，我絕對不知道結婚。

從前我們不能隨便到那些仇敵村落去訪視情人，但是，我的青春時期恰好是日據末期，那些仇敵村的觀念早已被日警解除了。當時的我已經可以走遍各村各地去旅行訪友，我服兵役前體檢的時候，已經是光復初期了。日本人投降後就回國，學校就停止上學了，我們畢業後還有在校生，但是，沒有繼續上學了。那時候我們都受日本教育，四年教育所畢業。我下一屆的學生還畢業了，接著中華民國政府就來了，我們這一輩的人就是日本政府和中華民國之間的人物，所以我非常明白古樓舊部落，古樓有多少人口、有多少戶。

## 結婚

我真的不想結婚，直到老前輩們替我湊合成婚。我二十七歲的時候才真正同意結婚，因我的心裡很想停留在青春豪放的階段，我對每個人都充滿著旺盛的興趣。

我十九歲的時候，老前輩就決定讓我結婚，但我結婚後二年就與 Muakai（家名 Tjivurhaven）離婚了，然後我過了七年以上的單身生活。

當我結婚後，因為我和朋友們長期習慣聚集共處，我個人真的無法改變與朋友們在夜晚結伴訪視女友的習慣。我的妻子因此差一點就想壞了，但是，她久而久之就想開了。我當時常對妻子說：「我們又能怎樣？我很實在地愛妳！」以後，我妻子就不再把我想得太壞，也不再把我的行動扭壞了。她瞭解了我那開放純樸的個性是改變不了的。我會想起在青春豪放時期對女朋友們和相聚的人說過的話：「我們彼此的愛情是我們未來彼此共享的回憶，我們至死都不能忘懷。」當我想起那些話，自己內心就想：「當我們結婚、我們年老時，何必一定要改變我們先前已有的回憶的思潮呢？」因此我是不會改變的，我的品行已不能改變，到現在我對我青春時期常聚集相會的男女朋友們，仍然保持原有的態度談話及來往如初。

我已是幾個孩子的父親，但到現在我的心情、個性幾乎都沒有改變過。我覺得，現在的我還是依然如故，我想全村的人必會承認這個事實。我很喜歡找我所認識的每一個人談話，我不喜歡人討厭我，我不喜歡被人家說：「我很討厭你！」我不喜歡他人用那樣的態度對待我，所以我很誠心的說：「我們怎麼可以把年輕時代的誠意放棄、不理睬！」我從出世到現在，我曾生活在世間的一切行為，我真的不會欺瞞，這一切都是真實的話題。

婚後二年我們就離婚。當時我們都很相愛，我們原來有意思要再重圓，但是，我們可能沒有這緣份，我們都分頭各找了別人生了孩子。我二十一歲離婚，經過一段很漫長的歲月我才再婚。

確定離婚後，我偶而到外村去訪友。那時曾到 Kulaluts 部落(現今泰武村)，也到土板、七佳、來義、佳平等村落去訪友。我們和 masat jang 先生經常到這些村子去訪友，那時候我真的有很好的機會經常吹笛子。當時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尋找女友訪視，必隨身帶笛子吹。我最常去泰武部落，因為那裡和古樓很相似，那裡的部落也很淒涼，我也曾在那深山上吹著笛子、表達情意。

泰武部落裡的那一些人說：「哇！不好啊！我們不想聽笛音，會令我們更淒涼又感傷！」當時我和我的朋友 lavurhas 經常笑他們的話。我和 lavurhas 先生出去訪友時，經常在他的情人家外的休息涼台吹笛子，那泰武部落裡很在意的人說：「哎！實在不好！我們會很悲淒！」

後來我就找到一位中意的情人，結束我的單身尋找配偶的遊動生活。我對你們說實話：那時候，我還到平地去算命。我對算命的人說：「我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想結婚。」這話我是在 Girhing 家說的。

那算命的人曾對我說：「你和友人彼此間有愛情，你才能生孩子，決不要靠老前輩們為你作主！」

然後我覓得了很中意的情人，我們互談，我們彼此很相愛，我向老前輩們講解後就讓我們結婚，並不是由老人家們為我作主，是我們彼此談了戀愛後，我才告訴我母親，才讓我們結婚了。我們生有四個孩子，三男一女，我的妻子名叫 rairai (家名 Tjupaipai)，是古樓血統，現在居住在南和村。

前妻 muakai 和我們還很年輕的那個時代，姻緣可能是我們家位置互相對應

產生的。從她家向上看就能看到我家，我只要出去就可以看到她他們的家。而且我出外的時候，我去訪視親人回家時，我回到了家就在外面的休息台吹吹笛子，她也在她們家前面的休息台用火把向我揮示。我和 muakai 在那時候就這樣表示彼此的愛意。那時，我們彼此很相愛，老前輩們很合好。

但是我在那個時候，很習慣常常出去訪視朋友。我們結婚後我仍保持年輕人的風度，照常地去訪視男女朋友們，我沒有改變我往常的一視同仁的作法，因此我們離婚了。不久，前妻 muakai 和 drangadrang 就結婚，居住在從我家算起第五家那裡。當時我仍然是單身漢，我依舊每晚吹著笛子出去訪視其他的情人。muakai 懷舊情曾對我說：「你只要吹笛子路過，我就無法再入睡了啦！」她又說：「你的笛音令我感傷、悲淒！」她還說：「我很想離婚再與你重圓。」但是，我就對她說：「絕對不要再離婚！」她常對我說：「你只要吹著笛子經過後，我再也睡不著了！」其實，我有時候也是故意吹的，以回憶舊情。

那我——是的，我習慣常吹笛子出去訪友，我真的不能改變我那出外吹笛子訪友的習性。因這理由使前妻對我有疑心，使得我們終於離婚了。也因為我常吹那笛子，又引起她想和後夫離婚的思緒。但是，我卻對她說：「不要再那樣想吧！」她常對我說：「你如果常吹著笛子路過，我就不會再睡覺了！因此我很怕我的先生！我猜想我丈夫的心裡很可能正在想：我的內人是因聽到他的笛聲，所以再也不睡覺了！」她經常這樣告訴我。

我們人的那種性慾是不能終止的啦！我過單身生活七年之後認識 rairai 才再結婚了。又因為我真不能改變出去吹笛訪友的習慣，我又很喜歡和男青年朋友們一起到他們的情人那裡換工，而且我常陪那些未婚青年出去吹笛訪情人，rairai 也對我起了疑心，企圖想與我離婚。她很坦承地對我說：「你還是不願意改變你不斷出去訪友吹笛的習慣！你好像是青年小伙子！」

但是，我們有生孩子，所以我們婚姻才牢固。我的內人罵我，所以從那時候我再也不出去訪友吹笛子了。而我在那個時期，我說：我們結婚後，我仍然想和男青年朋友出去吹笛訪視情人，我很有興趣常帶笛子陪我那些未婚的男青年們去訪視他們的情人。據這個理由，我被指認是壞丈夫。

當我有了孩子後，我很習慣出去吹笛訪友又有興趣與未婚的男青年朋友們輪

做換工，那時我和未婚男青年朋友們組成一群，再尋找一些女青年朋友們輪做換工（農事完工的效力很快），同時趁機會教有心學吹笛的男青年朋友們。我們遷下來以後，我在現住的南和村還經常吹笛子。

現在有人將這些事告訴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曾對我說：「你這位父親！你必然很少留在家裡！你只愛出去訪友吹笛子！」孩子說的這些話，都是別人對於我的成見卻轉告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也曾引用這樣的話罵我勸我，我當時就對孩子們說：「是的！但是，我並不是都會純粹的在玩耍呀！天亮後我都為家在工作！晚上我出去吹笛子時，孩子們都會安定！孩子們必有母親在家裡照顧！但是，我再說明白：天亮日出時我就到農耕地工作去了。」然而，晚上，我決不單獨留在家裡。所以從那個時期到現在的男朋友們仍然還保持來往互助。我的內人也已經習慣了我常往各處各地聯絡工作，現在我的內人不會再罵我了，我也不再出去吹笛子了，因為我的年紀也老了，我很不好意思再出去吹笛子了。我停止出去吹笛子訪友迄今約有三十年。

我現在的妻子是因為我吹的笛音很好而愛上我的。她曾這樣對我說：「當你吹著笛子經過我們的家，往我那位朋友家去訪視的時候，我的心就開始煩亂。」

我的三個孩子已結婚了，還有一個男孩子沒有結婚。我的頭胎老大是男的，老二、老三也都是男的，老四是女的，已經結婚了，只有那老三男孩，還沒有結婚。

### 工作現況

我不僅是會吹笛子而已，我還會做其他的工作。目前我沒有時間做農務，我們在製造原住民排灣族紋樣的水泥方磚，可以貼在牆上裝飾用。例如：我們為來義國中的水泥圍牆貼上的水泥方磚，我也曾在台北的房屋上貼飾那水泥方磚。

我們南和村只有兩個人正在製造原紋方磚，但那製造工地不在我家，而是設在 Saudreng 老師的工作坊那裡。誰開始創意的呢？我的那位伙伴就是 saudreng（賴老師）。我們合夥大約有六年左右了。我們也做木雕的工作。

我們家也有旱地，但我們很久沒有去耕作了，連我們的芒果園也多年沒有管理了。我沒有時間，所以我們都不理那些農務了。

## 關於笛子

我們來義鄉單管口笛叫做 lalindan，也可以叫做 pakulalu。以前有很多人會吹。會吹的人大都是因為自己父親會吹，然後傳下來的。有一位白鷺村的人 tjuvelelem Tsamak 很會吹，但是現在病得很嚴重。以前古樓村我知道我的 vuvu 會吹，還有我父親的弟弟也會吹。那時雖有很多年輕人在吹，但是都不是很會吹。有一位 valilan Likis 很會吹，但是已經去世了。

日前我所知道的吹笛者，還存有一位是父輩的 drangadrang 先生（由舊古樓遷到南和村），但是他已經是非常的老，還有我本人，還有一位 Pailus（白鷺村）的 valeruk。新古樓村會吹笛子的有村長邱善吉（家名 Tjakisuvung）還有我的朋友蔣幸一（家名 Tjapalai），還有老村長周純秀（maitjar 家名 Rhujakutsan），此外就沒有人吹得好。那位名叫 gilegilau 的是住 Pailus 村的人，他已經死了，我聽過他吹的笛韻，我覺得他吹的笛音很像是古樓村的笛韻吹法，真會令人感覺到非常悲傷。

我除了會吹兩首傳統的曲調外，還會吹其他的歌。有一首曲調是快速的，也就是手指移動的速度較快（我到女朋友的房子外面時，用較快的速度來吹奏）。並沒有說一定要什麼時候才能吹笛，憑自己的喜歡想要什麼時候吹都可以。像我都是把笛子和口琴輪流吹。口琴我是跟別人學來、聽來的。日據時代老師有發口琴給我們，但是會的人不是很多，一個學校差不多只有一、兩個會吹。我們一直重複吹就好像是在對話、比喻（palutavak）。像我吹的這一段，就好像哪嚕灣一樣。我們每個人心裡想說什麼都不一樣，雖然吹出來的音都一樣。古樓村所使用的笛子都是七個孔的笛子，可是吹時最後一個孔不按。如果我們沒有開最後一個孔會不好聽。

大部分做笛子都是用 ka qauan 竹子，因為節都一樣長，又很薄，聲音較響亮。吹口的塞子是用較軟的，稱作 Vus 的樹來做。笛身大多雕刻人頭或百步蛇，但沒說一定要是頭目才能吹口笛和在笛身雕刻圖案。通常古樓村的頭目都不會吹笛子，頭目都不好意思向人家學習。頭目找女朋友時是由頭目的好朋友代吹。

當我還很年輕的時候，我經常遊走各部落去訪視情人，我知道在泰武部落也曾有人經常吹笛子，但是，吹的笛韻都不一樣，和我們古樓人所吹的笛韻不同，各部落所吹的笛韻都不相同。

我個人覺得那個時候吹這個笛子並沒有任何別的意義，只在出去尋找情人時才用得到。所以有關吹笛子，我認為最適合在深具傷感之悲淒中吹奏，以散發激情。這是我個人的基本理念。那種內心的感傷，就是我們對情人的懷念。我們對情人的那種懷思也會令人憂傷。這個笛子的聲音別人聽了就會將感受告訴我們說：「笛音真會令人感到非常悲淒哀傷！」我們就會想像說：「原來就是這樣的感受！」如果在半夜以後我吹著笛子經過他們的家，那被笛音喚醒的人，他們就會對我說：「如果你們吹著笛子經過，我們被笛音喚醒，我們的心就會感到憂傷，因此我們就不想再睡覺了，那種悲哀的心情不是能哭叫出來，乃是內心深處勾引起的回憶。」

當別人告訴我的孩子們說，我這父親過去常常出去訪友吹笛子的事時，我的孩子們都已經很大了。

我都鼓勵我的孩子學吹笛子啊。第三個兒子今年二十六歲，是開巴士的司機，他都將笛子放在自己的床邊學習，可是還不會。我曾經在小學教啊。還沒有人會吹，小朋友都很用力吹，我都叫他們不要那麼用力。

現在我的孩子們也要我不要再吹了，他們說聽起來好像有人去世一般，我們會害怕。他們也曾錄過音。錄音的帶子，被一個專門到各地賣東西的人一直隨販賣車播放，結果帶子都聽壞了。

## 二、邱善吉 (tsujui家名Tjakisuvung) 生命史

###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

#### 家世背景

我民國二十四年生。父親名叫 juriat，家名 Tjakisuvung；母親的名字是 kedrau 原屬於 Tjakuravu 頭目家血統。我父親純屬平民家戶，我的母親是女祭司 lavari 的孩子。我母親的父親名叫 tsamak 曾經擔任過司祭職務，他是屬於 Qurhiqurh 家系的血統。tsamak (外祖父) 的父親叫做 sarapel 也曾經擔任過男祭師(領導人)。我就從這血脈繼承男祭師 ( paraingan ) 的職務。那位 sarapel 祭師的原生家庭是 Qamulil 家系。

總之，我的母親的血統是來自原始大頭目家排行老二所建立的 Qamuli 家系。這家族是從部落創建迄今，世襲的頭目家系之發言人 ( qezipezipen )。因此我的出身必定是順祖神的旨意，經由 vusam (種子) 血統的脈絡出生。

我們家最早的家名是 Patjidres。我們的祖輩有位 muakai 女士與 Tjiluvekan 家頭目結婚，生了老大取名 Qarhutsangal，依傳統留在原家。老二取名 Tjanubak，結婚進入 Drasi 家。老三名叫 Dremedreman，往來義部落結婚，加入 Rhuvianian 頭目家，生了高武安先生。所以來義的高武安頭目具有來義和古樓雙方頭目的血統。

再說我們的最早的家名 Patjidres，從這家族出身的人名都是取很好的祖先名字，但是自從 Qamulil 頭目家系出生的祖輩名 muakai 前往 Tjiluvukan 頭目家結婚後，我們家族的好名字完全被 Tjiluvekan 家取用了。而我們祖先的後代又喜歡找平民家通婚，避談頭目身份。

我個人的生命、血脈完全是從 Qamulil 家兼頭目代言人的血統遺傳下來的，因為我的祖先 pari 的原生家庭是 Qamulil 家，而我父親的母親是第三級頭目家 Rhusudraman 家出生的。我全身體流動的血混合了各家頭目的血統。

現在我的家名叫做 Tjakisuvung，這家名要算是平民的家名，但因仍有頭目

的血脈關係，所以每次卜選副祭師（*paraingan* 領導人）或競選村長及鄉民代表時我都會佔優勢。

我父方的祖先是來自台東 *tjujaqas* 村落的大頭目家系，但是我們沒有將創始家屋（*vineqatsan*）移到古樓村，所以從古樓方面來說我們好像是平民家系。

我的家名 *Tjakisuvung* 是來自台東，比較大的家名叫 *Rhusudraman*（父親之母的原家）。從前有一位出生在東部 *tjujaqas* 村落的祖先名叫 *sapediq*（另名為 *penapedi*），家名 *Karevuan*，生序排行老二。他來到古樓和古樓村名叫 *kedrekedr*，家名 *Rhusudraman* 的女子結婚，只生了一個孩子。從 *Karevuan* 家應該推到更早的原家 *Lalerman*。*Lalerman*（*Lereman*）是創始家屋

（*vineqatsan*），那些外來的敵人、客人、及煙類等都不可以進入那家。所以另外蓋了一間房子，取的家名是 *Karevuan*。古樓大頭目的創立家屋也是一樣情形：通常那創立家屋不能住人，都另外蓋房子居住，在新屋可招待外來的客人或敵人，也可以抽煙。那位 *penapedi* 祖輩所生的老大名叫 *tsiamarh*（他的最後一代就是現任的金峰鄉鄉長，原名也叫 *tsiamarh*）。*tsiamarh* 曾和古樓 *Qurhiqurh* 家的成員結婚，只生了一個女孩子名叫 *muakai*。*muakai* 這個好名字是我母親 *lavari* 女祭師的第二個名字，所以我的孫女出生時，我們也給她取名叫 *muakai*。我的另一個名字 *tsujui*，也是從東部大頭目系統來的。我在台東 *Karevuan* 家時聽他們談論說：「*tsujui* 這個名字，我們都非常尊重。」我母親的名字叫 *kedrau*，也是為了尊敬她的原家而取的名字。

現在正推展原住民文化復興，我們一定要恢復這些頭目的權勢及地位。因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生活教育大改革，頭目的權勢因而消褪。但若僅有頭目的名份而沒有平民的支持也不行，所以我們願從平民的角色支持鼓勵日本警察所推崇的頭目 *Tjiluvekan* 家。

我始終也屬於 *Tjiluvekan* 頭目系統，因為我母親在古樓的原生家庭是 *Patjidres* 頭目家。據說 *Patjidres* 頭目家的屋簷和中柱都有雕刻，也有立體的雕像，屋內掛了很多的鹿角、山豬顎骨及牙、山羊、山羌、鷹羽毛等，該有的全部都有呀！他們也有向平民收貢物。*Patjidres* 頭目家系衰落的原因是因為本家世襲繼承的頭胎孩子 *pangur*（男）沒有後代。而排行老二的 *muakai* 與

Tjiluvekan 頭目 j 家結婚，這段事實前面已有所陳述。由於長子 pangru 死了以後沒有孩子繼承，所以老二 muakai 就把 Patjidres 頭目家的所有財產拿到婚入的 Tjiluvekan 頭目家。

依據老前輩們傳下來的話：在 Tjiluvekan 頭目家裡，最古老、最有價值的多條珠子並串的項鍊（drinepa）、特殊的珠子（pakuru，象徵頭目的權力）等原來是屬於 patjidres 頭目家而非屬於 Tjiluvekan 頭目家系的傳家寶物。所以 Tjiluvekan 頭目家也很怕 Patjidres 家的人。像這樣的重要的事情，前輩們會一代傳一代地交代給每一代的重要人物，就形成了口述傳說。

在日據末期，Tjiluvekan 頭目家有位 mudasan 頭目很受日本警察的推崇（藉以欺壓其他的頭目），他有辦法將古樓人的槍全部收藏在 Tjiluvekan 頭目家的大木桶（tsaju）裡。據說共藏了一百多枝槍。那既長又粗的木桶至少要四位體壯的男子才能移動。這個大木桶最後是以價值六十萬元由高老師收買了。

我母親生育五個孩子，我排行老大。據說當時父方家族給我取名叫 tsujui，母方給我取名叫 sarapel，是源自 Qamulil 原家的名字。

據家族的長老們對我說：我要出生的時候，母親陣痛了三夜非常痛苦，長老們宣告有生命的危險。在這樣的特殊狀況，按我們的傳統習俗，有關係的長老們都知道要把所有的甕（jirung）的蓋子全部都打開，包括父方 Tjakisuvung 家和母系 Tjakuravu 家內的甕蓋子都打開了，但孩子仍沒有出生。

第三天早晨有位 muakai 女士，特別到我母系原家 Qamulil 那裡將儲存小米種子的甕蓋打開了以後，我就順利誕生了。這些事實從我出生到現在不斷流傳著。據說我在黎明的時候出生了，依傳統禮儀，父親要到原出生家庭拿一份豬骨送給母親的母系長老，做為接納這嬰孩的祭物。當時由身為女祭師的外祖母 lavari 接收那份豬骨，然後儘快地向祖神祭告，用豬骨碎粉祭獻。據說當時她看見一顆星星好像火焰正在燃燒著，於是說：我們一定要注意這孫子的成長過程，他的出世很特殊。因為他是在長老前往祖輩的出生原家（Qamilil），將小米收穫祭時儲存小米的甕或竹筒的蓋子打開之後才離母體出世的，這必有某種預兆啊！」在場的親友都很驚奇。我的父系母系都是典型排灣族家庭，從結婚到我的出生及成長，甚至到現在，完全依照傳統生命禮儀、禮規和習俗撫育成長。

## 成長經歷

### 學經歷

我年輕的時候，讀了三年日本教育所，台灣光復後又讀古樓國民小學畢業，我考上了潮州初級農校，但家族長老不允許我到平地讀書，更不同意我剪頭髮。老師很怕家族反抗，便放我回家，以致於未能升學。

我的童年教育是日本統治台灣的末期，當我受教古樓教育所時，我最憎恨日本警察不合人性的打罵教育。記得我的媽媽在耕作地的工寮夜宿，沒有回家，當晚有人將日警用的馬偷走，日警動員順著馬的足跡勘查，發現那匹馬腳印有經過我媽媽夜宿的耕作地邊緣，循山坡方向逃走。那時候日警捉拿並大聲斥責我的母親：「由馬的腳印可以證明經過了妳家的土地邊界，妳為什麼不報案？是誰騎在馬上？偷馬的人經過你住宿的土地而逃走了！」當時，我的母親很堅定地回答說：「我沒有看到馬經過，我不知道是誰偷走馬！」

我媽媽說完了話之後，那位日本警察不顧一切就用鞭子重重的打了我媽媽的側身、手、腳、腿、膝蓋，這是我親眼看見的，當時我很同情我的媽媽，我內心很仇恨那日本警察，我一輩子難忘這一件事情。當時我是古狗樓教育所三年級的學生，年紀約十六歲，那位警察似乎看透了我的仇恨心境而有所防範。事後為討好我們家族，常找機會請我的外祖母 lavari 女祭師做治病的祭儀。

我少年時期原來不會喝酒，但是在當年的收穫節，我趁機喝醉酒。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我們青年團晚上經常有緊急集合，同時也規定我們男青年一定要武裝配戴番刀，手拿長矛或弓箭。當時我喝醉了，那位曾打我母親的日本警察對我說：「你的家最近，現在你卻是最慢報到的！」當時我很生氣又喝醉了，就把手上的長矛擲向那位日本警察，他怕得跑往辦公室躲藏，我當時抽出番刀追殺他不成，將辦公桌砍成兩半以洩憤。當時的青年團長就是 Paluvaqan 家的 maitjar(周純秀, 前任村長)，他命令我說：「回家吧！」晚上的緊急集合訓練就宣告停止。全部落的青年團也提前回家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預測日本警察可能會集體來捉拿我加以懲治，而我已有心裡

準備，假如日本警察打我，我很自信自己有能力反抗。果然不錯，那些日本警察帶了青年團長周純秀先生當翻譯，告訴我說：「今後不可以再有這樣的舉動，這次日警特別體諒你，因為日警曾經重打了你的母親，你存心報仇洩恨。」我就回答說：「我是喝醉了，我什麼也沒有想！」就這樣勸告了我，不久，日警就回辦公室了。日本警察就這樣看著我們長大了，也不敢亂打人了。其實我若真要殺日本警察，也是很容易的事，因為我們古樓的青年人數很多，我們的家族有七位獵人頭和獵獸英雄，我父母的二代親也有很多人。

第二年我內心很不服，我很矛盾地想：為什麼不讓我繼續讀書？是不是因為我曾有謀殺日警的念頭？為此，日警又到我的家來再度說明：「是你家裡的父母、親屬們不允許你讀書，沒有必要誤會日警，要自行檢點你個人的行為。」我聽了這些話之後改善了一些。最近我隨團出國到日本遊覽，我還回憶起這些事情，我深思：如果我有機會再遇到那位曾在古樓管制的日警名叫 arhimatsesang，我可能還會出手打他。

我最高興的事情就是接受表揚，或有人讚賞我。我年輕的時候長得很英俊，每次在跳傳統團體舞會中，長老會用雙連杯酒表揚美女俊男，鼓舞我追求榮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老實說：我服兵役前沒有人敢喜歡我，也沒有人敢面對面地跟我說話，在路上迎面而來的人都會閃躲。

我就在家鄉隨同父母生活，務農、打獵、身體鍛鍊得很強健，因此被徵召服兵役。訓練結束後被調到金門前線，遭遇八二三砲戰，約四個月後才有機會乘船回台灣光榮地退伍了。

我特別想感謝的人是已亡的 medrang 先生，他是 Tjavutiring 家族的英才，我服兵役前夕特別來開導說：「你那暴力的行為要從內心徹底根除，要從善出發。在軍中有各種訓練，務必要服從命令，遵守軍法。如果你不聽我的開導，很快你就會被槍斃。反之，我們如果勇於幫助弱者，同情病者，我們會受尊敬，別人會感恩、依恃，願你光榮地回鄉吧！」因為打戰，有許多古樓人當日本兵沒有返鄉，生死不知。我當時要服國民兵役，深受族長們的關懷。我出發時照禮俗做服兵役的祭儀，在 Rhusivauanan 祭屋接受增強靈力，還有一群男青年到來義休息站那裡歡送我。當時我的心很沈重。我終於入伍，有再受教育的機會。我開始深思往

事及前輩們的訓悔，並決心守軍法。

在軍中，我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協助那些體弱無力的同伴。我們全副武裝出外行軍時，在中途有的同伴會昏倒，有時我替三人扛武器，事後他們都很感激我，大家都成了好朋友，在假日時帶我出外，請我吃飯，我才體驗到勇於幫助弱者真是快樂的事，也受到表揚。我退伍以後還特別找 Tjavutiring 家族的 medrang 先生表示感謝，他的話使我成了有用的人。從那時起村落裡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甚至意外事故，我都很樂意地前往幫助，因我有足夠的力量跋山涉水。

我服兵役退伍後，部落內的頭目、祭師、長老們談論協調後，在女祭師行卜選祭儀時，我就很順利地被選立為男祭師（統帥），處理有關整個部落性的禮儀。

光復以後（約民國四十五年）古樓村人都由舊部落遷到現址，目前我仍是屬於 Girhing 頭目家系和全村落的男祭師（paraingan），地位不下於通靈的女祭師（puringau）。我們男祭師的職務有幾項祭儀與女祭師不相干。例如：開始安立房屋中心柱子的祭儀（patagil a seman umaq），或為部落作阻攔祭儀（paki qetseng tua qinalan）時，都由男祭師做儀禮的主祭。

古樓村遷到新址後，我們需要賺錢生活。居民受雇到山上做砍草工，不幸發生意外，死亡多日才被發現全身腐爛生蟲。在這種狀況有很多人都不敢接近，從山上現場要扛負時，通常沒有人願意在屍體後位扛，因為臭氣會撲向後面扛的人，凡心肺胸腹不好的男子會因此嘔吐。在這方面我可算是全部落男人中的唯一勇者。我不怕處理已意外死亡多日的惡臭屍體，我勇於親手處理妥善，隨後我仍然能如常吃飯。因為在我內心裡沒有骯髒的禁忌，我常接抱屍體，安葬死者。

例如有一次從台中縣來了一通電話說：「某人情況很嚴重！」我就陪他長兄前往台中縣山上，果然他在山上已經死了，當時只有我們兩個人面對這一具屍體。我們準備從現場扛到河床那裡，但沒有好路可走，死者的長兄在前方扛負時就會往前面匍倒，叫他到後方扛負時就會蹲下滑倒。當時我很同情他沒有體力，因此當我們在中途休息時，就在路旁砍了茅草及蔓藤，編織成床後把屍體捲好捆縛，我就好像扛負一把木材一樣地單獨扛負了這一具屍體。扛累了，就好像把木材一樣地直放在樹幹旁。我現在回憶起來，當時我真有出奇的力量及勇氣可以單獨把那一具屍體扛到河床那裡。

另外再舉一個例子：又有一次我們和檢察官一起上山，到達現場一看，知道他在幾天前就死了。那具屍體已腐爛生蟲了，檢察官寫了驗屍證明後，還是沒有任何人敢去處理那具爛屍體，我看了在場的人的臉色，最後我就把我的衣服脫光只留內褲，將腐爛屍體用塑膠袋包裝好放在棺木內運回古樓。因現場沒有水可以清洗沾在手及身上的爛肉，我忍受了半天才有水清洗。當時我才體驗到黏在人體上的腐肉很難洗滌。我塗上肥皂粉，再用手指抓洗，再用刀刮洗也洗不乾淨。我回到家洗幾次香皂，再用很熱的水沖洗後才完全清除那臭味。事後當然還是要按照傳統儀式處理，才能算完成一切工作。這就是我感受到最困難的事情。

我覺得在人生的過程中充滿了多許奇妙的、驚奇的事情。但是由於每個人的靈力（ruqem）有差距，產生不同成效。例如從村落的男祭師/領導者（paraingan）來看，有的領導人物在位時，很自然的使全部落的人更互助合作、更團結一致、更進步繁榮，這樣的功效看來就像是奇蹟。

我退伍以後有族人評論說：「哎唷！邱善吉比較成熟了，很有責任及使命感，完全變化了。」有許多人支持我競選村長。當時的村長候選人有兩位，另一位的票數只達基本票，而我以五百多高票當選村長，那時我年齡才三十四歲而已。老實說：「我們Qamulil家系的票源不太多，曾有一屆我和Qamulil家的宋朝輝先生同時競選村長，三位村長候選人，兩位屬Qamulil家系，因此每家分票結果我們兩位的票數完全相同，而另一位僅多三票，當選了村長。我們的家族已有如此的落選經驗，所以每屆競選鄉民代表或村長時，在家族內只能協調推薦一名參選，如此才較有當選的把握。現在古樓村的總票數增加到六百多票了。當我們候選人看到開票結果自己是高票當選時，內心會無比高興，很有榮譽感。所以當選或不當選，我都會高興或難過得差點昏倒。」

我擔任首次村長時就得了全省優秀村長獎，也第一次前往行政院領獎章。這樣的績效我自己也感到很驚奇。我已擔任二十年的村長，目前可以看到的成果有村中的中山路、中正路、往墳墓、往上山等的道路都拓寬了。現任內省政府核准三千萬元修建水泥橋，目前已完工通行。古樓村的發展如奇蹟式的快速進步，我感到非常驚訝，猶如造物主naqemati正啟示有關單位將經費轉向古樓村一樣，因此在三年內有很多的工程一批一批地完成了。中山路公園已蓋好第二座活動中

心，我感到十分的欣慰。

還有我們遷到現址後每屆五年祭（maleveq）召眾祖靈歸來歡聚之前，女祭師會卜選兩位男祭師，第一位卜選出來的就是大司祭，第二位就是副祭師。我有時會被卜選為大祭師或副祭師。當我被卜選為大祭師時，在那五年之內村人獵得豐富的獸類。我內心常想：那位造物者的靈力（ruqem）及運氣（sepi）是有選擇安排的。

從小至今我的骨架體質能力都很好，前輩族人都很稱讚我的為人處事。我在舊古樓成長茁壯，我從19歲開始到50歲為止，力量超越全部落的族人，負重比賽時我都得第一名，獲得極大的榮譽。我目前63歲，擔任村長、調解委員及副祭師。我已高票當選兩任村長和四屆鄉民代表。

我的家是傳統務農維生。此外我會雕刻，也會蓋房子。我很喜歡吹笛子、打獵，我任何工作到手都會求好心切地將它完成。

### 學吹笛

我大約十八歲才開始學笛子。我們只要仔細看手位，注意聽音律，模仿好就行了。教我吹笛子的師傅名叫 sarapel（家名 Tariu）。有關笛子的意義有：（一）據說在以獵首為榮譽的時期，笛聲就是出外行動的暗號，因為在路上談話會被埋伏的敵人察覺動向。通常要出發前在屋外吹笛子，那些埋伏的敵人會以為是鳥叫的聲音。同樣地，我們在路上吹笛子時，敵人會錯聽為鳥叫聲。（二）我們年輕時，笛子是我們出門探訪女朋友時不可少之物。我們出發以前在家外面吹笛子，暗示我們已動身了。我在路上吹笛子，表示越來越接近了；到達女朋友家門外的休息石台吹笛子，暗示我們到了。那時候，女朋友的父親或母親會開門說話，有的會拿檳榔招待表示歡迎。以前的人很早就關門以防敵人入宅。那笛子的聲音就是夜晚訪女友往來的暗號，聽熟了就能辨認是哪一位吹的音調，也因此得知他到哪一家去了。

從前凡是男人都該學會吹笛子，因為晚上只有男子才可以出外訪友，大家各吹各的笛子時聽起來都好像是鳥叫的聲音。從前我們在路上吹笛子，有時會將敵人嚇跑。

而那笛子是越吹越動聽，後來就演變成男人出尋探訪女朋友的伴隨樂器，就好像是現代年輕人唱的流行歌曲，盛行於不同的時代。但是，像我這樣真正會吹笛子的人已不多了。

當年我受族內長老提拔鼓勵，我自身也很努力求上進，被譽為傑出青年，因此我更認真地學會吹笛子。長輩們說：「萬一我們遭敵人侵襲，你務必要站在前面率領男人抵抗。」這些話都已成為事實，我真的曾不顧一切站在前線交戰過，而且我也很用心地學習吹笛子。

我年輕時，那笛子是我隨身攜帶的寶物，我每次到來義部落(tjalakavus)探訪現在的妻子 uluman 家時，我都有帶笛子去吹，因此來義人給我取了一個外號：「身帶竹鞭子（笛子）的男人。」當時部落的很多人都對我說：「我們聽到笛聲之後下半夜很難入睡，因為非常悲淒動人。」

我從未聽說白天吹笛子的事。男人都是在晚上出去訪視女朋友時才吹笛子！還有，在喪家或其附近都禁止吹笛子。

我們聽了笛子的聲音內心會感到十分淒涼、悲哀。如果我們在深夜到屋外吹笛子，全部落的人幾乎都不能入睡了。笛聲會使得多愁善感的人悲哭流淚，吹笛子的人也會同感傷悲將怨恨化為愛。會吹笛子的英雄很善良。

有一段時期，我播放吹笛的錄音帶給全村的人聽，隨後我才報告事項。村民很快地反應，表示很高興聽到那難得的笛音。我對吹笛子很有興趣，曾參加三次鄉或縣舉辦的吹笛比賽，都得了第一名。我也常代表古樓村或來義鄉參加歌唱比賽，也常得第一名。我原來也會吹口琴，但很久沒有吹了。在居舊古樓時不會吹笛子的男青年必定會吹葉片（padraing），用葉子吹出的聲音類似笛子聲，他也必定會吹好聽的口簧琴（laluverhan）。

笛子通常是我自己消遣時候吹的。多愁善感的時候也想吹，是我們出外尋視女朋友不可少的伴侶。對我來說，吹笛子能消除我的疲勞、痛苦、寂寞、哀傷，只有投入吹笛的人才能體會吹笛的妙用。

## 交女友

家族長輩告訴我：凡是沒有結婚的女人，你都要用女朋友心相待。因本族沒

有與女人單獨戀愛的觀念（結婚是由父母做主），要等到男女雙方父母同意，由男方家族主動求婚、訂婚，才算建立了雙方確定的婚約關係，所以我們男青年普通都要組隊到村落中訪視女朋友們的家。此外，我們男青年也會兩、三位一組到土扳、來義等外村訪視一起成長的青少女們。當時從古樓村到台東土扳村通常都要走五、六小時才能到達。當時的我常到土扳村與女朋友換工採收小米等，每天早、晚往回古樓到土扳用跑的，我只花約一個半小時就可到達目的地，年輕時代不會覺得很累。

我的笛子常是我的遊伴，但是，如不夜宿時就不帶笛子。記得我從青少年時期，已有超過平常人的力量，因此，在收穫（越年）節時常在土扳村或古樓村參加負重比賽等，我常得優勝，而在歡樂歌舞的傳統選拔俊男美女的活動中我又被選為俊男，接受頭目進酒稱讚，內心感到無比的榮耀。我結婚多年後才退出比賽等活動。

我深深感覺到那時代的女人很貞潔、很清白、很保守，服裝很適切，僅露出後小腿，非常好看。我們男青年都很好奇，又常幻想那綁腿方布被樹枝掀開的景象，希望多看幾眼。當小姐的腳趾碰上石頭或踏錯石階時，跟在她們後面走的男青年都會趁機瞧瞧那可愛的小腿。

舊古樓那裡沒有電，路又很狹窄，我們夜間訪女友時通常用蘆葦桿做成火把，有時候沒有帶火把就出去了。若在很窄的石階路上發現熟人迎面而來，但並沒打算到這人家去，又很不願意讓他察覺我們的目的地，因此看到認識的人就隨時躲避讓路。但舊古樓的路又很窄小，都是石階、石牆、石座、石椅，閃躲時就常被石頭邊緣碰傷，很痛又不能發聲，這些事都讓我很難忘記呀！

我們以往在排灣族的社會裡，最難忘的就是我們年輕時期輪流換工的情形。例如我們換工時當黃昏將臨之際，我們男青年為了表現我們很有力量，通常會超量砍伐木材。在最辛苦的爬坡路上，只要女友走在前面，我們扛負的木材就不覺得很重。我們在路上也邊談邊確定明日要到哪家工作。當時我們並不富裕，卻充滿了喜樂與興趣。以前在舊古樓時，清晨出發以前習慣到屋外的休息台唱歌，表示大家該啟程了，換工的友人就往部落外的休息台集聚，然後一起前往指定的地點工作。這樣的歡樂、互助的日子一直銘刻在心。我們那時代的男青年都組隊探

訪青少年，沒有單獨談戀愛的經驗，因為結婚都是父母決定的。

## 婚姻

我年輕的時候常到 uluman 家工作，得到她父母讚賞。當時我們彼此都很談得來，兩個人有很圓滿的愛意，雙方協談好聘禮（risi），很順利地結婚了。這也是我們特殊的姻緣，使她不會孤單。我們雙方家族長老們陳述家譜時才知道我所愛的少女之母是 muakai，她的媽媽原屬於古樓 Padrengan 家，有親上加親的天意安排。她父親是來義人，但有一半平地人血統。據說那位平地祖父的太太病逝後，他很喜歡上山打獵，遇上了祖母，二人同居後生了我太太的母親 muakai。我岳父也曾和 kalaiurhan 家頭目結婚，只生了一個孩子就離婚。我太太是父親再婚所生的孩子之一。

我和太太共生了兩個孩子，老大是女的名叫 lavari，記得她出生時隨身有帶神珠（zaqu，表示可成為女祭師），但孩子長大以後就和佳平村的 qarhutsangal 先生結婚，沒有機會做女祭師的學徒。長女已生了三個孩子：頭胎孩子名字叫做 muni（tjuku），第二個孩子是男的，取名叫做 tjivuruan（juriat）；第三個是女孩子，名叫 sakenge（juperang）。我和妻子生的老二是男的，名字叫做 pulaluyan，已和 uni（家名 Tsalas）結婚，生了兩個孩子：頭胎是女的，名叫 sauniau（家名 Kedrau），第二胎是女的，名字叫做 muakai（lavari）。

## 創造者的安排

有關我的人生，除了祖輩 muakai 到 Qamulil 家將儲存小米種的竹筒蓋打開後我才順利出生的傳說外，我個人感到很奇異，也很相信神祖給予我的特殊能力。頭目及重要人物要死亡前，都會安排我到現場，說出一句遺言才斷氣。例如曾有一位頭目，因病重已有一星期沒有講話、沒有吃飯，但在臨終前他突然開口說：「快叫 sarapel（邱善吉）來吧！我有話要告訴他。」病人的家屬立刻四處找我，帶我到病床前。這位頭目臨終前只對我說一句話：「你要特別小心！sarapel，創造者安排了你的出生，我們絕對不要做任何的改變！」

( kinemenemu ! sarapel , urhi ka tisun a inarang nua naqemati , ini tje kivara tu kemuda ang ! ) 」頭目說完這句話後不久就斷了氣！

同樣地，Tjiluvekan 頭目家的祖父 mudasan 也曾這樣叮嚀後在黃昏斷了氣。

那位我出生前曾到 Qamulil 家將儲存小米種子的竹筒打開的 muakai 女士晚年時生重病，已很久沒有說話。奇妙的是她在臨終前突然開口，叫家裡的人找我 ( sarapel ) 去，我立刻跑到她的身邊，她開口對我說同樣的那一句話，就斷了氣。

我的祖母是女祭師 lavari ，她要死以前也同樣叫人找我，我坐在她床邊表示關切，她也在講了同樣的話後斷氣。

有位男祭師/領導人 ( paraingan ) 名叫 gagu ( 家名：Qurhigurh ) ，他要死以前也同樣叫人找我，也講同樣的話才斷氣。他死了以後我才繼承他男祭師的職務。那位名叫 gagu 的祖父也有一個和我一樣的另一個名字：sarapel ，他的原出生家是 Qamulil 。那位祖輩 sarapel 是與 muakai 結婚後加入 Qurhigurh 家，然後遷往東部 tjujaqas ( 賓茂附近) 。他們生了頭胎男孩取名叫 tsamak ，是男祭師 ( paraingan ) 。tsamak 結婚後生了 gagu ，又繼承男祭師 ( paraingan ) 的職務。這位 gagu 祭師和我母親是兄妹關係，因為我生前就被造物主安排了，因此我舅舅病逝後祭師職就由我繼承到現在還沒有換人。

那位 Qamulil 家名叫 pia 的人在死前也叫我去講同樣的話，就斷氣了。

還有我的親生母親重病時也失去了說話能力。但奇妙的是母親死前突然說起話來：「趕快叫 sarapel ( 邱善吉 ) 起來，抱我坐在藤椅上，我有話要說。」我聽到了立刻起身，抱媽媽坐在藤椅上，不久媽媽講同樣的話就斷氣了。我雖然不很理解他們所講的話，但也為此我不敢去改信外來的基督宗教，也不敢冒昧地向任何教會報名。常有牧師對我說：「只要你入基督教，古樓村居民很快地就會全面信仰基督。」

以往我們排灣族的孩子從嬰兒、成長、升青少年、增強靈力等在生命過程中都按傳統接受各階段的生命禮儀。我個人猜想：前輩們臨死前的遺言可能是這個意思吧！是要後代不可將此改變的加強用語吧！我們做祭師的領導人物只要發

現村民有特殊困難時，我會按照祖先傳下來的方式儘快地拿豬骨及刀切一些碎骨，先哈一口氣後向創造者和祖先祭獻祈求。

例如我在家時，孩子或孫子不停地哭鬧而母親無法制服時，我也同樣地拿舊骨及刀祭獻，祈求解除困擾。嬰孩很靈敏，會立刻止哭，這是事實，在一般家庭中經常發生。我更驚奇的是遷居以後有一年發生了暴風雨，河水上漲，沖毀了日據時代築設的堅固河壩，當全村落都面臨這天災或瘟疫傳染病的危機時，我們男祭師（領導人）主動地立刻起身，拿豬骨或抓頭目的小豬宰殺後到全村落的墊村祭位（tsangel）那裡傳遞祭物，同時在獻祭時口呼喚祈求語：「祈願創造者俯聽我們的懇求，阻止污水損害全村落與居民」。這個墊村祭位我們排灣族並沒有在明顯的地方立石，因為我們怕不明白的人會往那立石祭位亂吐痰、大小便、放火而使它污穢，因犯禁忌而受懲罰。男祭師通常是在特殊危機中執行任務。奇妙的是在許多暴風暴雨、落石、樹倒等危險情境中，從未傳來男祭師受傷的消息。我很相信創造者在各種逆境中時時保護助佑我們。

近年有大颱風，古樓村上方的河床大水急漲，我眼睜地看著樓房被大水沖塌，剎那間一大塊土地就坍塌了。當時我們男祭師立刻到Tjiluvukan頭目家抓了一隻小豬，並拿舊豬骨到河邊宰豬編列祭物，並向造物主請求終止水患。我們馬上看見水在減少，而那教會旁邊養了七頭豬，豬舍下面的土被大水挖空了，我儘快地將祭物綁在教會的邊緣，那水勢立刻減了，豬舍也沒有倒塌，教會也沒有受損。江牧師回來的時候就對我說：「感謝主！」。

我有一次重病在醫住了很久，有一天教會的信徒到醫院為每床病人祈禱，他們到我的床前時，有人對我說：「朋友！我知道你不是信徒，我認識你，你就是排灣族部落堅守傳統信仰很重要的領導人物又是祭師。但是，如果你沒有異議，我就為你禱告」。我回答說：「我不反對你們為我禱告！但是，我絕不要做基督信徒，因為我的生命是在Qamulil家儲存小米種子的竹筒打開了以後才順利出生的。不過我目前身為村長，教會如有任何活動邀請我時，我常以來賓的身份去參加。我也會送禮金給教會，遊行活動前我也會廣播請村民配合。我就同意他們當場為我祈禱！」

當他們為我祈禱時，我感覺全身好像有微電波正在抖動，最後我感到很舒

暢。劉牧師為我禱告後很快地離開了。當時我就思索很久：我們的源頭——創造者應該都是一樣的，因為我的心神突然振作而好轉出院了。

我曾病重住院三次，每次回來就邀請女祭師為我做治病的祭儀。同樣的，我全身皮毛好像有微波電風奇異地在舒散，因而好轉了。我承認本族傳統信仰由女祭師所做的治病儀式的功效及信仰基督的治病禱告效益都是創造者 naqemati 賜予的。

有一次我在很重要的慶典舉行前做了一個很特殊的夢。我夢見自己在大武山（kavurangan）上四處巡遊，我在看見了祖先 lemej 的房屋、Tjiluvekan 頭目家的房屋，和外國人的教會及漢人廟宇以後很快地甦醒了。我感到非常奇妙，我深思了很久，得到啟示：這是事實，因為從創始以來到現在已有不少的獵人、登山者、探險者、還有飛機墜落罹難的洋人或漢人（閩南人）等死在那裡。也就是說他們的生命最終歸屬於那座山，已有各種族的靈魂在大武山共享幸福。所以我總認為我們不能互相爭論與批判，因為我覺得不同的宗教儀式都有其神性功效，對人都有助益。

我有一位親戚名叫 uni，是女祭師（現住在台東南田村），我病情最嚴重的時候，她就做了卜問，想知道究竟要用怎樣的儀式才能治好那病痛：要依照排灣族傳統做治病儀式呢，還是要用現代外來教會的儀式來治病？那神奇的珠子

（zaqu）會在葫蘆表面上顯示究竟同意用那種方式治病。據女祭師 uni 說：「有時候那黑色珠子 zaqu 會停駐不動，明示神祖同意用外來教會的禱告方式治病；有時那黑色珠子會定住，明示神祖同意用傳統治病儀式來治病。」我曾看過有些教會的治病儀式是用樹枝灑點水，同時唸祈禱詞，那生病很久沒有起身的人真的也很奇妙地好了。

我認為創造者給了我很特殊的能力，使臨終前的老頭目、英雄人物、老司祭及有功績的核心人物都找我去，告知同樣的話後才斷氣。對這事在場的人不知有什麼看法，但我相信是創造者賦予的說話奇能。

還有我常夢見祖神，但是我總是看不清楚他們的臉部，我只看到下顎以下的部分，我每次作夢時一定有位祖神一道來。

## 古樓遷村

在日據時代，我們古樓村落就已經很發達。記得全部落約有 666 戶。從古樓村分遷出去設有爐灶（*pataragal*）的頭目家戶目前約有 52 家頭目。日本統治台灣末期古樓村落就分別遷往台東金峰鄉、達仁鄉的村落和屏東南和村。留在古樓村的人是不願意遷出的固執家庭。遷往台東金峰鄉的戶數約有 120 戶；遷到台東達仁鄉的戶數約有 170 戶；遷往屏東縣來義鄉南和村的戶數約有 220 戶；留在原古樓故居的戶數大約有 230 戶左右；另有自行遷往其他村落的戶數沒有計算在內。

早先遷居的主要原因是日本警察鼓勵村落遷散。台灣光復後宣導古樓人數戶數太多最好遷移，所以那時候平民家戶完全看他們所屬頭目的遷移動向，跟隨著遷徙。那最早遷居的是古樓社 *tjenerhal* 地區的部分居民，他們遷往 *gadu*（山上的意思），再遷到 *tjujaqas*（太麻里東上方，現名新興村），也有部分的人遷到 *kanadun*（金崙村），*jumul*（賓茂村）。

台灣光復後約在民國 42 年開始，在村民大會宣導後才陸續遷到新址古樓村。我們最珍惜的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禮儀習俗。我們好像要面臨生命的災難般很難接受遷村的事實。村民的心聲很難以三言兩語傳達。我們在遷建的新古樓村迄今約居住了 43 年，遷往南和的居民約住了 50 多年，遷往達仁鄉的居民約住了 60 多年，遷往金峰鄉的居民約住了 65 年以上。

我們遷到新古樓村三年後仍然很難適應。當時男人幾乎都附魔了，每晚至少有五戶的男人看到魔鬼（*gemaral*），非常可怕；有的男人就在附近的荒野飛越橫過，家裡的人都束手無策。他們都邀請我到現場協助，我只靠創造者和歷代祖先的名來詛咒驅除邪魔。魔鬼脫離了以後，那位男子才恢復正常。陳述當時情形：「有一位盛裝的勇士穿著頭目式的刺繡長圍褲，上身穿獸皮衣（*tsabuk*），身邊帶著一隻狗，常在引誘我跟他游動」。

過了一段時間，我才聽到 *tsarasiu* 村落的人說：「古樓國小現址那裡曾埋葬一位名叫 *qarhutsangal* 的頭目。他的家就在那裡，他和狗一同死在該處，埋在一起，所以常出現陷害古樓男人的模樣就是他的遊魂。因此過去在國小那一代

不可以放鞭炮，但順應時代的發展，後代的人已不在乎這樣的傳說了。

另外還有兩兄弟暴死在上方的河床。一次比一次更恐怖的意外事件發生，我們古樓村的長老們便集會討論，認為新古樓地主的神靈很凶險，已造成村民的不安，便決定請卓太平祭師率領男青年前往舊古樓，做遷移祖神祭位的儀式。

我們部分男人就在 tjuaqaraj 中山路（古樓國小西山坡上）那裡設立村落祭位(tavitavi)，以及村落插標處向祖神獻祭物的祭位。此外還為死在那地方的 qarhutsangal 頭目的靈魂奠定了祭位。我們奠定了各個不同的祭祀石位後，第二天晚上就不再鬧鬼了，全村居民得到平安。這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奇事。老實說，我並沒有親眼看見魔鬼（general），但是我關心的是那些被鬼附身的人的安全。記得那些附魔的人會產生特殊的能力，例如有一位長期臥床氣喘很嚴重的病人，有一天他附魔了，立刻起床跑出去，跳躍過大水溝，他的能力突然超過一個正常的健康人。家人會到我家邀請我去制服。一個晚上有六或七個人附魔時，我會異常地累。但那些附了魔的人都談論說：「那些魔鬼看到邱善吉來了，魔鬼就互相談論說：sarapel（邱善吉）來了，我們走吧！」他們離開後，那些人都會恢復正常。有位年輕人說：「sarapel 好像神一樣，連魔鬼都會怕他！我們不敢面對看他走來，寧可繞道跑走，內心有點害怕，喝醉了更想跑走。」從那時年輕人都說：「邱善吉是年輕人的班長」。

我們要遷居以前人人都心慌意亂，我沒有看到有人做什麼儀式。我們原來打算要在新居地設立插標處祭位（tsineketsekan），但我們的祖神靈始終留在舊古樓村，沒有遷下來。所以我常做夢自己仍留在古樓居住。剛遷居時，我們的心靈和祖神都留在故地那裡。剛遷下來時男女老少居民只要出門行動，就會遇到新地主的靈魂，立刻就生病，精神錯亂，有生命危險，直到我們到舊古樓那裡用祭儀招請我們祖神，宰豬遷移祖神的祭位，再另外為新地主神立石位，並回復各項正式的、公開的祭典活動以後，全村居民的心神才安定下來，迄今已將近 50 年了。

我們移居現址以後所做的祭儀多編列了一份獻給新地主神靈的祭物。祭儀中的祈語也很明顯地可以分辨：nia vuvu 指的是我們的祖先；a kavuvuan 指的是那位新地主神靈或意外傷亡的人。

## 關於笛子

除我之外古樓村目前還有kapang（家名Tariu）很會吹笛子。以前老人家都很會吹笛子。古代男子去找女朋友（kivala，有探訪之意）時，敵人有時候會埋伏在路上，所以他們要用笛子作暗號讓其他人知道要去或者不要去。笛聲主要是吹給女朋友聽的，她們都知道這是誰吹的笛聲。有時候是單獨一個人去找女友，有時候是大家一起去。出去找女朋友時在路上吹奏的曲調別人聽到了都會說那可能是鳥叫聲，但是女朋友一定知道是誰吹的。到了女朋友家門口不會馬上進去，會先在saulaulai的地方坐著隨意地吹。

古樓笛子都有七個洞。第七個洞吹時不按，只是為了使聲音有所曲折，若塞住的話，聲音就會扁扁的；如果第七個洞開得很大，會很大聲，但是吹時很費力。我們古樓村只用稱為kaqauan的這種竹子做笛子，別類竹子不能做。kaqauan竹子可以做竹製的用具。竹子不一定有洞，但有時這種竹子裡面有水。以前的傳說提到我們人死時會到kaqauan竹子裡面，竹節中的水是死者的眼淚。通常裡面有水的竹子就不會發出聲音。老人家就會說：像這樣發不出聲音裡面有水的竹子已經被神靈祖先（tsemas）放進了眼淚，所以吹不出來。簡言之，老人家就是說我們死後會在竹子裡面，而我們（留戀人間）的眼淚也會在竹子裡。做竹具的人如看到這種有水的竹子，他們也會說這個竹子比較脆弱，已經有眼淚在裡面了。做笛子的人也會說：不會出聲的竹子是已經有眼淚在裡面。但也不是整叢的竹子都會有水，大概也支會有一支會有水。

kaqauan竹子的葉子在祭儀裡面好像也有用到，把它當作是接水之物，如果我們做一種祭儀目的是為了驅趕傳染病、蛀蟲等，我們會用這個kaqauan的竹葉。因為這種竹子裡的水是死者的眼淚，所以這些蟲會害怕。

吹笛子的聲音有要表現心裡的眼淚。老人家有一首歌曲的歌詞來形容一個人的愛：我愛戀你的眼淚就裝在竹子裡面（ku vurhuvurhan tjanumun，si-dalav-ta-kaqauan-na）。ku-vuluvulan是「意亂情迷」，意即「我對你的情意」；

而si-dalav是象徵的意思，就是愛你愛得哭死了，我的眼淚流到竹子kaqauan裡面；就是愛得受不了，眼淚掉到kaqauwan裡。愛是jengeraian。

古樓稱笛子為raringetan，不叫做kuraru。raringetan是paurauran（思念、愛戀）的意思。如沒有raringetan就沒有paurauran。古樓這裡沒有人用鼻子吹笛。

笛子的聲音像哭的聲音。吹笛子時笛聲要吹得很悲哀的樣子，要吹得很長、很動聽，是自己心情的表露，讓對方知道我們對她的愛意。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第六章 雙管鼻笛曲譜記錄與分析

### 一、吹奏特色分析

本計畫共收錄、採譜鼻笛曲七首，每一首都列出五線譜與簡譜，並將使用音、音域、起首音型、結束音型於五線譜後分別列出，且將指法繪表於最後。七位受訪者中郭榮長、余施金城已過世，但郭榮長留有影、音紀錄，故指法表仍能記出，但余施金城僅有錄音資料，故無法列出指法表。

所有受訪者都使用雙管鼻笛，其中一管不開音孔，另一管開音孔，開音孔數多為三孔，但也有不同的，至於開音孔管置於左方或右方，或以那幾根手指頭按音孔，則各別差異很大，顯然沒有統一方式。現將各人特色分述於下。

#### (一) 蔣忠信 ( rhemaliz 家名 Tjuvelerem , piuma 平和村)

開孔笛置於右方，共開三個音孔，右手食指、中指按上二音孔，左手食指按下方音孔，全部三個音孔都使用，因此每一個泛音列有四個音，吹奏時使用第二及部分第三泛音列，音域有一個八度；起首音及結束音都停在相同的長音 d'，為全曲最低音（第二泛音列）全部閉口音。

#### (二) 李秀吉 ( tsemeresai 家名 Palius , uakaba 涼山村)

開口笛置於左方，共開三個音孔，左手食指、中指按上方二音孔，右手食指按下方音孔，全部三個音孔都使用，因此每一泛音列有四個音，吹奏時使用全部第一、第二及第三泛音音列，音域為兩個八度；起首音與結束音都是長音 g'，為全曲中音域（第二泛音列）的全部閉孔音。

#### (三) 鄭尾葉 ( tsamak 家名 Paqadrius , piuma 平和村)

開孔笛置於右方，共開三個音孔，右手食指、中指按上二音孔，左手食指按下方音孔，全部三個音孔都使用，因此每一泛音列有四個音，吹奏時開孔笛使用第二及部份第三泛音列，開孔笛音域為大六度；起首音及結束音

分別停在長音 g' 及 c'，為第三及第二泛音列全部閉孔音，後者且為全曲最低音，但最後結束時加一開最低音孔的短音。

(四) 謝水能 ( gilegilau 家名 Paqadriu, piuma 平和村)

開孔笛置於右方，共開三個音孔，左手中指按最上方音孔，右手食指、中指按第二、三音孔，因此每一泛音列有四個音，吹奏時開孔笛使用第二及部份第三泛音列，開孔笛音域為大六度；起首音是長音 a<sup>b</sup>，音，為第三泛音列全部閉口音，結束音並非一長音，但基本上是以第二泛音列最低的全部閉口孔音為主要延留音。

(五) 金賢仁 ( ligeai 家名 Tjaududu, paiuan 排灣村)

開口笛置於左方，共開六個音孔，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按上方三個音孔，左手食指、中指按第四、第五音孔，最下方第六個音孔不按，一直開著，因此形成了右手不開音孔笛與左手開音孔笛全部閉孔時，二音仍差小三度的特殊現象，所有其他鼻笛吹奏者都沒有此一情形出現。

每一泛音列有六個音，吹奏時使用第一及第二泛音列的全部音，音域包括兩個八度，起首音是長音 f<sup>#</sup> 及 a'，是第二泛音列最低音，結束音型基本上與起首音相同，但最後結束時開孔笛加一開最低音孔的短音。

(六) 郭榮長 ( gilegilau 家名 Amulil, kuraluts 泰武村)

開音孔笛置於左方，共開三個音孔，右手中指按最上方一音孔，左手食指、中指按第二、三音孔，但只使用上方二音孔，因此每一泛音列只使用三個音，是所有被採訪者中使用音最少的一位，吹奏時使用第一、第二兩個完整泛音列及一個不完整的第三泛音列，音域達兩個八度；起首與結束音都停在相同的長音 d'，為全曲中音域（第二泛音列）全部閉孔音。每次吹奏長音都有很強顫音效果，是郭榮長吹奏與別人特別不同之處。

(七) 施余金城 ( sujaru, 原屬 tjukuvul 德文村，後遷 tugin 東源村)

由於受訪者已過世，且只有錄音資料留下來，因此無法分析其指法，但根據採譜，其開孔笛音域為大六度，起首音為長音 f'、c''，結束音為長音 f'、f'，但最後結束時加一開最低音孔的短音。

綜合以上分析，開音孔笛置於左邊或右邊演奏各有三人，持笛時左手在上的有兩人，右手在上的有四人，其中鄭尾葉與蔣忠信二人持笛的方法完全相同。開孔笛的音孔數，除金賢仁為六孔以外餘皆為三孔；且除郭榮長最低音孔一直閉著及金賢仁最低音孔一直開著不使用以外，其餘受訪者都使用全部音孔。

大多數受訪者都只使用兩個泛音列吹奏，蔣忠信、鄭尾葉、謝水能使用第二、三泛音列；金賢仁使用第一、二泛音列，郭榮長及李秀吉則有使用第一到第三個泛音列。

雖然結束音尾有裝飾音出現，但基本上起首音及結尾音都是一長音，且都是全部閉孔音。

全部鼻笛曲子都是自由節奏，有許多地方拉長音，但演奏長音時，常會加上顫音效果，尤其以郭榮長的最為特別。

## 二、曲譜記錄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一) 蔣忠信

♩ = 100

實音記譜

錢善華採譜

The image displays a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the piece '蔣忠信' (Jiang Zhongxin). The score is written on ten staves, organized into five pairs. Each pair consists of a treble clef staff and a bass clef staff. The key signature is one sharp (F#), and the time signature is 4/4. The tempo is indicated as quarter note = 100. The notation includes various rhythmic values such as quarter, eighth, and sixteenth notes, as well as rests and slurs. There are several dynamic markings, specifically 'v' (piano), placed above or below notes. The handwriting is clear and legible.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text{♩} = 100$  in D

戲善華採譜

$\left[ \begin{array}{l} 1 - - - - - \underline{212} \underline{432} \underline{432} \underline{321} \hat{1} - - - - - \overset{v}{5} - - - - - \underline{632} \underline{321} 000 \\ 1 - - - - - \underline{5} - - - -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5 - \underline{632} \underline{321} \hat{1} - - \underline{232} \underline{321} \overset{v}{1} - - - - - \underline{232} \underline{432} \underline{321}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underline{124} \hat{1} \\ \overset{v}{1} \underline{5}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4 - \underline{321} \underline{243} \underline{232} \hat{2} - - \underline{1232} 4 - \overset{v}{4} - \underline{32} \hat{2} \underline{3232} \underline{432} \underline{432} \underline{321} \overset{v}{1} \\ 5 - - - - - \overset{v}{1} - 5 - - - - - \overset{v}{1} - - - -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1 - - - - \underline{232} \underline{432} \underline{432} \underline{321} \overset{v}{1} - - - - \overset{v}{1} - - - - \overset{v}{1} \underline{1.2} \underline{432} \underline{321} \hat{1} \hat{1} \underline{1.2} \underline{432} \underline{32} \hat{1} \\ 1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hat{2} - - \underline{1.2} \underline{3.2} 4 - \overset{v}{4} - - \underline{432} \hat{2} - \underline{232} 4 \underline{432} \underline{432} \underline{321} \overset{v}{1} - - - - - \\ 1 - - - - - \overset{v}{5} - - - - - 1 - - - - - 5 - - - - - \overset{v}{1} - - - -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underline{232} \underline{432} \underline{321} \overset{v}{1} - - - - \overset{v}{5} - - - - - \overset{v}{5} \underline{6} \underline{3232} \overset{v}{1} - - - - \underline{12} \underline{3232} \overset{v}{1} \\ 1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5} - - - - - \overset{v}{1} - - - -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1 - - - - - \underline{12} \underline{324} \underline{3232} \overset{v}{1} \overset{v}{1} - - - - \overset{v}{1} - - - - \overset{v}{1} - \underline{12} \underline{323} \hat{3} - - - - \underline{323} \underline{232} \overset{v}{1} \\ 1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1 - - \underline{12} \underline{32} \underline{32} \underline{321} \hat{1} - \overset{v}{1} - \overset{v}{1} - \underline{12} \underline{32} \underline{321} \hat{1} \underline{1.2} \underline{32} \underline{321} \overset{v}{1} - - - - \overset{v}{1} - - - - \overset{v}{1} \\ 1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5 - - - - - \underline{56} \underline{3232}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underline{1.2} \underline{32} \underline{321} \hat{1} \underline{1.2} \underline{32} \\ 5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underline{32} \hat{2} - \overset{v}{2} - \underline{1.2} \underline{32} \underline{432} \underline{432} \underline{321} \hat{1} - - \underline{232} \underline{432} \underline{321}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1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end{array} \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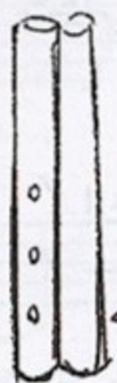
$\left[ \begin{array}{l} 5 - - - - - \underline{1.6} \underline{3232} \overset{v}{1} - - \underline{1.2} \underline{32} \underline{321} \overset{v}{1} - - - - \underline{1.2} \underline{32} \underline{321} \overset{v}{1} - - - - \\ 5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overset{v}{1} - - - - - \end{array} \right. \parallel$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蔣忠信指法 (根据戲善華採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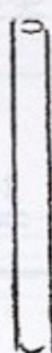
右 左

右手  
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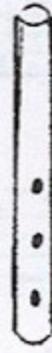
左手  
食指

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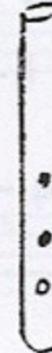
a'  
d'

右



d''  
a'  
d'

右



b'  
e'

右



f#'

右



g'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二) 李秀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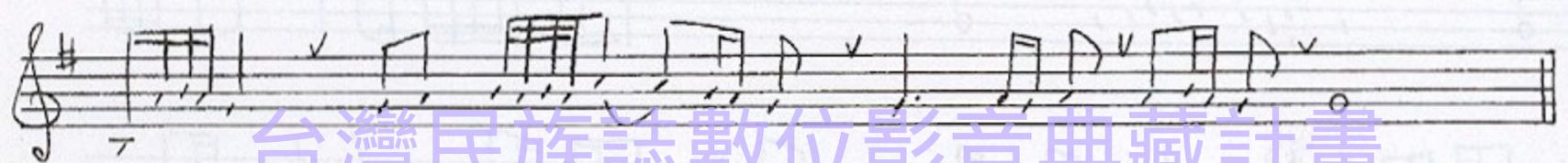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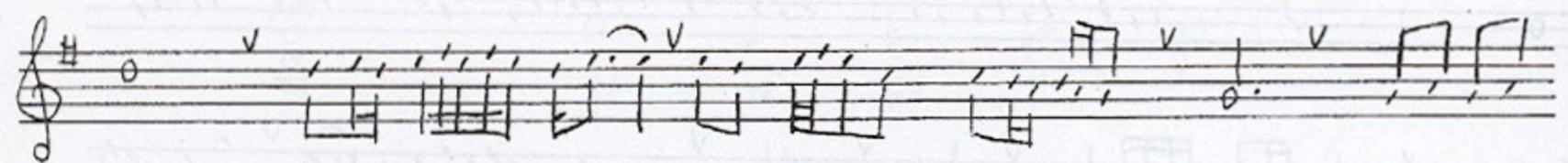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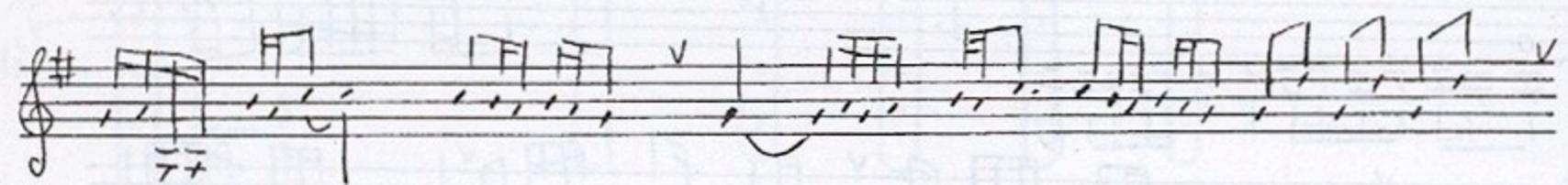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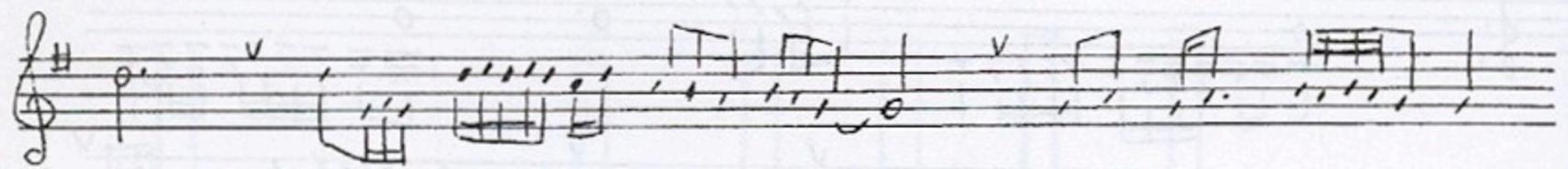
♩ = 76

實音記譜

錢善華採譜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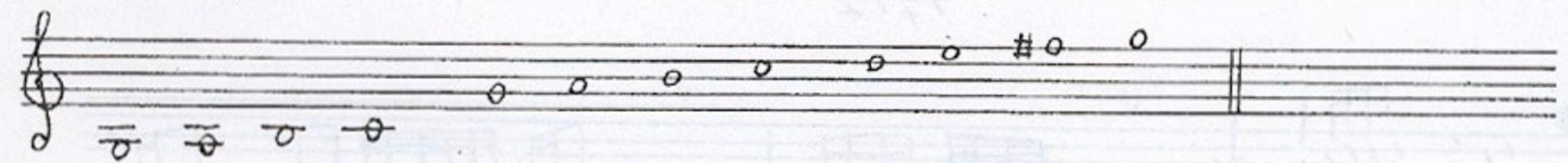
The image displays a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the piece 'Li Xiuji' (李秀吉). The score is written on ten staves, each beginning with a treble clef and a key signature of one sharp (F#). The tempo is indicated as ♩ = 76. The notation includes a variety of rhythmic values, such as quarter, eighth, and sixteenth notes, as well as rests. There are numerous slurs and accents (v) throughout the piece. The score features complex rhythmic patterns, including dense sixteenth-note runs and groups of notes with stems point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Some notes are marked with a '+' sign, possibly indicating specific performance techniques or fingerings. The overall style is that of a traditional handwritten musical manuscript.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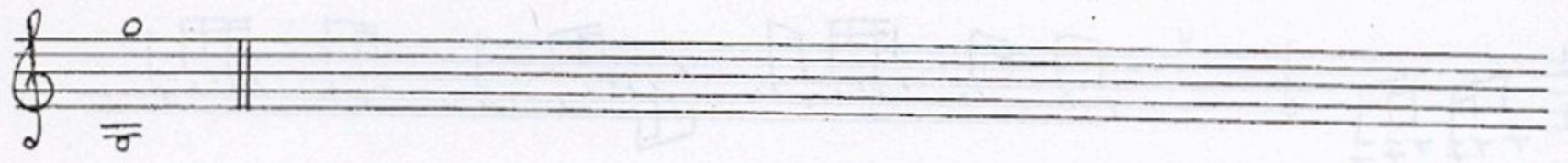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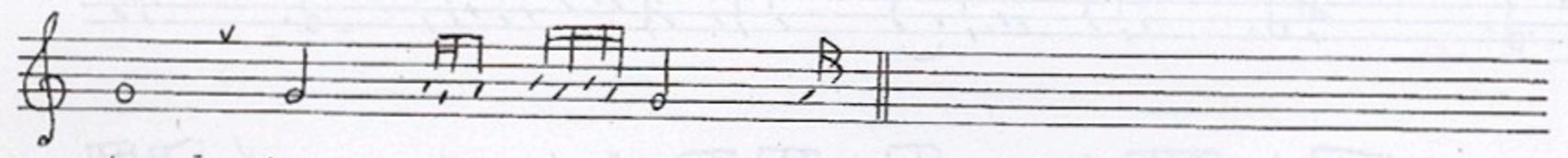
使用音



音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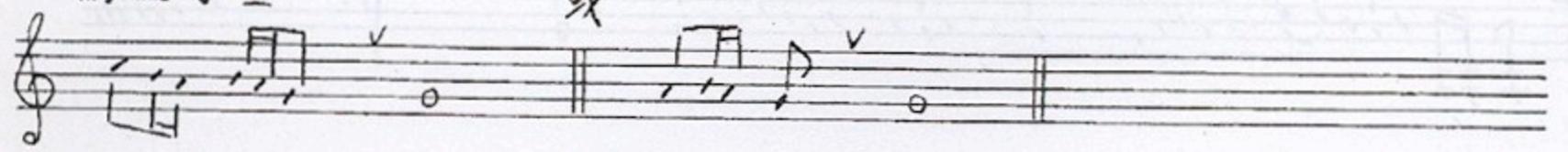


起音音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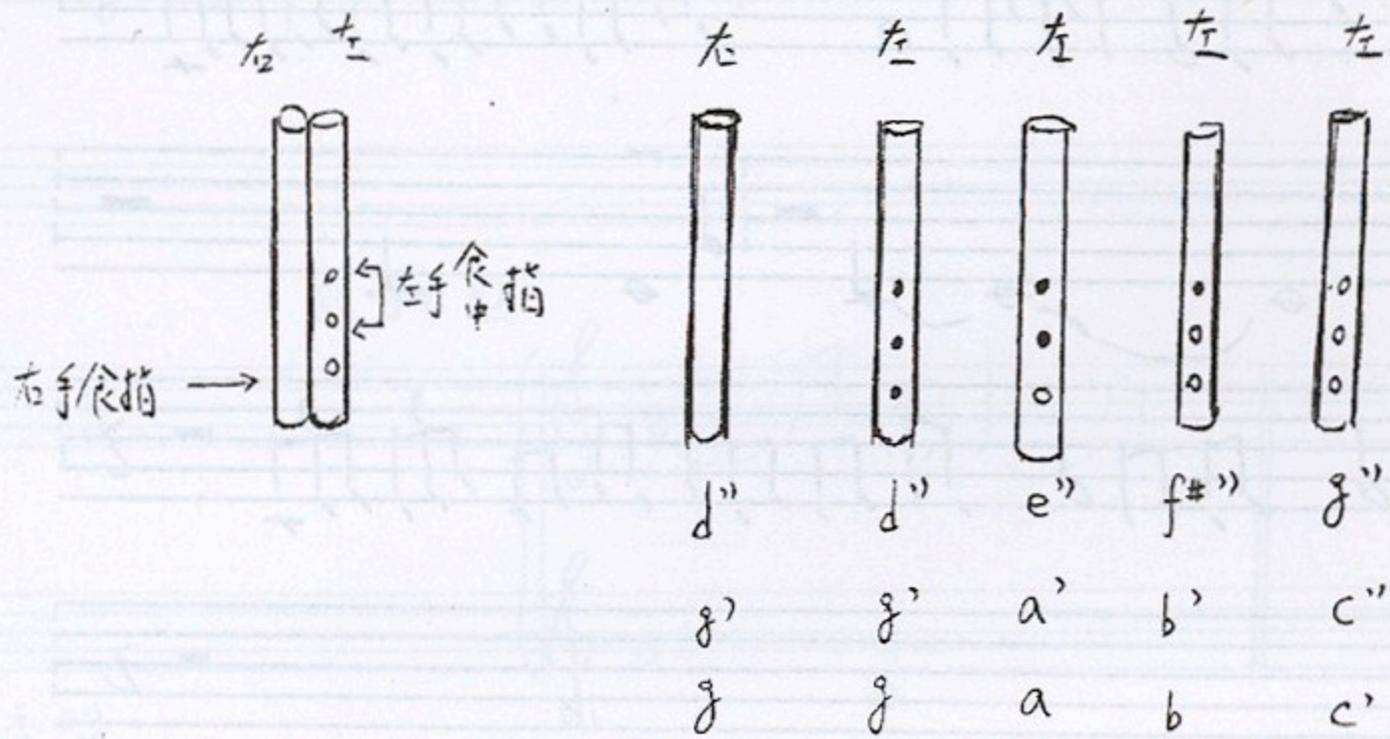


終止音型

或



# 李秀吉指法 (依據錦善華採譜)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三) 鄭尾葉

=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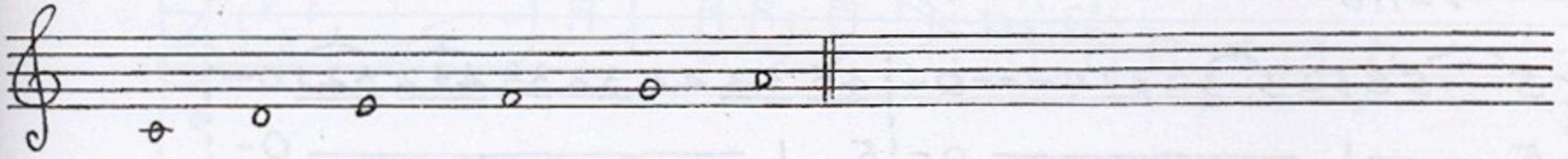
實音記譜

賴朝財採譜 錢善華分析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鄭尾葉' (Zheng Weiyue). The score consists of five systems of two staves each. The notation is in treble clef with a common time signature. The first system shows a melodic line with eighth and sixteenth notes, and a bass line with quarter notes. The second system features a melodic line with eighth notes and a bass line with quarter notes. The third system has a melodic line with eighth notes and a bass line with quarter notes. The fourth system shows a melodic line with eighth notes and a bass line with quarter notes. The fifth system has a melodic line with eighth notes and a bass line with quarter notes. A watermark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is visible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score.

鄭民葉鼻笛 (分析賴朝財譜)

使用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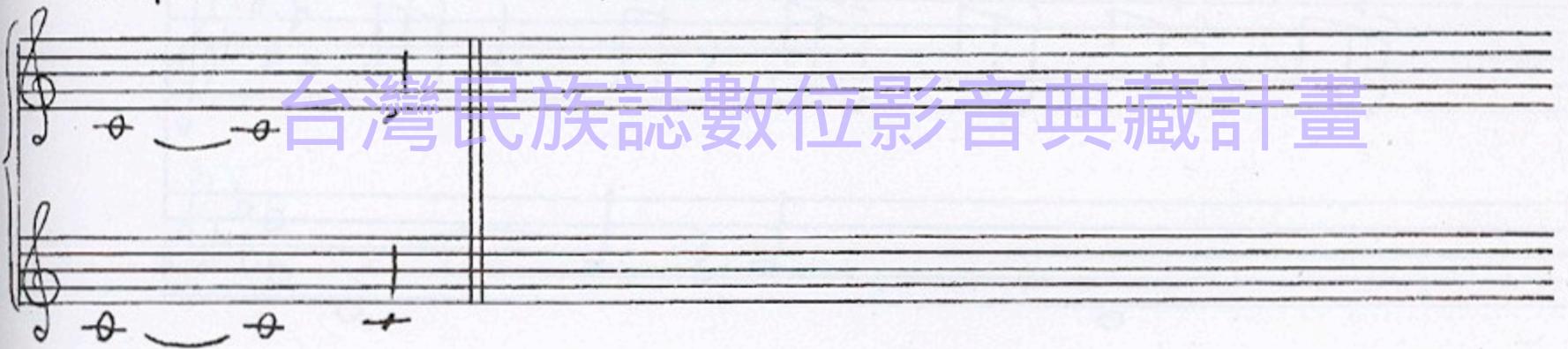


音域

起音音型



結束音型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簫笛

C-1=116 鄭尾葉(雙管第=首第=節) 記譜:賴朝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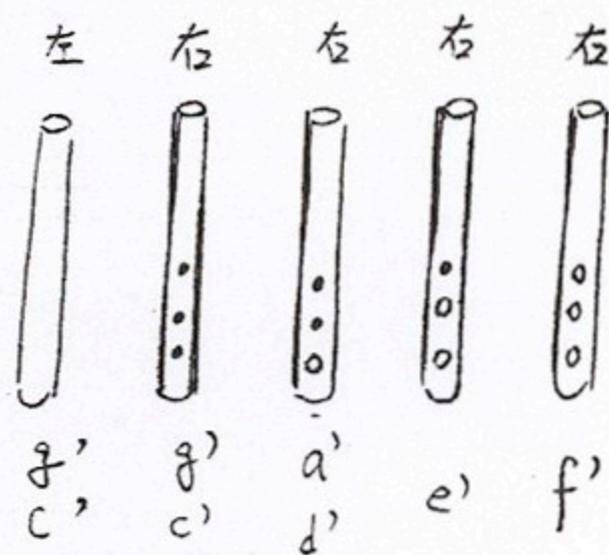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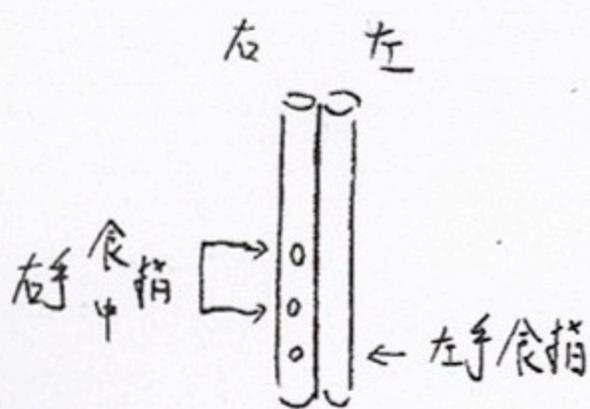
[ 5---56323-32324---0- | 45 32 44 32 32 432 3210- |  
 5-----1-----0- | 5 1-----0- |

P  
 [ 12 324-32 324-34 3232 434 32 432 3210- |  
 1-----0- |

[ 1.2 32 432 32 432 3210- | 1-----2 ||  
 1-----0-1-----1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鄭尾葉指法(根據賴朝財採譜)



(四) 謝水能

♩ =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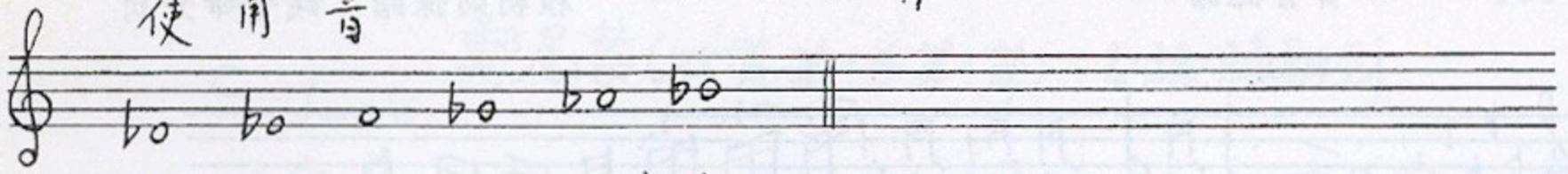
實音記譜

賴朝財採譜 錢善華分析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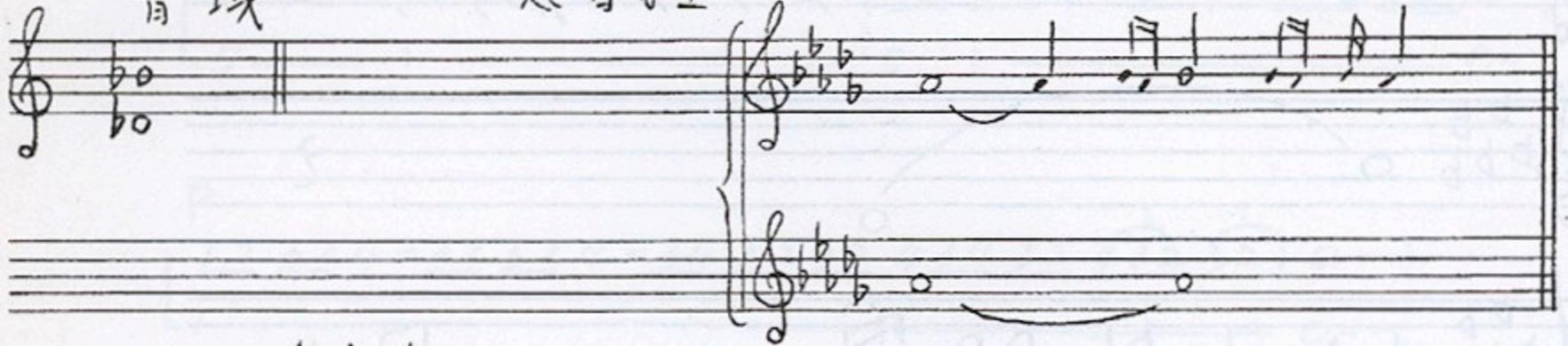
謝水能鼻笛 (分析賴朝財譜)

使用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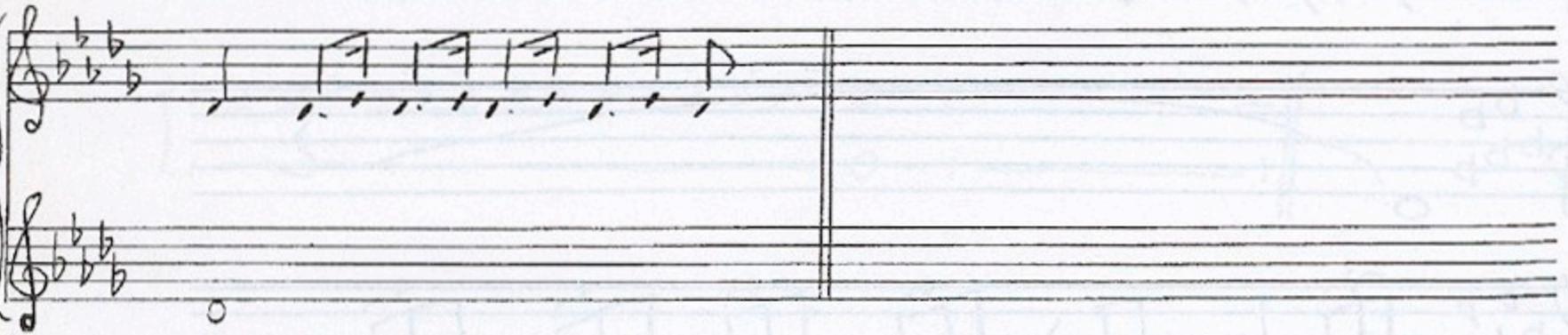


音域

起首音型



結束音型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D<sup>b</sup> J = 104

5 - - - - 656 - 65 65 65 632 432 432 32 1.2 1.2 1 0  
5 \_\_\_\_\_ 1 \_\_\_\_\_ 0

1 21 2 32 32 432 4 - - - 32 0  
1 \_\_\_\_\_ 0

432 4 - - 320 432 432 432 432  
1 \_\_\_\_\_ 5 0 5 \_\_\_\_\_ 1 \_\_\_\_\_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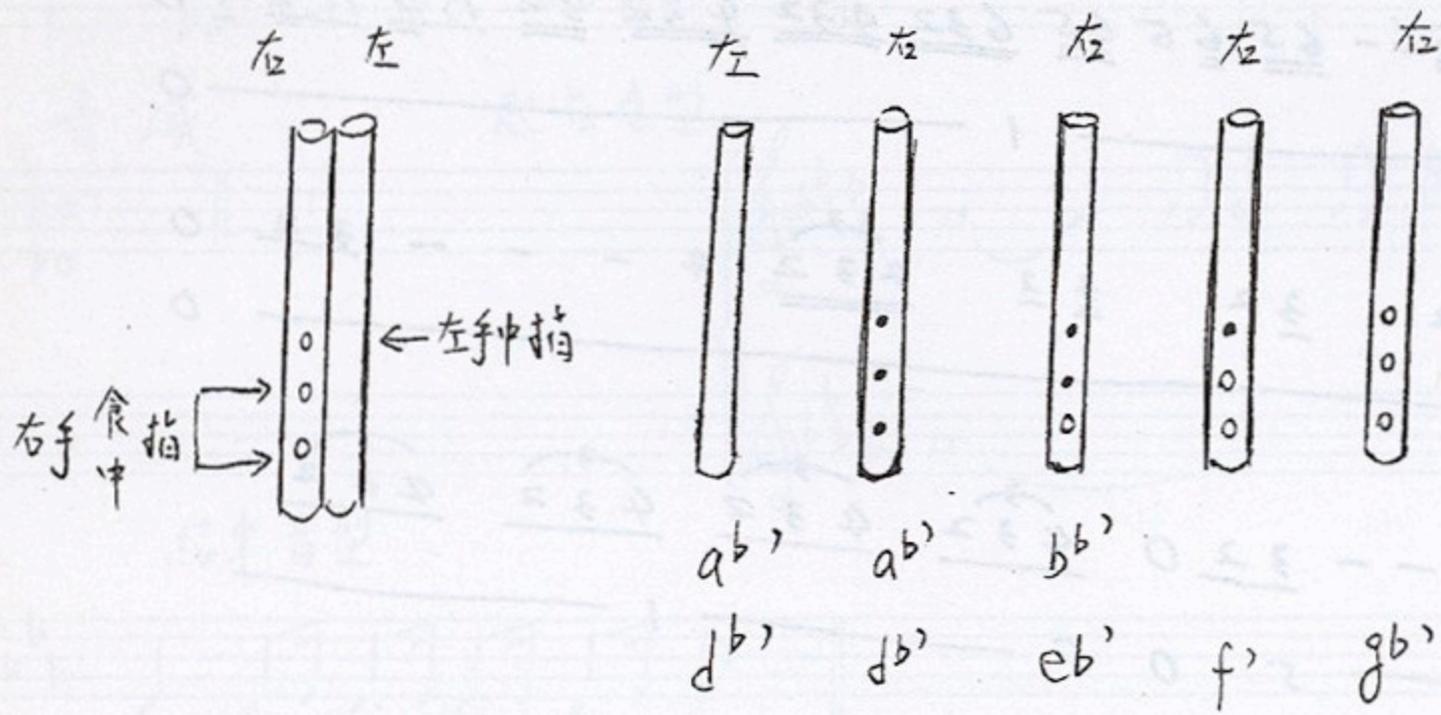
432 321 1.2 1.2 1 - 5.6 5.6 5.6 5.6 5 0  
1 \_\_\_\_\_ 1 \_\_\_\_\_ 0

565 632 432 321 323 321 1.2 1.2 1  
1 \_\_\_\_\_ 1 \_\_\_\_\_ 0

1.2 1.2 1.2 1.2 1 0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謝水龍指法 (根據賴朝財採譜)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五) 金賢仁

♩ = 92

實音記譜

錢善華採譜分析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金賢仁' in G major, 4/4 time. The score consists of eight systems of two staves each. The notation includes various rhythmic values, slurs, and dynamic markings such as 'v' (accents) and '3' (triplets). The piece concludes with a double bar line at the end of the eighth system.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使用音

音域

起音型

結音型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金賢仁指法 (根據銀善華採譜)

右 左

右手 食中指 無名

左手 食指 中

空下, 不按

右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f#'

a' b' c#'' d'' e'' f#''

f# a b c#' d' e'

J=92 in D

[ 5 - - - - - v 5 . 6 i 7 6 i 7 6 7 6 v 5 - - - - - v i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 i . 7 6 i 7 6 i 7 6 7 6 v 5 - - - - - v 5 - - - - - v 5 6 7 6 i 7 6 7 6 ^ 6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 6 7 6 i 2 i 2 - v 2 i 2 . i 7 6 7 6 i 2 i 2 i 7 6 0 2 i 7 6 i 7 6 7 6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 5 - - - - - v 5 6 7 6 i 7 6 i 7 6 7 6 0 5 - - - - - v 5 6 7 6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 1 2 1 2 1 7 6 7 6 ^ 6 - - - - - v 6 7 6 1 2 1 2 . 1 2 1 7 6 1 7 6 7 6 0 5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 5 6 7 6 1 2 1 2 1 7 6 1 7 6 7 6 0 5 - - - - - v 5 6 7 6 v 2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 2 - 3 2 3 3 - v 3 2 3 2 v 7 6 7 6 i 2 i 2 2 2 - v 2 - v 2 i 2 i 0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 7 6 7 6 2 i 7 6 7 6 ^ 6 v 6 - v 6 7 6 i 2 i 2 i 7 6 i 7 6 7 6 0 5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 5 6 7 6 i 7 6 i 2 i 2 i 7 6 v 2 i 7 6 i 7 6 7 6 v 5 - - - - - v 5 6 7 6 i 7 6 i 7 6 7 6 0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 5 - - - - - v 5 6 7 6 7 - - - - - v 7 - - - - - v 7 6 i i 7 6 i 7 6 7 6 0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 5 - - - - - v 5 . 6 7 6 i 7 6 i 2 i 2 i 7 6 0 2 i 7 6 i 7 6 7 6 0 5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 5 6 7 6 i 7 6 7 6 0 5 - - - - - v 5 6 7 6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3 - - - - - v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六) 郭榮長

♩ = 100 實音記譜

錢善華採譜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Guo Rongchang' (六). The score is written on ten systems of two staves each. The key signature is one sharp (F#) and the time signature is 4/4. The tempo is marked as quarter note = 100. The notation includes various rhythmic values, slurs, and dynamic markings. A large purple watermark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is overlaid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piano in G major, consisting of three systems of staves. The first system has two staves, the second has two staves, and the third has two staves. The music features various rhythmic patterns, including sixteenth-note runs and eighth-note chords. Performance markings include accents (v), slurs, and dynamic markings like "8va" and "6". The key signature has one sharp (F#).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所有長音都是顫音

8va

使用音

d'' 只出現一次短音

音域

起音音型

終止音型: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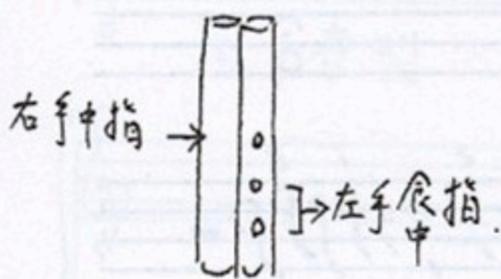
♩ = 26 in D.

錢善學採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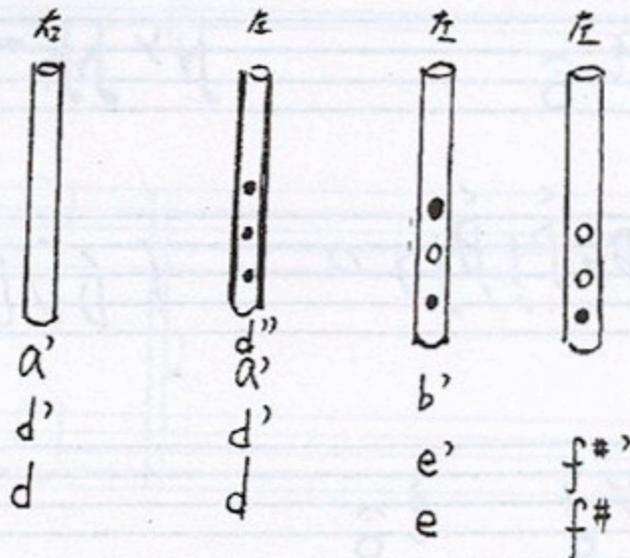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for a piece in D major, 2/4 time. The notation consists of seven systems, each with two staves. The notes are represented by numbers 1-5, with various rhythmic markings such as beams, slurs, and accents. The notation includes complex rhythmic patterns and fingerings.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郭榮長指法 (根據錢善學採譜)



只使用上 = 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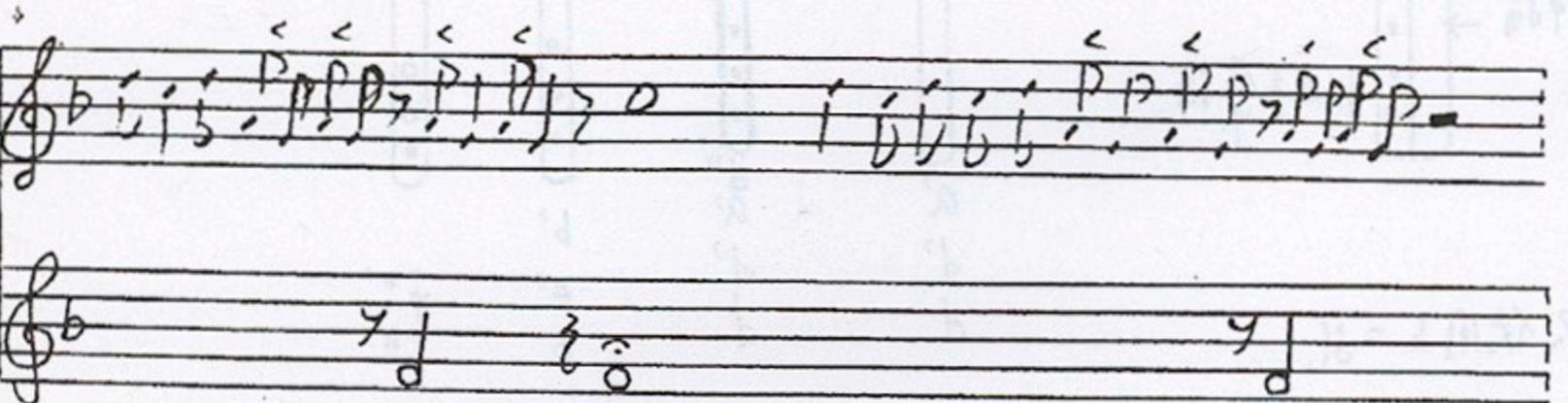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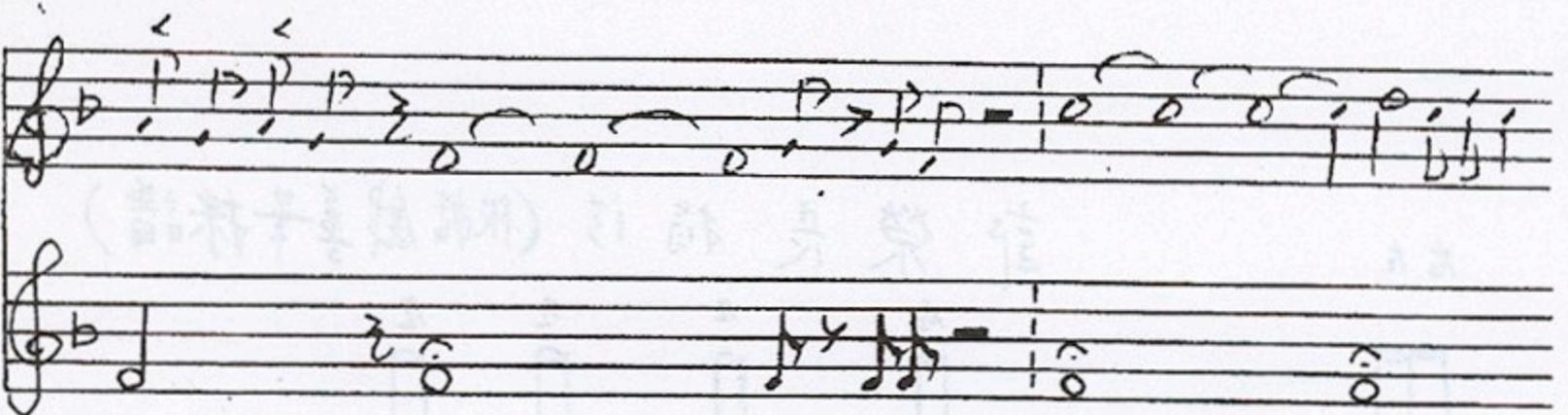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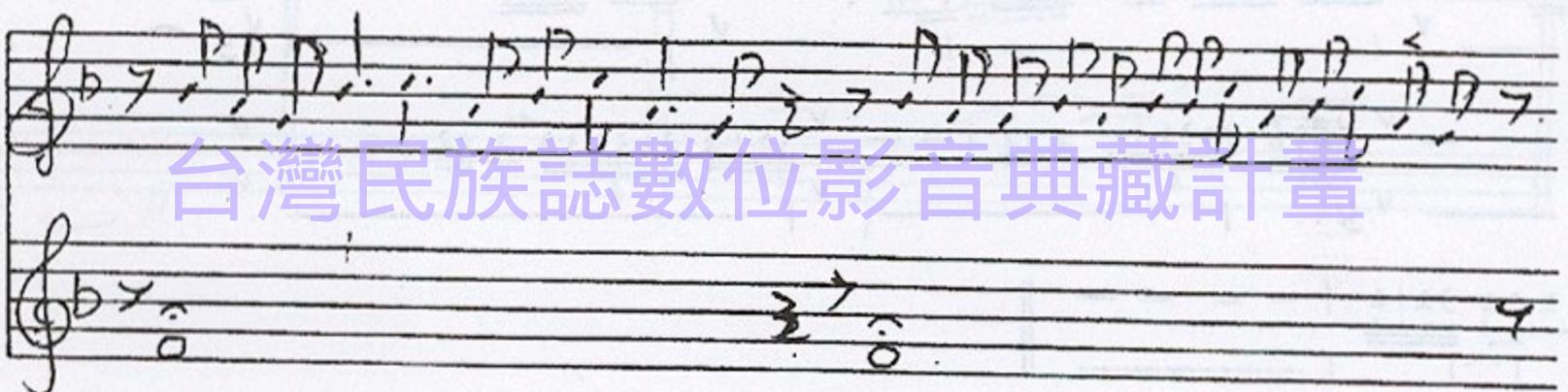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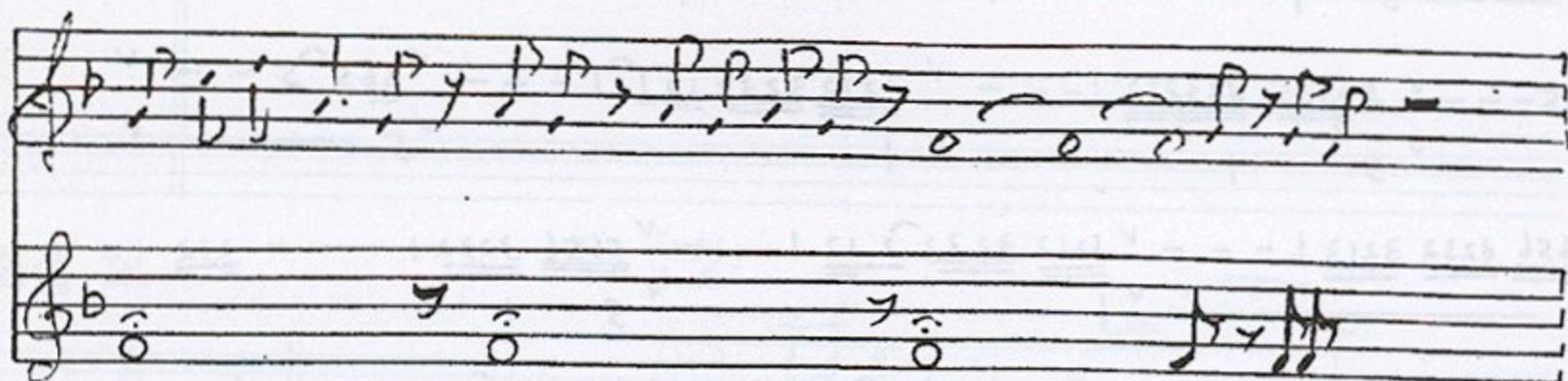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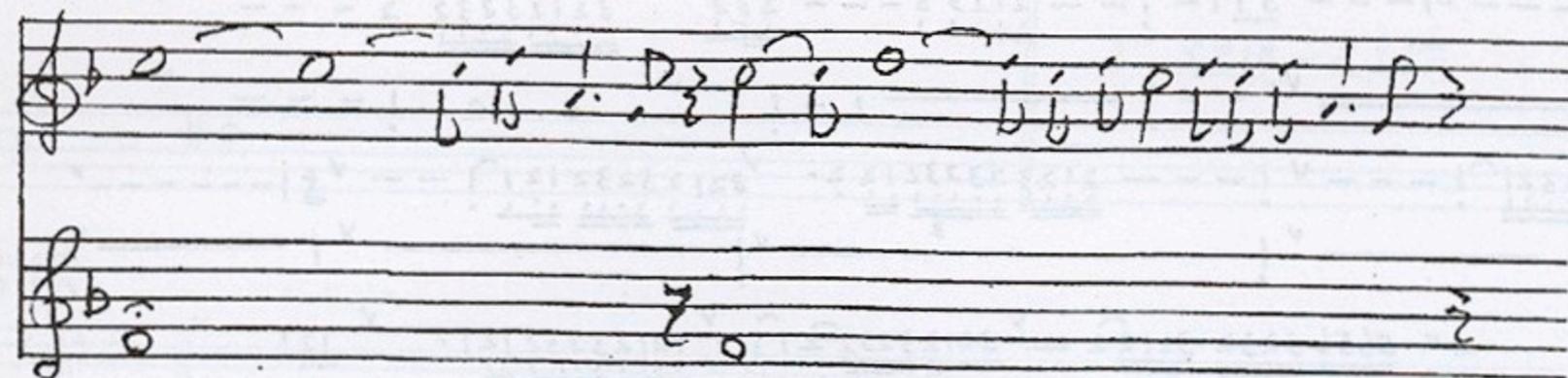


(七) 余施金城

♩ = 132

實音記譜

賴朝財採譜 錢善華分析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使用音：

音域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起音音型

結束音型

F d=132

5-----5 6 3. 2 0 5-5 6-6 5 6 5-6 5 6 3. 2 0 2 5 6 3. 2 0  
1.....1.....1.....0

3 2 0 3 2 3 2 0 1-----2 0 2 1 0 0 | 0 4 3 2 4. 5. 3 4 5 3. 2  
1 0 1.... 0 1..... 1 0 1 1 0 0 | 0 1.....

0. 4 3 2 3 2 4 4 5 3 4 5 3 2 0 3 2 3 2 0 1-----2 0 2 1 0 0  
0. 1..... 0 1.... 0 1..... 1 0 1 1 0 0

P  
5-----6-5 6 5 6 5 6 3 2 3 2 0 3 2 3 2 0 5---6 5 6 5  
1.....1.....0 1.... 0 1.....

6 3 2 3 2 0 3 2 3 2 0 0 | 1-----1 2 5 6 5 3. 2 0 5 6 5 6 3. 2 0 3 2 0  
..... 0 1.... 0 0 | 1..... 0 1..... 0

3 2 3 2 0 1-----2 1 0 ||  
1..... 0 1..... 1 1 0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第七章 口笛曲譜記錄與分析

### 一、吹奏特色分析

本計畫共收錄、採譜口笛曲九首，以五線譜和簡譜呈現，其中雙管口笛五首，單管口笛四首，在每首之後將音域、音階（使用音）、起首音型、終止音型分別以五線譜列出，同時把指法以圖像顯示之。

雙管口笛當中一管開孔，另一管無孔，受訪者因各人習慣開孔之一管有置於右者，如劉惠紅，亦有置於左者，如林石張、許坤仲、董明文、涂文祥等四人，後者當中林石張右手置於上方，左手置於下方。許坤仲、董明文、涂文祥則持相反位置。不過，巧的是他們都同樣右手使用食指、中指和無名指，左手則使用食指和中指。

單管口笛、管孔可分為五孔（李正）、六孔（金賢仁）和七孔（邱善吉、蔡國良）等三種。而七孔的使用者（邱善吉和蔡國良）都隸屬來義鄉，不知這是否有地緣的因素就不得而知了。左右手的位置，除了邱善吉右手在下、左手在上之外，其餘三位則持相反的方式。後三者當中，李正與其他二位不同，右手使用中指和無名指、食指則不按孔。單管口笛受訪者則共同不使用最底下一孔，至於其他指孔的運用就因人而異了。底下就簡單分析每位受訪者的一些特色。

#### （一）許坤仲（pairhang 家名 Pavavalung，tavadan 村）

許坤仲不時有顫音的表現，音域的使用極為廣闊，主旋律（左手）就使用了十四度的範圍，本曲明顯地靈活運用了四個旋律組

1. 高於八度的 F、E<sup>b</sup>、D<sup>b</sup>。
2. 和 E<sup>b</sup>、D<sup>b</sup>、C<sup>b</sup>。
3. 八度內的 B<sup>b</sup>、A<sup>b</sup>、G<sup>b</sup>。
4. 及低於八度 E<sup>b</sup>、B<sup>b</sup>、A<sup>b</sup>。

並在接近結束時以 pp. ppp. 呈現，使本曲強弱分明、深沈豐富。另一無孔管隨著旋律的流走和吹氣大小的運用，在  $D^b$  和  $G^b$  音中產生移動式的低音。

(二) 林石張 (tjivurangan 家名 Tjaugadu, Tjukuvul 德文村)

林石張善於使用顫音，記譜極為不易，顫音多以  $G^\sharp$  右手無名指巧妙運用，使全曲產生啜泣的效果。兩音之間的滑音常出現在  $G^\sharp$  到  $F^\sharp$  下行之音階上。

(三) 劉惠紅 (tjiatjiu 家名 Rulaten, tjukuvul 德文村)

本曲旋律都還繞在 B、 $A^\sharp$ 、 $G^\sharp$  音之間，起首音至終止音呈現由上而下的走向，並都在  $F^\sharp$  小長音結束。旋律中在  $C^\sharp$  音表現其高峰凸顯了吹奏者的心境。

(四) 董明文 (laugia 家名 Tjaverengan, tjailaiking 賽嘉村)

右手無孔管除了起首音及幾處沒有音之外，全曲以類似頑固低音的型式於 G 音呈現。左手則以活潑而流暢的技法把主旋律表現的生動活潑。

(五) 涂文祥 (uliu 家名 Kaviangan, tjailaiking 賽嘉村)

本曲自起首音至終止音很明顯是以由上而下的形式呈現，這也就是排灣族民謠當中最典型的曲式。接近結束的地方，如同許坤仲一樣以低於八度並以 pp. ppp. 的方式詮釋全曲的意境。

(六) 李正 (tsegav 家名 Tjarhulaiiaz, padain 現居排灣村)

本曲可分兩段，型式皆以由上而下的曲式呈現，兩段之間以八度來連接。兩段很明顯地又可分為兩種型式。前段在高於八度的 D 和 B 之間遊走，後段則在 E 和低於八度的 B 之間，兩者的低音處卻以弱小的聲音表現。十六分音符之使用亦是本曲值得重視的特色之一。



(七) 金賢仁 (ligeai 家名 Tjaududu, paiuan 排灣村)

八分、十六分音符是本曲的特色，一拍組成的八分或十六分音符又都以下行的型式出現，使每個樂句形成了波浪的節奏型。

(八) 蔡國良 (kapang 家名 Tariu, 由 kulalau 古樓村遷居南和村)

七孔口笛，最下方一孔不使用，左手中指的指孔於本曲中保持按著不開，因此，少了A與C之間的音。本曲亦屬五聲音階，F<sup>↑</sup>音略高於正常之F音，本曲同樣由上而下行至結束音的曲式。

#### (九) 邱善吉 ( tsujui 家名 Tjakisuvung , kulalau 古樓村 )

七孔口笛，最底下一孔不使用，底下第二孔右手無名指的指孔全曲中保持按著不開，使用的指孔雖然有六個，但因D音不曾出現，因此，本曲只使用了

B<sup>↑</sup>、C<sup>#</sup>、E、F<sup>#</sup>和G<sup>#↑</sup>的五聲音階。B<sup>↑</sup>和G<sup>#↑</sup>都比原來的B、G<sup>#</sup>音高出一些是為其特色，使本曲產生不安或戀情中人的感覺。

綜合以上分析，顫音的運用、曲式由上而下的走向，起首音大都以高音、結束音以低音長音呈現。雙管口笛除了一管無孔之外，另一有孔管每一指孔都有使用，每一位受訪者使用的口笛都同樣有五孔。

單管口笛雖然管孔有五孔、六孔、七孔不等，但是，最底下的一孔則都不使用。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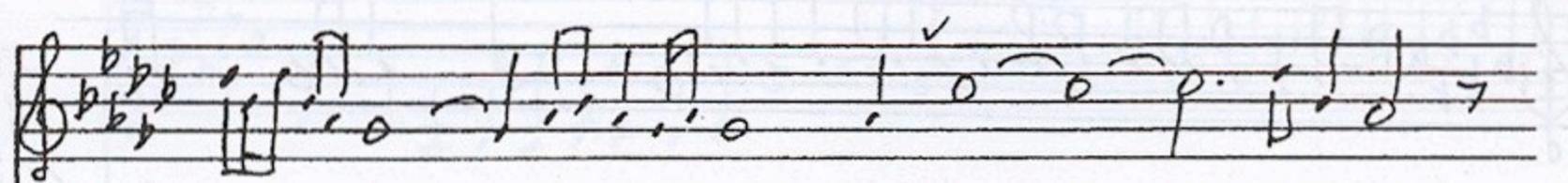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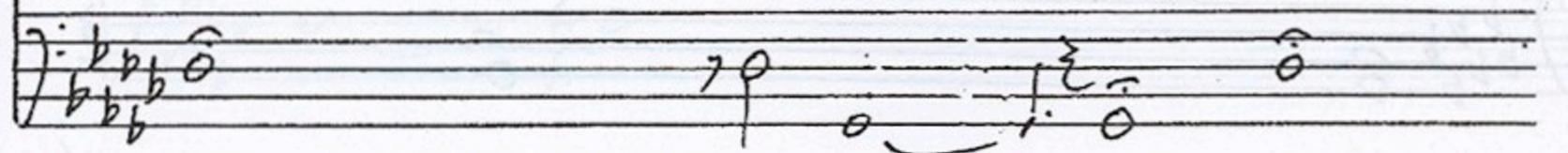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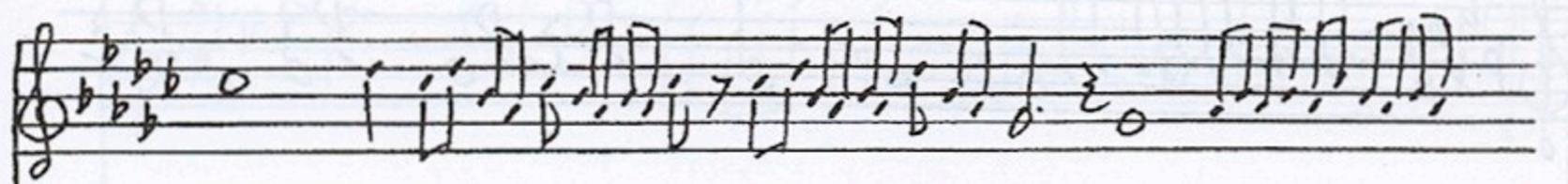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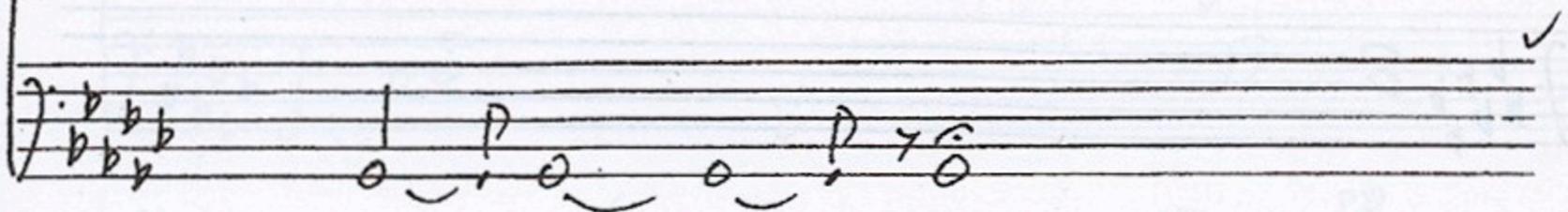
#### 二、曲譜記錄

(一) 許坤仲 (雙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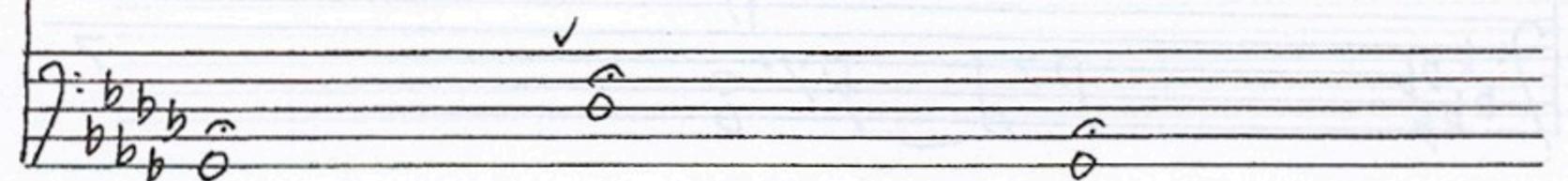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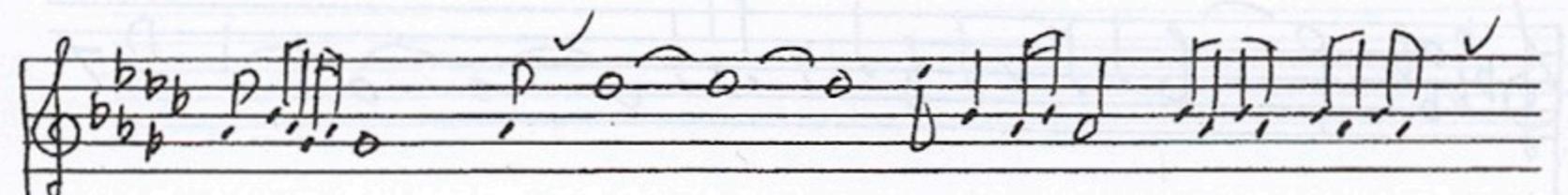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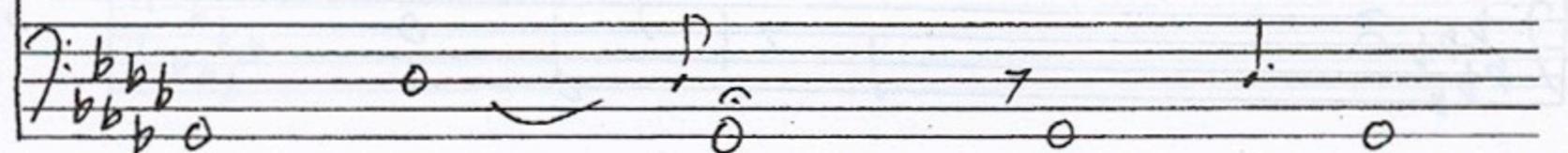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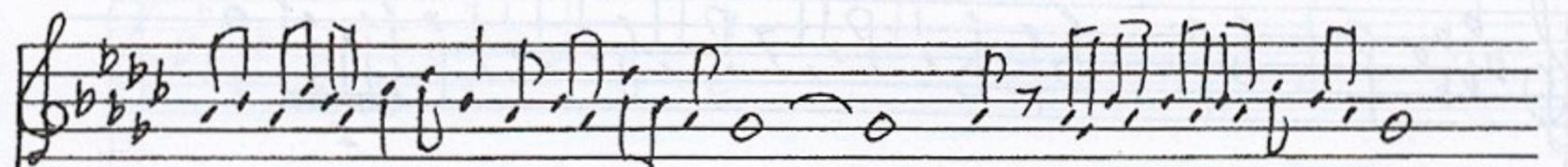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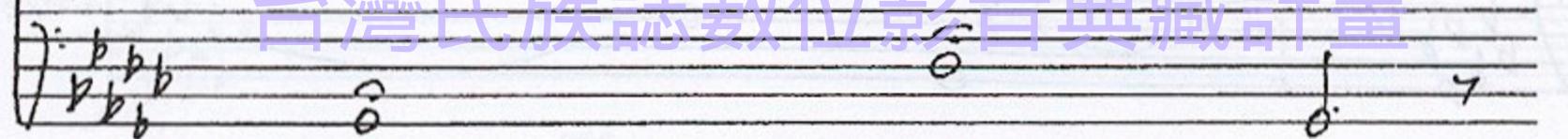
♩ = 104 實音記譜

賴朝財採譜分析

The image shows a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two double pipes. It consists of seven systems, each with a treble clef staff and a bass clef staff. The key signature is three flats (B-flat, E-flat, A-flat). The tempo is marked as ♩ = 104. The score includes various musical notations such as notes, rests, slurs, and dynamic markings like 'p' (piano) and 'v' (forte). There is a large purple watermark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that reads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on a grand staff. The treble clef staff contains a melody with a sixteenth-note triplet marked with a '6' below it. The bass clef staff contains a single whole note chord.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on a grand staff. The treble clef staff features a sixteenth-note triplet followed by a melodic line. The bass clef staff contains a whole note chord with a fermata over it.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on a grand staff. The treble clef staff has a complex melodic line with many sixteenth notes. The bass clef staff contains a whole note chord with a fermata over it. A watermark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is visible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on a grand staff. The treble clef staff contains a melodic line with a sixteenth-note triplet. The bass clef staff contains a whole note chord with a fermata over it.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on a grand staff. The treble clef staff has a melodic line with a sixteenth-note triplet. The bass clef staff contains a whole note chord with a fermata over it.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許坤仲

1. 音域

2. 音階

3. 起音音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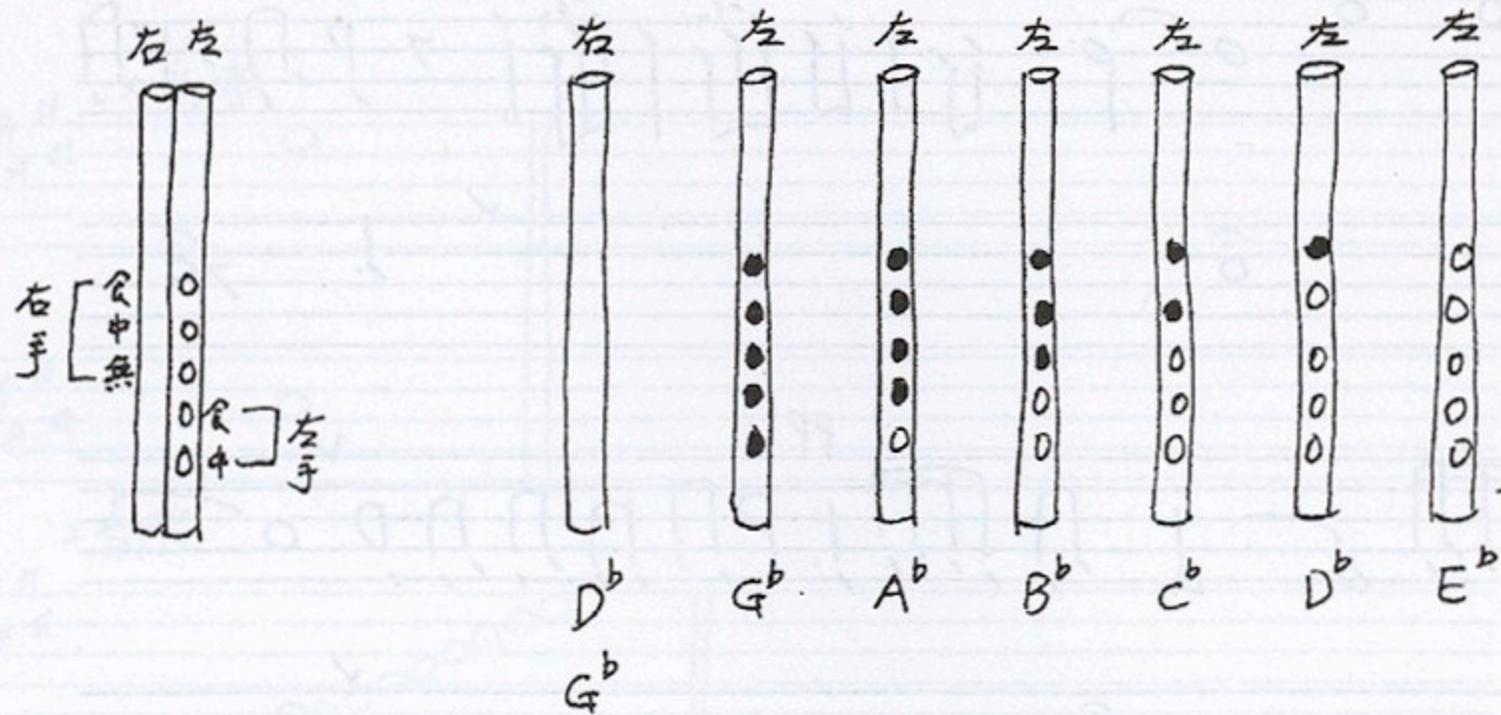
4. 終止音型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許坤仲指法 (根據較馴久才採譜)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二) 林石張 (雙管)

♩ = 130

實音記譜

賴朝財採譜分析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for the first system. The treble staff contains a melodic line with notes and rests, including a triplet of eighth notes. The bass staff provides a harmonic accompaniment with notes and rests. A dynamic marking 'p' is present in the treble staff.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for the second system. The treble staff features a melodic line with notes and rests, including a triplet of eighth notes. The bass staff provides a harmonic accompaniment with notes and rests. A dynamic marking 'pp' is present in the treble staff.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for the third system. The treble staff contains a melodic line with notes and rests. The bass staff provides a harmonic accompaniment with notes and rests.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for the fourth system. The treble staff contains a melodic line with notes and rests. The bass staff provides a harmonic accompaniment with notes and rests.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for the fifth system. The treble staff contains a melodic line with notes and rests, including a triplet of eighth notes. The bass staff provides a harmonic accompaniment with notes and rests. A dynamic marking 'ppp' is present in the treble staff.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林石章 双管口笛

1. 音域

2. 音階

3. 起音音型

4. 終止音型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 130  
E大調

林石章 双管口笛

{ i i 5 5 65 6 76 765 6 765 6 0 2 3 2 ✓  
 { 5 \_\_\_\_\_ 1 \_\_\_\_\_ ✓ 0 1.

{ 0 2 3 2 1 2 3 2 | 1 1 2 1 2 1 2 1 2 1 2 1 ✓  
 { 0 1 \_\_\_\_\_ ✓

{ 4 4 4 4 2 2 2 2 2 2 2 2 2 2 ✓  
 { 1 \_\_\_\_\_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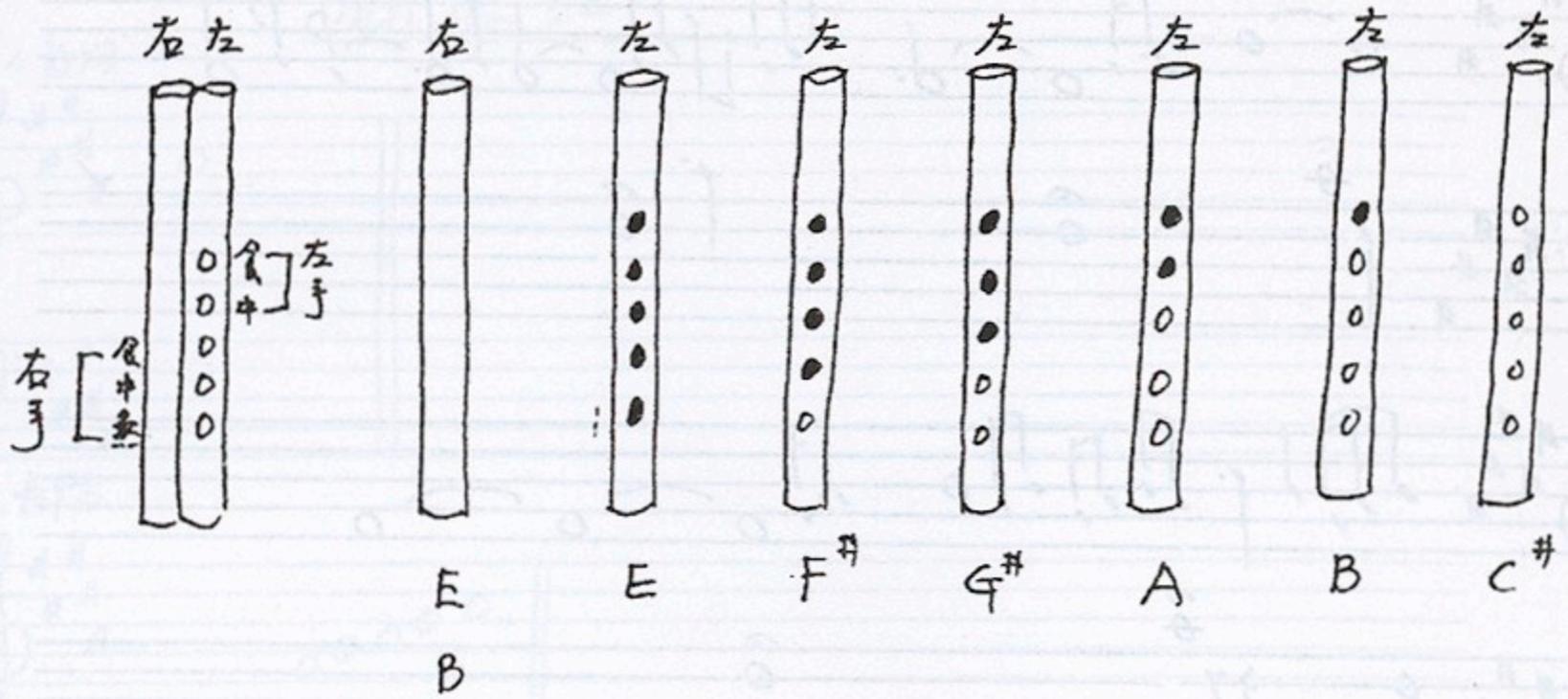
{ 4 3 2 2 5 4 5 3 2 3 2 3 2 | 1 1 1 1 2 ✓  
 { 1 | | | | | | | | \_\_\_\_\_ ✓

{ 0 1 2 2 2 2 3 6 3 2 | 1 2 1 2 3 2 3 2 1 2 ✓  
 { 0 1 1 1 | | | | | | | \_\_\_\_\_ ✓

{ 1 2 1 1 2 1 1 2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林石章 指法 (根据赖朝财採譜)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三) 劉惠紅 (雙管)

♩ = 104 實音記譜

賴朝財採譜分析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劉夷紅

## 1. 音域

## 2. 音階

## 3. 起首音型

## 4. 終止音型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 104 劉惠紅 (雙管口笛) (軟軟对接譜)

B大調

$$\left[ \begin{array}{l} \underline{\underline{i}} \text{---} \underline{\underline{i}} \text{---} \underline{\underline{7.6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i76i27.6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6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65}} \text{---} \checkmark \\ \underline{\underline{52}}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checkmark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underline{\underline{i76}} \underline{\underline{i2.7i76i7i}} \text{---} \underline{\underline{7.6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2.72}}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underline{\underline{i76}} \underline{\underline{i7i76}}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6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65}} \text{---} \checkmark \\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checkmark \end{array} \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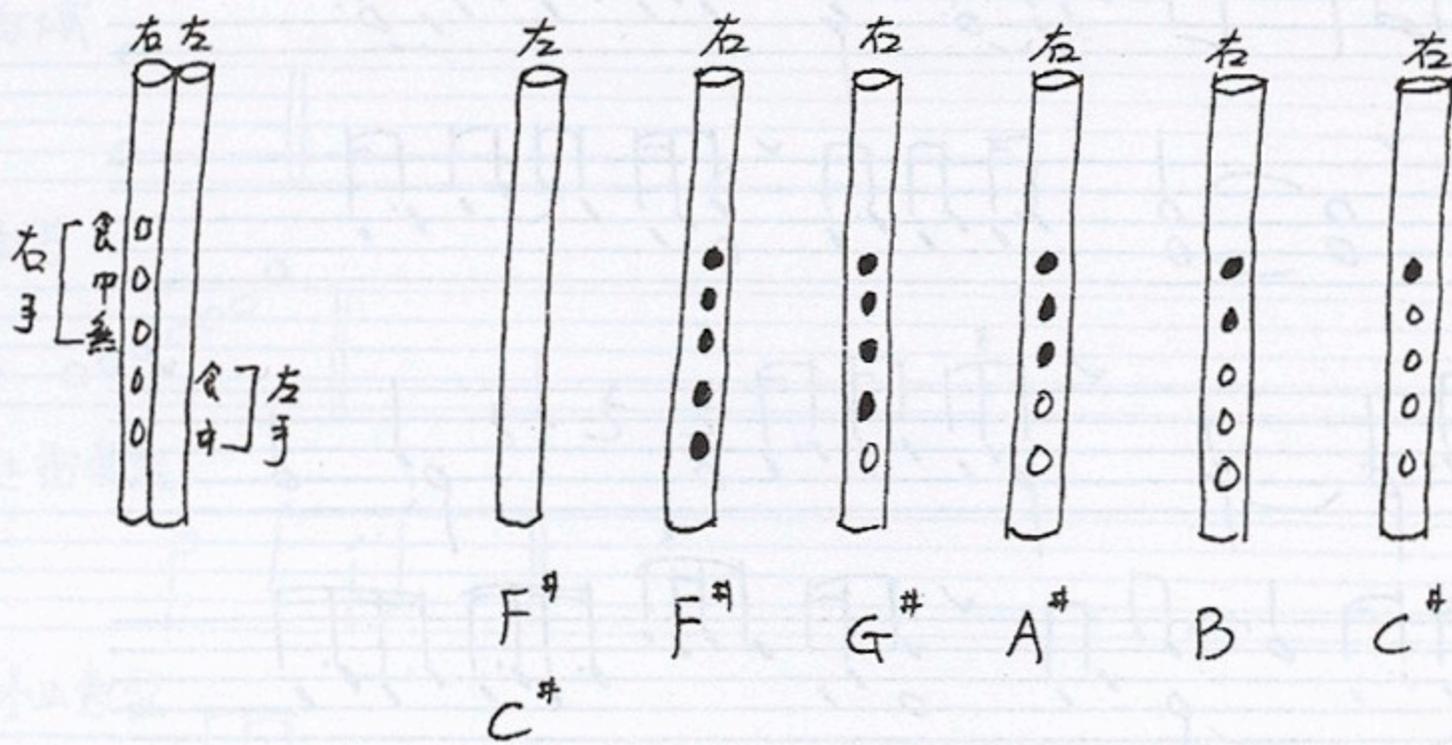
$$\left[ \begin{array}{l} \underline{\underline{i}} \text{---} \underline{\underline{i}} \text{---} \underline{\underline{i}} \text{---} \underline{\underline{76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i76}} \underline{\underline{i27650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 \underline{\underline{2}}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2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05}} \text{---}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underline{\underline{65}} \text{---} \underline{\underline{5}} \text{---} \parallel \\ \underline{\underline{\quad}} \text{---} \parallel \end{array} \right.$$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許長慎編 謝若華音註

# 劉憲紅 指法 (根據賴朝財採譜)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四) 董明文 (雙管)

♩ = 66

實音記譜

錢善華採譜 賴朝財分析

The image displays a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a piece titled '(四) 董明文 (雙管)'. The score is written on ten staves of five-line music paper, all using a treble clef. The tempo is indicated as ♩ = 66. The notation includes various rhythmic values such as quarter, eighth, and sixteenth notes, as well as rests and ties. There are several instances of triplets, marked with a '3' above the notes. The score concludes with a double bar line on the final staff. A large, semi-transparent watermark in purple and white, reading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is overlaid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page.

# 董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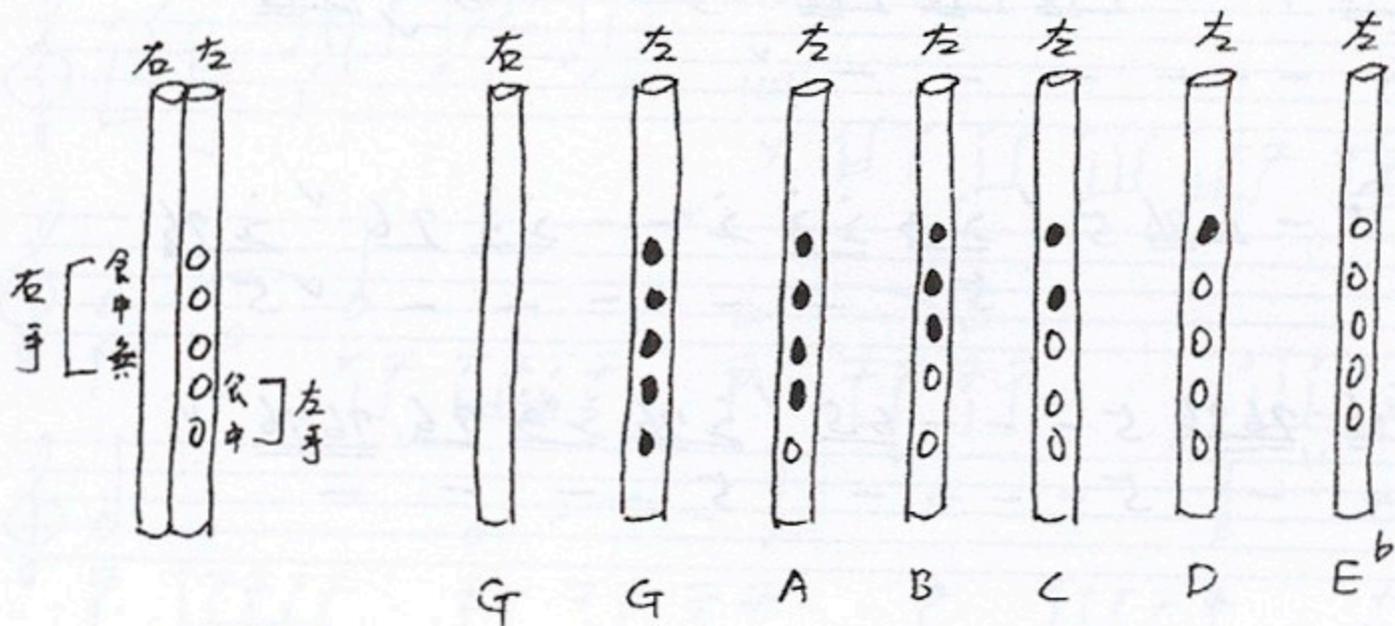
1. 音域

2. 音階

3. 起音音型

4. 終止音型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董明文 指法 (松松錢吉昇採譜)



$\text{♩} = 60 \text{ inc}$

董明文 (双管) 口笛

(鍾嘉年持笛)

[  $\dot{2} - \dot{5} \underline{\dot{2} \cdot \dot{5}} \dot{2} - \dot{2} \dot{3} \underline{\underline{765}} \dot{5} - - - 6 \checkmark \underline{676} \underline{7 \cdot 6} \underline{\underline{765}} \dot{5} - -$   
 $5 - - - -$

[  $\underline{676} 5 - \checkmark \dot{1} - - - - - \underline{7 \cdot 6} \underline{76} \underline{7 \cdot 6} \checkmark \dot{1} \underline{76} \dot{1} \dot{2} \dot{1} \underline{7 \cdot 6}$   
 $\checkmark 5 - - - - - 5 - - - -$

[  $\underline{\dot{2}76} \underline{76 \cdot 5} - - - 6 \checkmark \underline{676} \underline{7 \cdot 6} \underline{7 \cdot 6} 00 \dot{2} 0 6 5 - \checkmark$   
 $5 - 5 - - - \checkmark 5 - - - 5 - - - 5 - - -$

[  $\dot{2} - - - - \underline{7 \cdot 6} \underline{7 \cdot 6} \dot{2} - \dot{2} \dot{3} \underline{76} \checkmark \underline{\dot{2}76} \underline{\dot{2} \dot{3} \dot{3}} \underline{7 \cdot 6} \underline{7 \cdot 6} \underline{\underline{7 \cdot 6 7 \cdot 6}}$   
 $5 - - - - - \checkmark 5 - - - - -$

[  $5 - - - 6 \checkmark \underline{676} \underline{5676} \underline{7676} 5 - - - 6 5 \checkmark \dot{1} \dot{2}$   
 $5 - - - - \checkmark 5 - - - - \checkmark 5 - - - - \checkmark 5 - - -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underline{\dot{1} \dot{2} \dot{1}} \underline{76 \dot{1}} \dot{1} \dot{2} \underline{76} \underline{7676} \dot{6} \checkmark \underline{6} \underline{7676} \underline{56} \dot{6} - - - \checkmark$   
 $5 - - - - - \checkmark 5 - - - - - \checkmark$

[  $\underline{\dot{1}76} \underline{\dot{1} \dot{2}} \underline{\dot{1}76} \dot{1} - - - \underline{\dot{1}76} \underline{\dot{1}76} \underline{\dot{1}76} \checkmark 5 - - - - 6 \checkmark \underline{676}$   
 $5 - - - - - \checkmark$

[  $\underline{5676} \underline{765} \dot{5} - \underline{676} 5 \checkmark \underline{\dot{2} \dot{3}} \underline{\dot{2} \dot{3}} \dot{2} - - - \underline{\dot{2} \dot{3}} \underline{76} \checkmark \underline{\dot{2}76}$   
 $5 - - - - - \checkmark 5 - - - - - \checkmark 5 - - - - - \checkmark$

[  $\underline{\dot{2} \dot{3} \dot{2} \dot{3}} \dot{3} \underline{7 \cdot 6} \underline{7676} 5 - - - - 6 5 \checkmark \underline{\dot{2}76} \underline{\dot{2} \dot{3}} \underline{76} \underline{7676} \checkmark$   
 $5 - - - - 5 - - - - 5 - - - -$

[  $5 - - - \underline{676} 5 \parallel$   
 $5 - - - - - \parallel$

(五) 涂文祥 (雙管)

♩ =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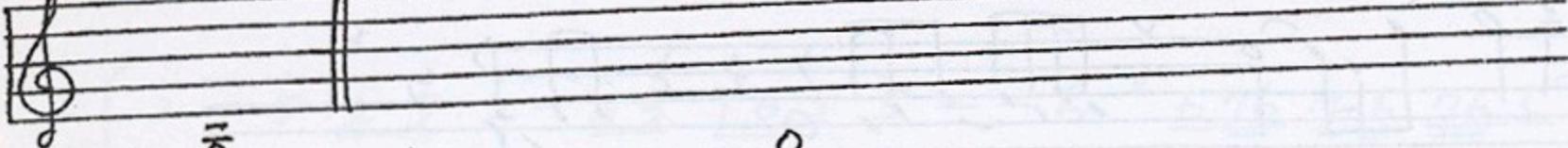
實音記譜

錢善華採譜 賴朝財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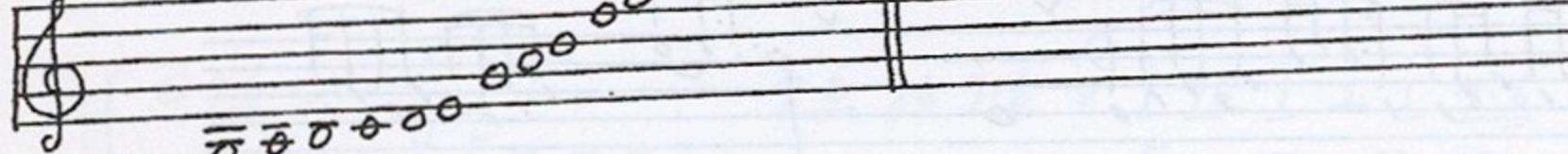
The image shows a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a piece titled '(五) 涂文祥 (雙管)'. The score is written on ten staves of music paper. The first staff begins with a treble clef and a tempo marking of ♩ = 66. The notation includes various rhythmic values, such as eighth and sixteenth notes, and rests. There are several instances of triplets, indicated by a '3' above the notes. The score is written in a style that combines standard musical notation with some shorthand or specific notation for the instrument. A large, semi-transparent watermark is overlaid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page, reading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徐文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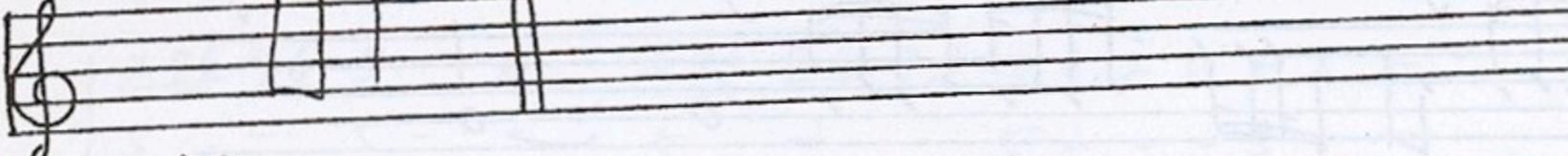
1. 音域  $\tex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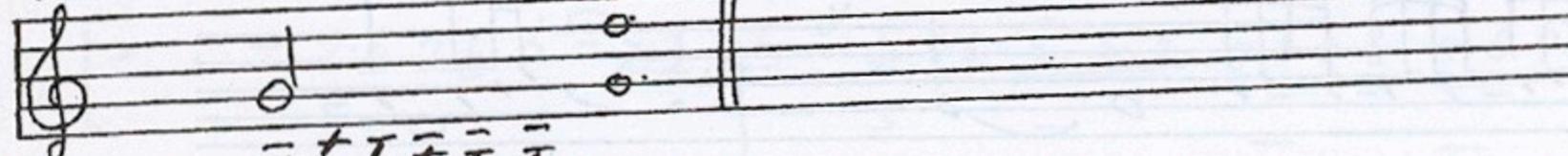
2. 音階



3. 起首音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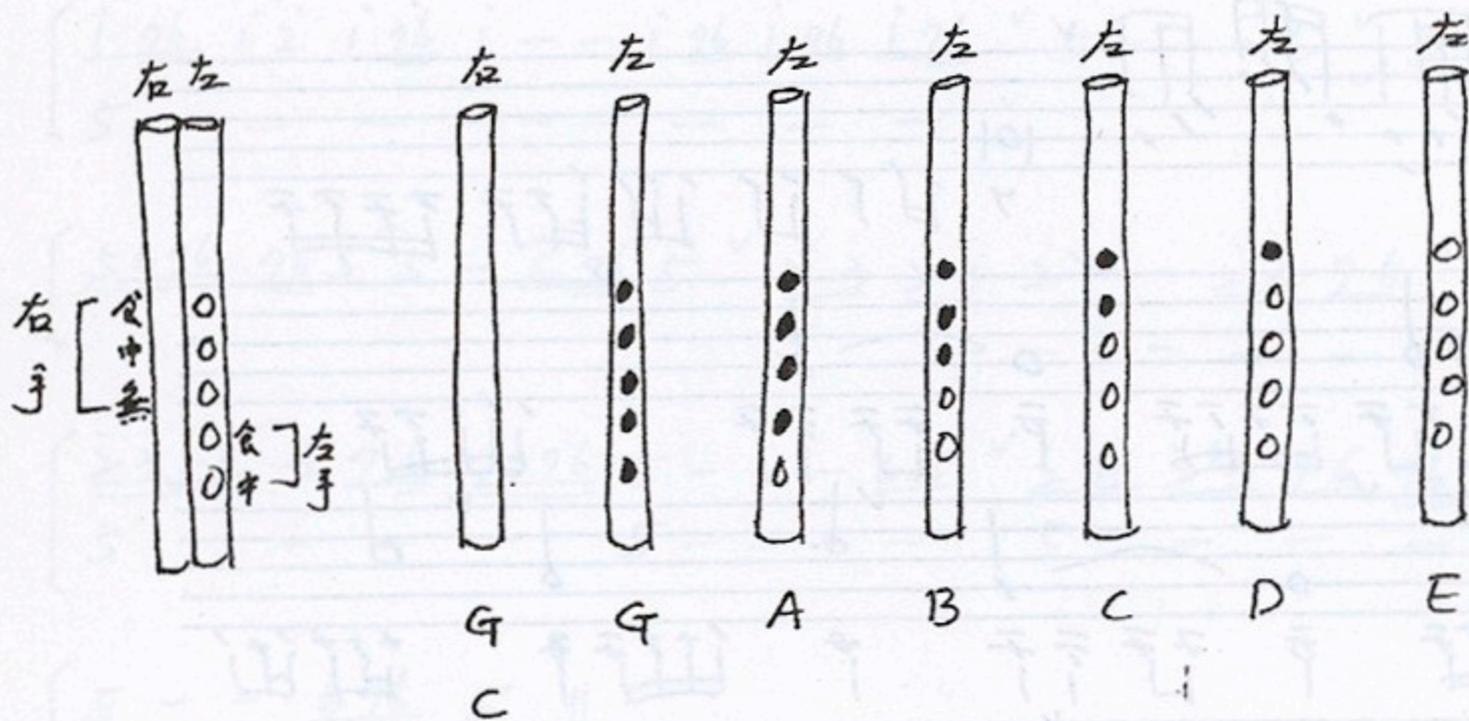


4. 終止音型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徐文祥 指法 (根據錢美幸採譜)





(六) 李 正 (單管)

♩ = 63 實音記譜

錢善華採譜 賴朝財分析

This image shows a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a single pipe instrument. The score is written on ten staves, each with a treble clef and a key signature of one sharp (F#). The tempo is marked as ♩ = 63. The notation includes various rhythmic values, such as quarter, eighth, and sixteenth notes, as well as rests. There are several instances of triplets and sixteenth-note runs. The score concludes with a double bar line. A purple watermark is visible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page.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 63 in A 李正單管口笛 (錢嘉幸持譜)

4 - - - - - 5 0 2 3 2 | 1 - - - - - 2 0 1 2 3 2 2 - - - - -

1 2 3 2 3 2 1 <sup>v</sup> 1 - - - - - 2 0 5 - - - - - 4 5 · 4 5 4 3 2 | 4 · 3 2 5 · 3 2

3 · 2 3 2 | 1 - - - - - <sup>v</sup> 1 2 3 2 3 2 | 1 - - - - - 2 3 2 3 2 | 1 - - - - - 2 0 1 2

4 5 5 - - - - - 4 5 · 4 5 4 3 2 | 4 5 5 - <sup>v</sup> 5 4 5 · 4 5 4 3 2

5 4 3 2 4 3 2 1 | 1 - - - - - 2 0 1 2 3 2 3 · 2 3 4 3 2 4 3 4

3 2 2 - 2 3 5 3 2 3 2 3 2 | 1 - - - - - 2 0 1 2 3 2 3 2 2 - - - - - <sup>v</sup>

2 3 2 4 5 4 5 4 3 2 3 2 3 2 3 2 <sup>v</sup> 1 - - - - - 2 <sup>v</sup> 4 - - - - - 4 5 3 2

4 3 2 4 5 3 2 3 2 3 2 | 1 - - - - - 2 <sup>v</sup> 1 2 3 2 3 2 1

1 2 1 2 4 - - - - - 4 3 2 4 3 2 3 2 3 2 1 | 1 - - - - - <sup>v</sup> 1 - - - - -

3 1 2 3 2 1 | 1 - - - - - 2 <sup>v</sup> | 1 - - - - - 2 1 2 3 2 3 4 3 2 4 5 3 2 3 2

1 - - - - - 2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李正

1. 音域

2. 音階

3. 起音音型

4. 終止音型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李正 指法 (根據錢善華採訪)

右手 [中 無]

左手 [食 中]

全開不使用

A B C<sup>↑</sup> D E

(七) 金賢仁 (單管)

♩ = 69 實音記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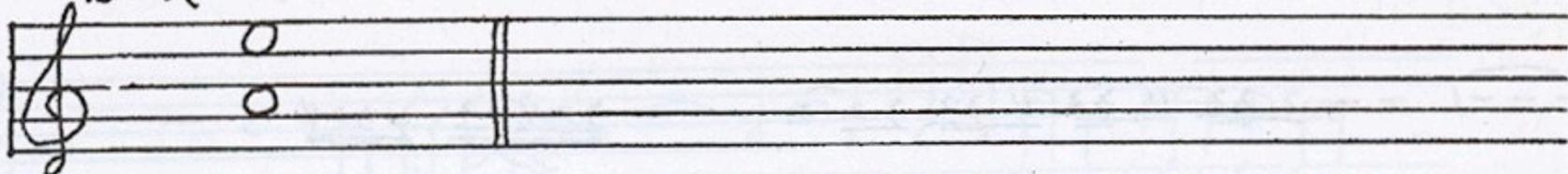
錢善華採譜 賴朝財分析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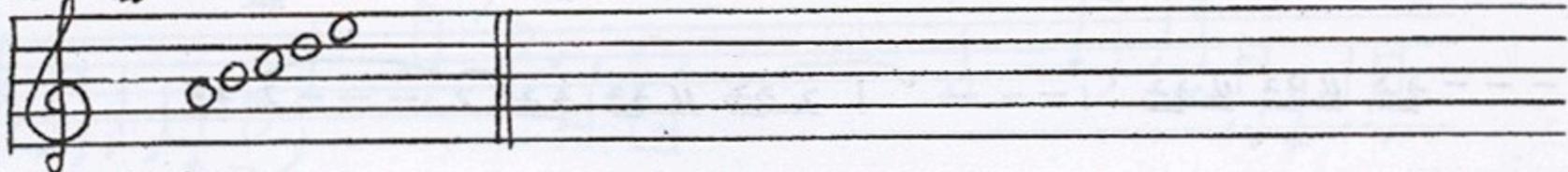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金賢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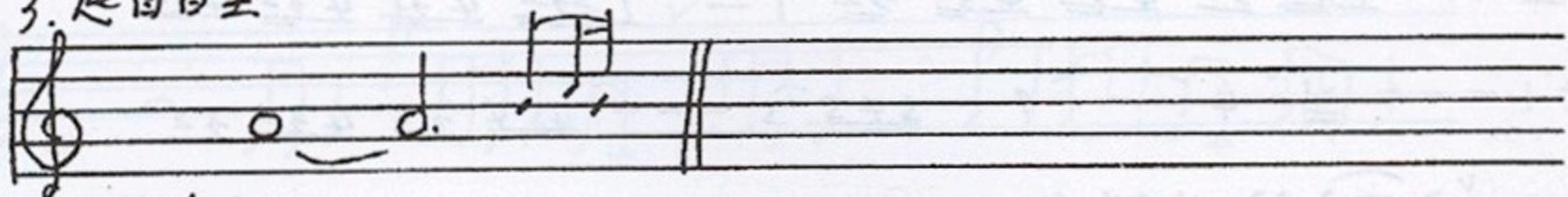
1. 音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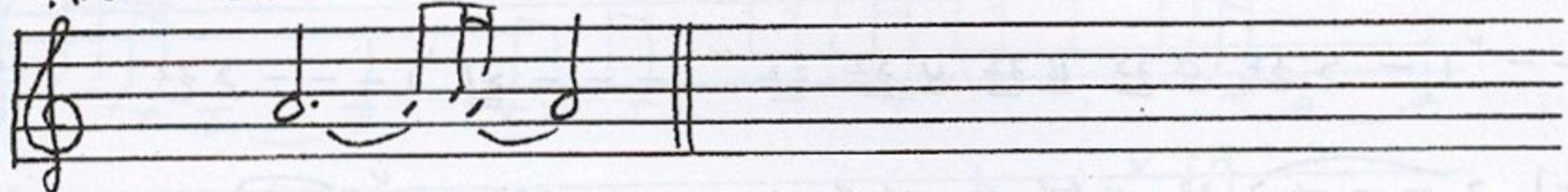
2. 音階



3. 起首音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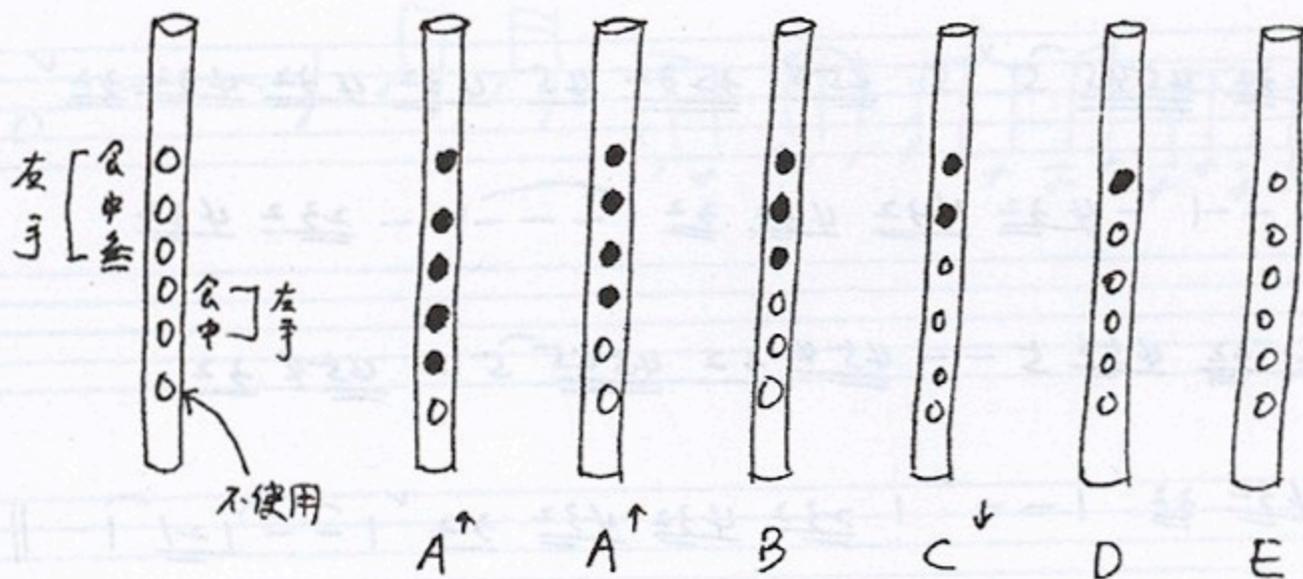


4. 終止音型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金賢仁 指法 (根據錢善幸採訪)



♩=69 in A

金賢仁 單管口笛

(魏嘉祥採譜)

1- - - 1 - - - 2 32 4 32 4 32 3 2 2 - - - 3 2 4 3 2 4 3 2 4 5 -  
 4 5 4 3 2 3 2 4 3 2 3 2<sup>v</sup> 1 -<sup>v</sup> 0 1 2 3 2 4 3 2 4 3 2 3 2<sup>v</sup> 1 - - - 2 1<sup>v</sup>  
 4 - - - 3 2 4 3 2 4 3 2<sup>v</sup> 1 - - -<sup>v</sup> 1 2 3 2 4 3 2 3 2 2 - - - 2 3 2  
 4 5 4 5 - 4 5 4 3 2 4 3 2 4 3 2 3 2<sup>v</sup> 1 -<sup>v</sup> 1 2 3 2 4 3 2 4 3 2 4 3 2  
 3 2 1 - - - 2 1<sup>v</sup> 4 - - - 4 - 5 4 5 5 - - - 4 5 4 3 2 4 3 2 3 2  
 2 - -<sup>v</sup> 2 2 3 2 4 5 4 5 - - 4 5 4 3 2 4 5 4 3 2 4 3 2 4 3 2 3 2<sup>v</sup>  
 1 - -<sup>v</sup> 1 - 2 3 2 4 3 2 4 3 2 4 3 2 3 2<sup>v</sup> 1 - - - 2 1<sup>v</sup> 1 - - - 2 3 2  
 3 2 1 2 - - - 2 3 2 4 5 4 5 4 5 4 3 2 4 3 2 4 3 2 3 2<sup>v</sup> 1 - - - 1 2  
 1 -<sup>v</sup> 5 - - - 6 5 6 6 - 5 6 5 4 3 2 3 4 5 5 - 5 -  
 4 5 4 3 2 3 2 4 3 2 3 2 2 - - 2 3 2 4 5 4 5 5 4 5 4 3 2 4 3 2 4 5 4  
 3 2 4 3 2 3 2 0 1 -<sup>v</sup> 1 - 2 3 2 4 3 2 4 3 2 4 3 2 3 2<sup>v</sup> 1 - - - - 1 2 1<sup>v</sup>  
 1 2 3 2 3 - - - 3 - - 3 2 4 4 3 2 4 3 2 3 - -<sup>v</sup> 3 3 2 4 3 2 4 3 2 3 2<sup>v</sup>  
 1 - - - 2 3 2 4 3 2 4 5 4 5 5<sup>v</sup> 5 4 5 4 3 2 3 2 4 5 4 3 2 4 3 2 4 3 2 3 2<sup>v</sup>  
 1 - - - 2 1<sup>v</sup> 4 - - - 1 - 4 3 2 4 3 2 4 3 2 3 2 1 - - - 1 - 2 3 2 4 3 2  
 4 3 2 3 2 2 -<sup>v</sup> 2 3 2 4 5 4 5 - - 4 5 4 3 2 4 5 4 5 5 - 4 5 4 3 2  
 4 5 4 3 2 4 3 2 4 3 2 3 2<sup>v</sup> 1 - -<sup>v</sup> 1 2 3 2 4 3 2 4 3 2 3 2<sup>v</sup> 1 - - - 1 2 1 1 -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八) 蔡國良 (單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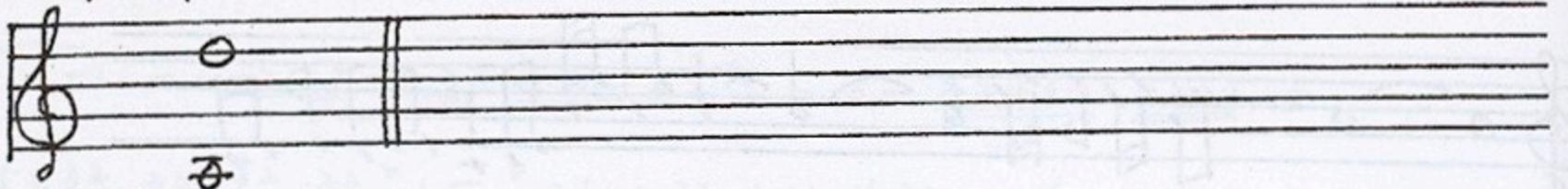
♩ = 104 實音記譜

賴朝財採譜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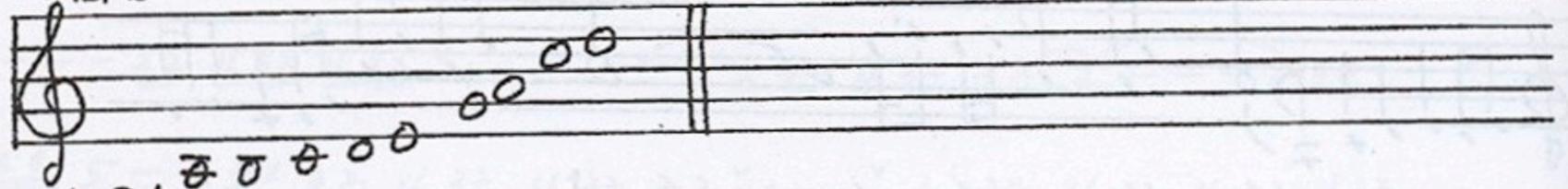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蔡國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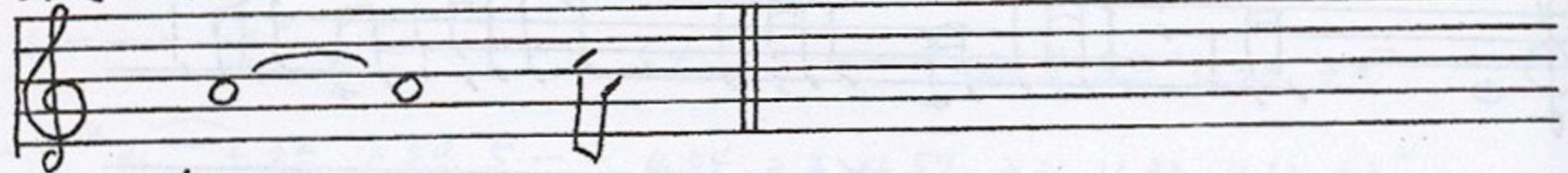
## 1. 音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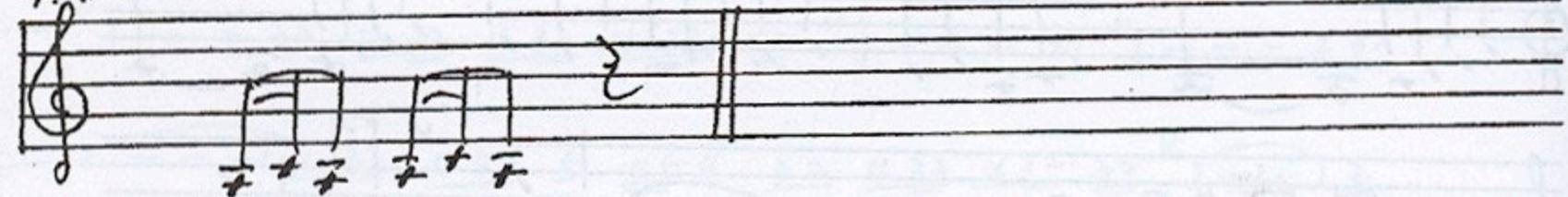
## 2. 音階



## 3. 起音音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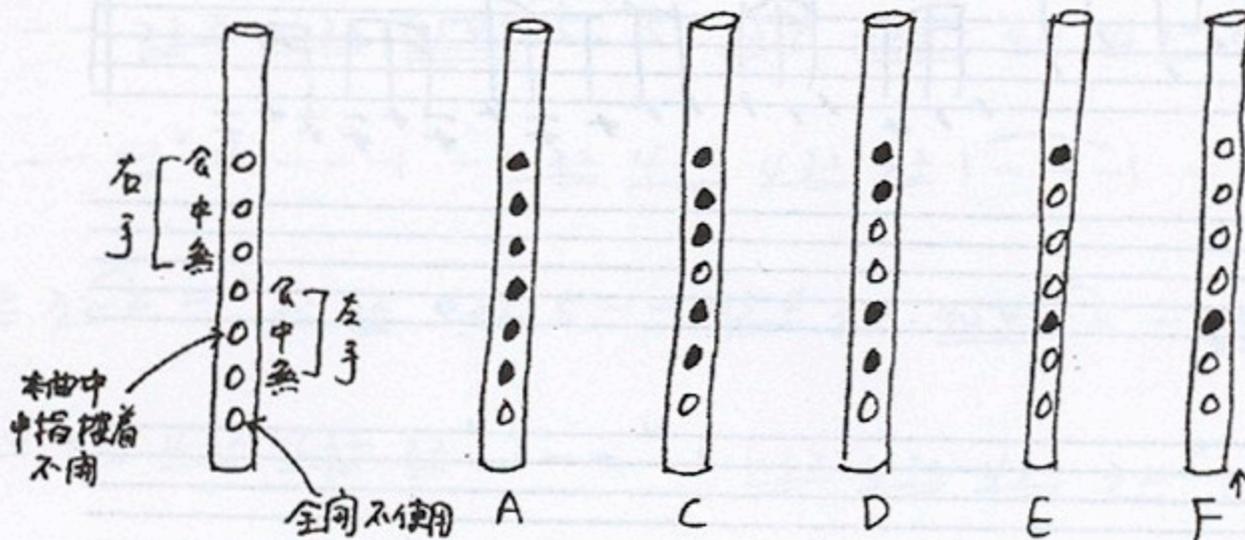


## 4. 終止音型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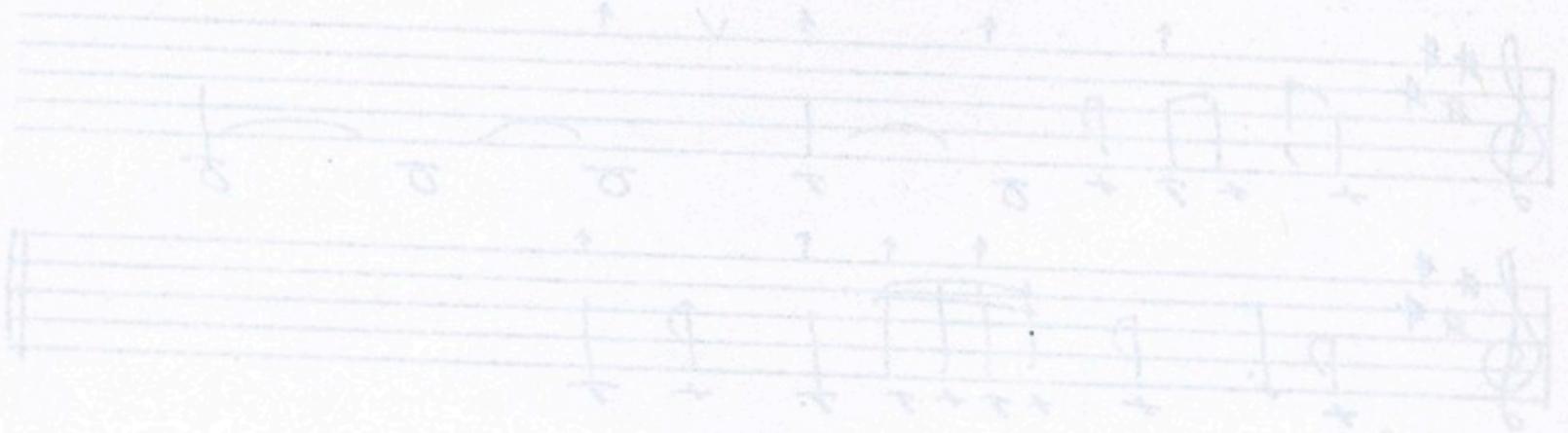
## 蔡國良 指法 (相對較朝對採譜)



$\text{♩} = 104 \text{ in C}$  蔡國良 口笛 (單管第一首第一節)

$6 \text{---} 6 \text{---} \underline{i6} \underline{2i} \underline{2i} \underline{2i} 6 \text{---} 6 \text{---} \underline{i6} \underline{i6} \underline{32} | \underline{332} \underline{3} \underline{2i} \underline{32} \underline{3}$   
 $\underline{2i} \underline{6} 6 - \underline{i6} \text{ } ^v 6 \underline{2i} \underline{2i} \underline{i} 6 \text{---} 6 - \underline{i6} \underline{i6} \underline{32} | \underline{332} \underline{3} \text{---}$   
 $\underline{32} \underline{3} \text{ } ^\uparrow \underline{332} \underline{3} \underline{2i} \text{ } ^v \underline{332} \underline{3} - \text{ } ^\uparrow \underline{332} \underline{3} \underline{2i} \underline{332} \underline{3} \underline{432i} 6 \text{---} 6 \text{---}$   
 $\underline{i6} \underline{2i} \text{ } ^v \underline{3.2} \underline{3.2i} \underline{3.2} \underline{3} \underline{432i} 6 \text{---} 6 \underline{i6} \underline{2i} \underline{32} \underline{3} \underline{2i} \underline{6i} \underline{6} \underline{i6}$   
 $6 \text{---} 6 \underline{i6} \text{ } ^v \underline{6.i} \underline{2i} \underline{i} 6 \text{---} 6 \text{---} 6 - \underline{i6} \underline{i6} \underline{32} | \underline{332} \underline{3} \text{ } ^\downarrow \underline{5} \underline{3}$   
 $\underline{32} \underline{3} - - \underline{32} \underline{3} \underline{2i} \text{ } ^v \underline{332} \underline{3} \text{ } ^\uparrow \underline{332} \underline{3} \underline{2i} \underline{32} \underline{3} \underline{32i6} \underline{2i} \underline{332} \underline{3} \underline{2i}$   
 $\underline{6i2} \underline{32i} \underline{6i} \underline{6i6} 6 \text{---} 6 \underline{i6} \underline{i6} \underline{32i} \underline{323} \underline{32i} \underline{6i} \underline{6i6} \underline{6i6}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九) 邱善吉 (單管)

♩ = 120

實音記譜

賴朝財採譜分析

The image shows a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a single flute piece, consisting of six staves of music. The score is written in a single system with a treble clef and a key signature of one sharp (F#). The tempo is marked as ♩ = 120. The score includes various musical notations such as notes, rests, slurs, and dynamic markings. There are also performance markings like upward arrows and downward chevrons. A large purple watermark is overlaid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score, reading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downarrow = 120$   
E大調

邱善吉 (單管口笛) (報鄭阿梓譜)

2 --- 2 5 --- 5 --- 5 6 6 5 6 5 2 1 2 --- 2 --- 5 --- 5 - ✓  
5 6 6 5 6 5 2 1 2 1 6 1 2 1 6 5 --- 5 - ✓  
6 1 2 1 2 --- 2 --- 3 2 1 - ✓ 1 2 3 2 3 2 1 6 1 2 - ✓  
2 3 2 1 2 3 2 3 2 1 6 1 2 1 2 3 2 3 2 1 2 3 2 6 2  
6 2 6 5 6 5 --- 5 ✓ 5 --- 5 --- 5 -  
6 1 6 5 6 5 5 6 5 ||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二) 製作吹氣孔

1. 將乾後之竹筒於較粗之一端保留竹節，約50公分之長度，兩邊截斷之。

(影射傳統製竹笛圖) 或詳 吉 善 吉

2. 除留有竹節處用銳利小刀削平，直到將中間凹陷處削平為止。(圖1-6)

3. 在凹陷中一點(亦即最薄處)用尖刀挖小孔以便氣流出吹氣口。

1-7, 1-8

4. 再用已磨快之鑽孔器鑽出0.5公分之吹孔。(圖1-9)

5. 修整竹筒使其美觀。(圖1-10, 1-11)

### (三) 製作指孔

1. 確定指孔位置

2. 在竹筒末端向上約10公分處鑽上一個指孔位置。(圖1-12)

3. 將最後中之距離視上端指孔位置而定。(圖1-13)

# 邱善吉 (單管口笛)

1. 音域

2. 音階

3. 起音音型

4. 終止音型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 邱善吉 指法 (根據賴朝財採譜)

右手 [ 食中無 ]

左手 [ 食中無 ]

本曲中無指按着不用。

全用不使用

B<sup>↑</sup> C<sup>#</sup> E F<sup>#</sup> G<sup>#↑</sup>

## 第八章 鼻笛、口笛製作法

### 一、雙管鼻笛製作法

製作人：蔣忠信 (rhemaliz 家名 Tjevelerem)

泰武鄉平和村

#### (一) 竹材

1、竹子當中lumalumai被視為製作雙管鼻笛最上好的竹材：竹節直長、質地堅實、美觀大方，發出的聲音圓柔厚實，飄逸悠揚，最能表達排灣族男士深邃迴旋、濃郁垂憐的情意（圖1-1、1-2）。

2、鼻笛竹材以節與節之間長度至少 60 公分，內徑 3 公分左右，筆直無瑕疵之成熟竹材 為上選。嫩幼竹子經風乾後容易變形，聲音陳雜空洞，不適選用。內徑太大者不易吹奏，小者聲音尖細感受不出啜泣哽咽和百步蛇沈醜之聲（圖1-3、1-4）。

#### (二) 製作吹氣孔

1、陰乾後之竹材於較粗之一邊保留竹節，約50公分之長度，兩邊截斷之，再陰乾數日（圖1-5）。

2、餘留有竹節處用銳利小刀削平，直到將中間凹陷處削平為止（圖1-6）。

3、在凹陷中心點（竹節最薄處）用尖刀挖小孔以便於穿出吹氣口（圖1-7、1-8）。

4、再用已磨尖燒紅的鐵棒穿出0.5公分之吹口（圖1-9）。之後，一面試吹一面修飾至完美為止（圖1-10、1-11），再以同樣步驟製作另一笛管。

#### (三) 製作指孔

##### 1、確定指孔位置

離笛管末端向上約10公分處標上第一個指孔位置（圖1-12），再以手指彈奏時最適中之距離標上其他所需的指孔（圖1-13）。

## 2、穿出指孔

在標示點上用燒紅的鐵棒（圖1-14）與笛管呈垂直，由下而上依序穿孔（圖1-15）。穿好之後在指孔處分別再以燒紅鐵棒由下往上方向與笛管呈內角30度左右修飾（圖1-16），使指孔洞口由上斜放而下，吹奏時聲音更加圓滑流暢。

3、穿好的笛管與另一支無指孔笛管用綁有碎布的鐵條將管內竹膜清除盡淨，以確保竹聲的真純與優美（圖1-17）。

### （四）試音與修飾

據報導人指稱吹奏樂曲是試音最好的方式，從吹奏發出的聲音即可察覺雙管鼻笛之好與壞及應該修飾的地方（吹氣孔、指孔等）（圖1-18、1-19）。

### （五）雕飾

待製作過程結束之後，最後的工程就是鼻笛的雕飾。藉著紋雕的線條和圖像增添鼻笛的氣質與風情，同時也凸顯貴族的才氣和權勢。從紋雕圖像的意境不難發現作者灌注其中的心靈嘆息和對自我的期許。雕飾完成之後，一個完整的鼻笛便大功告成。

### （六）完成的鼻笛（圖1-20）

## 二、雙管口笛製作法

製作人：許坤仲（pairang 家名 Pavavalung）

三地門鄉大社村

### （一）竹材

- 1、生長在懸崖峭壁、歷經風吹日曬的ka-auan竹子是製作雙管口笛最好的材料，做出來的口笛餘音繚繞、高亢嘹亮。
- 2、竹身要筆直細長，兩節之間長度至少60公分，內徑1.5—2公分，質地要堅實輕薄之成熟竹材，陰乾之後會發出質地鏗鏘剔透的聲音。

3、製作過程必須在竹材完全陰乾後才可進行，略有彎曲或尚未陰乾的竹材可用火烘烤修飾和吹乾。陰乾後的竹材，可用火烘烤以增添口笛光彩亮麗的紋面（圖2-1、2-2）。

4、在兩節之間取適當長度（約55公分）截斷之（圖2-3），備好兩支等長竹材作為製作之材料（圖2-4）。以利刀修飾竹材兩邊管口（圖2-5），再用面紙或布料清理管內竹膜（圖2-6），以避免吹奏時產生雜訊沙聲。

## （二）製作出氣口和塞子

1、分別於雙管離竹口約2.5公分處挖開寬約1公分、長約15公分之吹口出氣孔、孔的末端呈扇子形狀（圖2-7、2-8、2-9）。

2、選用較堅硬的木材（dalaru）作為吹口塞子（圖2-10），用利刀以吹口口徑之大小長短製作並填塞於竹口內（圖2-11），長度不得超過出氣口上端口緣（圖2-12），雙管笛塞以同樣的方式製作。

3、塞子在出氣口同邊之處削去0.2公分作為氣道（圖2-13）。

## （三）試音

1、塞子完成之後一面試音一面修飾，一直到吹出自己想要的聲音為止（圖2-14）。

2、塞子除了氣道之外必須與笛口內徑完全密合，不得留有細縫避免產生雜音（圖2-15）。

## （四）製作指孔

1、雙管口笛只有一管穿有指孔。

2、竹面手指彈奏的位置削去寬約1公分，長約25公分左右的皮面，以便於穿洞及指孔彈奏時不易滑動（圖2-16）。

3、從笛子末端起以四隻手指之寬度，標記第一個指孔（圖2-17），再以約一寸等距標上五個指孔記號（圖2-18）。

4、在標記上先以尖刀挖出指孔，避免燒孔時滑動（圖2-19），再以燒紅的鐵線一一燒出等圓的指孔，以期吹奏時聲音均勻平穩（圖2-20、2-21）。

## （五）雕飾

1、吹奏幾首樂曲，同時雙管一起試音（圖2-22）。

2、視聲音的狀況在指孔、吹氣口、氣道、出氣口一一修飾至滿意為止。

#### (六) 雙管合併

1、依個人喜好，在雙管笛面雕出具有特別意義的圖像，使雙管口笛圖聲並茂，相得益彰（圖2-23）。

2、於雙管口笛吹氣處以麻繩繫牢，並以面紙（或棉花）填補兩管之間的縫口，另一端則以交叉編織的藤繩固定之（圖2-24）。

#### (七) 完成品（圖2-25）

### 三、單管五孔口笛製作法

製作人：李 正（tsegav 家名 Tjarhulaiaz）

瑪家鄉排灣村

#### (一) 認識竹材

##### 1、竹子

製作口笛之竹材可分lumalumai和katseva二種。此二種竹材竹節細長，竹身筆直。據報導人指稱生長在tsalisi（射鹿）一帶之lumalumai及舊padain（高燕）懸崖處之katseva材質最佳，是製作口笛最好的材料（圖3-1）。

##### 2、竹節

lumalumai 竹節之間的距離大約在一尺半左右，製作人常依竹子之粗細（約1.5cm）、長短（約48cm）做取捨製作口笛材料之依據和參考（圖3-2）。採取之竹材必須經過數天陰乾之後，才可以進行製作。

##### 3、竹葉辨識

lumalumai由每一個竹節上長出數十支枝子。枝子無刺，葉子大都在枝子之末端順著竹枝兩邊前後以放射狀長出，葉寬約2—3cm，葉長約12—15cm（圖3-3）。

##### 4、採竹

竹子之粗細都可能影響口笛發出之聲音。因此，採竹時竹節之長度（約一尺半左右）和內徑的寬度（約2—2.5cm）是採竹應守的原則。

## （二）丈量

### 1、丈量決定竹材之長短

截取製作口笛所需之材料，可在陰乾前、後行之。但由於未陰乾之竹子所製作出來的產品容易變質、變形和變音，因此，唯有陰乾後之竹材方可進行製作。

丈量方式：決定所需竹材長度之後，於竹節兩端用鐵絲或細繩環繞之，並以簽字筆劃線記號再用鋸子鋸之（圖3-4）。

### 2、竹口修飾

截斷後之口笛竹材，首先將兩端洞口以銳利小刀修飾，以便進行製作口笛吹氣口工作（圖3-5）。

### 3、丈量取中線

丈量中線分為兩個步驟：

①沿竹身兩側各畫一長線至竹材兩端成平行線，作為製作指孔之基準線和畫吹氣口之依據線（圖3-6）。

②選擇竹材開口較大之一端，依竹口已標示之兩點，劃上中線，做吹氣口之準線。

### 4、出氣孔丈量確定位置

自吹氣口約一寸之距離定位出氣孔之位置（圖3-7）。

### 5、確定指孔位置

由出氣孔起約15—20cm之距離（傳統上以拇指和中指之長度丈量）定位第一個指孔，此孔即為其他指孔之丈量起點（每孔間距約一吋左右）

（圖3-8）。

## （三）製作吹氣口

### 1、挖出氣孔

在已知之出氣口位置，以尖刀由外向內斜挖形成外寬內窄（約寬1cm）之出氣口。待木塞於吹氣口安置完成，經試音後於出氣口做最後之修飾，

始告完工（圖3-9）。

## 2、塞子填裝

據報導人稱，樹豆陰乾後之樹幹是製作口笛塞子之最佳材質。其質地輕軟容易製作，同時較不易受熱漲冷縮之影響。

塞子製作：

- ①根據笛口之大小、長短（笛口至出氣口之距離）截取之（圖3-10）。
- ②照笛口內徑之尺寸進行削、修，並做好與笛口完全密合之塞子（圖3-11）。
- ③完全密合之後再取出，並於吹氣孔相同方向削出約0.3—0.5cm寬之吹氣道，經試吹無誤後始告製作完成（圖3-12）。

## （四）製作指孔

### 1、確定指孔之位置

依照竹身兩邊已知之兩條線任選一邊，於該線左右兩側取約1cm寬之平行線作為鑽開指孔之參考範圍。於笛末以反方向丈量約3吋之距離標示口笛最下方之指孔。並依序相隔約一寸之距離，以直徑0.5cm之圓形標示確定五個指孔的位置（圖3-13）。

### 2、挖掘指孔位置

定好指孔位置之後，在預定指孔之處以尖刀約略挖開約0.1—0.2cm之凹洞，避免以燒鐵棒鑽洞時滑動造成指孔尺寸不均而影響口笛發出正確的聲音（圖3-14）。

### 3、燒鐵棒

起火時火要旺，待木材燒成炭火後，將直徑約0.8cm之鐵棒燒紅。據報導人指稱，相思樹是起火用最好的木材，易燒且炭火能持久不熄滅，可將鐵棒均勻燒紅，便於燒開指孔（圖3-15）。

### 4、穿指孔

持燒紅之鐵棒，以適當之壓力依序於畫有標示位置之指孔燒穿，鐵棒溫度不夠時再行燒紅，再依序如前面之方式燒穿其餘未完成之指孔。不過要注意的是，穿孔時勿用力過大以免燒穿另一側之竹身（圖3-16）。

### 5、修飾指孔

以圓形戳刀將燒穿過之指孔均勻地一一修飾，並把每一指孔盡可能地大小修飾齊一（圖3-17）。

## 6、檢視指孔排列

全部指孔修飾完後由吹氣口之處往下瞄視指孔是否整齊，若有不齊再予修飾，以期口笛發出之聲音均勻美妙（圖3-18）。

## （五）試音與修飾

### 1、試音

試音是製作口笛最後的步驟，亦是最重要的一環，試音時須注意以下幾點：

- ①音的粗細（一般原則是口笛音較細，鼻笛音較粗）
- ②發出的音是否有雜訊。若未達到所需之要求，就必須將吹氣口之塞子稍作調整。

### 2、修飾出氣口

第一次試音所發出的聲音未盡理想時，應在吹氣口之塞子或出氣孔作以下之調整：（圖3-19）

- ①向裡或向外移動。
- ②修飾或增補塞子與口笛間之密合。
- ③若發出的聲音仍不盡理想，只好另製塞子替換至完美為止。
- ④或再修飾出氣口，亦有很大的幫助。

### 3、試音

待前一步驟（試音和修飾）完成後，第二次試音（最後步驟）再行以下之檢視：（圖3-20）

- ①吹奏五音是否準確。
- ②試吹高、低音有否瑕疵。
- ③試吹傳統歌謠、檢視口笛之音質和音色。
- ④若有問題，則在指孔處稍作修飾，若無瑕疵則告製作完成。

## （六）製作完成

口笛製作完成之後，製作人可盡興地吹奏自己喜愛的曲調，以示歡欣和慶祝之意（圖3-21）。

#### 四、單管七孔口笛製作法

製作人：邱善吉（tsujui 家名 Tjakisuvung）

來義鄉古樓村

（一）竹名——kaqauan（圖4-1）

（二）選竹材

1、竹子末端沒有斷過的竹子（圖4-2、4-3）。理由：

①如尾端斷過，做出來的口笛不會蒙神祝福，音質極差，甚至不會發聲。

②竹心可能會有積水，表示是已經去世的人的眼淚，材質不佳。

2、竹節要直要長（約一尺半以上）（圖4-4）。

3、截取竹材必須一刀砍斷（圖4-5），其理由為：

①竹子亦有生命，砍斷時必須讓竹子不覺疼痛。

②一刀砍斷是一種尊重的態度。

③一刀砍斷不會造成吵雜的聲音，避免吵到神明。

4、在竹節下用小刀緩慢而小心地截斷（圖4-6、4-7），其理由為：

①表示尊重竹子的生命。

②截斷竹節時要小心翼翼，並且要一氣呵成地截斷。

5、削去竹材表層使其加速陰乾（圖4-8）。

（三）製作出氣孔

1、自竹材開口較大的一端起，以食指之寬度確定出氣孔的位置（圖4-9）。

2、以銳利的小刀在已確定之位置，由外向內挖開寬約0.5cm，長約0.5cm之出氣孔（圖4-10、4-11）。

（四）指孔製作

1、自笛口處瞄視出氣孔反面之竹身，用小刀劃上製作指孔排列的位置（圖

4-12)。

2、自笛口處以大拇指和食指之長度標示第一指孔之位置(圖4-13)。

3、再由第一指孔標示之位置，以吹奏習慣指法將食指、中指和無名指置於竹面上，標上指孔間之位置和距離，其餘指孔丈量以此類推(圖4-14、4-15)。

4、在已確定之指孔位置用電鑽鑽出指孔(圖4-16)。

5、已鑽出之指孔再用小刀修飾乾淨(圖4-17)。

#### (五) 笛口塞子製作

1、選擇材質較軟之木材(樹豆最佳)，依照笛口至出氣孔間之長度截取做出氣口用之塞子(圖4-18、4-19)。

2、截取之塞子按笛口內徑之大小仔細雕琢之後，在塞子之任何一面削去0.4cm左右作為吹氣道(圖4-20)。

#### (六) 笛口塞子裝填

1、裝填吹氣塞子之前，先在笛口與出氣口之間綁上鐵絲以防止笛口破裂(圖4-21)。

2、裝填笛口塞子、修飾、調整至最好狀況(圖4-22)。

#### (七) 試吹與吹奏

1、初步完成之口笛，經數次試吹、修飾，調整至發出製作人想要的聲音之後才算製作完成(圖4-23)。

2、製作完成的口笛，製作人必定吹奏一、兩首曲調以謝神明之協助與祝福，同時表達內心的歡樂和喜悅(圖4-24)。

#### (八) 完成品(圖4-25)

## 附圖：鼻笛、口笛製作法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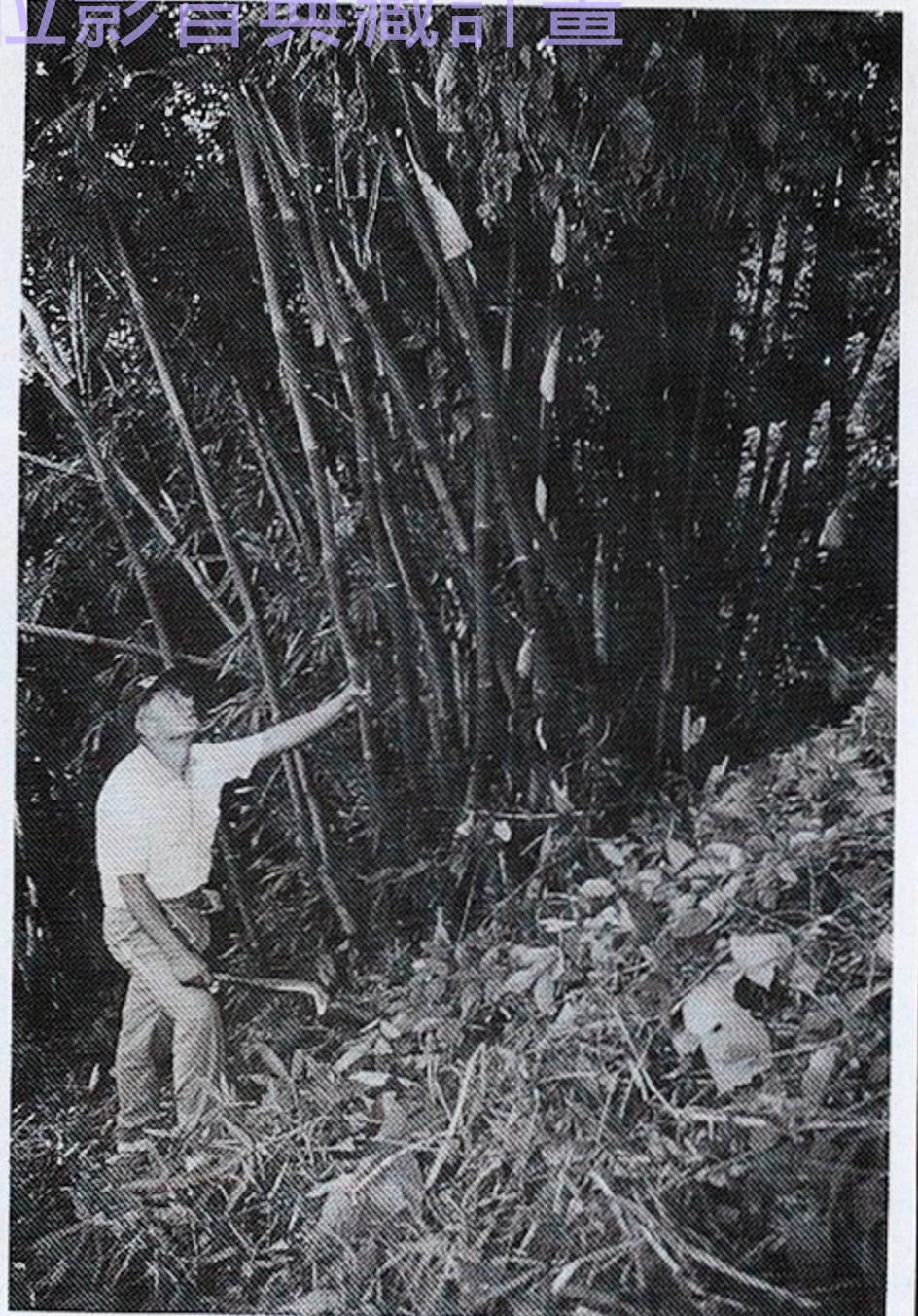
圖 1-1



圖 1-2



圖 1-3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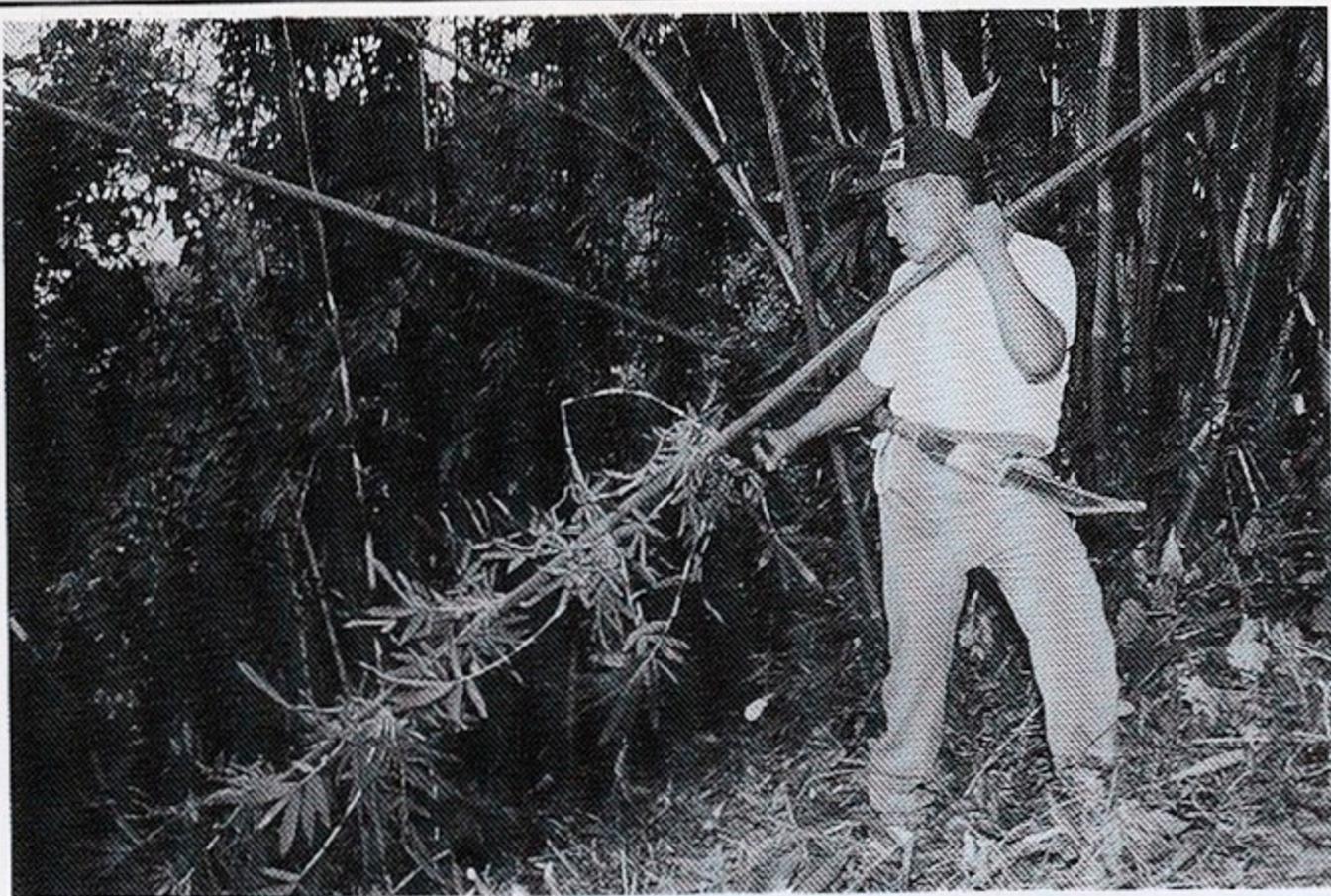


圖 1-4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1-5



圖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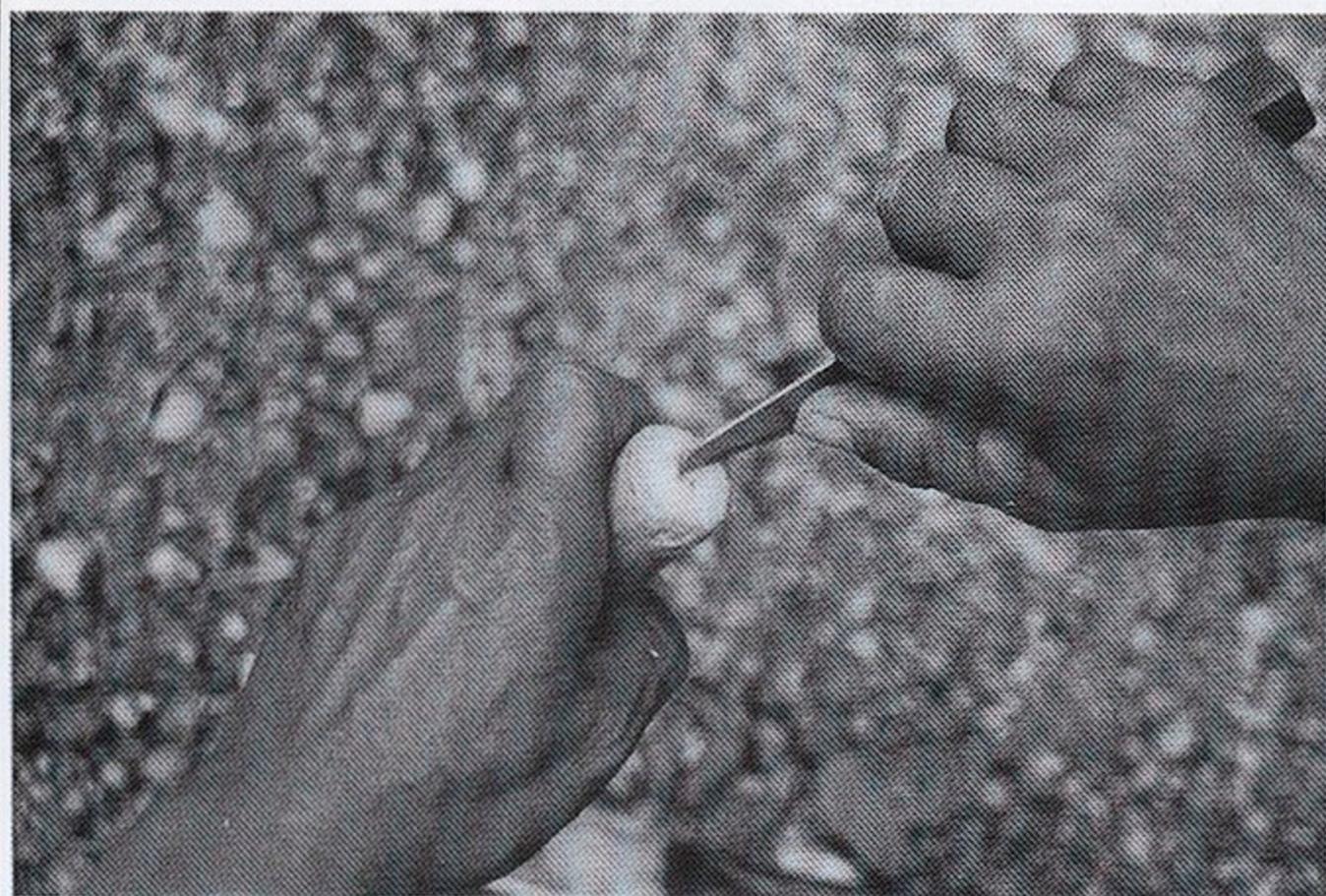


圖 1-7



圖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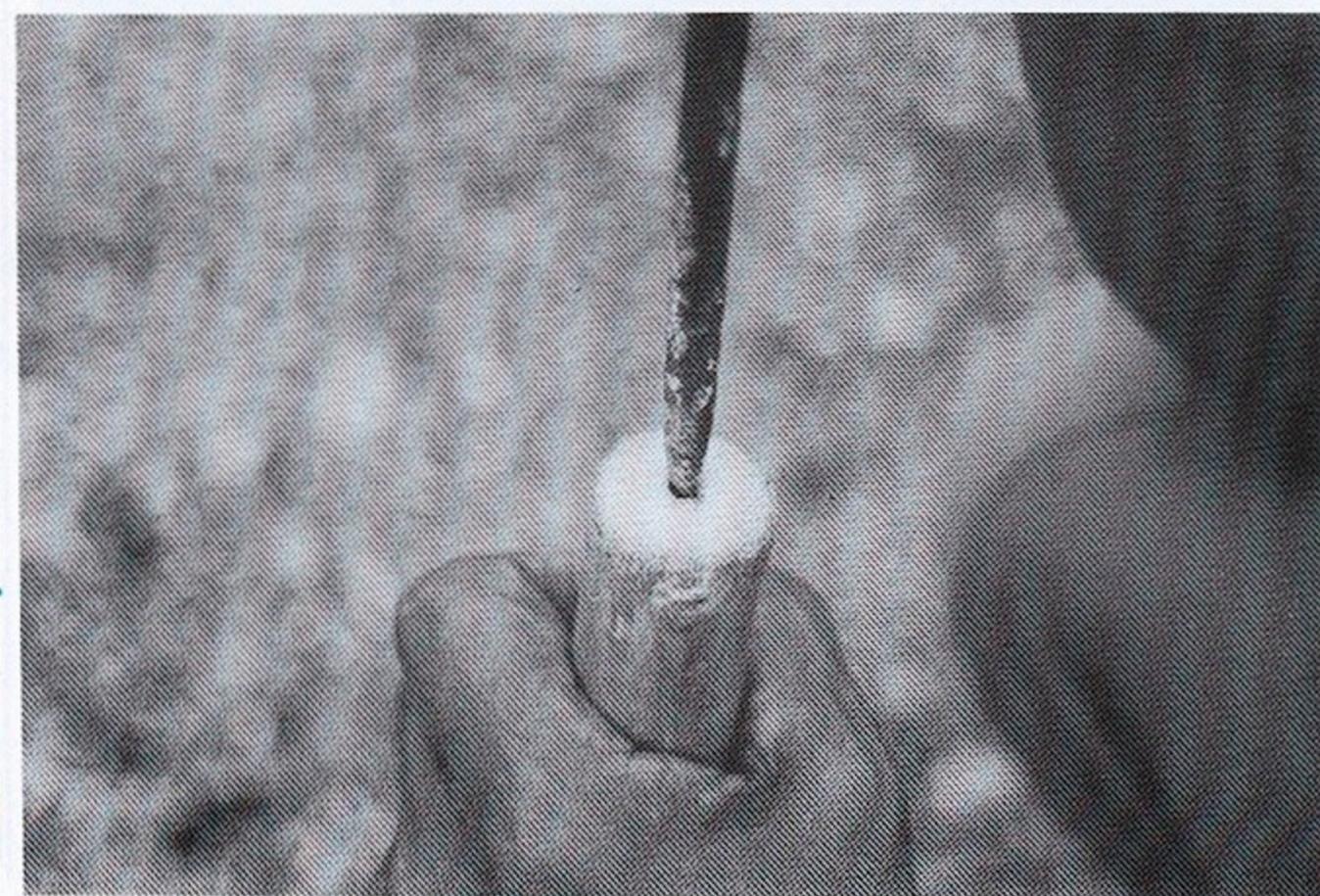


圖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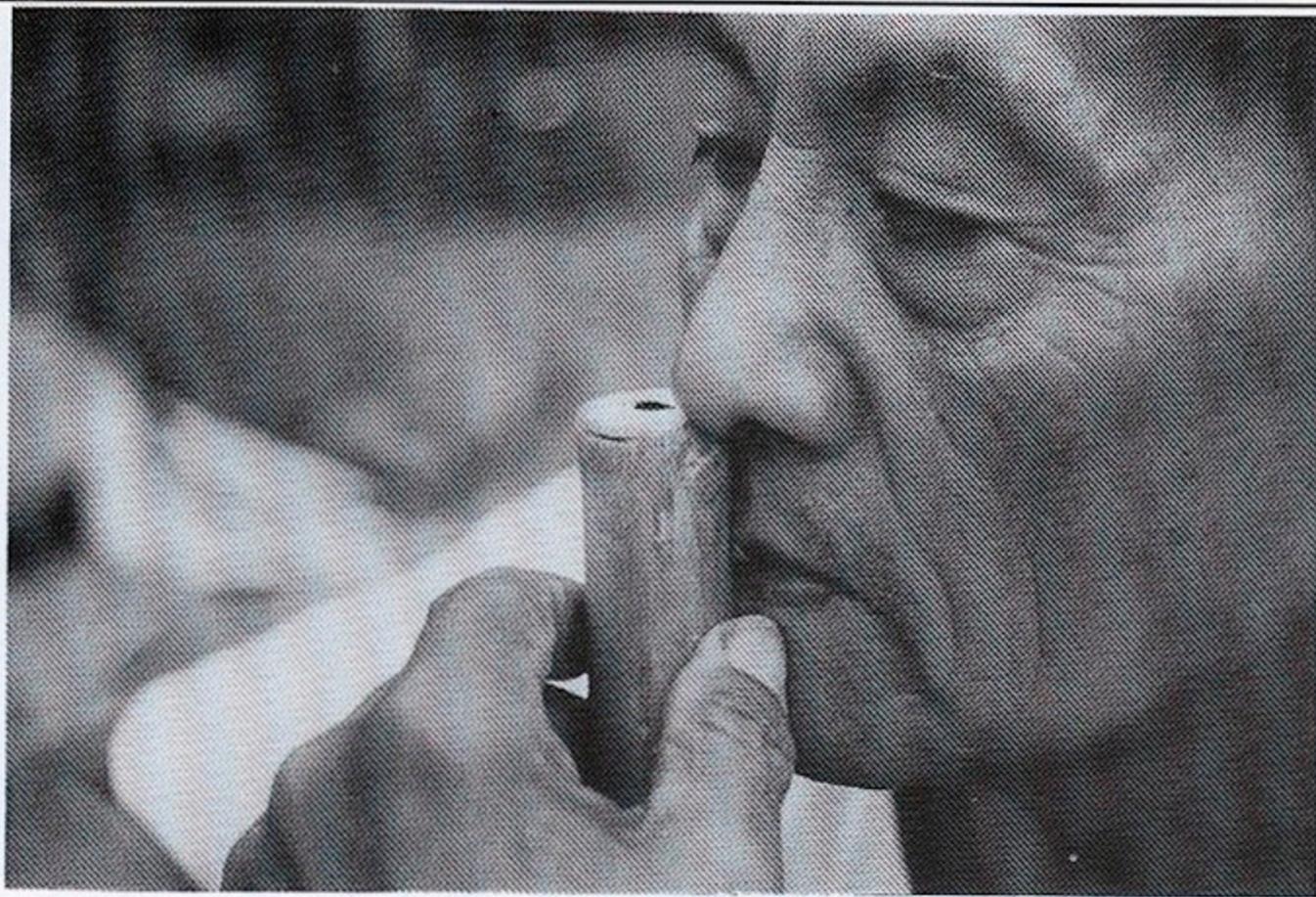


圖 1-10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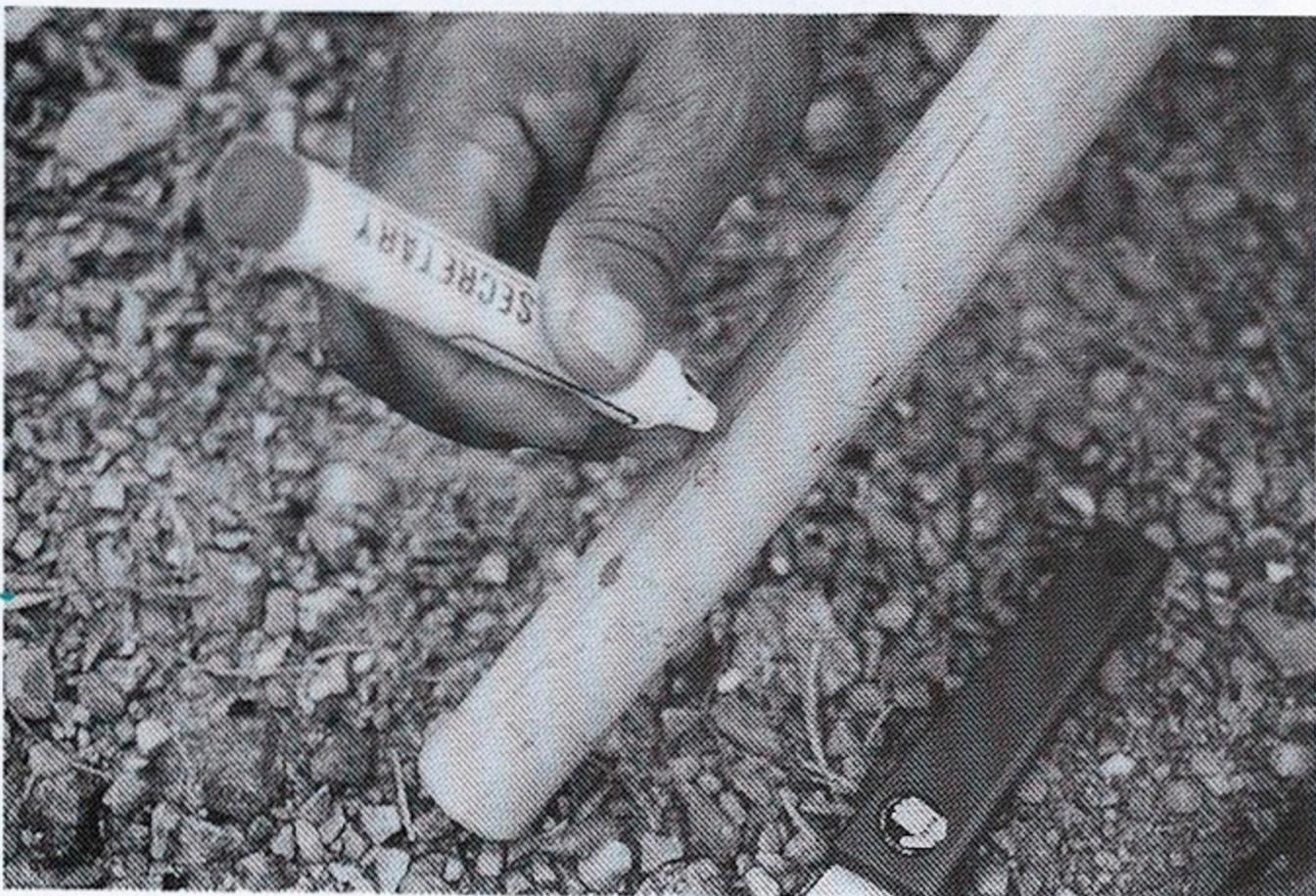


圖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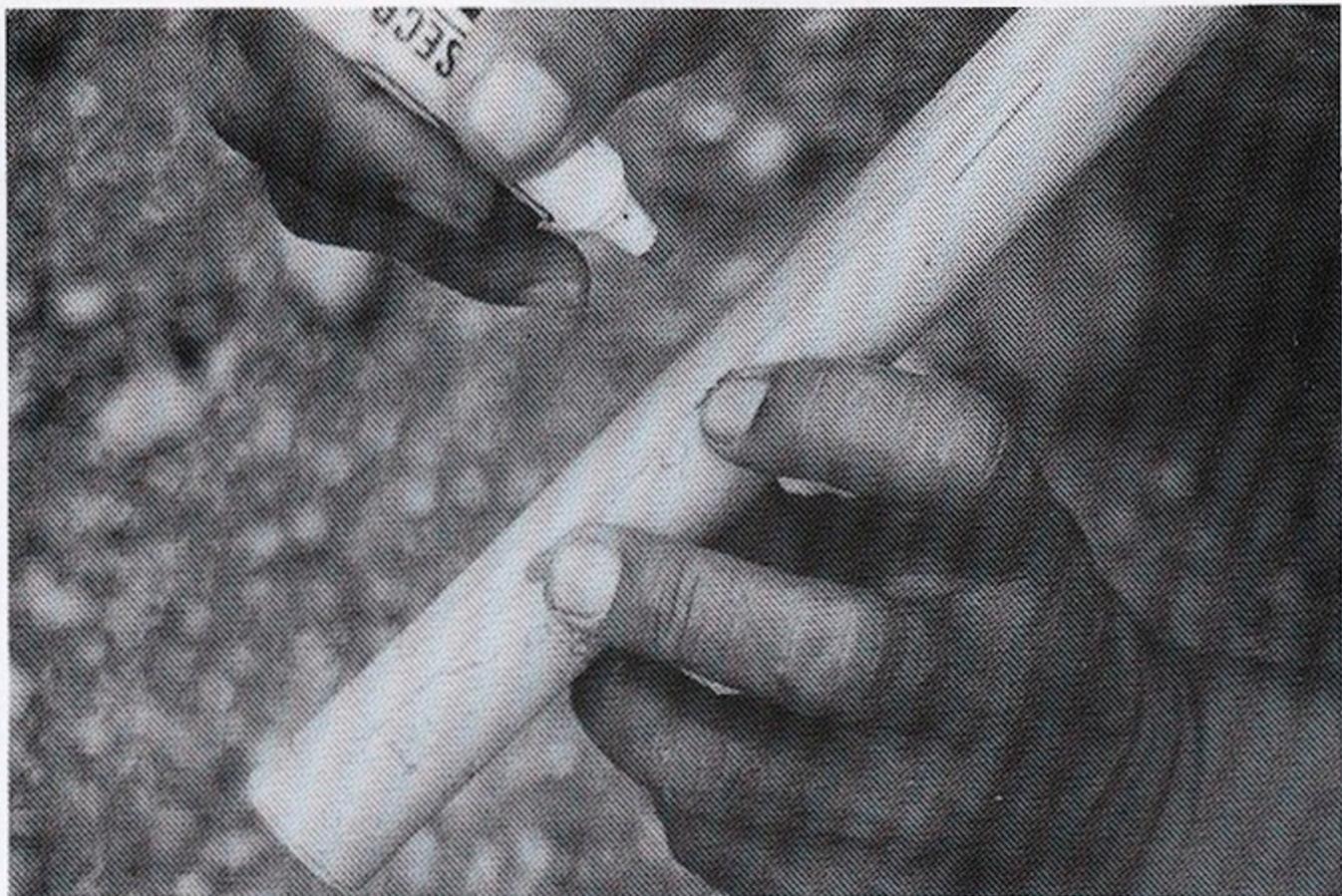


圖 1-13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1-14



圖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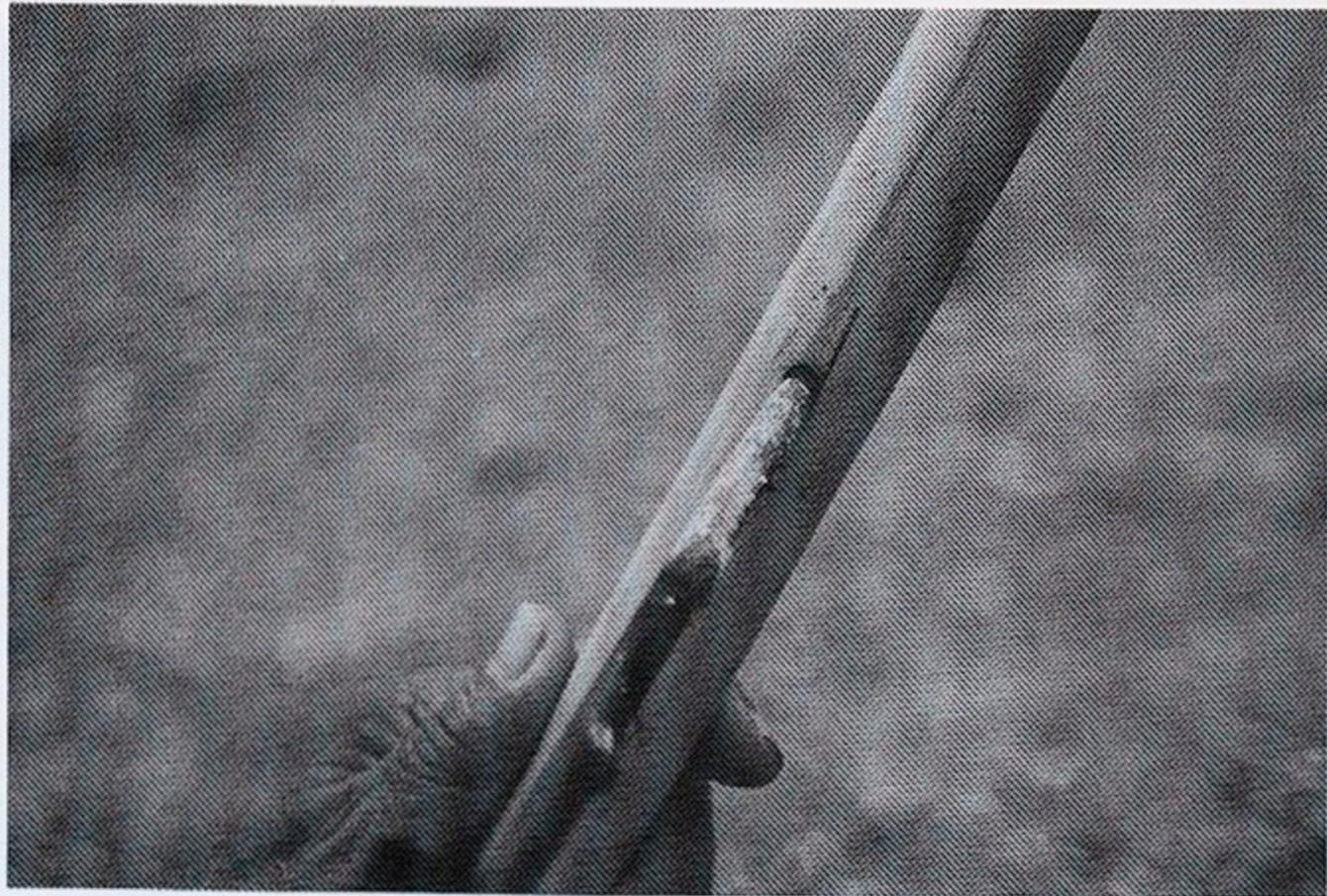


圖 1-16



圖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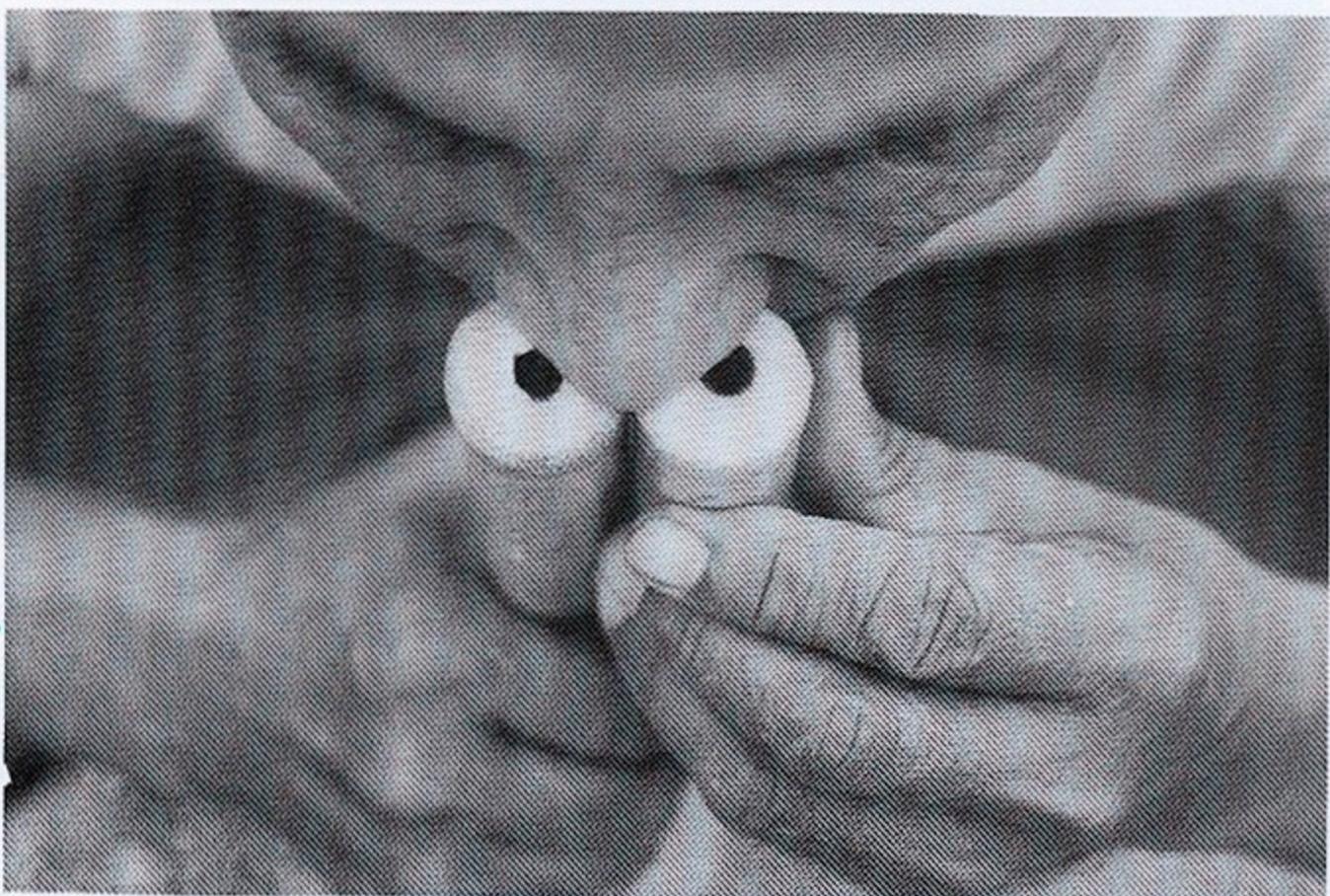


圖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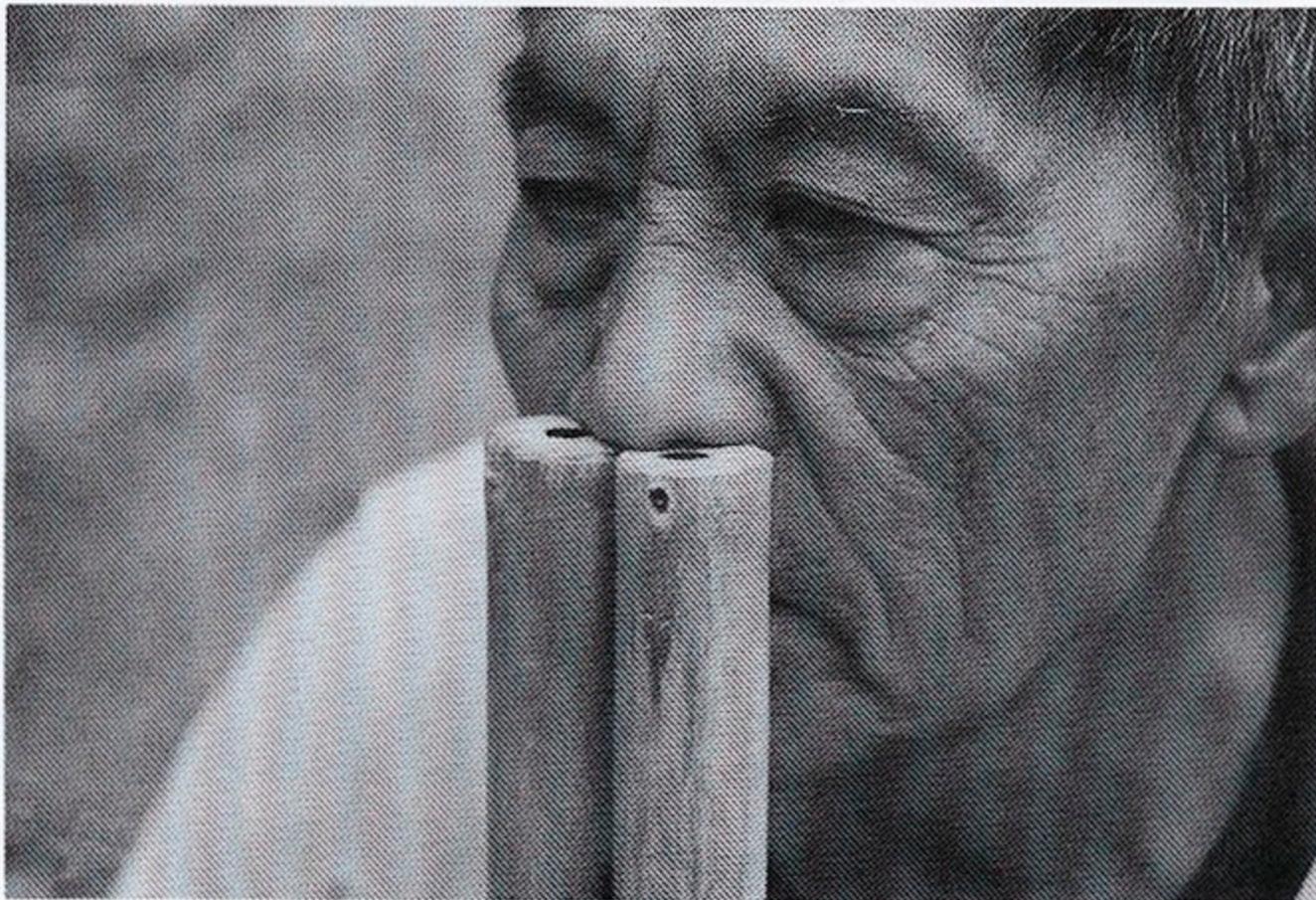


圖 1-19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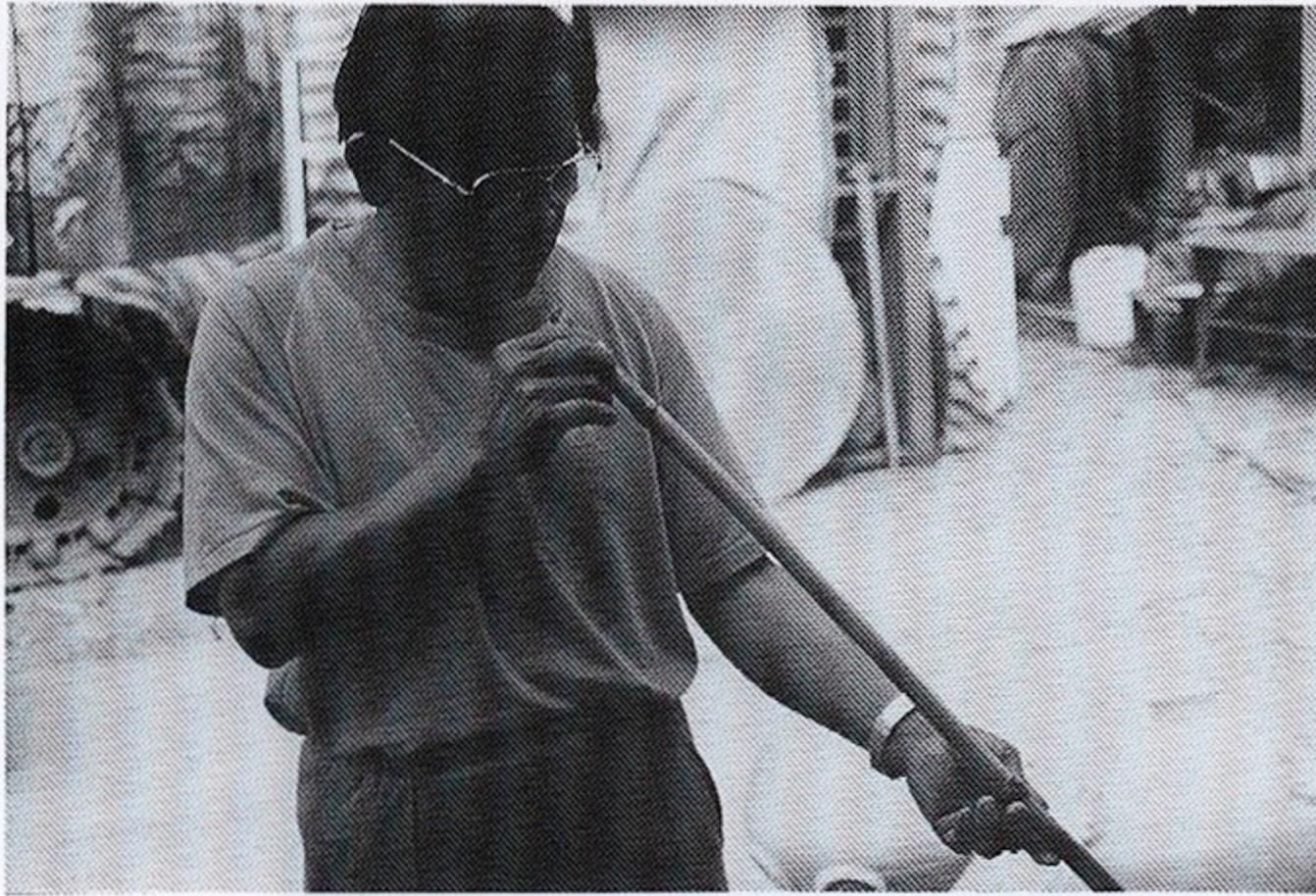


圖 2-1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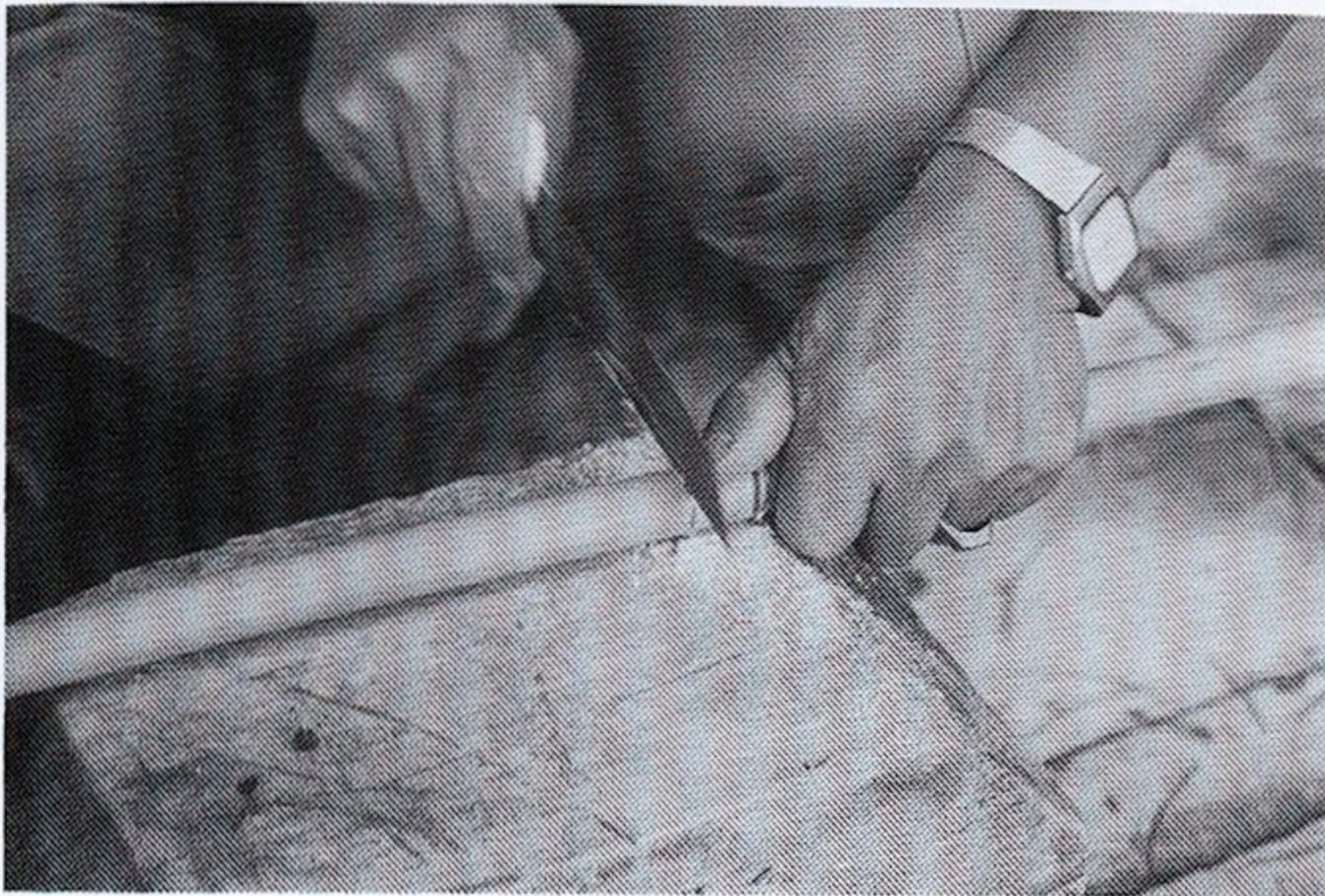


圖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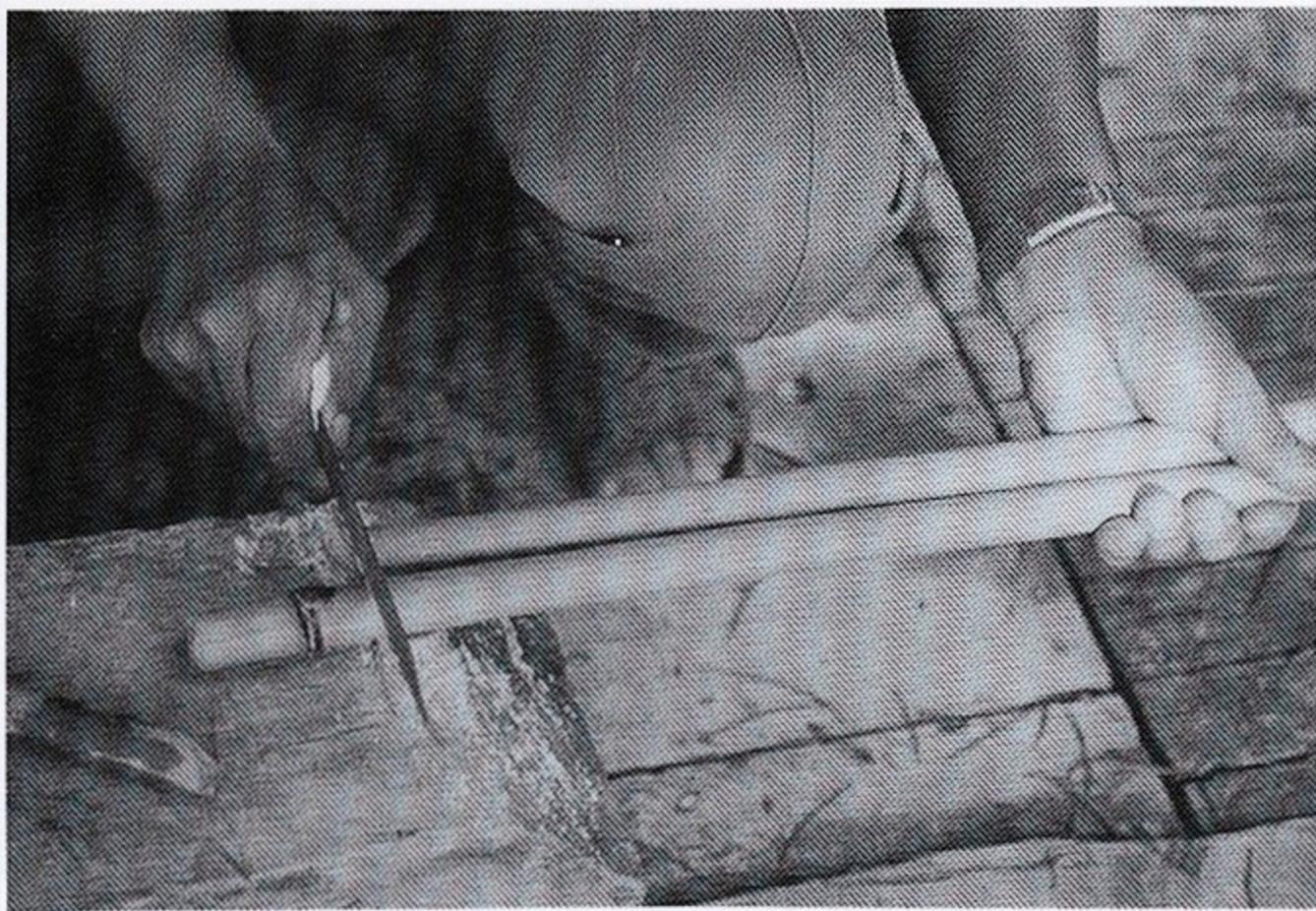


圖 2-4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2-5



圖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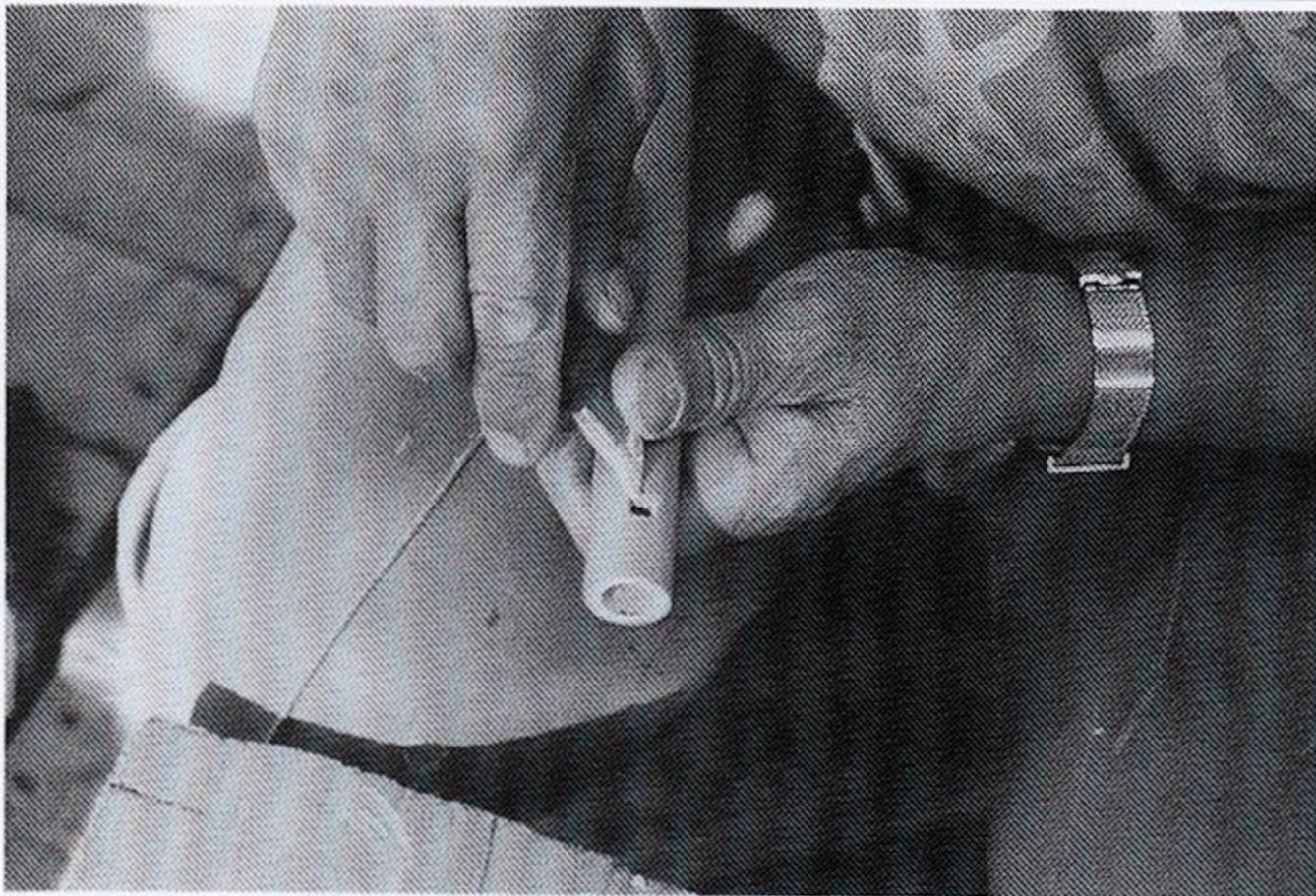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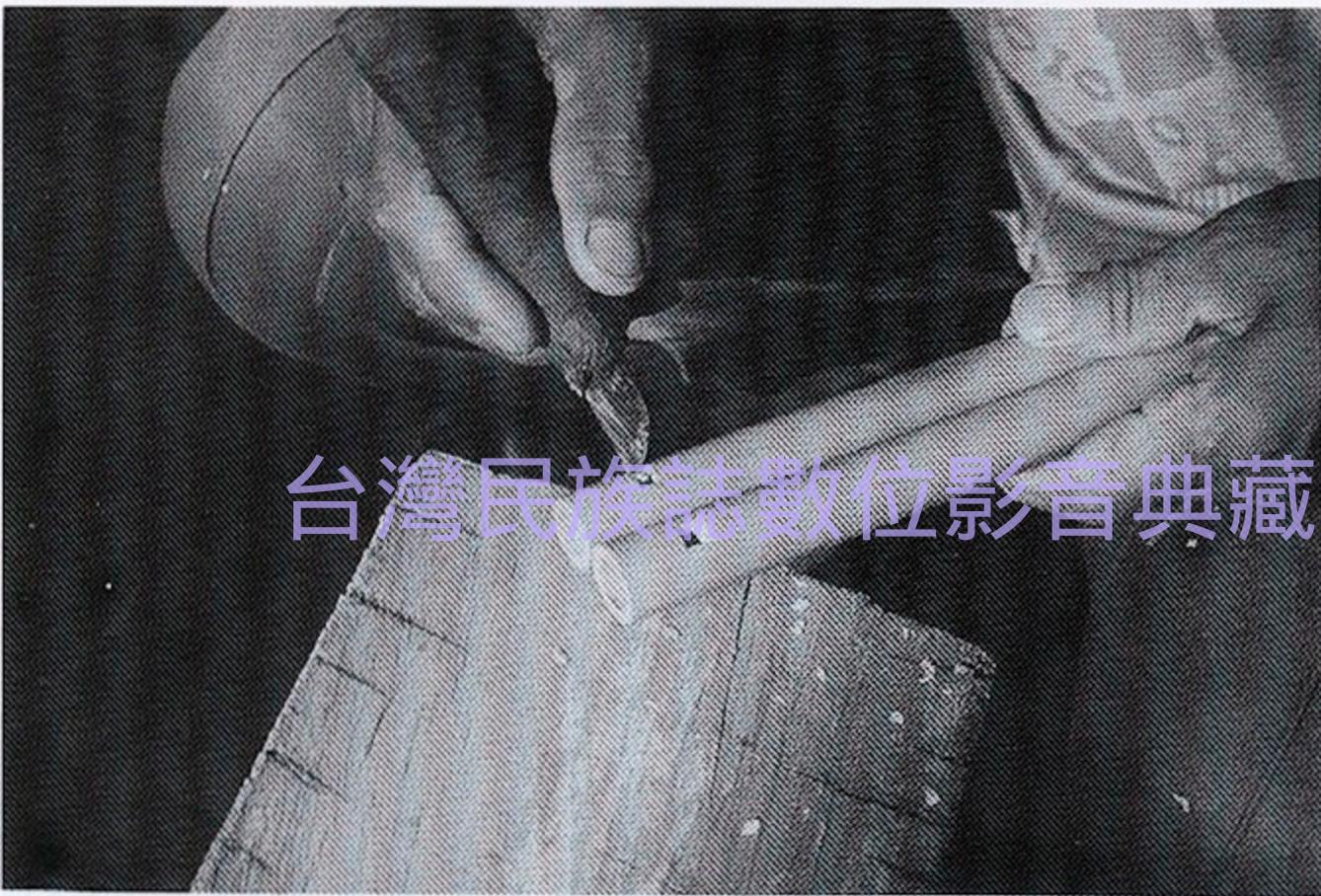


圖 2-7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2-8



圖 2-9



圖 2-10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2-11



圖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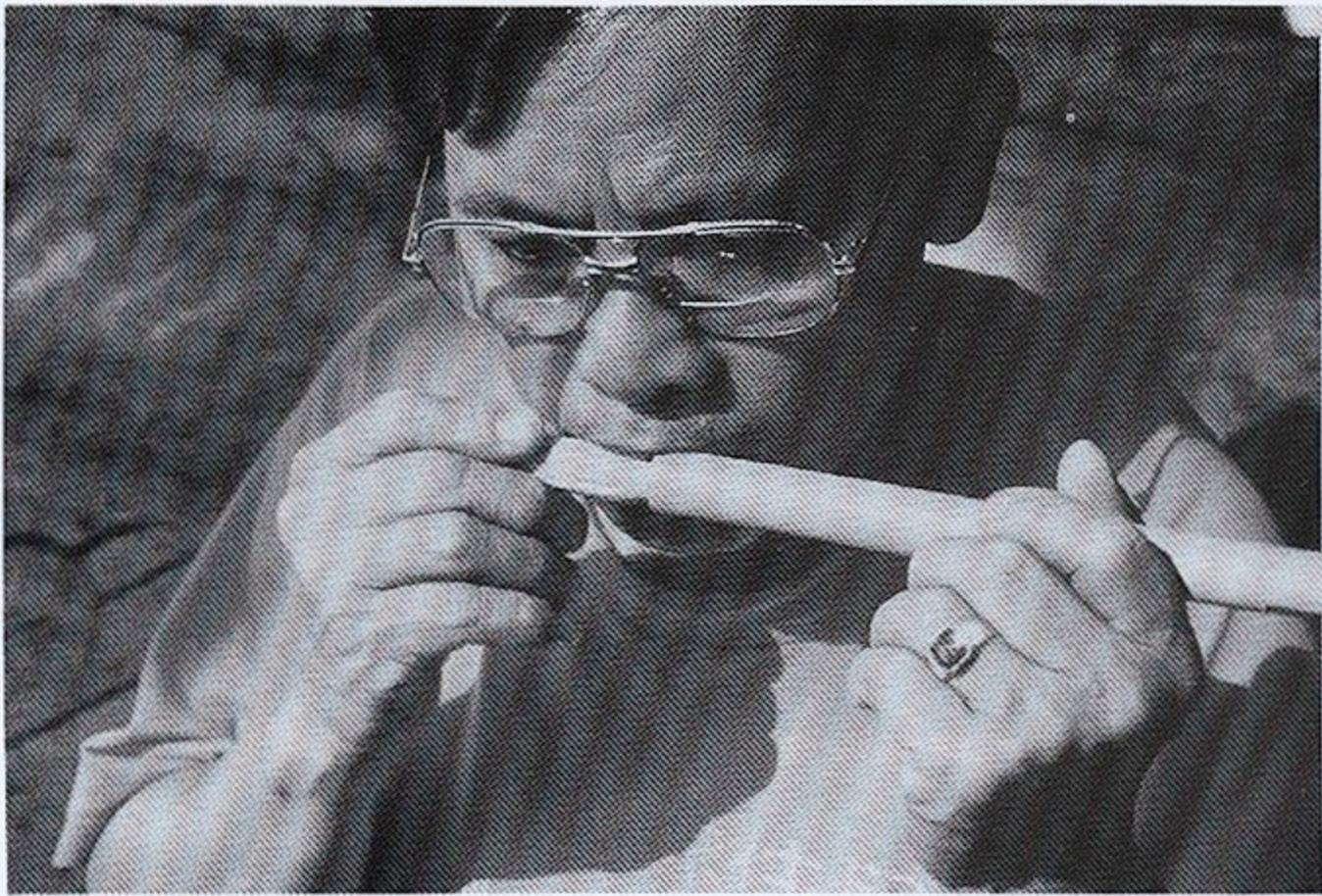


圖 2-13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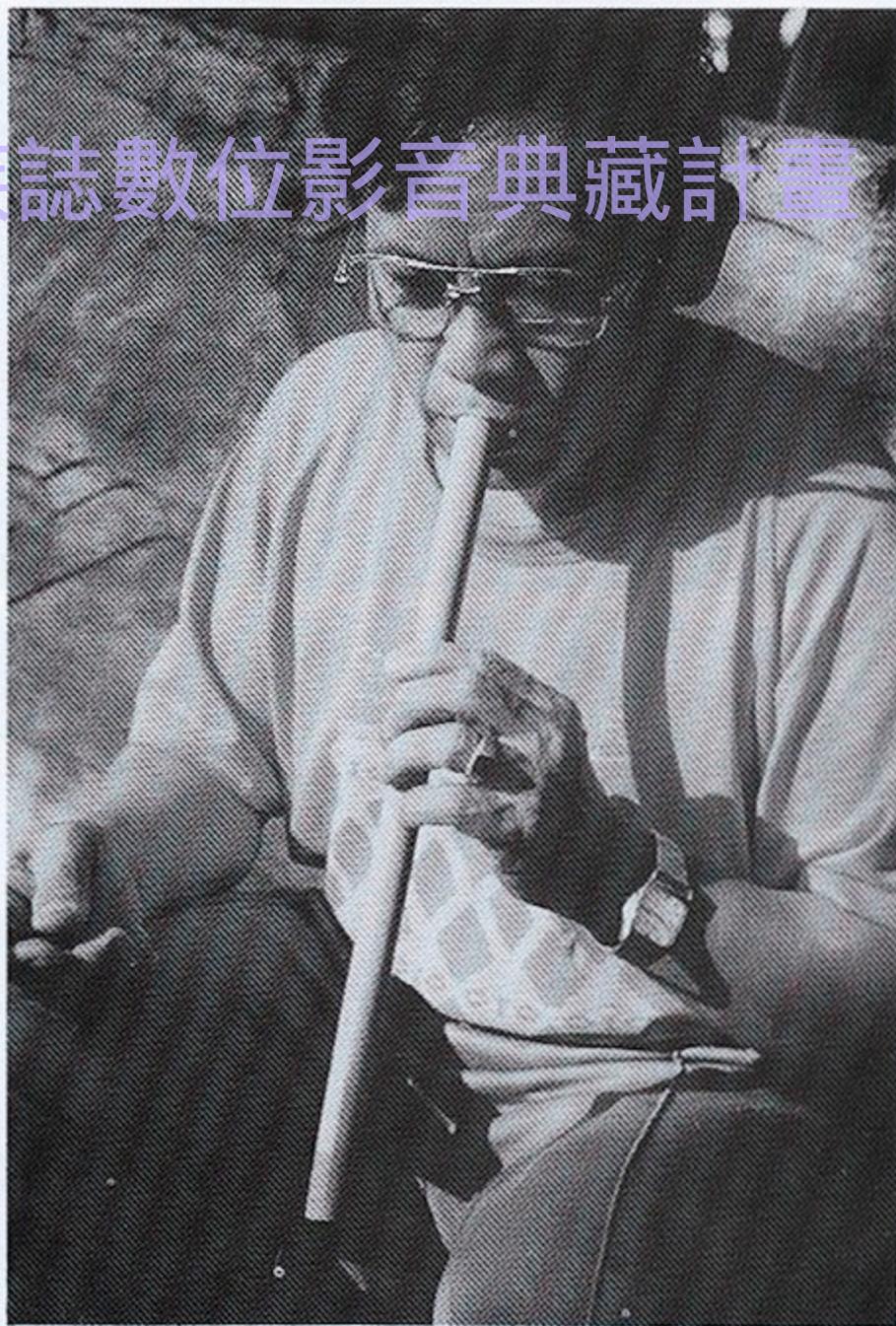


圖 2-14



圖 2-15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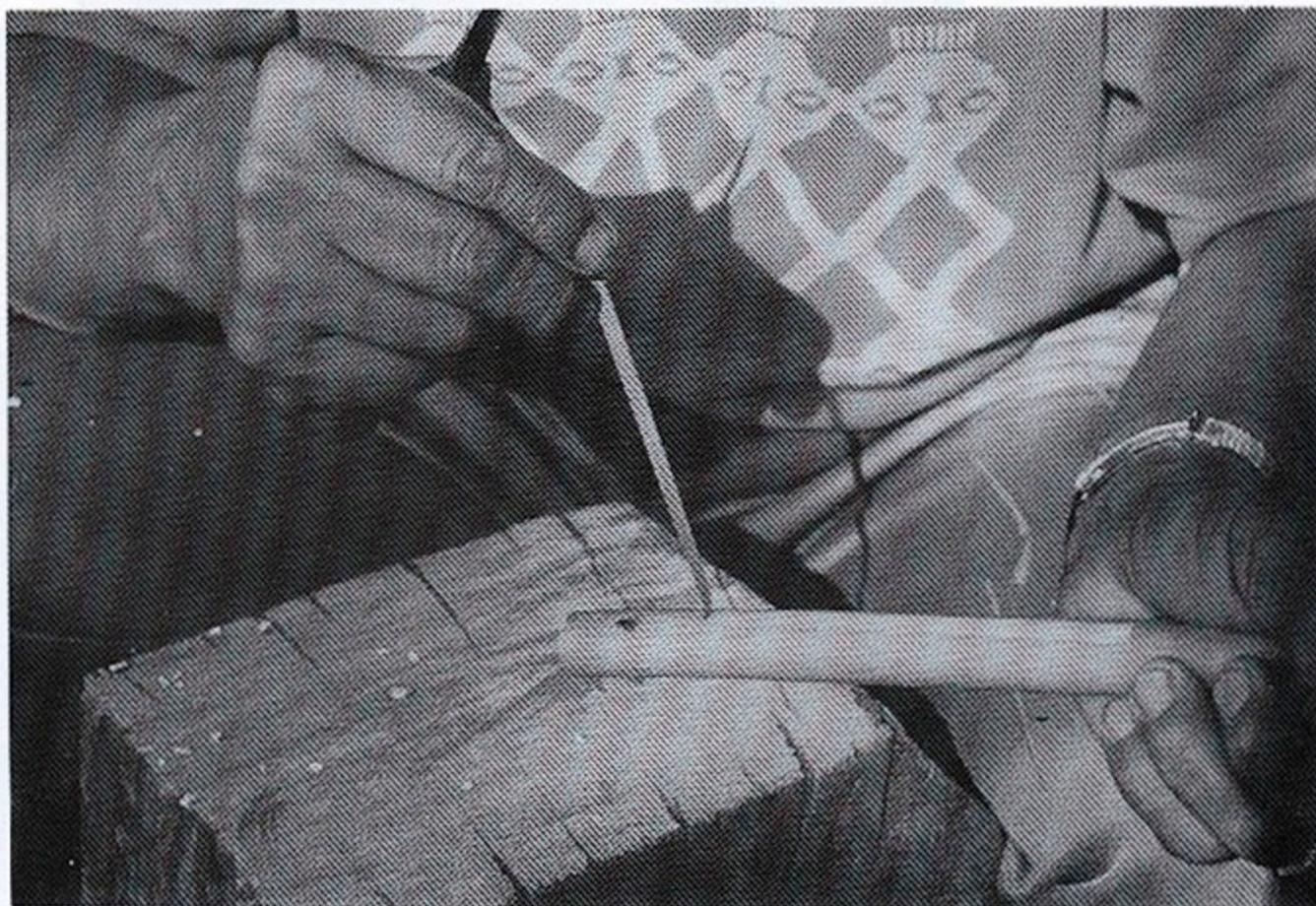


圖 2-16



圖 2-17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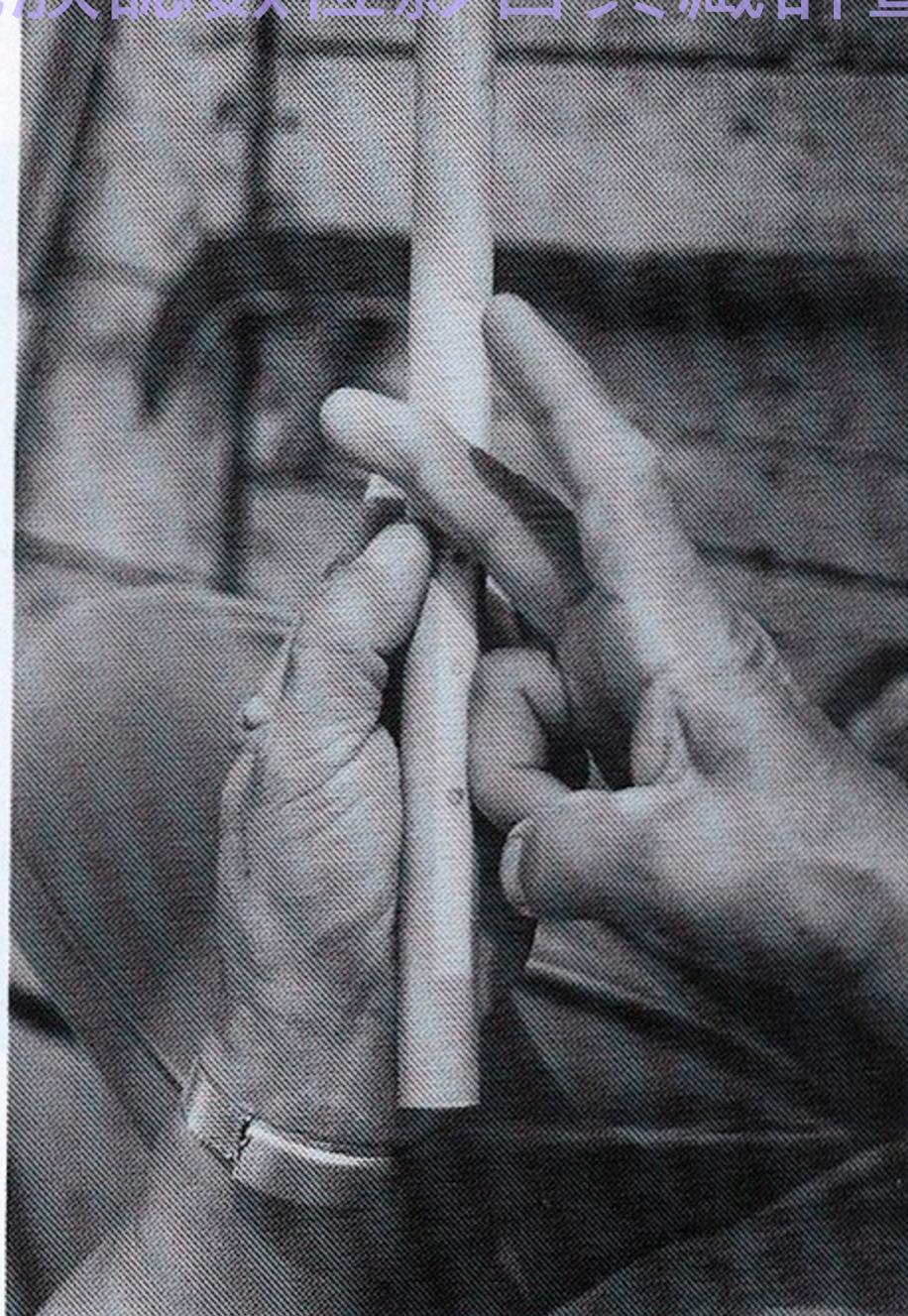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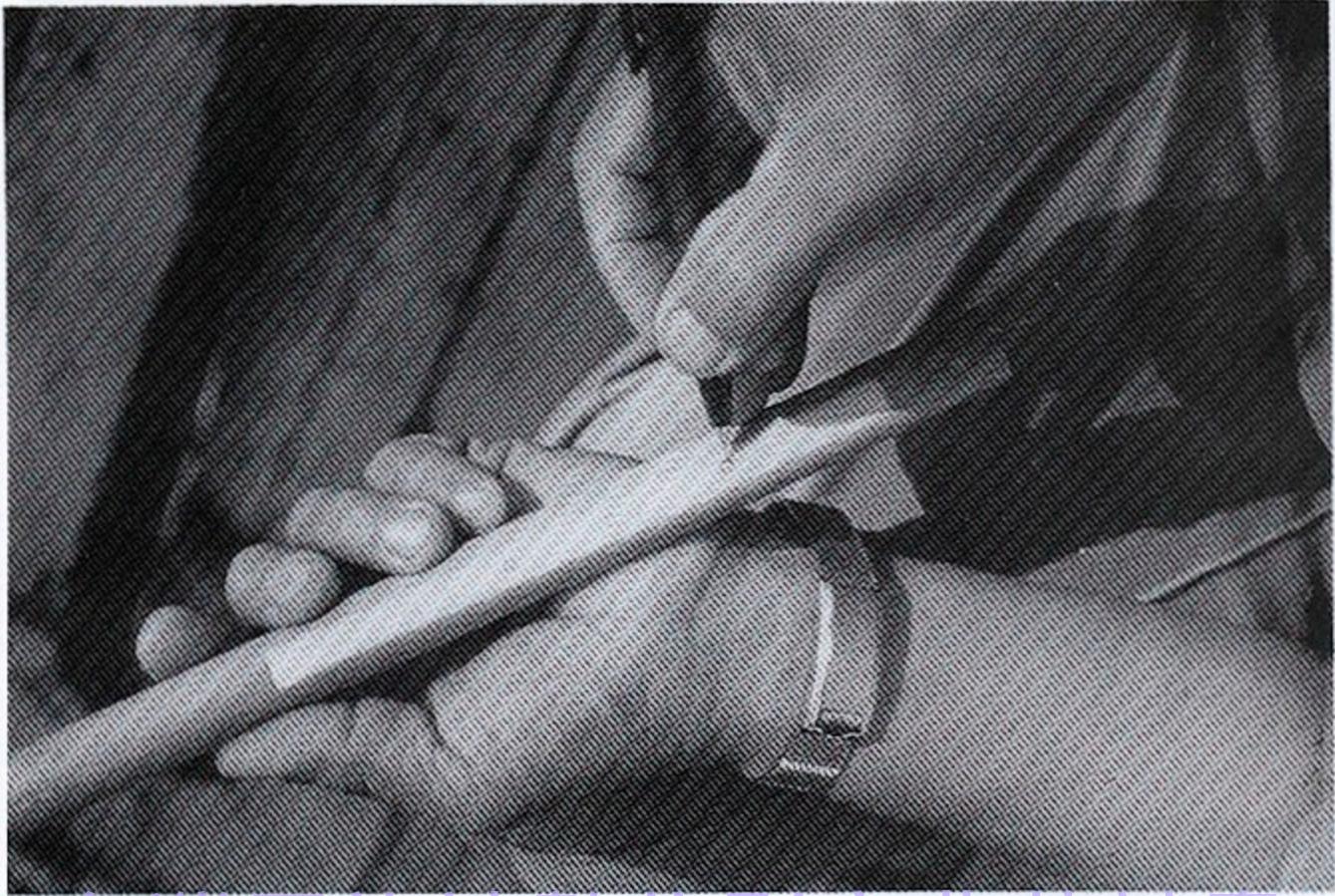


圖 2-18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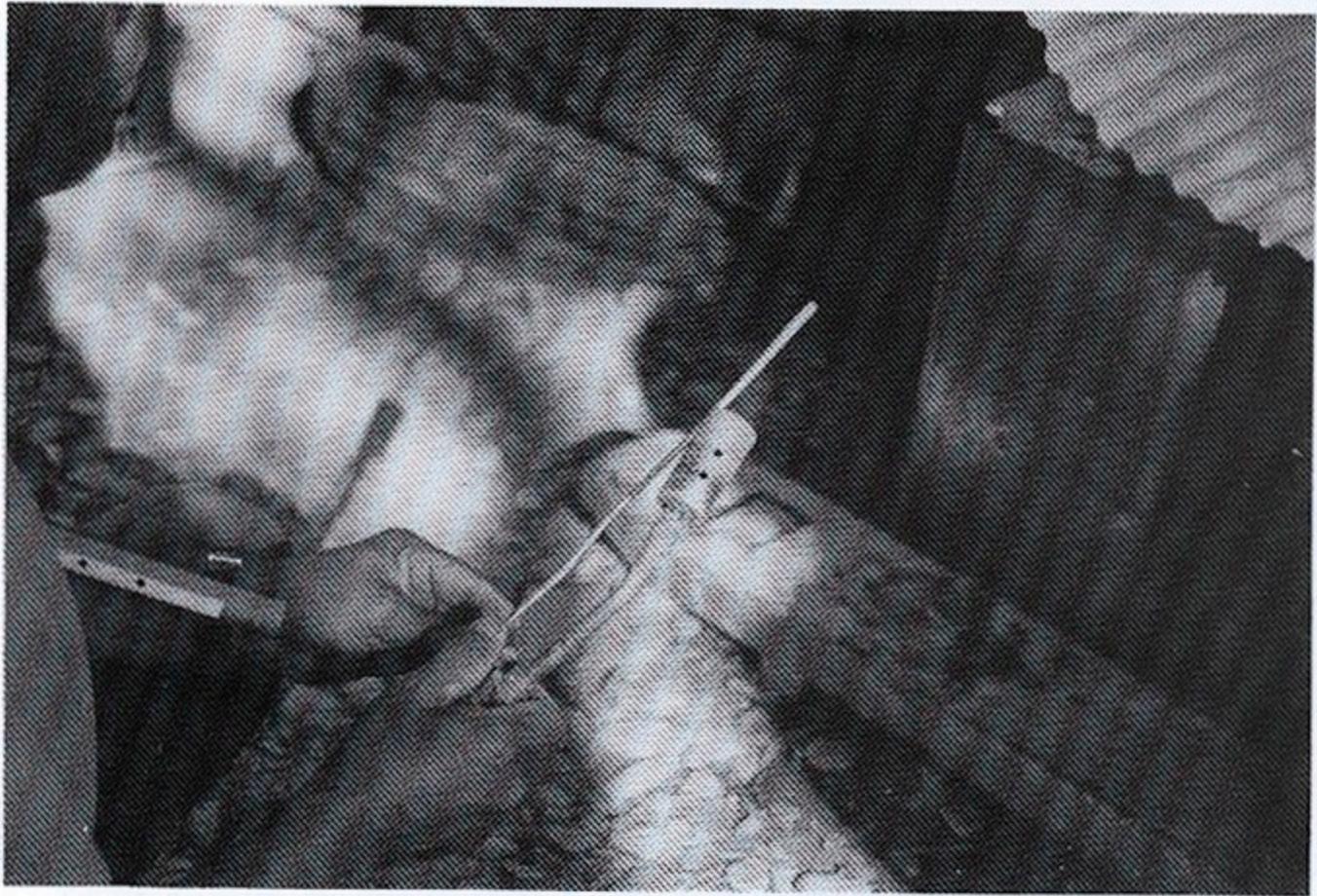


圖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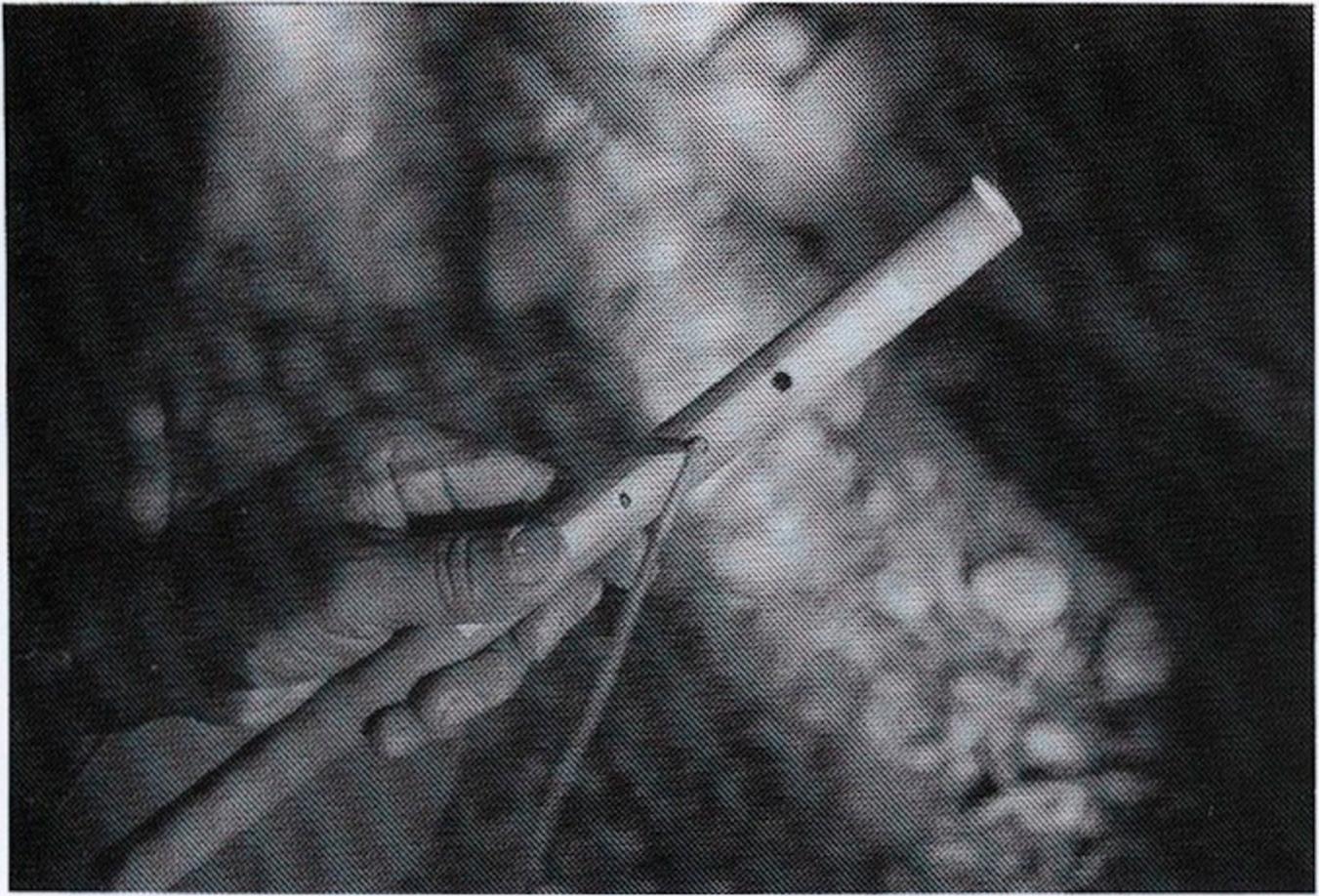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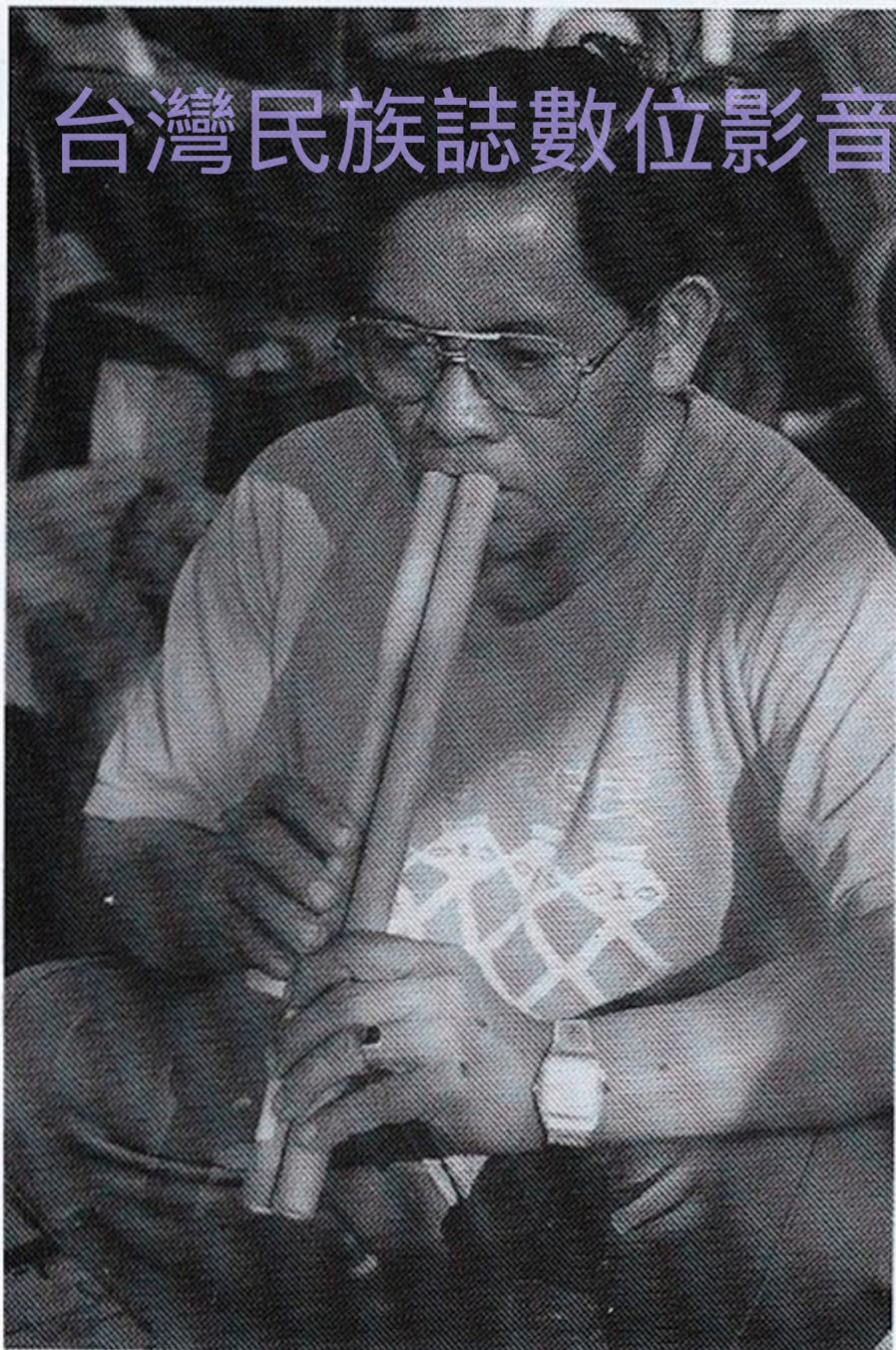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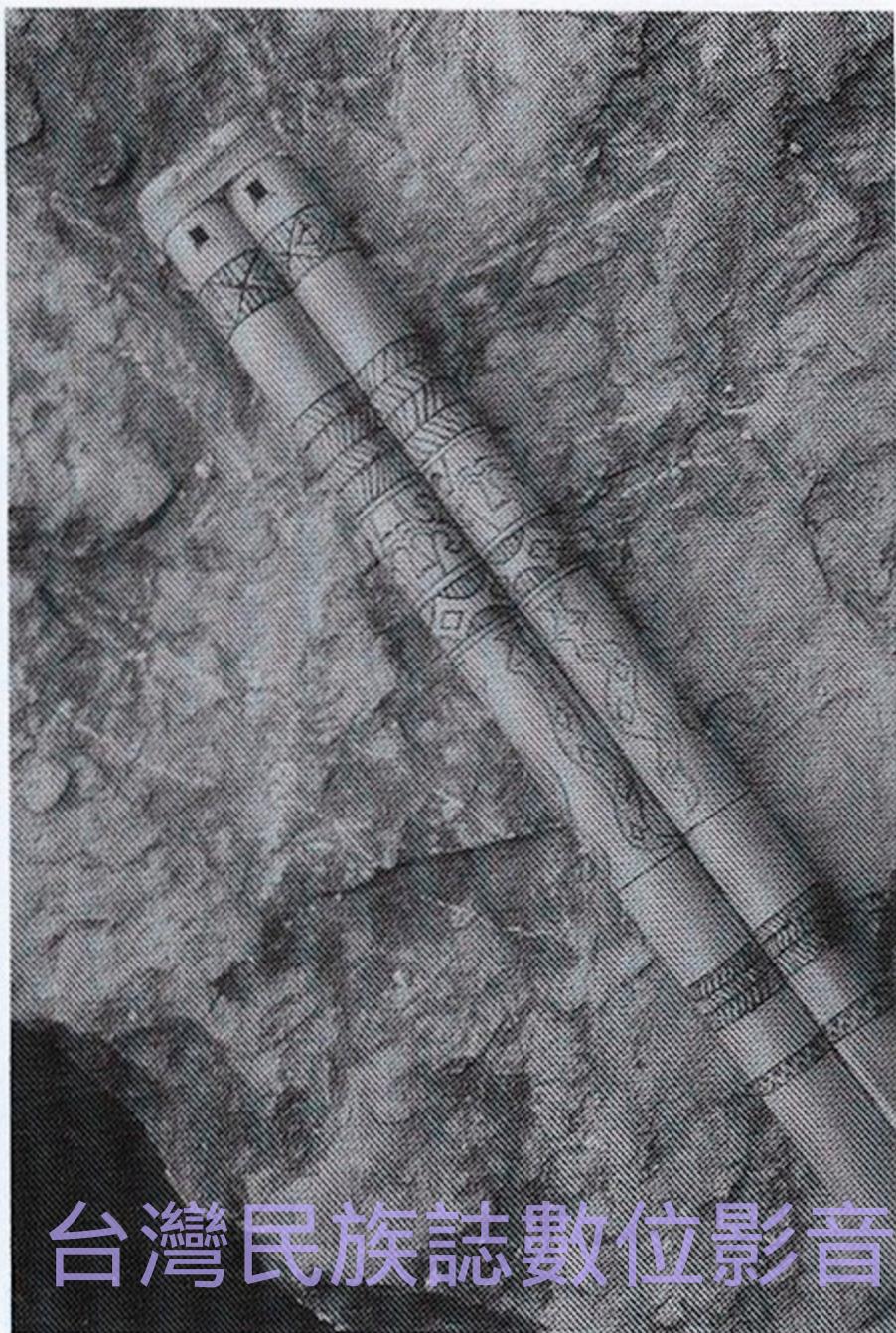


圖 2-21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2-22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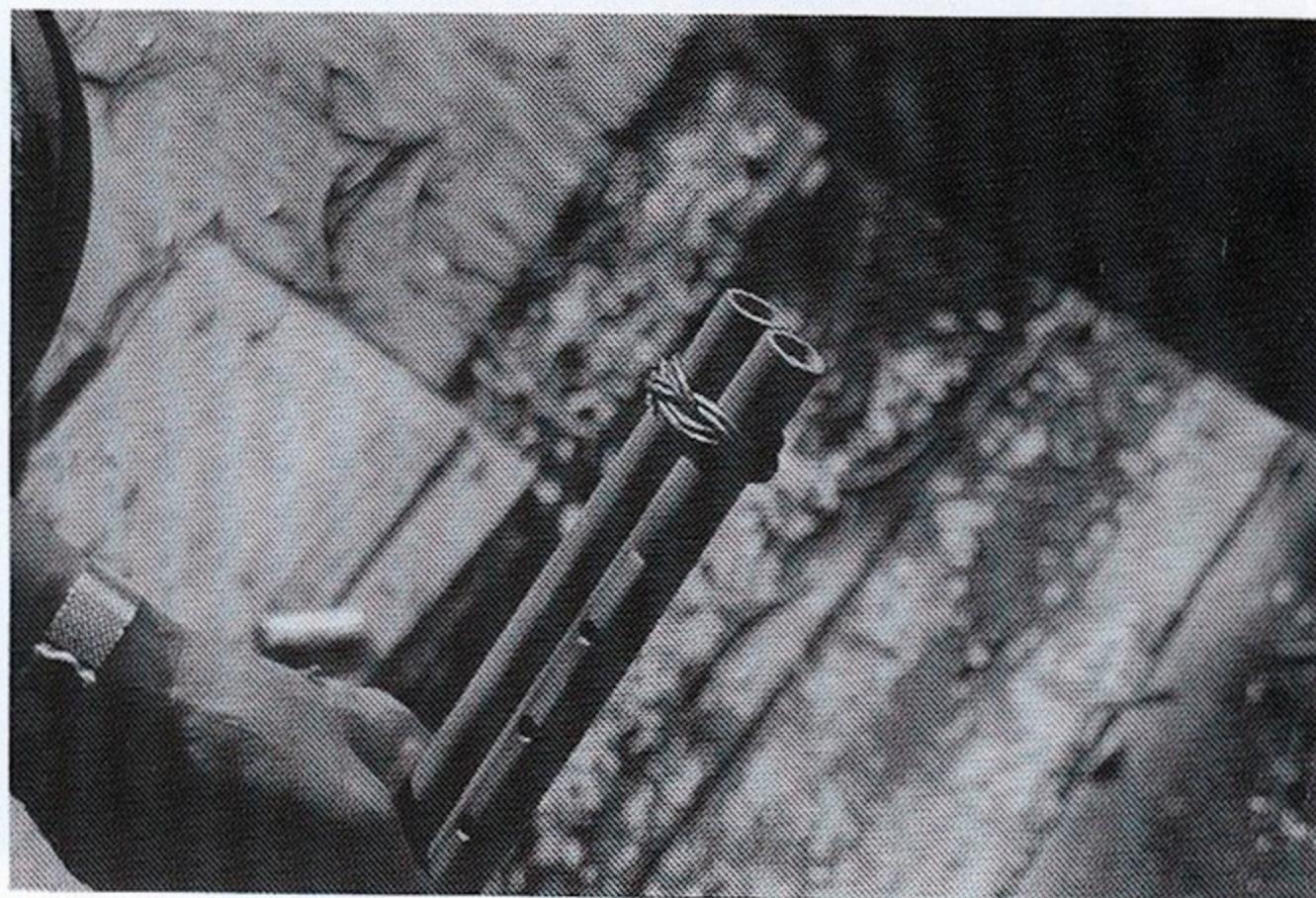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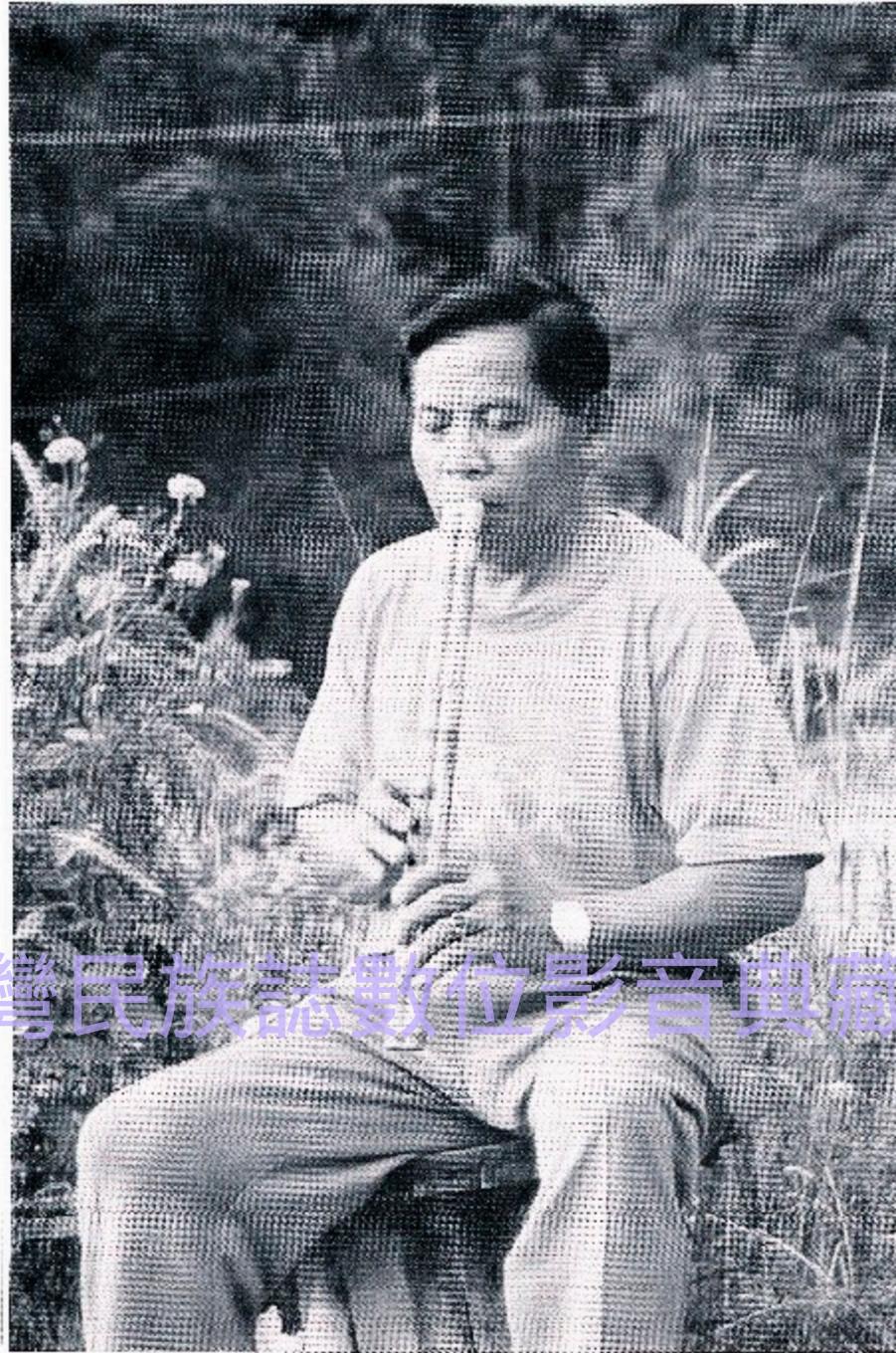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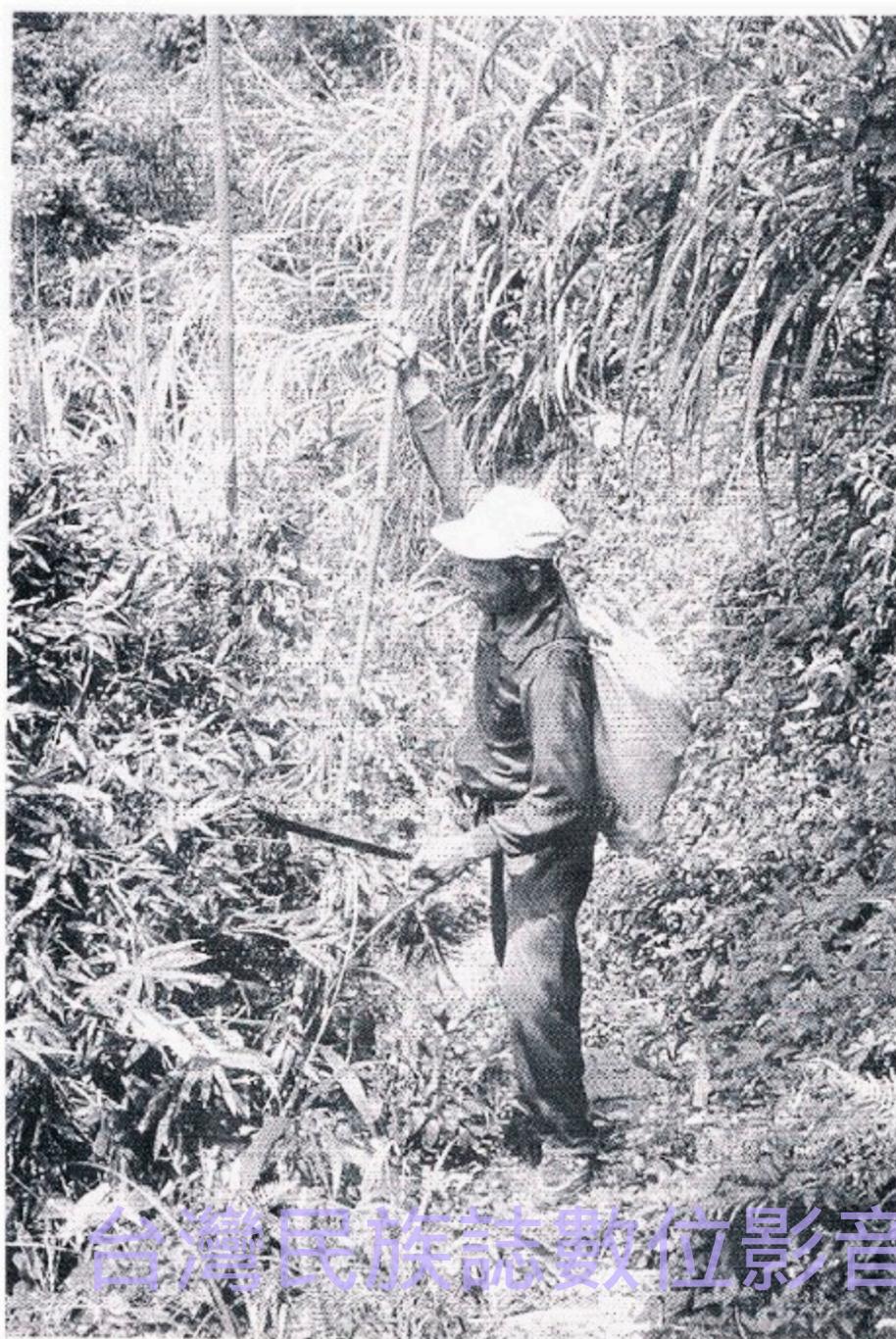


圖 2-24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2-25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3-1



圖 3-2



圖 3-3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3-4



圖 3-5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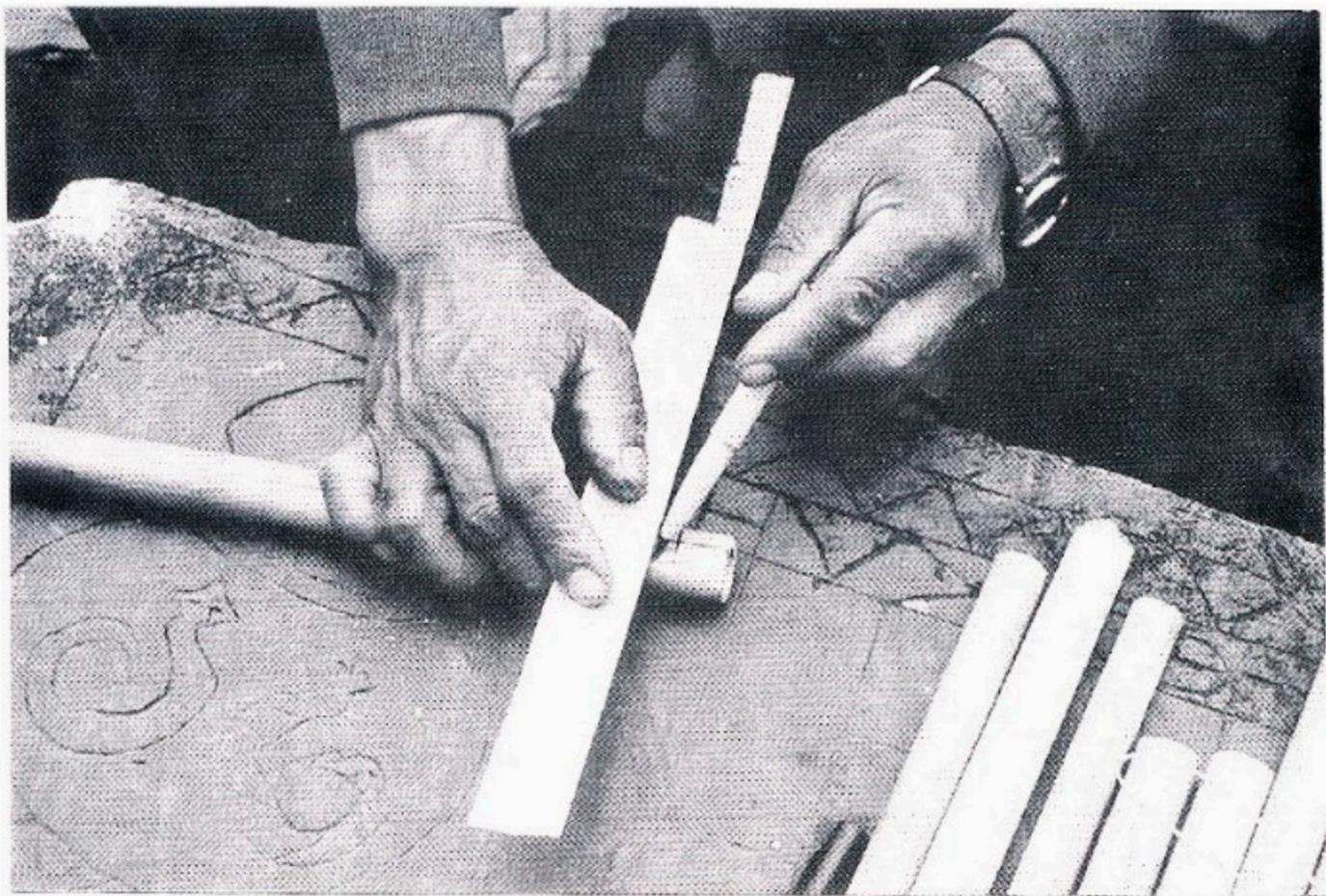


圖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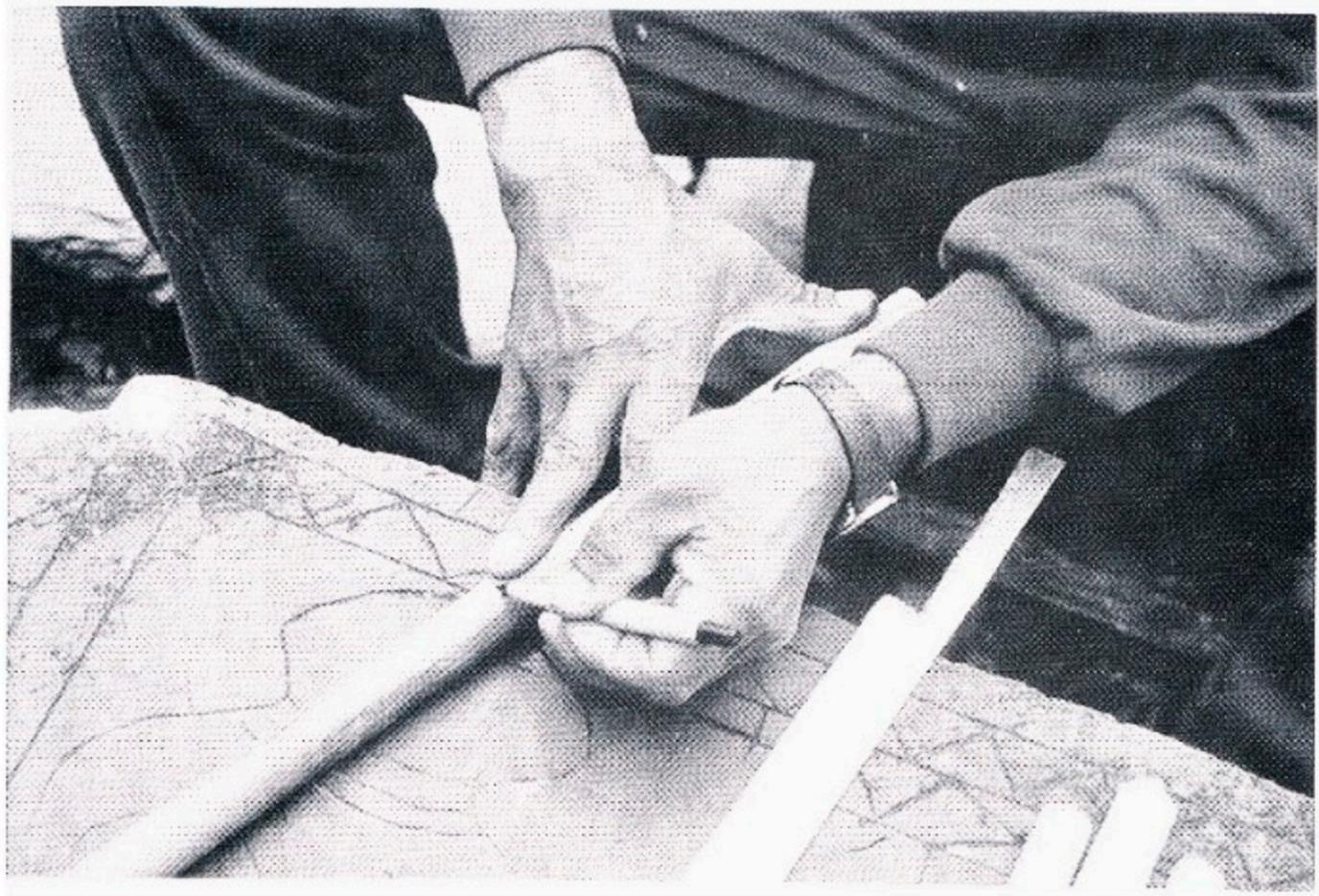


圖 3-8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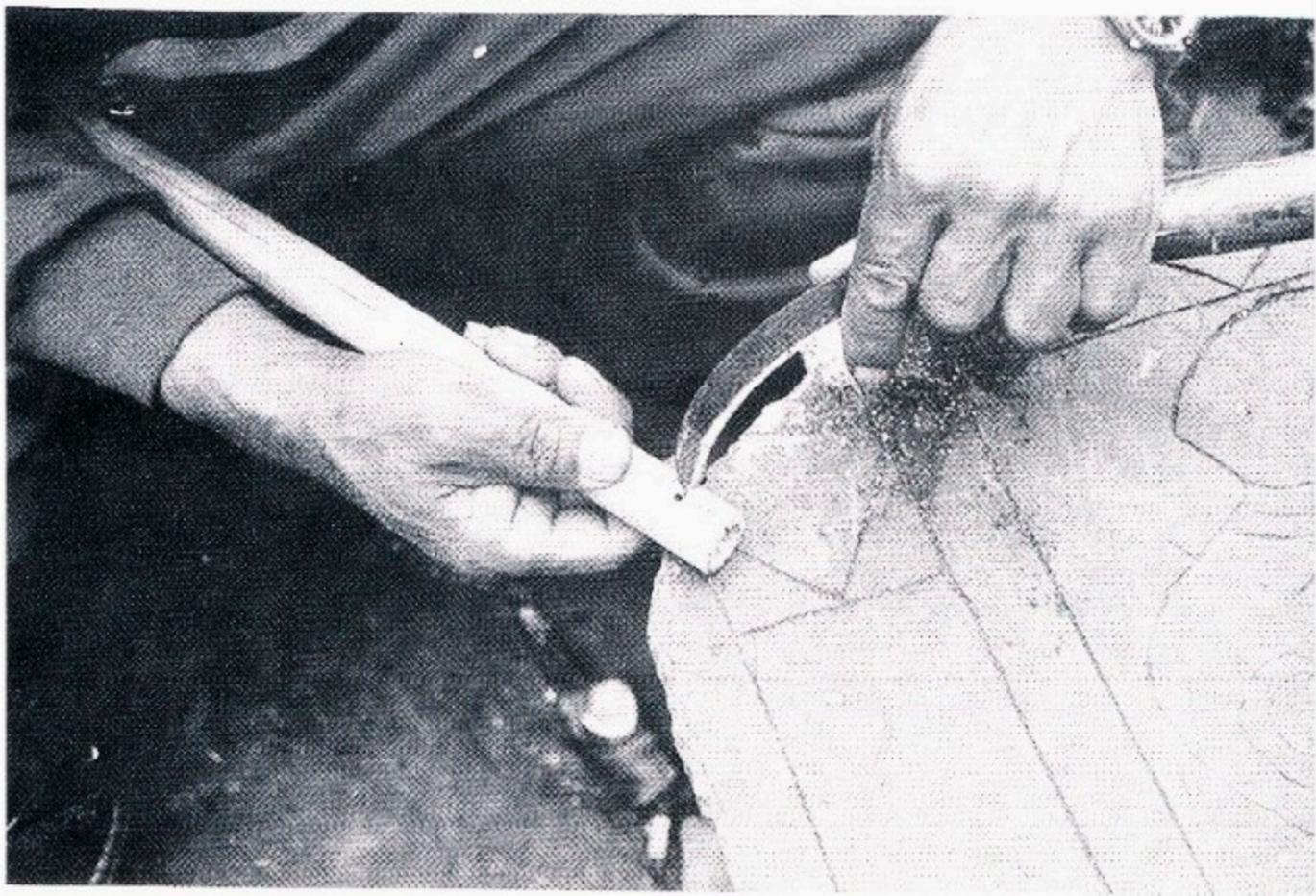


圖 3-9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3-10



圖 3-11



圖 3-12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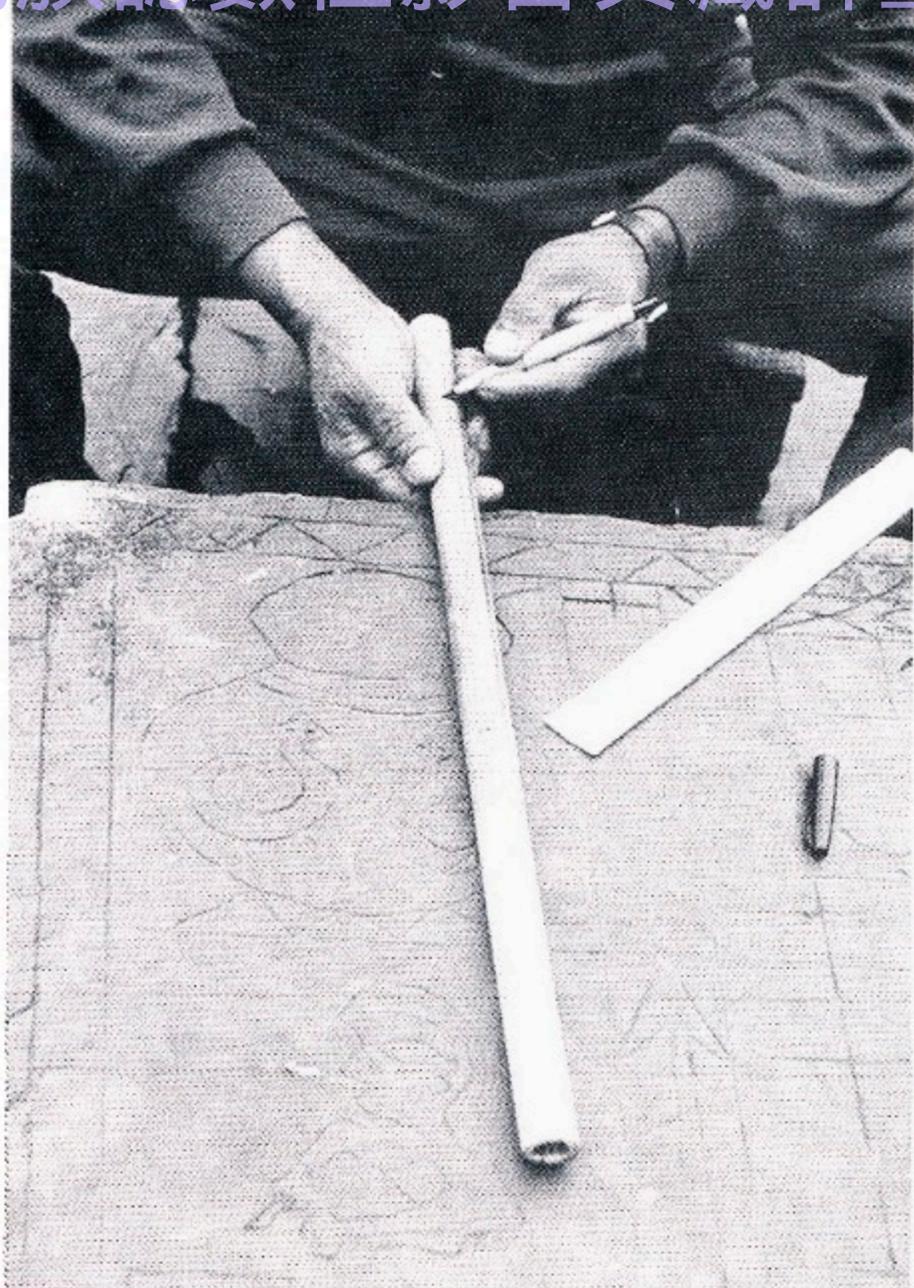


圖 3-13



圖 3-14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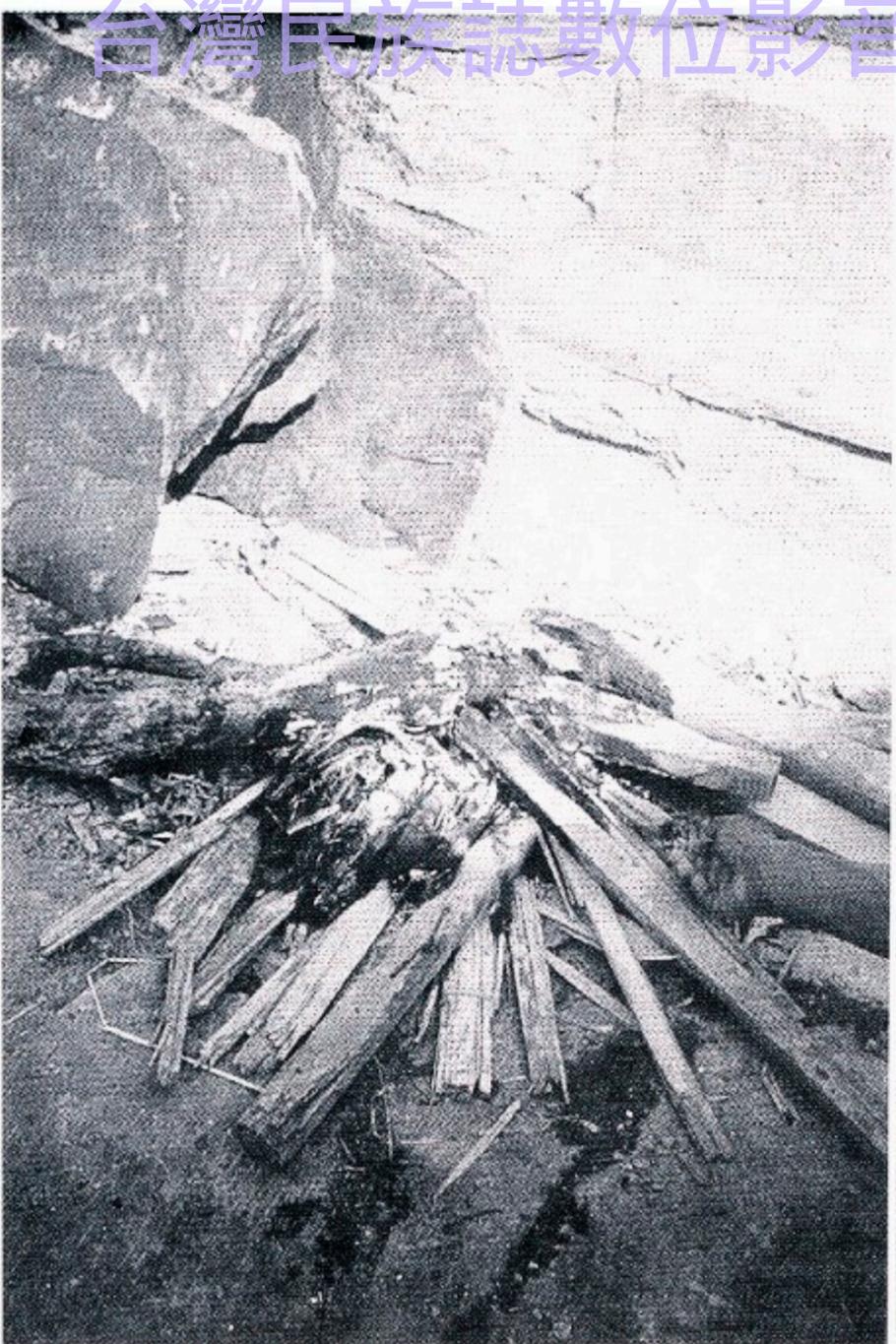


圖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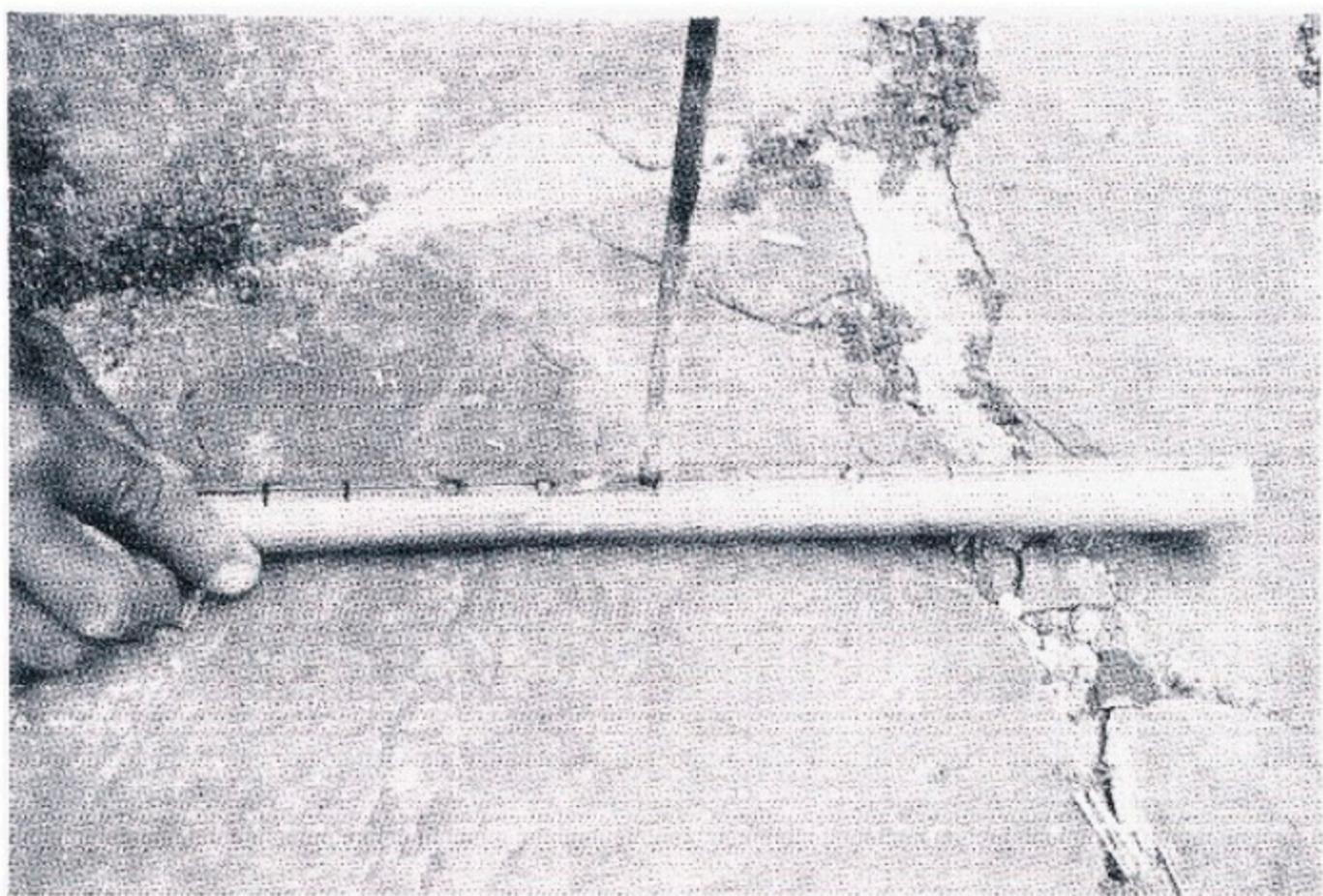


圖 3-16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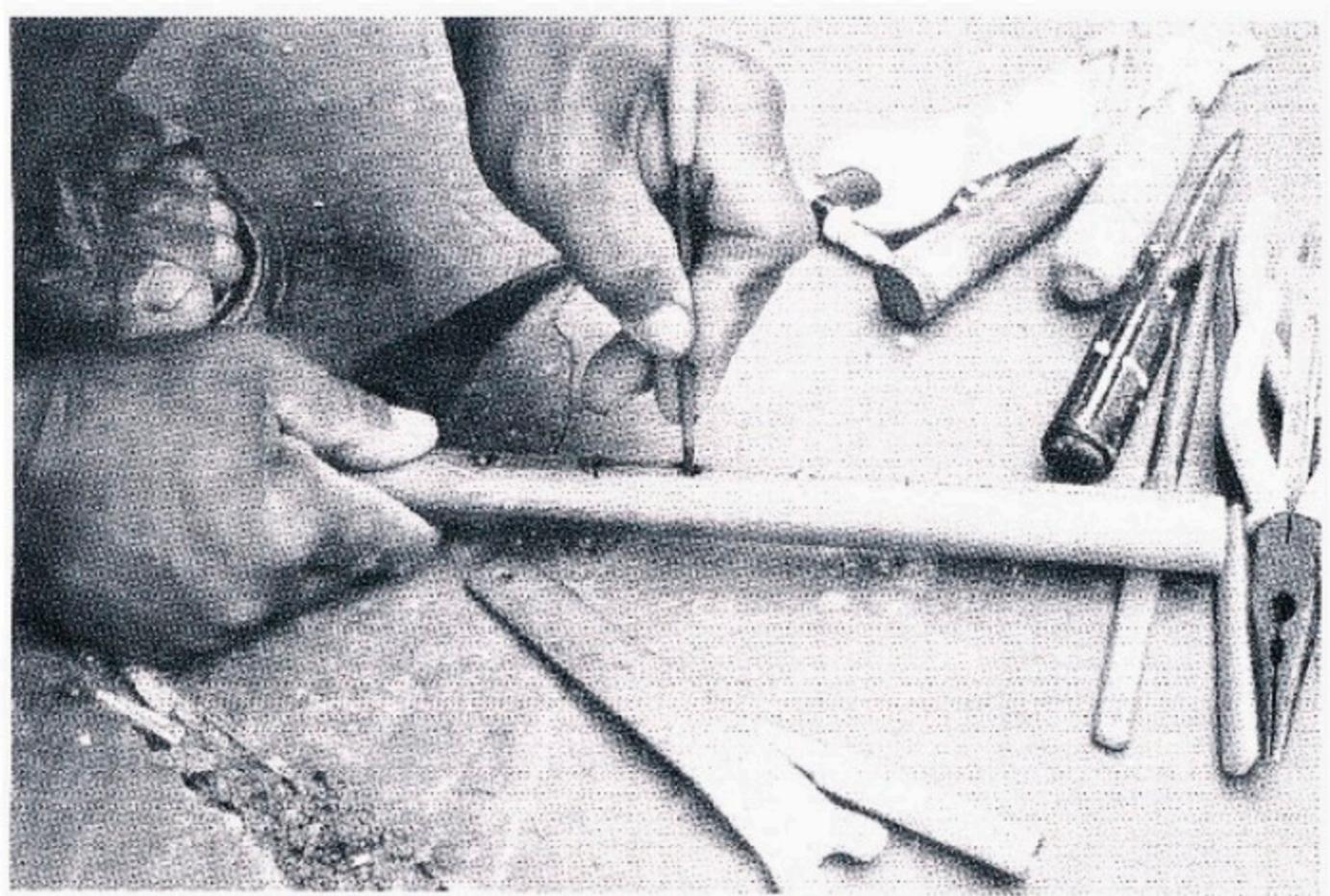


圖 3-17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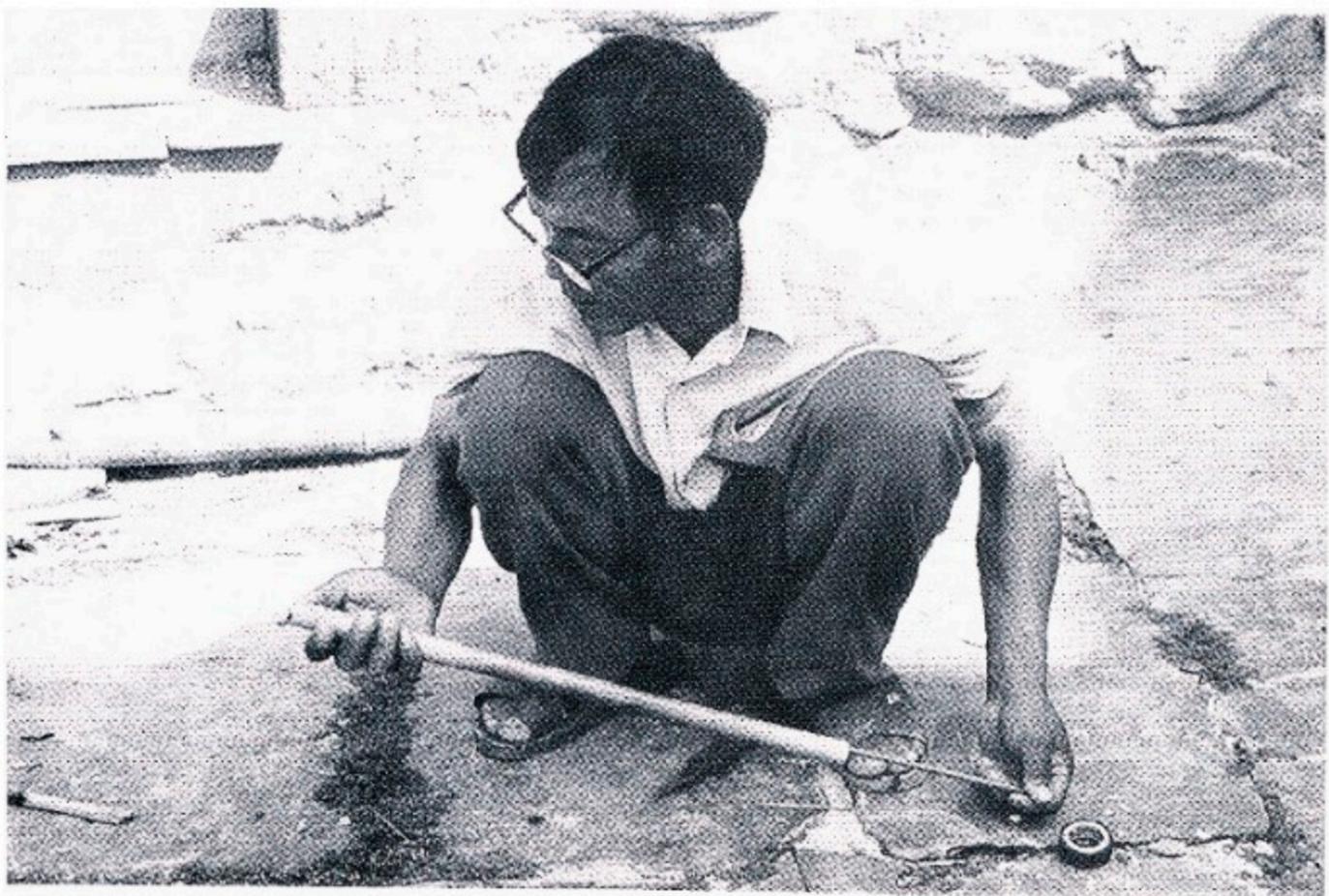


圖 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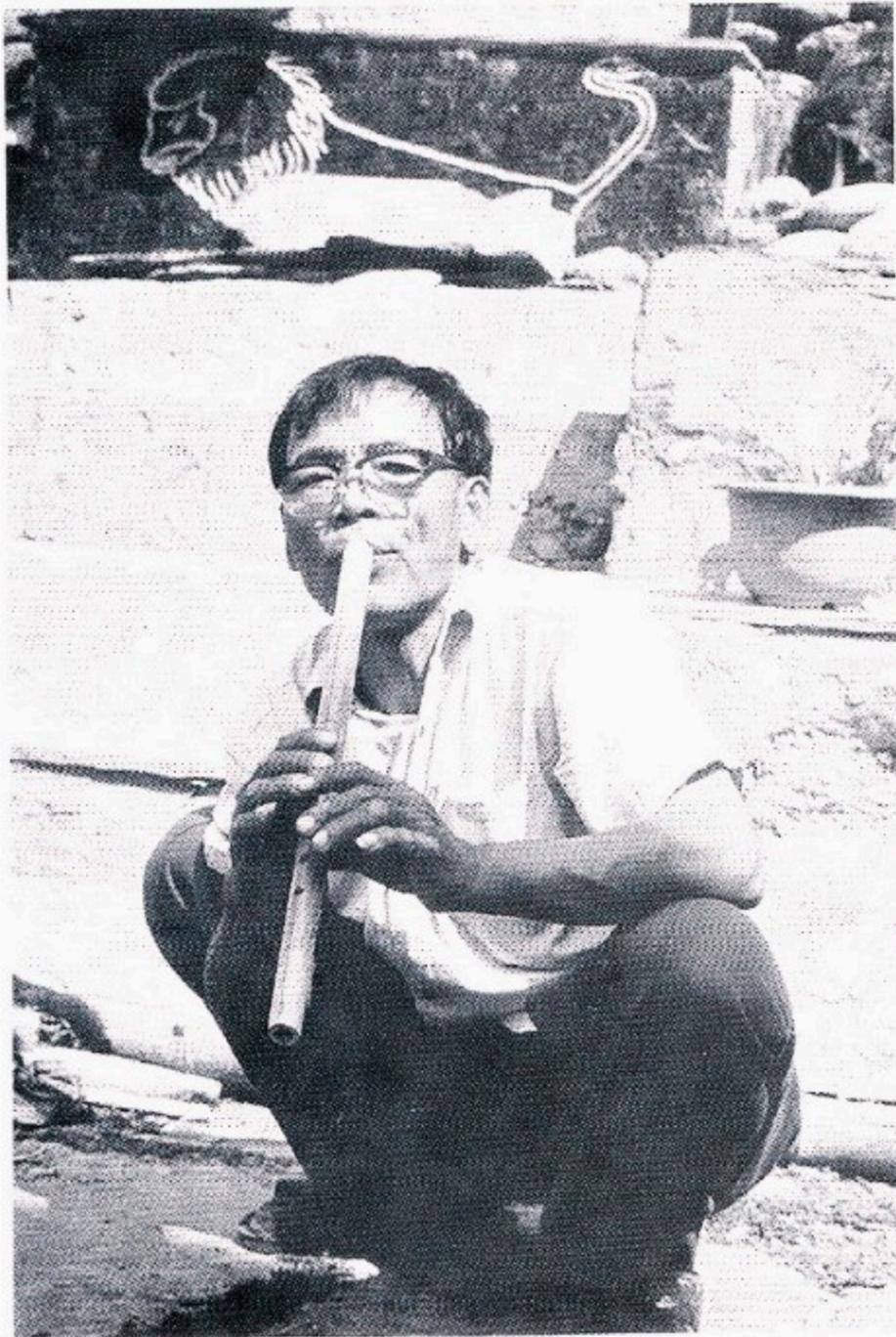


圖 3-20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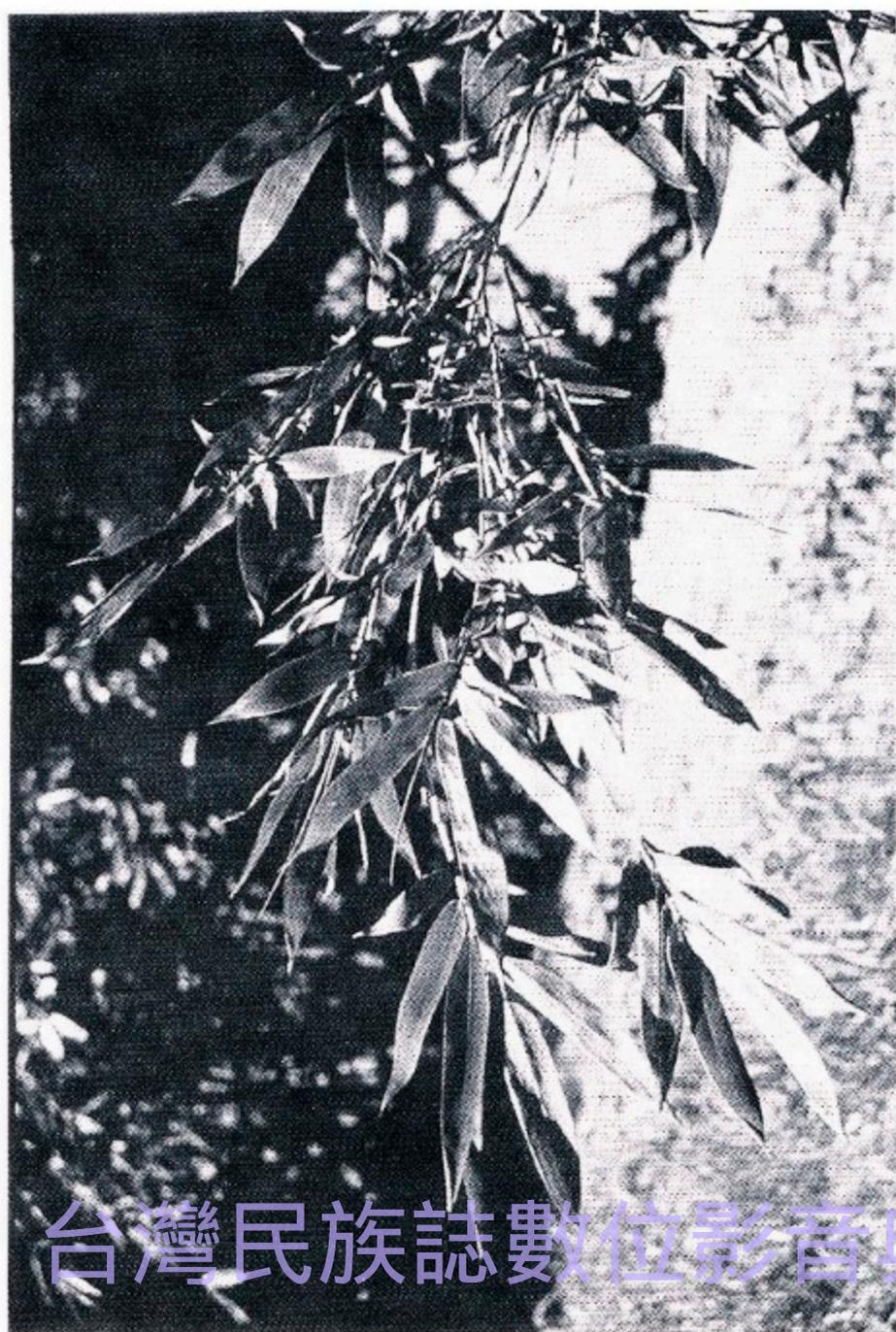


圖 4-1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4-2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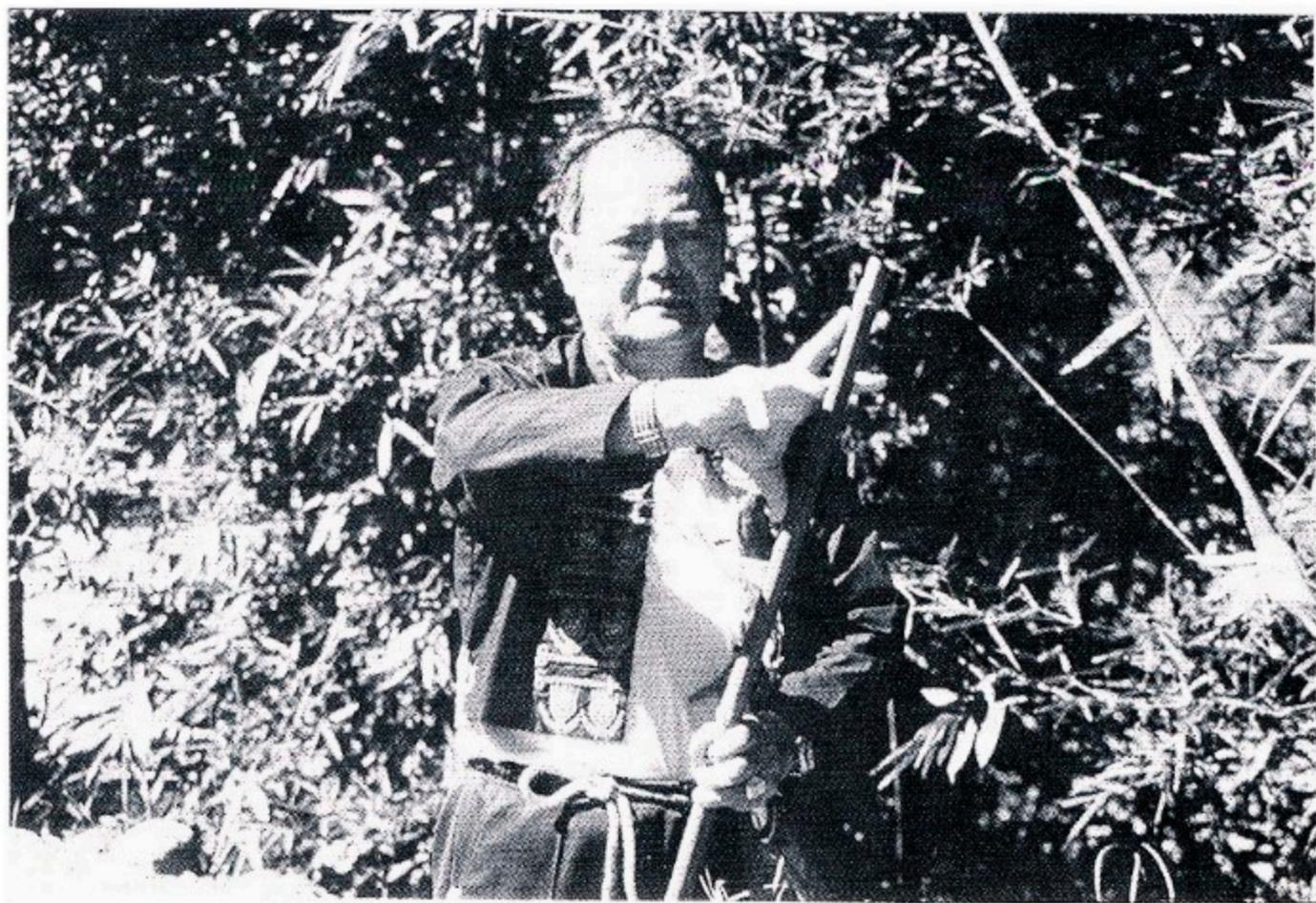


圖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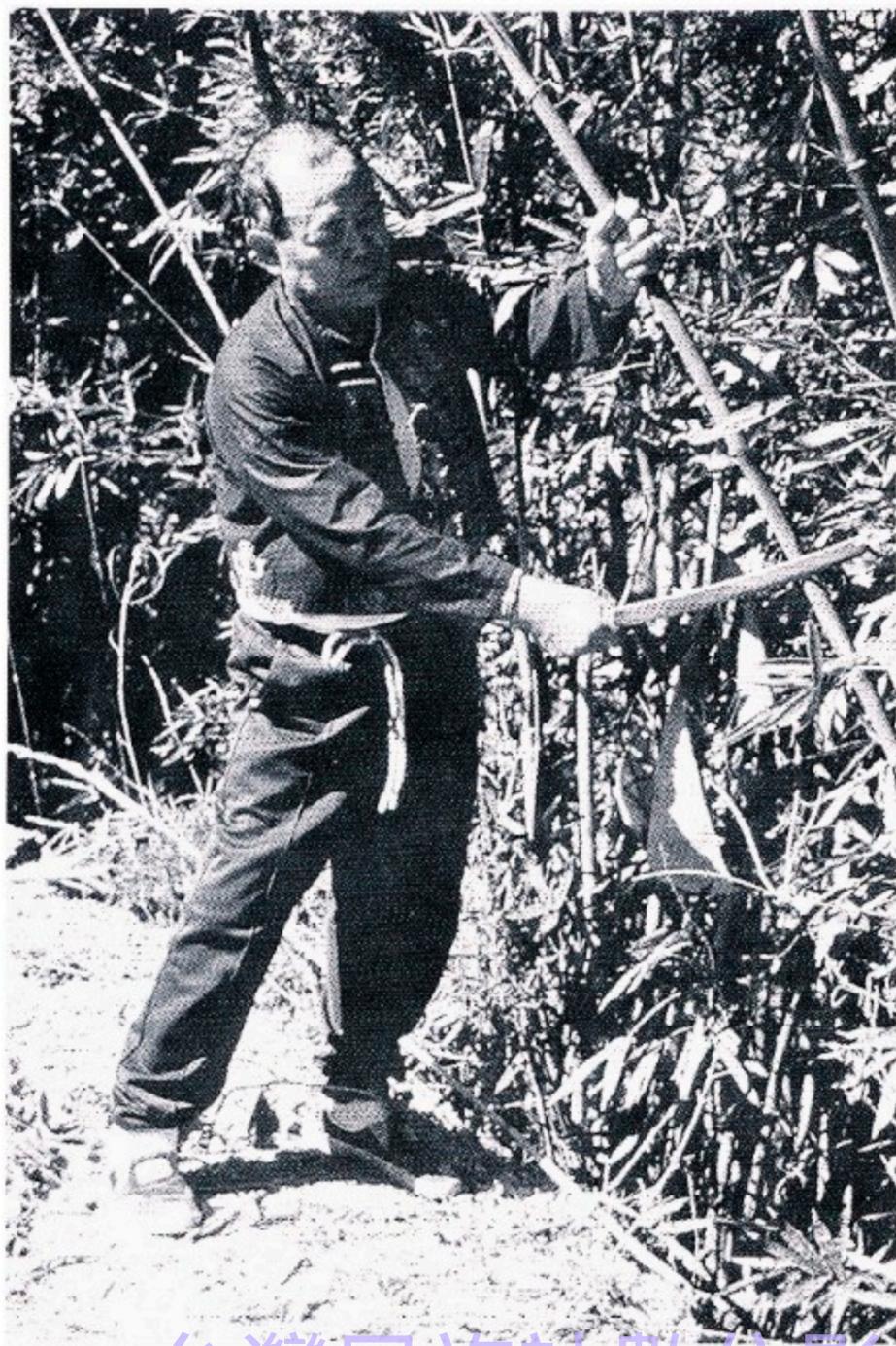


圖 4-5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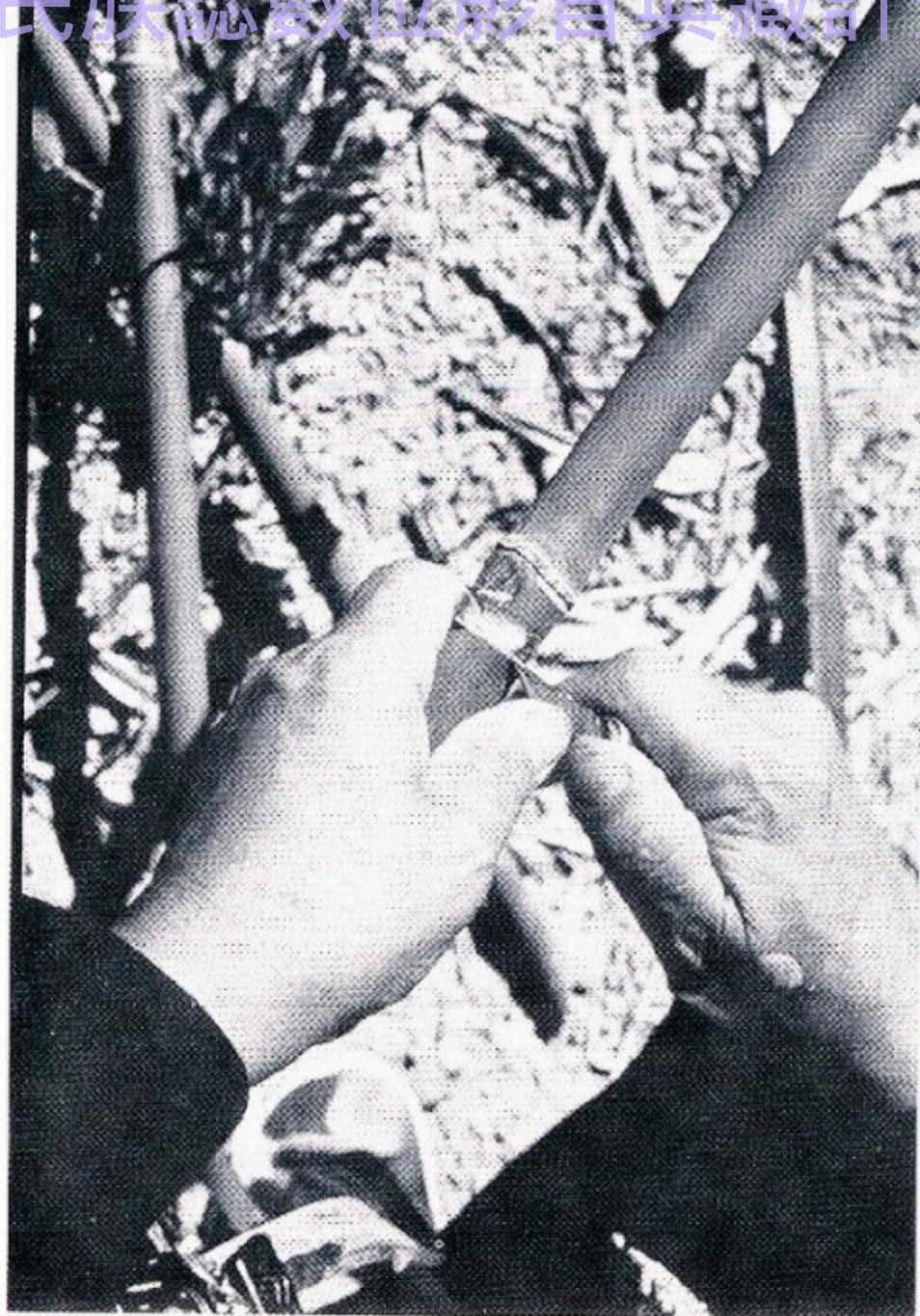


圖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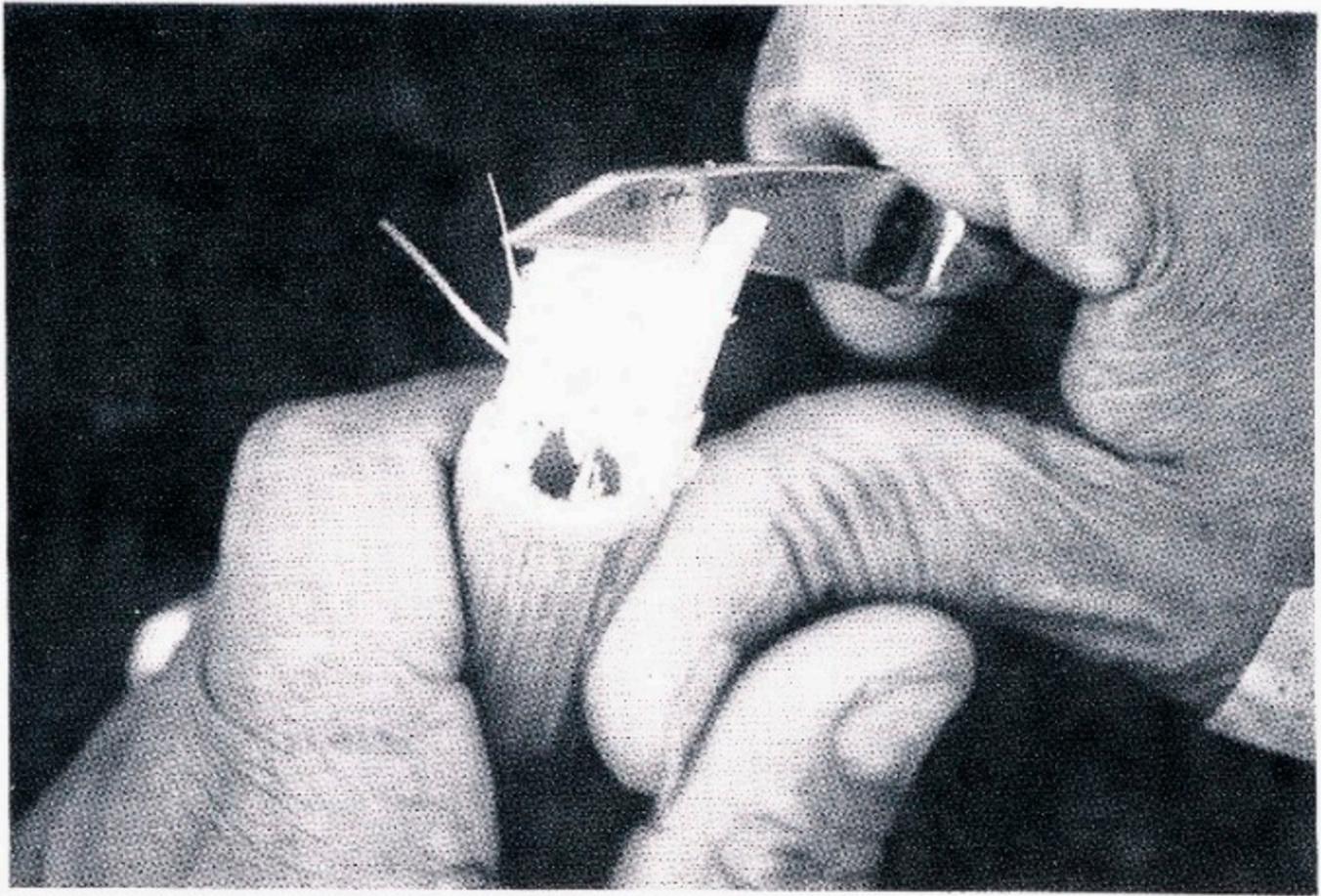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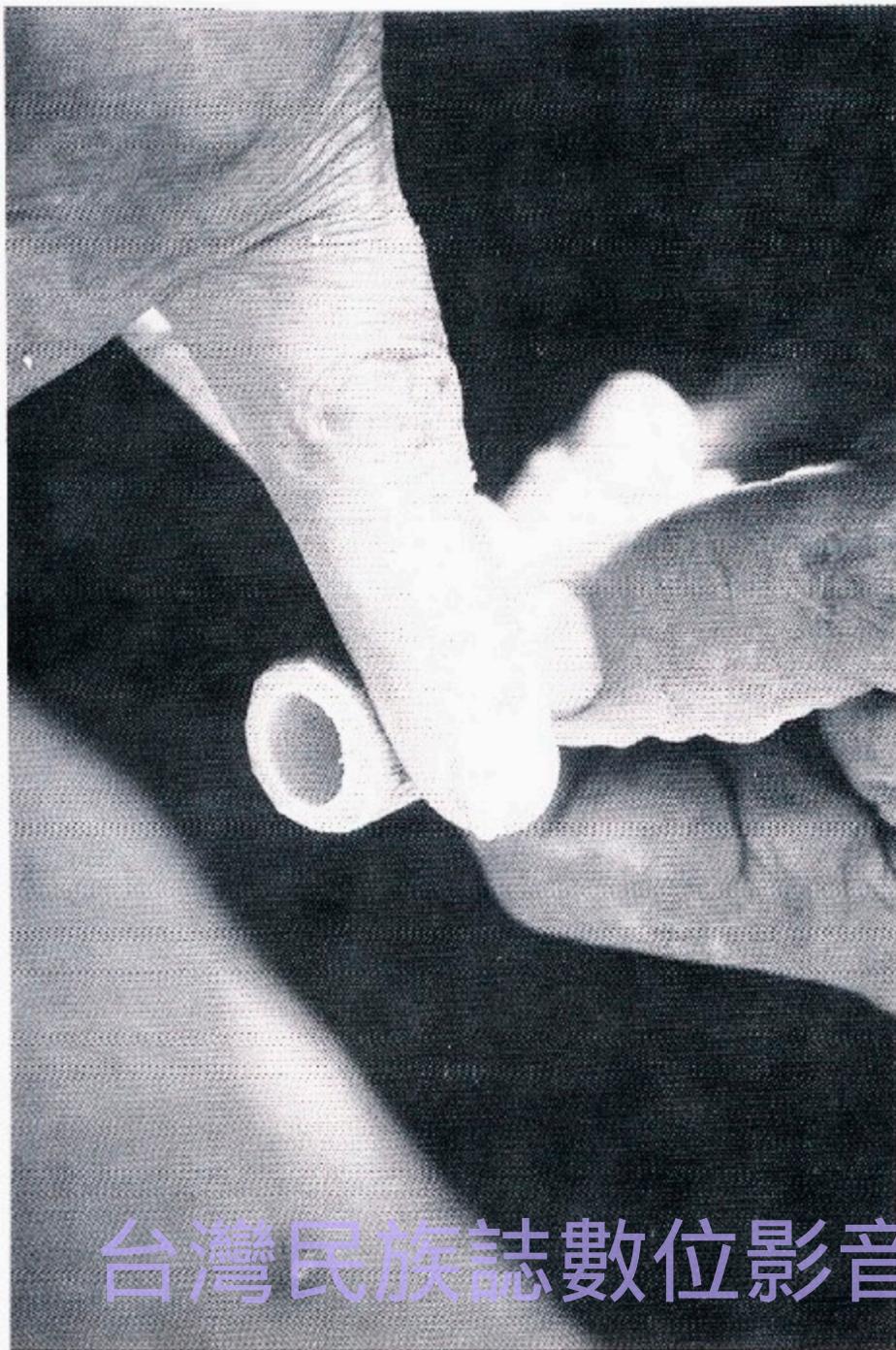


圖 4-7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4-8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4-9



圖 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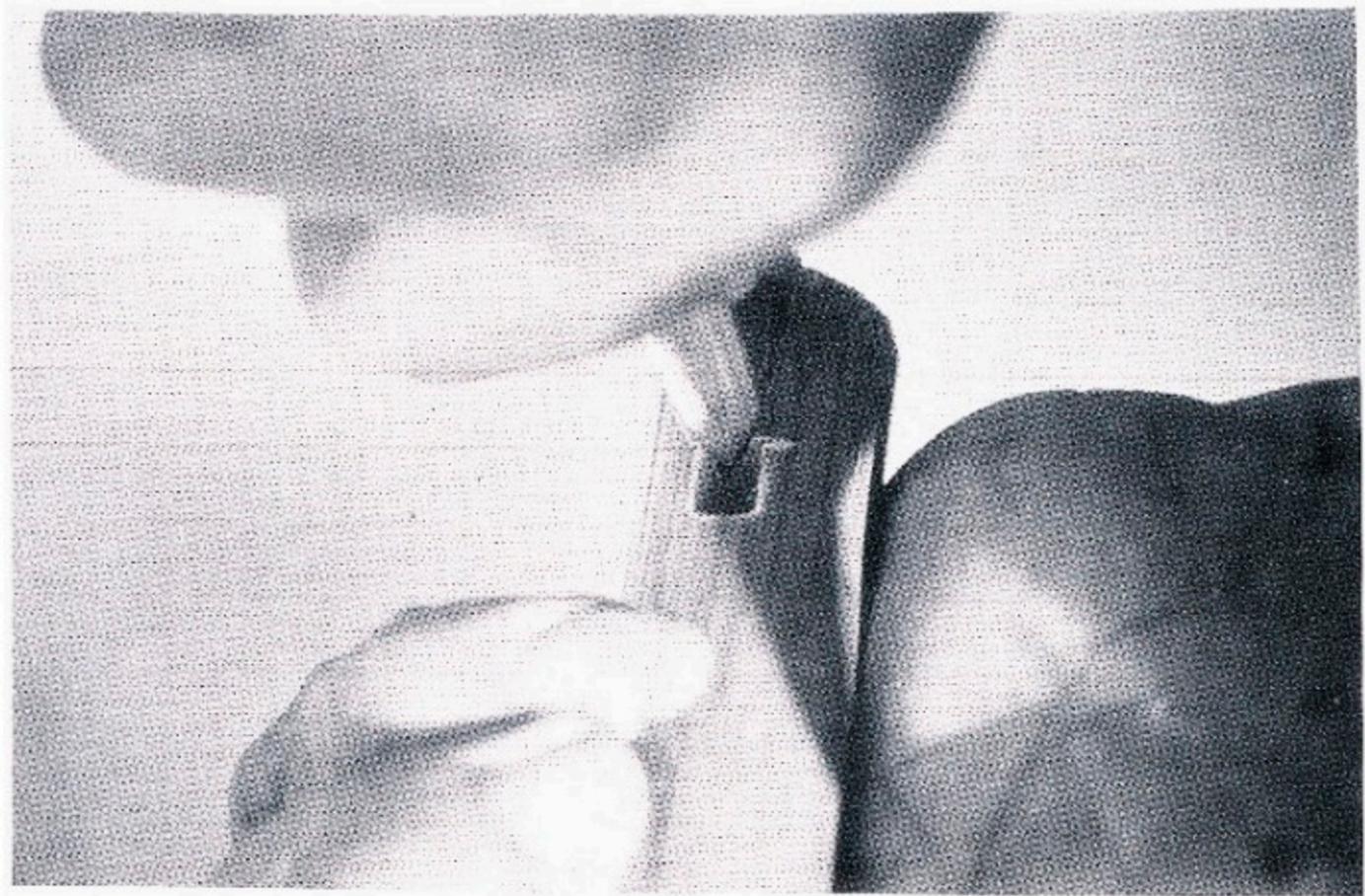


圖 4-11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4-12



圖 4-13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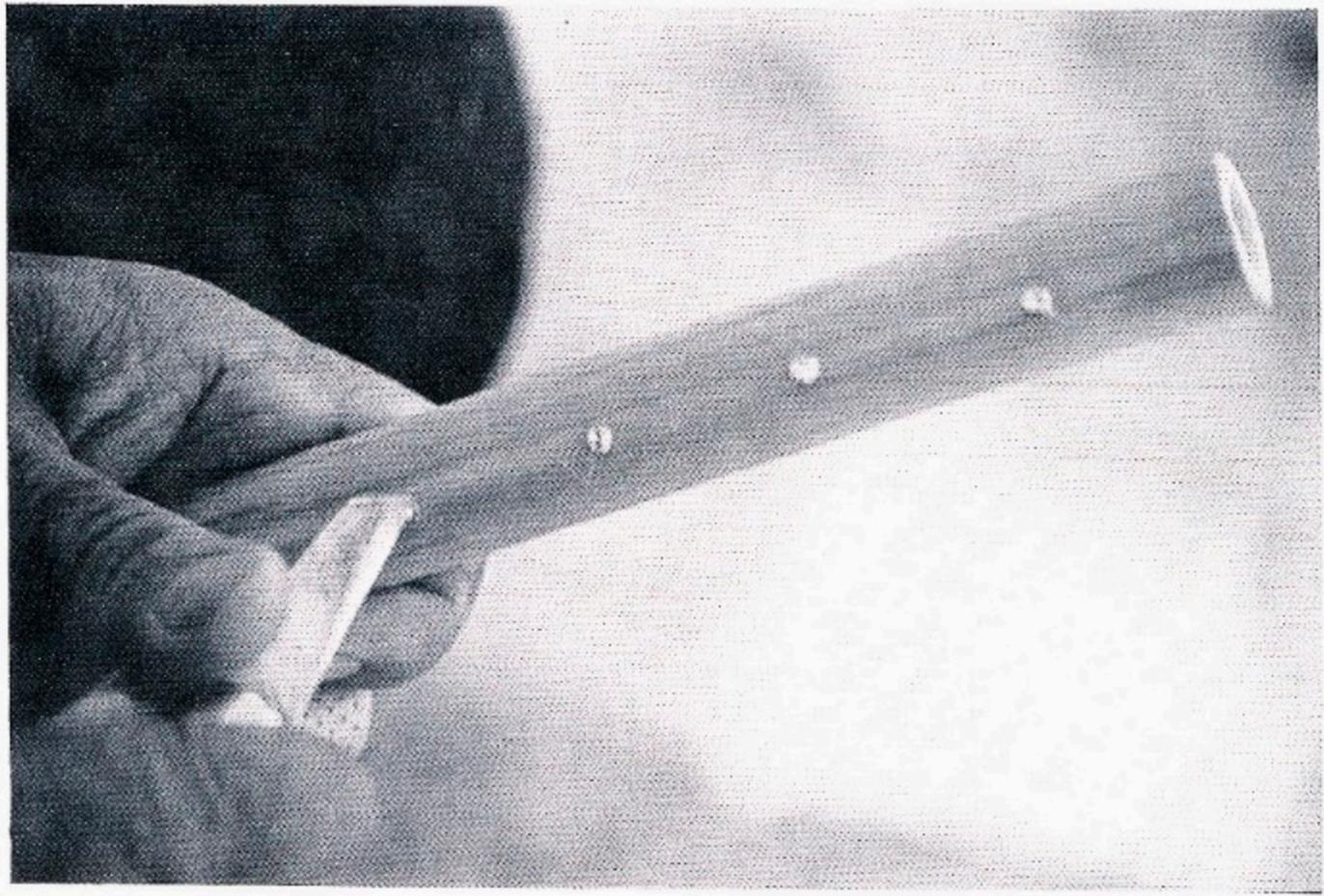


圖 4-15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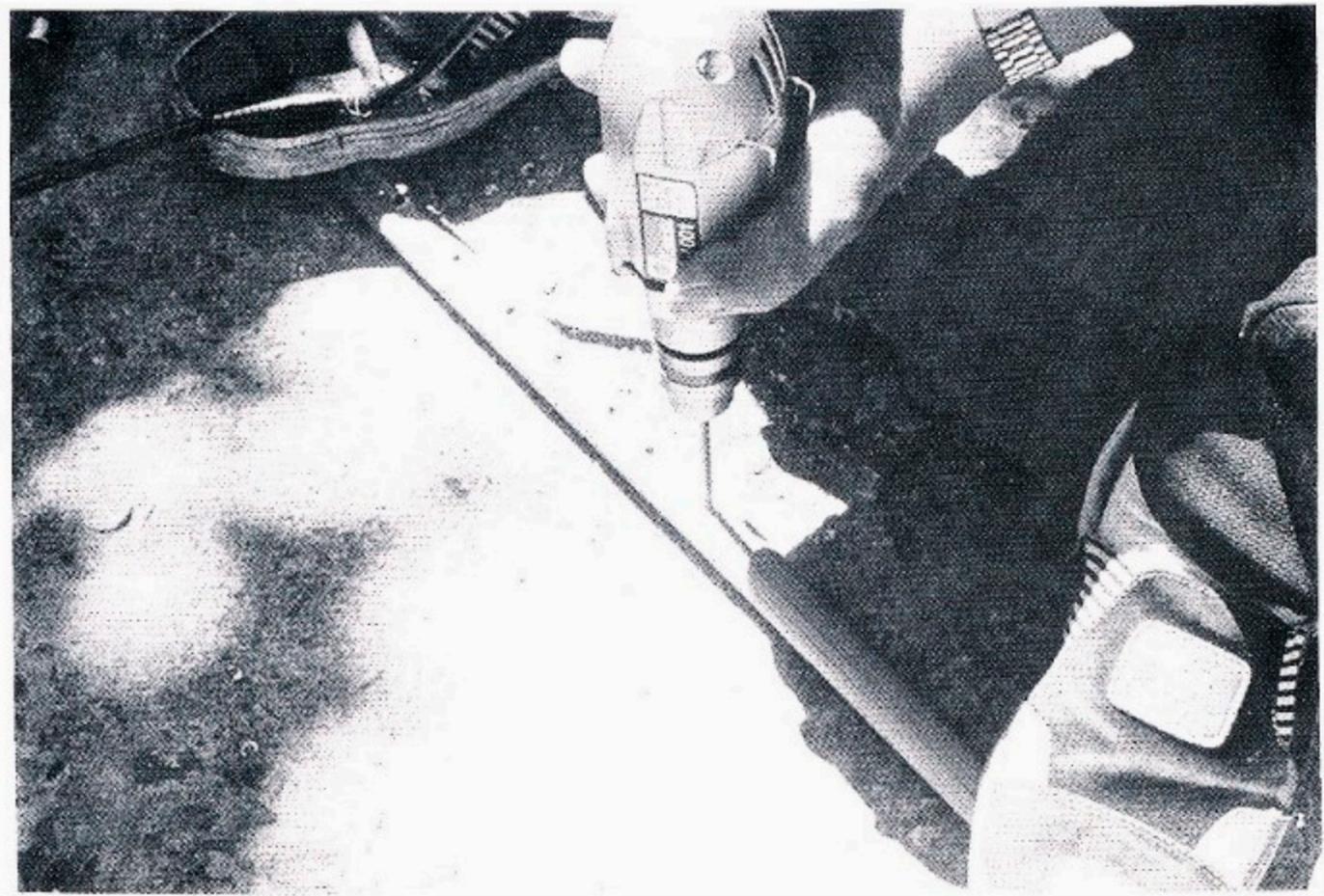


圖 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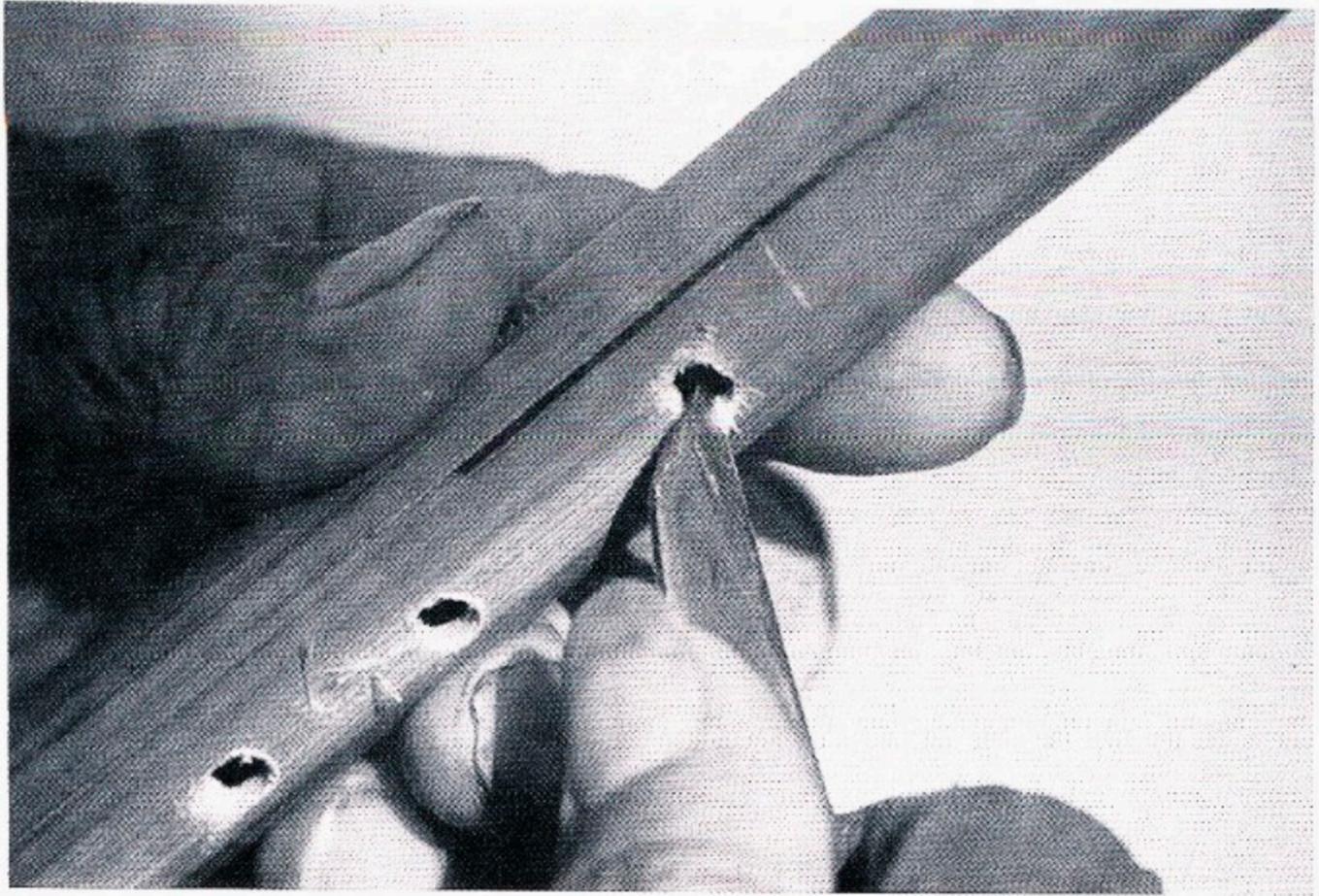


圖 4-17



圖 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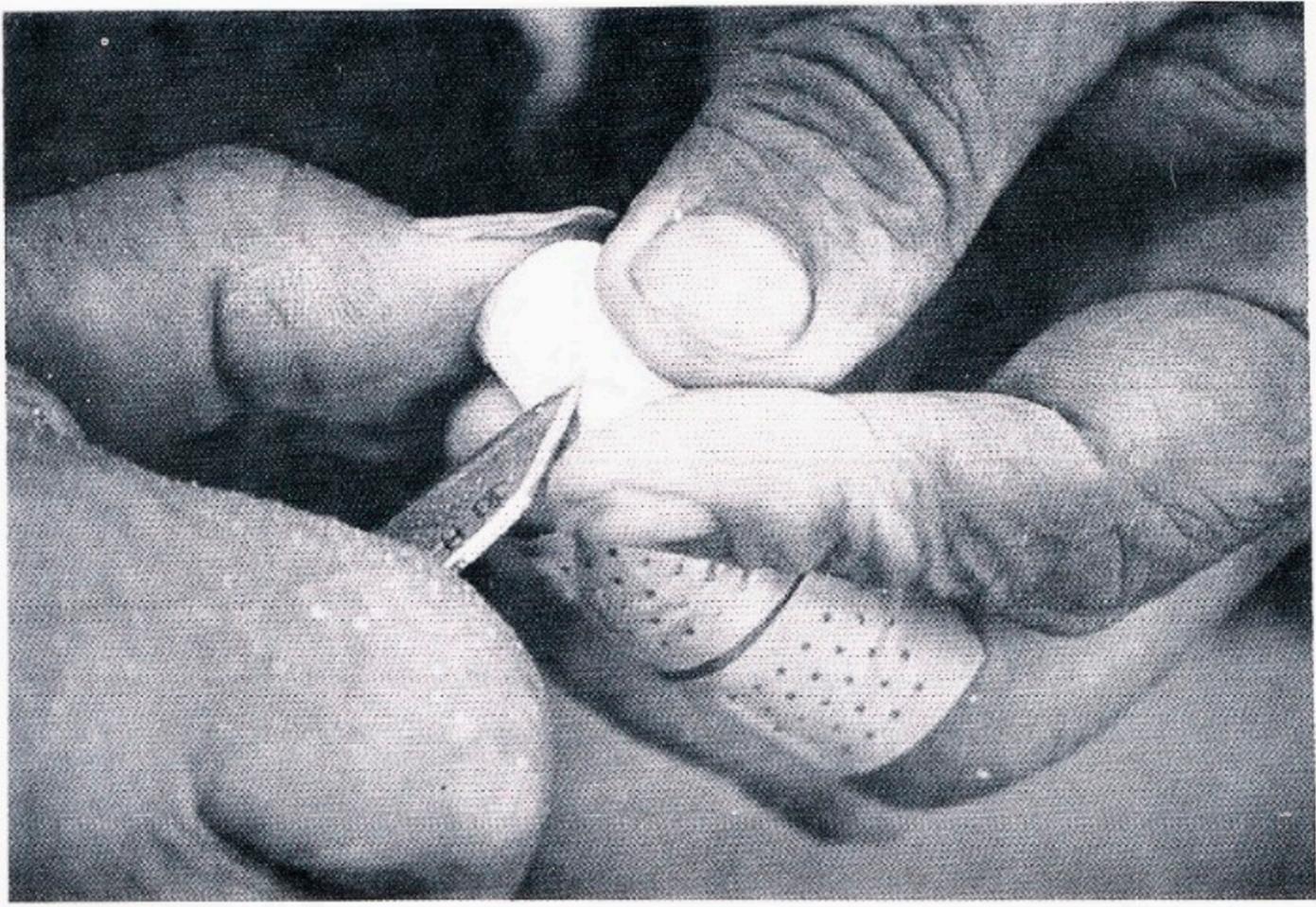


圖 4-19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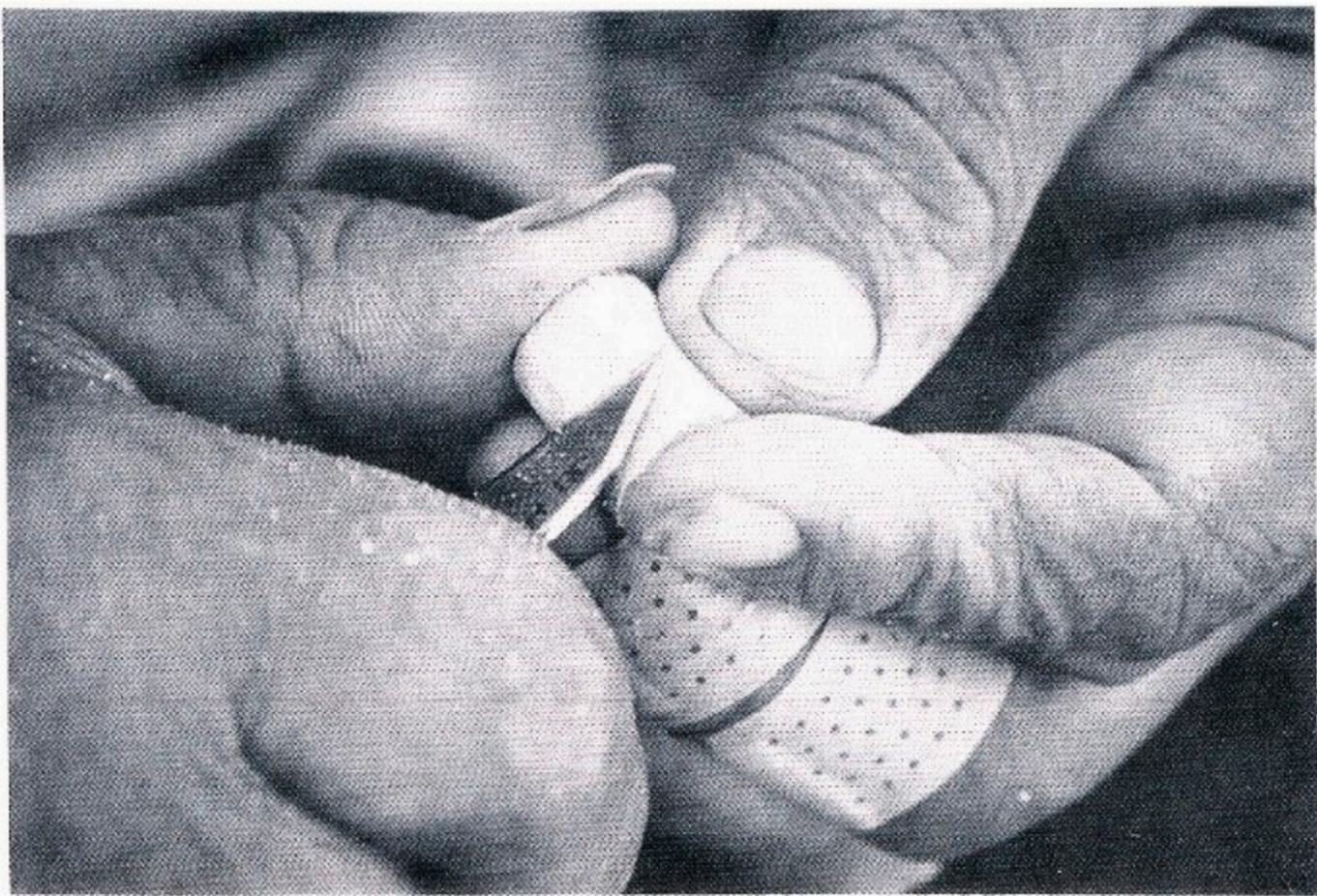


圖 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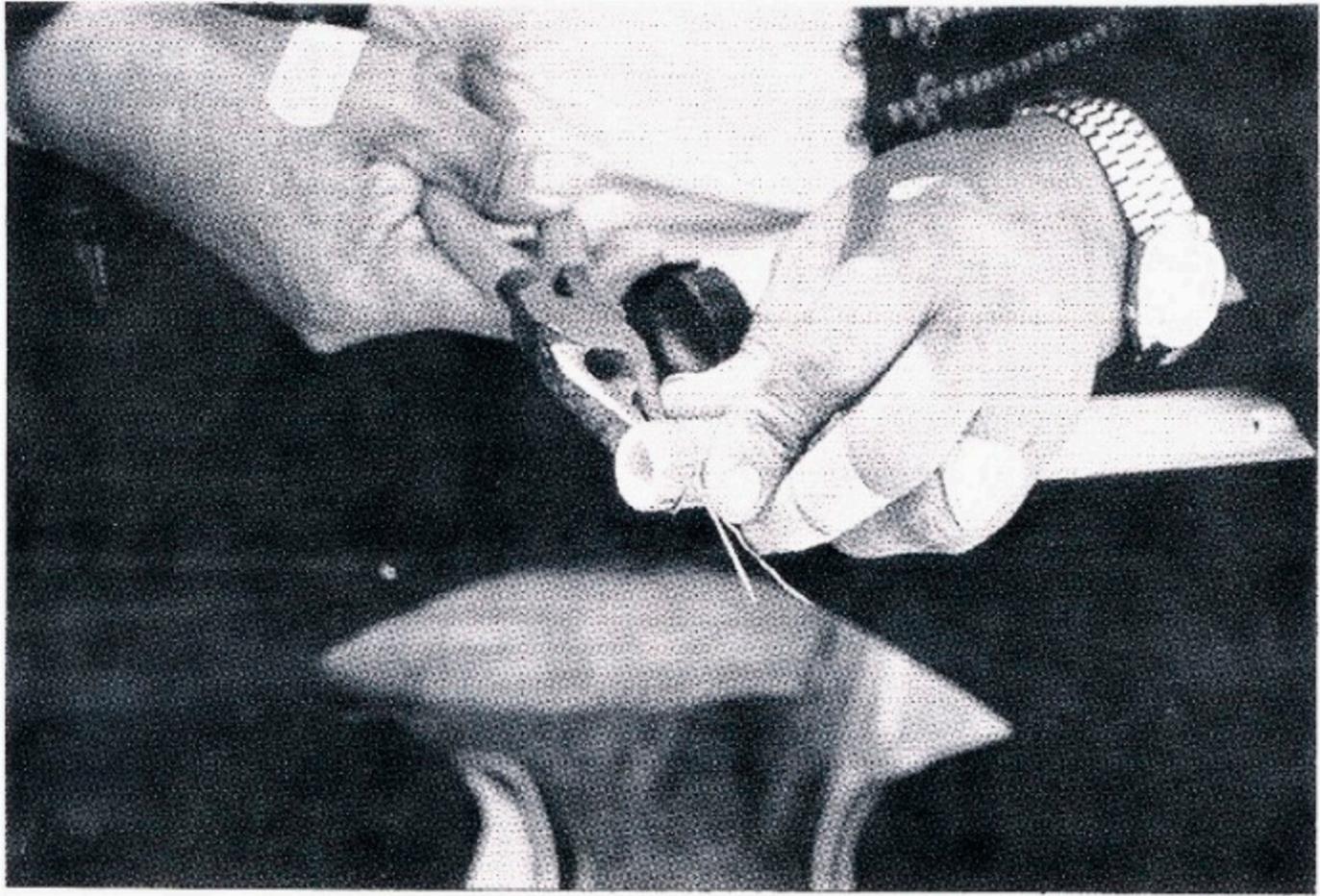


圖 4-21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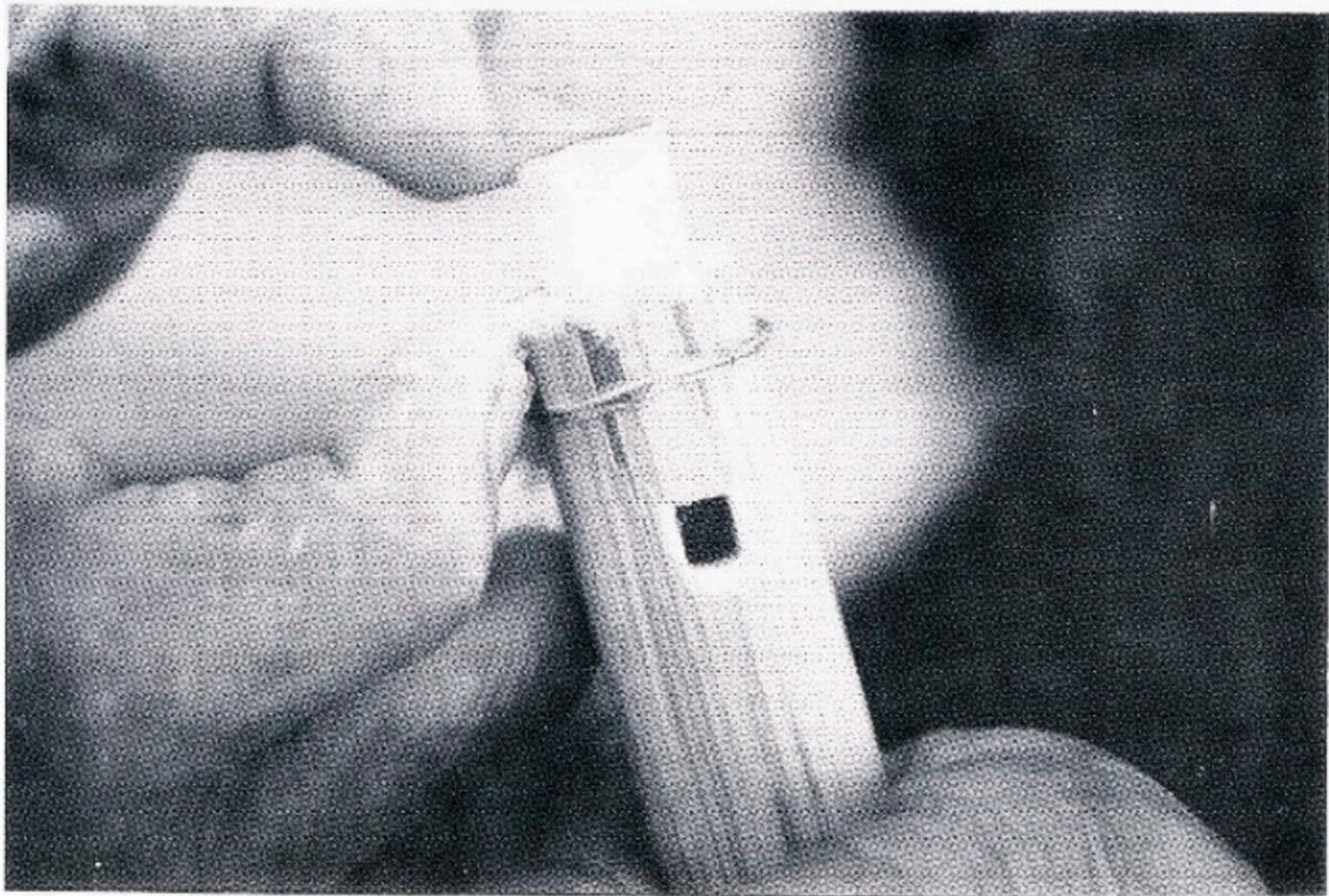


圖 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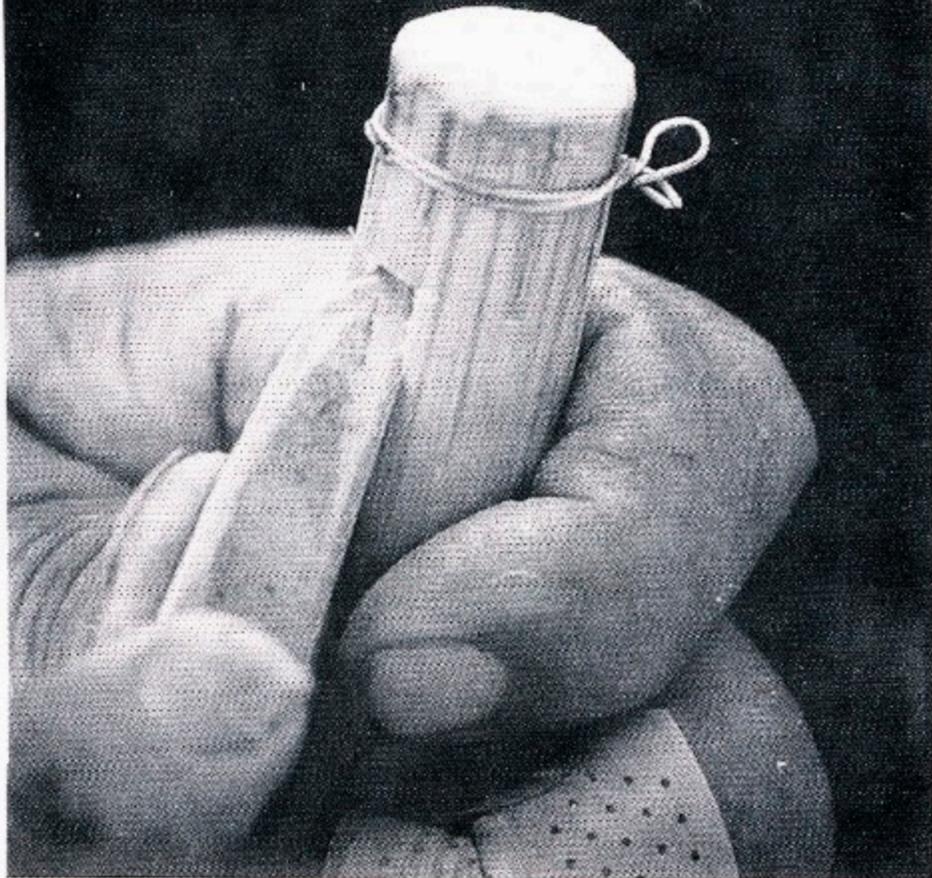


圖 4-23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圖 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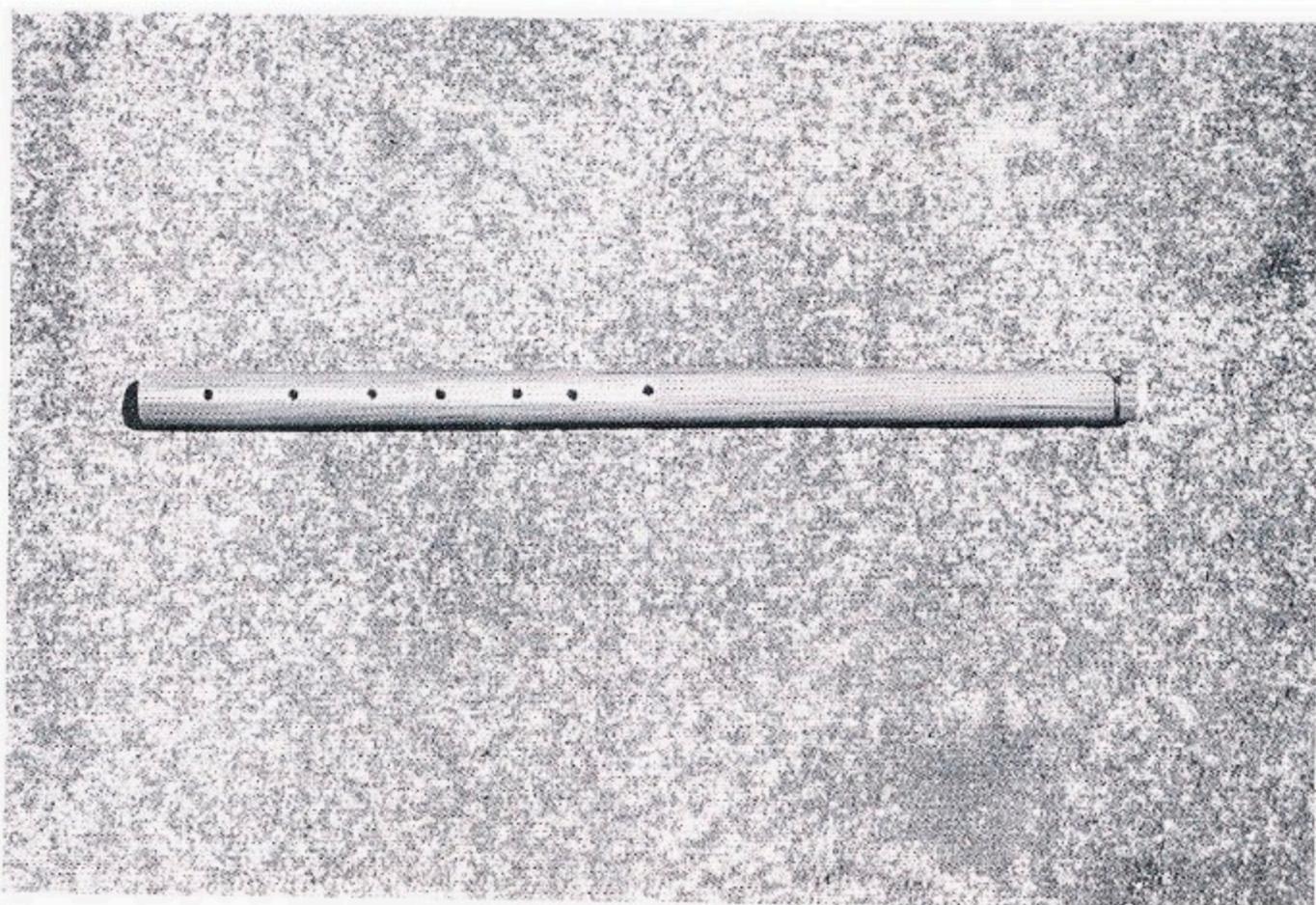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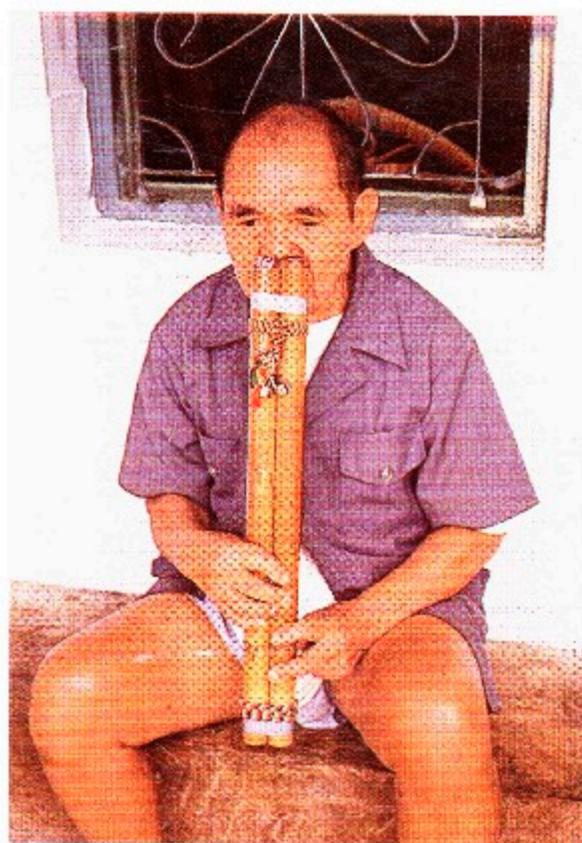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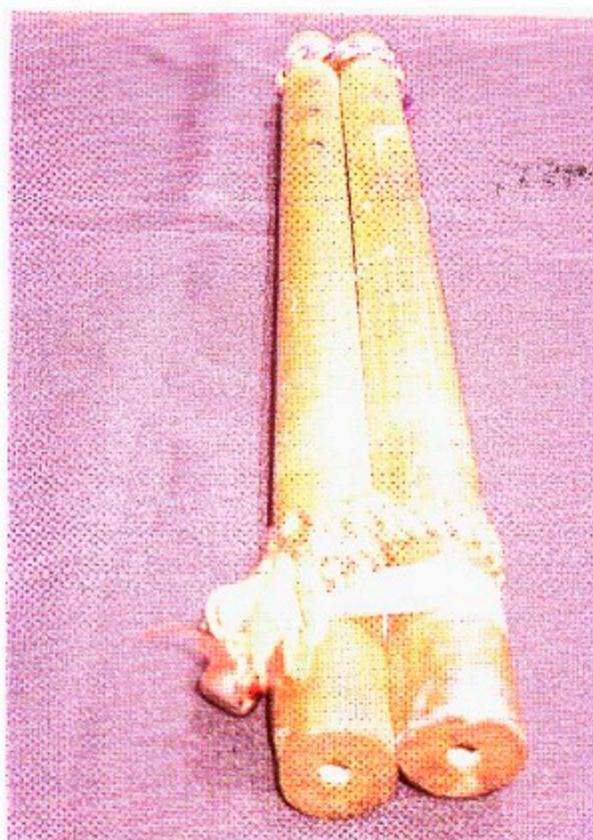


圖 4-25

# 鼻笛吹奏者



郭榮長(gilgilaw Amulil)  
泰武鄉泰武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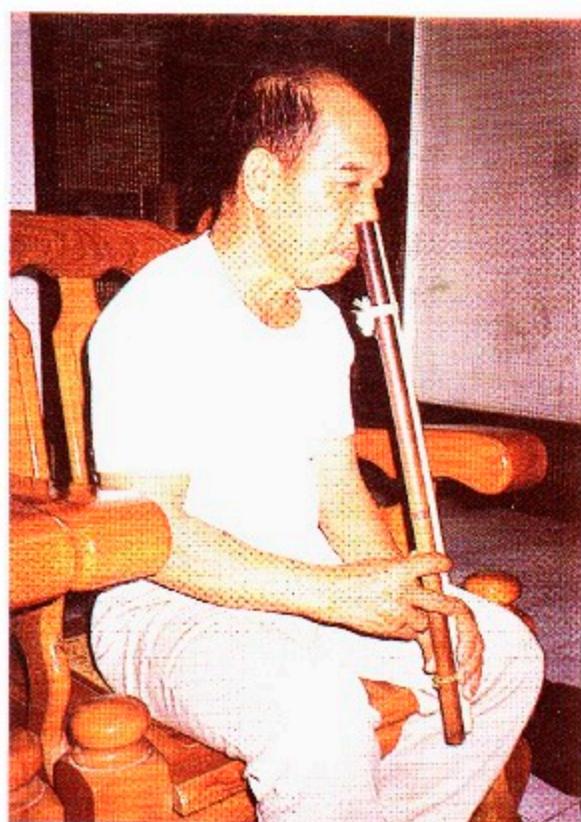


雙管鼻笛  
郭榮長(gilgilaw Amulil)製  
泰武鄉泰武村



蔣忠信(lemariz Tuvlelem)  
泰武鄉平和村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鄭尾葉(camak Paqalius)  
泰武鄉平和村



雙管鼻笛  
蔣忠信(lemariz Tuvlelem)製  
泰武鄉平和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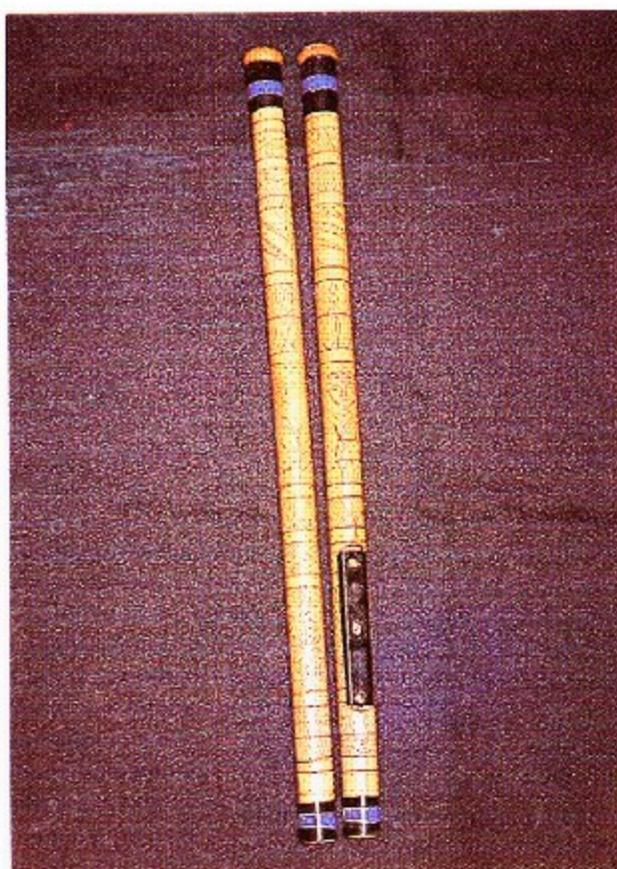


謝水能(gilgilaw Paqalius)  
泰武鄉平和村

# 鼻笛吹奏者



李秀吉(cemelesai Paliuc)  
瑪家鄉涼山村



雙管鼻笛  
李秀吉(cemelesai Paliuc)製  
瑪家鄉涼山村



金賢仁(ligiai Daududu)  
瑪家鄉排灣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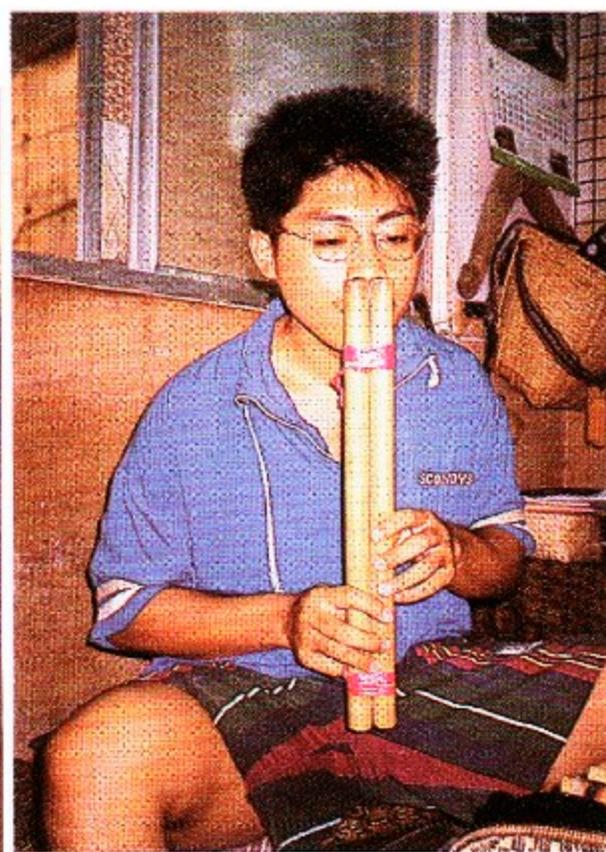
台灣民族認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高玉珠(sauniau Tjuvleven)  
牡丹鄉東源村



雙管鼻笛 / 單管口笛  
金賢仁(ligiai Daududu)製  
瑪家鄉涼山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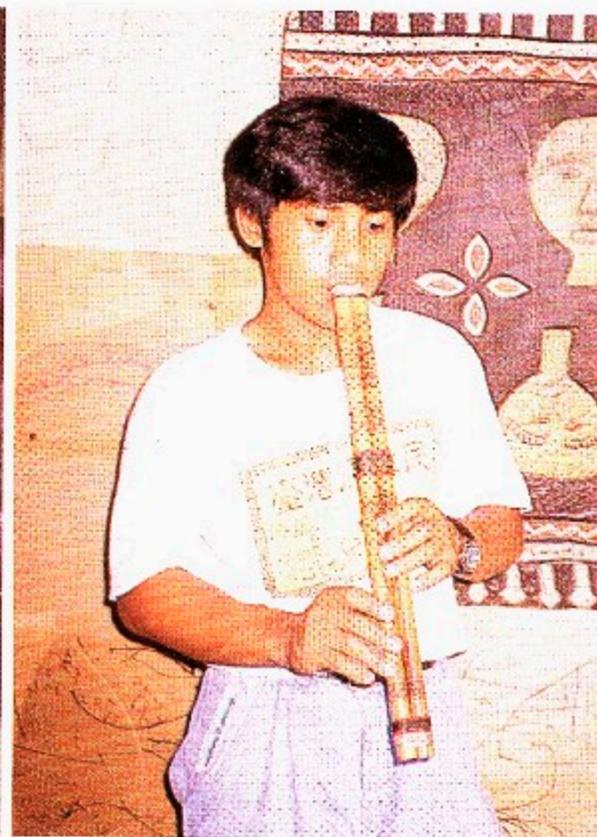


董文禮(saulu Dapai)  
牡丹鄉東源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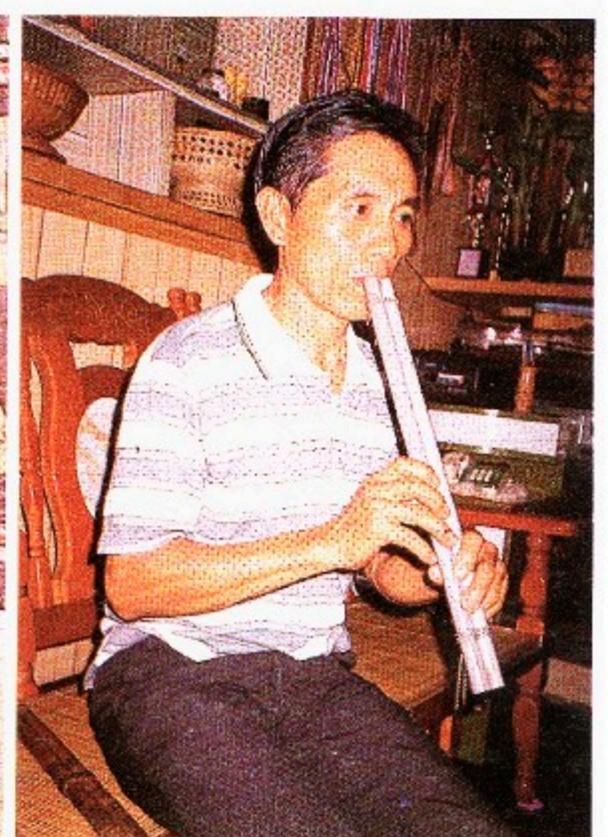
# 口笛吹奏者



許坤仲(pailang Pavavalung)  
三地門鄉大社村



許志光(gitan Pavavalung)  
三地門鄉大社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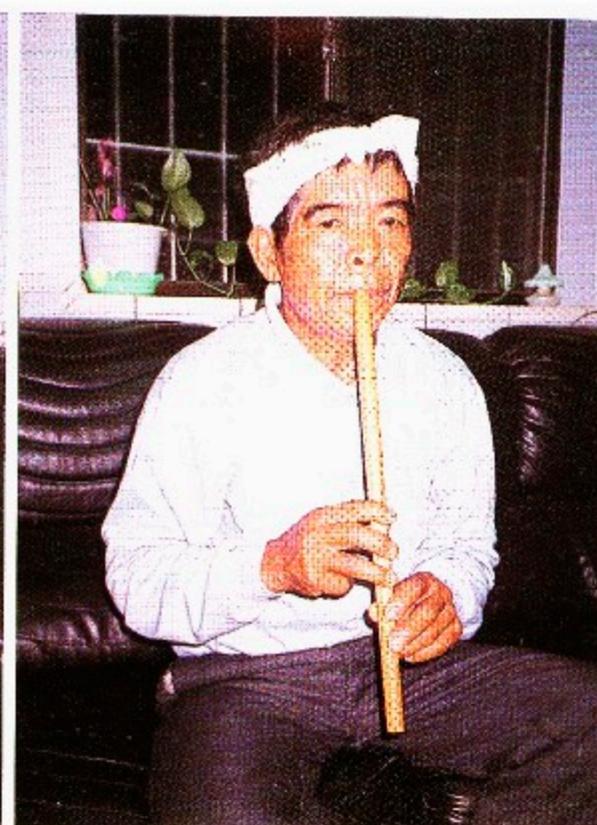


劉惠紅(diatu Rulaten)  
三地門鄉德文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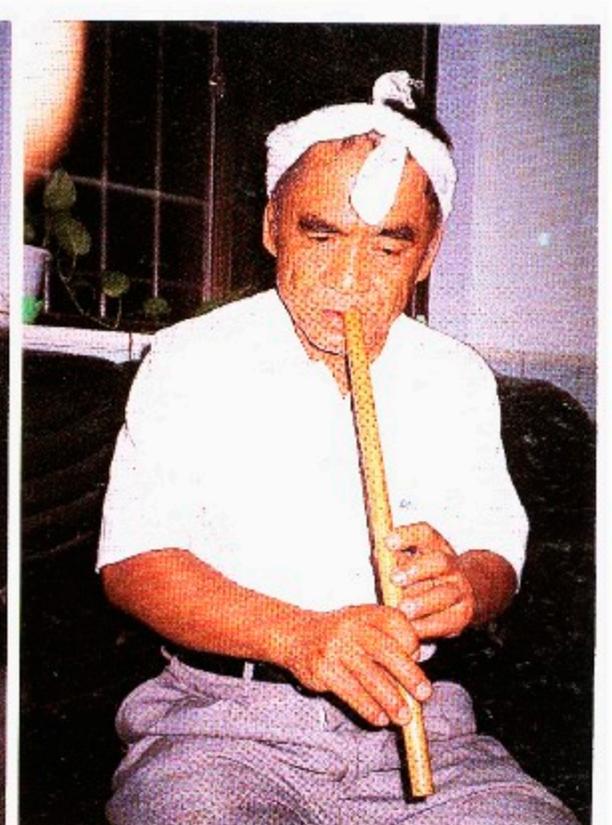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林石張(divulangan Daugatu)  
三地門鄉德文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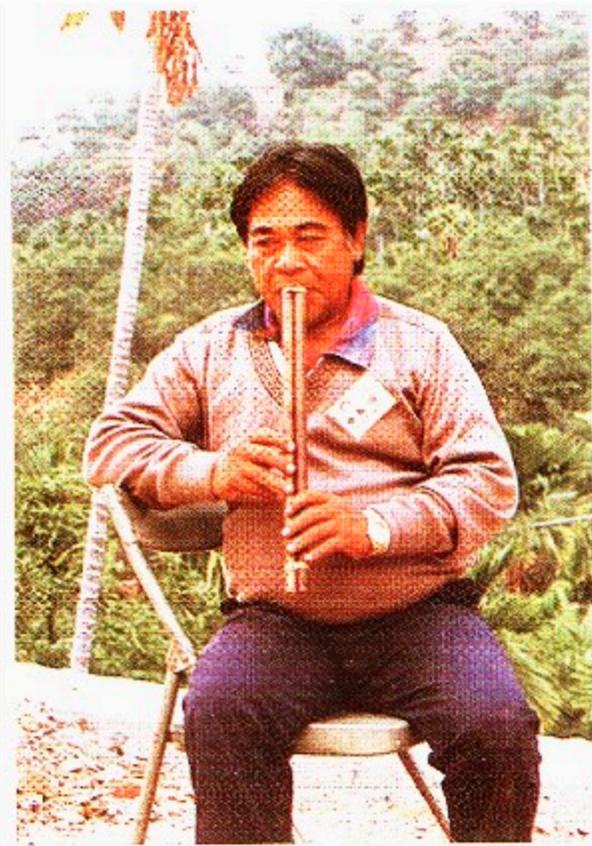


呂秀雄(camak Livanrav)  
三地門鄉德文村



杜明達(palipeli Tulalep)  
三地門鄉德文村

# 口笛吹奏者



蔡清吉(pail Madalak)  
三地門鄉德文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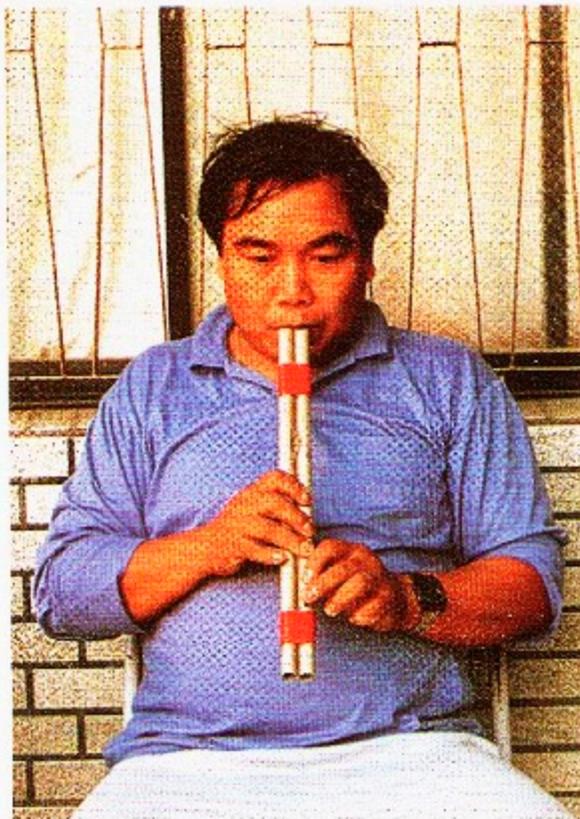


董明文(laugia Davelengan)  
三地門鄉賽嘉村



涂文祥(uliun Kaviangan)  
三地門鄉賽嘉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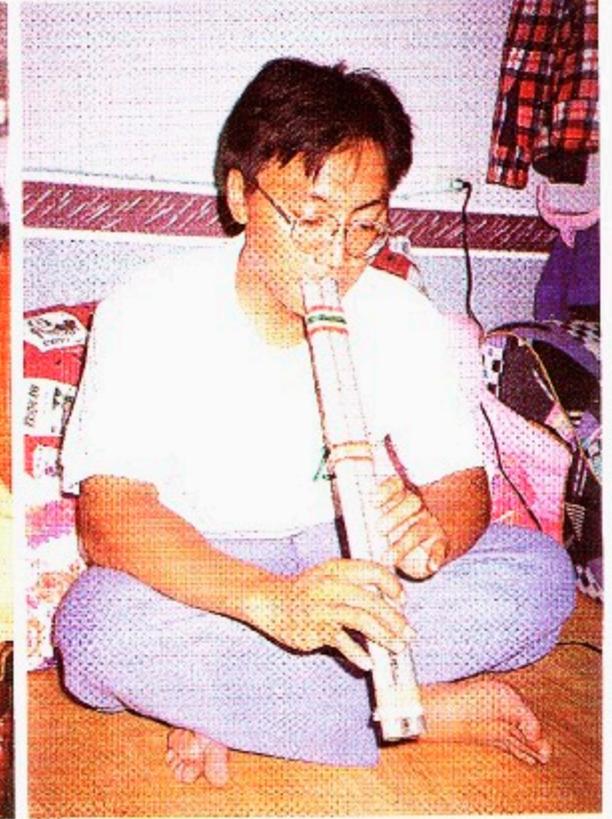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高重義(lavusuk Dalivadan)  
三地門鄉賽嘉村



朱夏年(divulangan Valilan)  
三地門鄉三地村



陳明光(gilgilaw Ralanga)  
瑪家鄉北葉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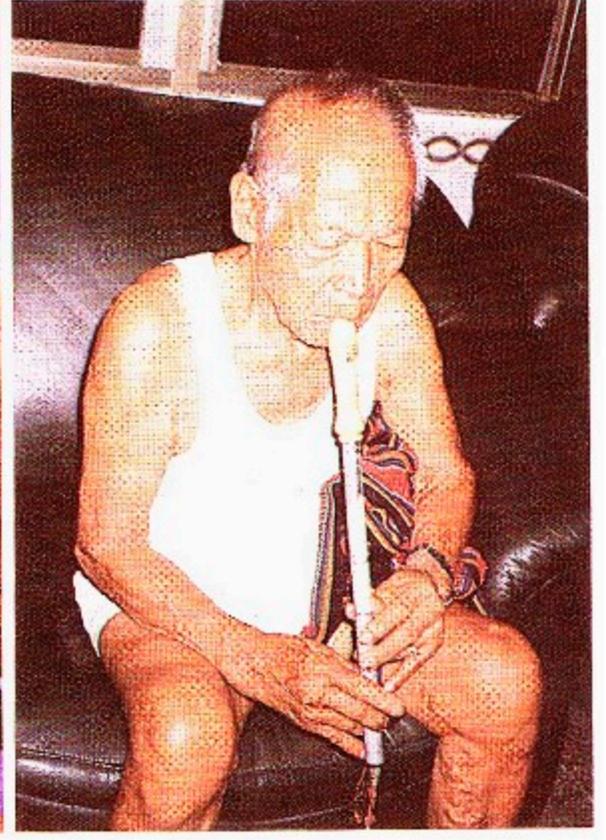
# 口笛吹奏者



曾春吉(ulas Dalivadan)  
瑪家鄉三和村北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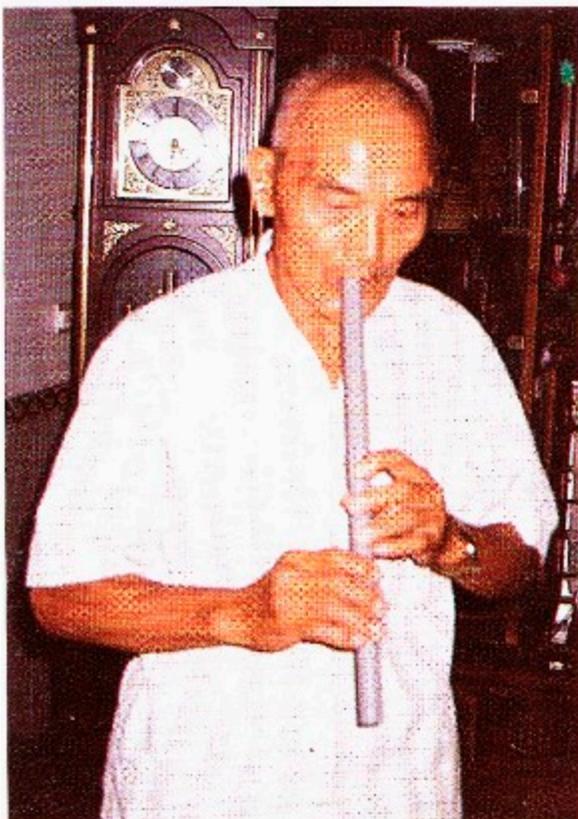


湯九如(kulele Duvlelem)  
瑪家鄉三和村北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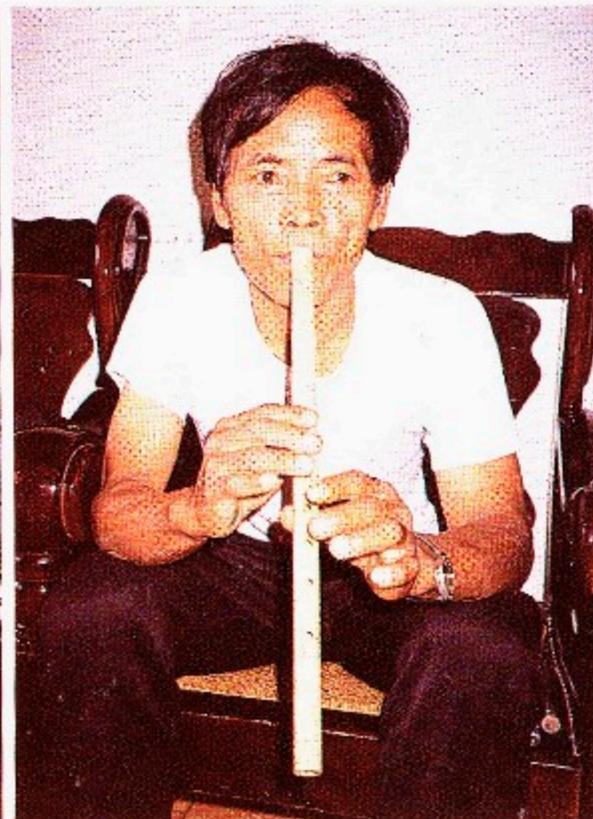


盧鄰標(pantal Tjumlalac)  
瑪家鄉三和村南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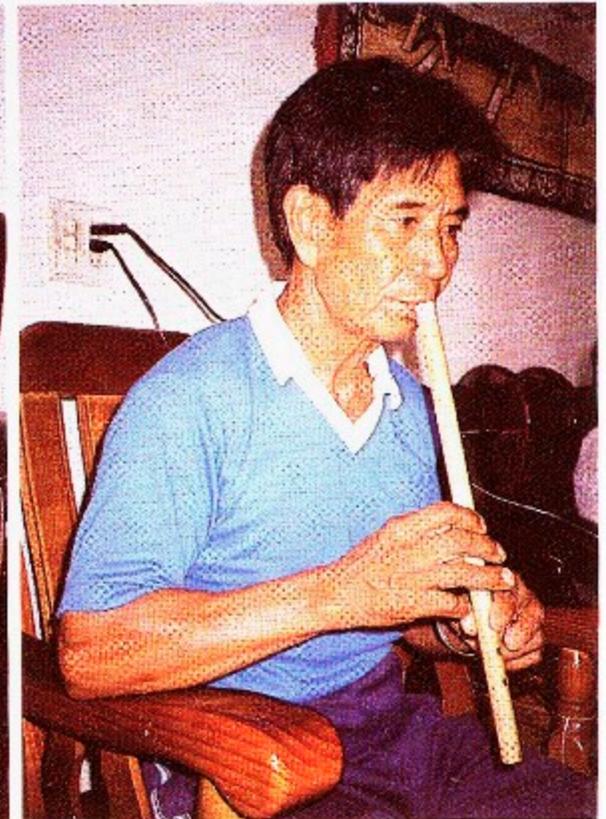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徐建寶(sangurupu Padalinuk)  
瑪家鄉三和村南村



李 正(cegav Darulayac)  
瑪家鄉排灣村



金賢仁(ligiai Daududu)  
瑪家鄉排灣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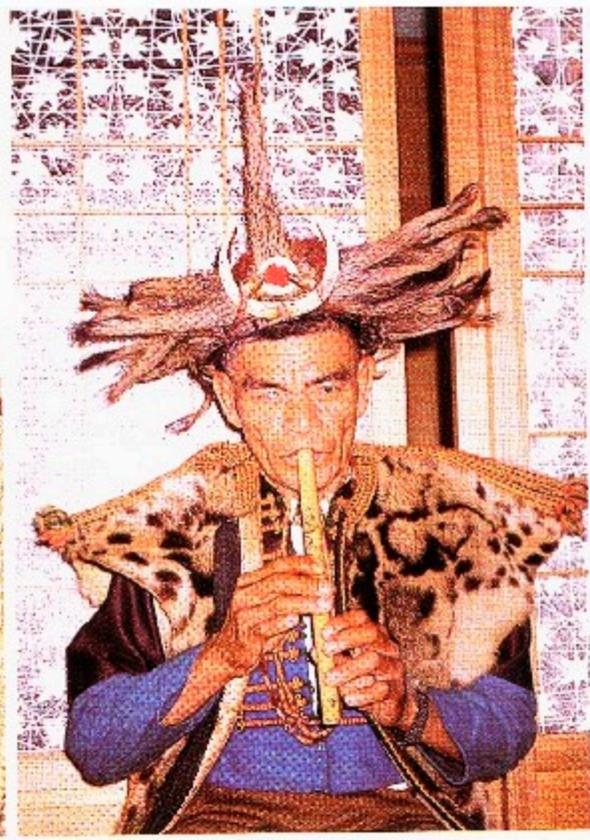
# 口笛吹奏者



呂清池(liaqulu Pasasaw)  
泰武鄉武潭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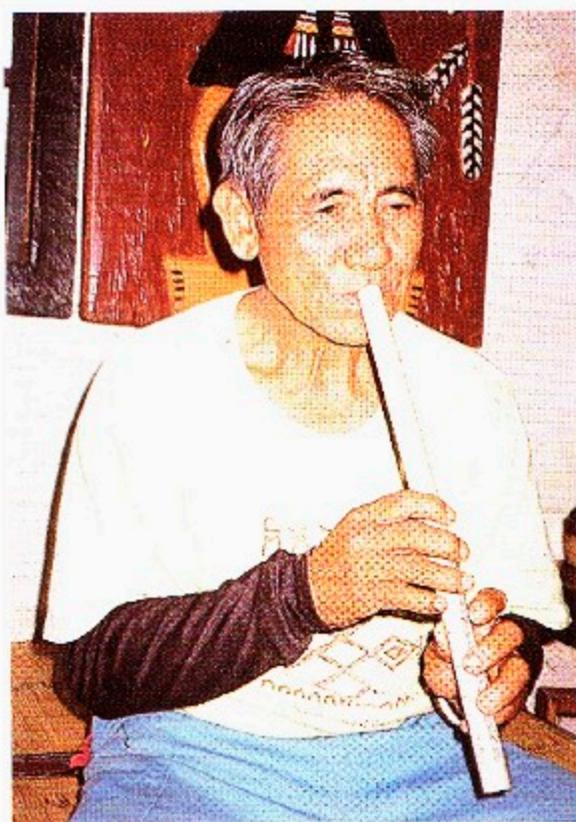


邱善吉(cutjui Tjakisuvung)  
來義鄉古樓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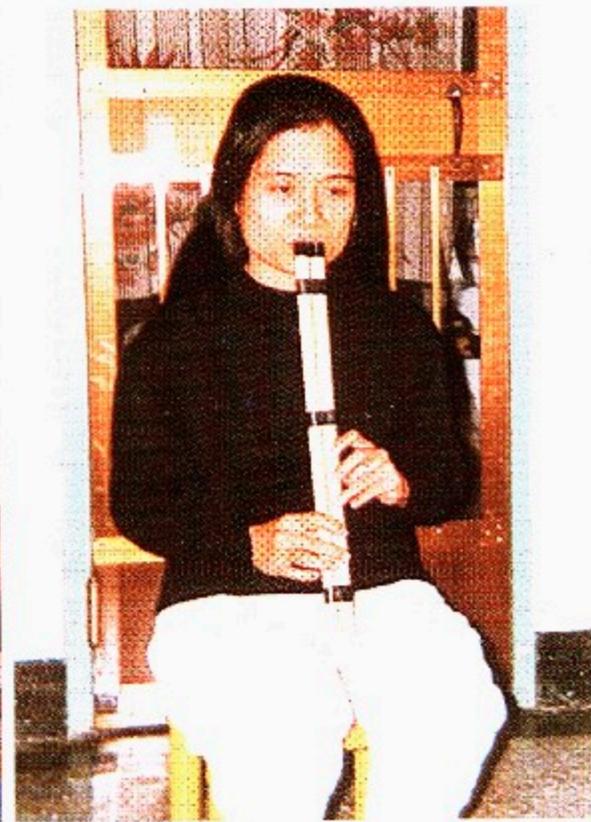


蔣幸一(kapitjuan Tjapalai)  
來義鄉古樓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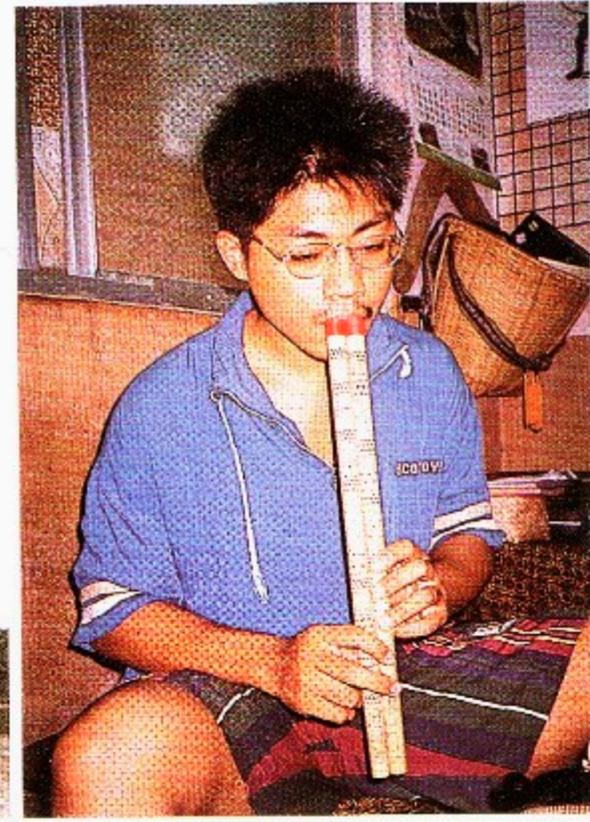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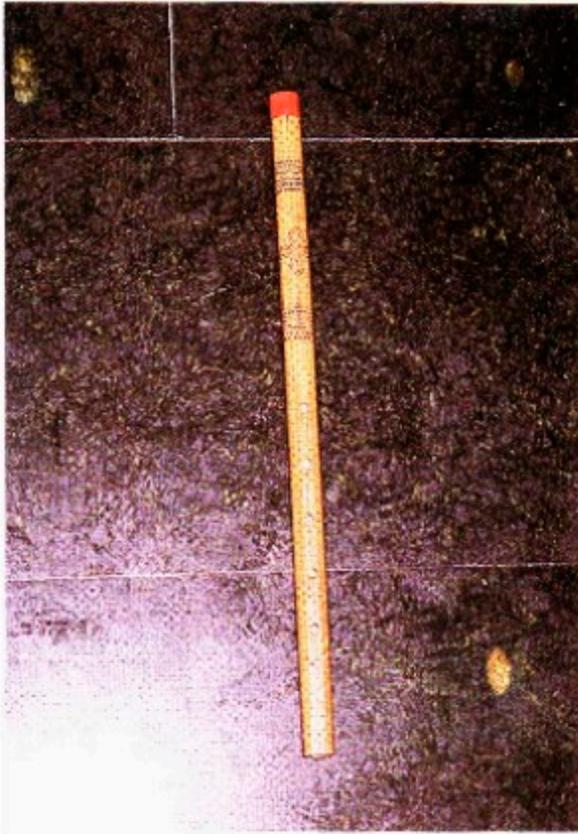
蔡國良(kapang Daliyu)  
來義鄉南和村



高玉珠(sauniau Tjuvleven)  
牡丹鄉東源村



董文禮(saulu Dapai)  
牡丹鄉東源村



單管口笛  
朱夏年(divulangan Valilan)製  
三地門鄉三地村



單管口笛 竹 / 鋁管  
李正(cegav Darulayac)製  
瑪家鄉排灣村



單管口笛 鋁 / 水管  
徐建寶(sangurupu Padalinuk)製  
瑪家鄉三和南村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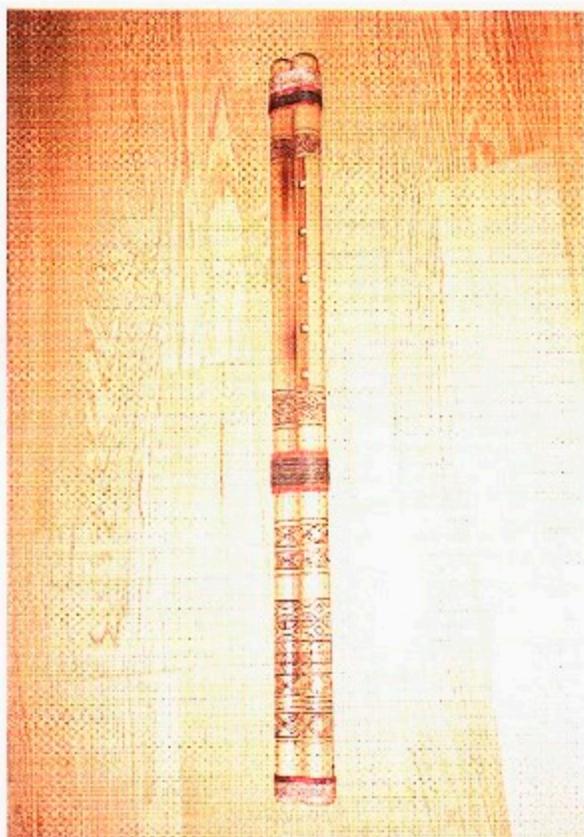
單管口笛  
邱善吉(cutjui Tjakisuvung)製  
來義鄉古樓村



單管口笛  
蔣幸一(kapitjuan Tjapalai)製  
來義鄉古樓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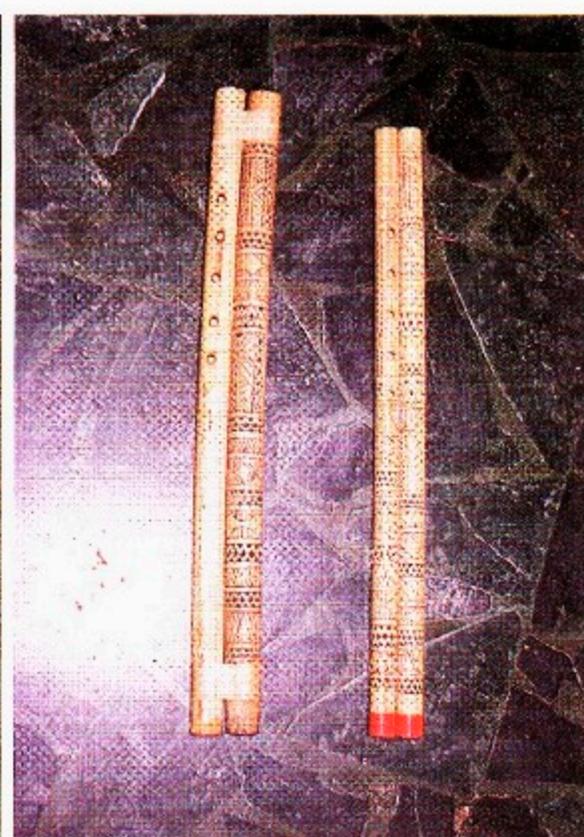
單管口笛  
竹管 邱善吉(cutjui Tjakisuvung)製  
來義鄉古樓村  
水管 蔡國良(kapang Daliyu)製作  
來義鄉南和村



雙管口笛  
許坤仲(pailang Pavavalung)製  
三地門鄉大社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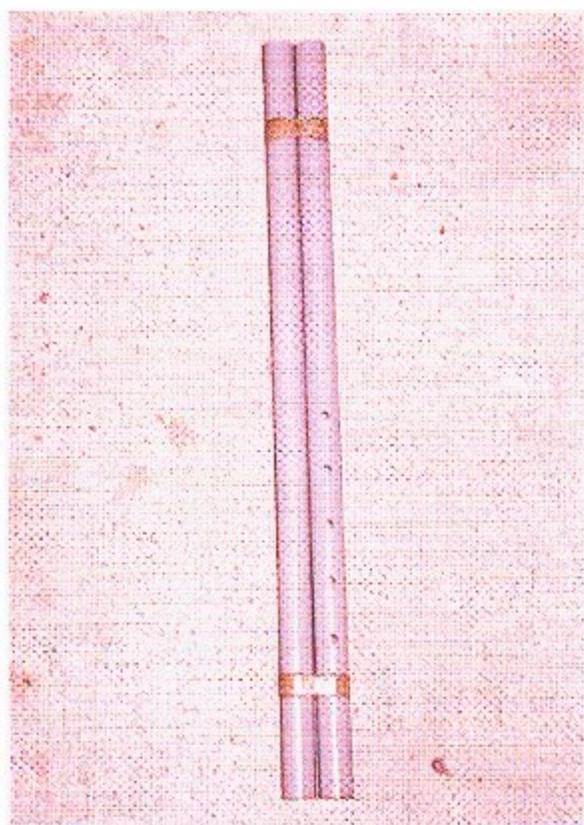


雙管口笛 / 單管口笛  
林石張(divulangan Daugatu)製  
三地門鄉德文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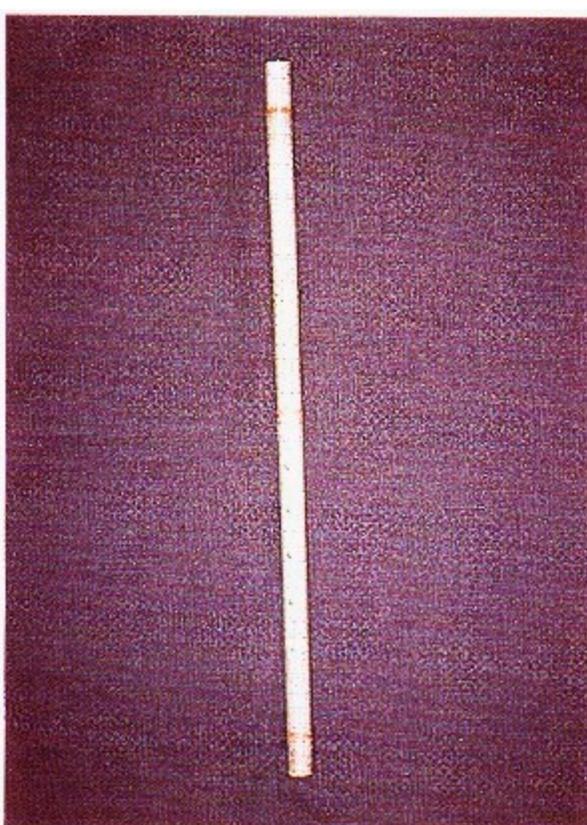


雙管鼻笛 / 單管口笛  
施余金城(sujaru Mavaliu)製  
牡丹鄉東源村

##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雙管口笛  
董明文(laugia Davelengan)製  
三地門鄉賽嘉村



單管口笛  
曾春吉(ulas Dalivadan)製  
瑪家鄉三和村北村



雙管口笛 水管  
施余金城(sujaru Mavaliu)製  
牡丹鄉東源村